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580 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三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十卷(二)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一

四書説叢十七卷　〔明〕沈守正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三五〇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十卷（二）

〔明〕章一陽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正學淵源十卷》提要

東皐同文書院大學圖書館印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四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甡輯梓

論語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許氏曰）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敬四科以德行稱故集註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洪簡重是摸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蓋如此謂有德足以爲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治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者必有位諸侯皆天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有功德者君之楚尙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不必以僭爲嫌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金氏曰）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又子桑雽曰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則不求文以待

形固不待物凡此皆太簡之意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
如何〔許氏曰〕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謂伯子大略與己相類故以爲問看來伯子
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聖人乃獨於簡許之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
辭〔許氏曰〕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許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蓋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
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其下有所指者又
不可同此集如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太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

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
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
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許氏曰〕居敬以修身言集註自處以敬則中有
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敬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疏亦泰內外說行簡
邦是說事〔金氏曰〕王文憲曰行簡見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己上簡家語記伯子
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金氏曰〕楚辭桑
扈累行集註亦引家語爲證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
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
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
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
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疏略可謂
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許氏〕
曰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一言有一言無以相然若蓋有
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所行自簡又轉一層不是連上正意居簡則先有
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
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許氏曰〕不遷怒貳過是好學之效人之七情惟怒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爲難克顏子於當怒而怒之
隨即雪消冰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舉其難者則情之發皆合於中和矣又曰集註克己二字是
說此章骨子己因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蓋人有此身便與物對人事也應膚包定這些血氣便是
我有我便要用物專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己也但狀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
不把人做事故怒遷遷向人亦不以爲事故事差失亦以爲無緊要我若改邪屈己以從物來若膠

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敢輕加人作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我也但顏子之已甚輕非如衆人之已然終有私意耶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又曰克己是修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己後功效如此也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
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之難得也〔金氏〕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終年其成德亦在夫子既殁之後也 ○程子曰顏子
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

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
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
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
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
更不萌張子曰作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
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
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
人之道也學之道柰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
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
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而已〔許氏曰〕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五行之理以爲性本只是本體眞言性靜是未發形既生言得五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則喪其眞故覺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只是約字約情合中者正其心抑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串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爲先故下文曰必先明諸心知所往下面力行纔是事上說其實只是約其情 然必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金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條兼取伯叔子本字指五

行之理眞指五性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
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
也〔金氏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論最爲密備四不遷怒一句則推約其情因不貳過一句則指說四勿合於中則怒不遷過不貳矣 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
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許氏曰〕學之得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學底方法下二節都兼效言記誦文辭便是學不得其方法
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
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

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金氏曰〕二事前後計不同時大夫無境外之交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人於他邦此事間有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君也是必夫子所居時也如先之以子夏中之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使才亞於子貢而其用亦足以有行也使子華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富則冉子不必爲請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夫子之道無非時中然請粟與秉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爲夫子宰財者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亦有相周之義〔金氏曰〕原思爲之宰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傳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下段當曰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語意爲順而思辭之爲宰也夫子爲其貧而仕之也與之粟九百而辭無此原思之素猶也以思之安貧九百之粟誠爲有用故夫子又教之以用財之義學者觀於此章數善焉夫子非責冉有之過乎蓋以禮處子華不許原思之過辭又以義勉原思也君子當補不足不當益有餘也居官無辭祿之禮而居鄉有相周之義也聖人處事無非中庸黃氏所謂非徒見夫子之用財而已也〔許氏曰〕此章夫子說不當與而與不當辭而辭二者雖皆中道緣冉子過於厚者二人皆弟子也師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爲急是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故請辭不許盖守一職自有必得常奉辭之反爲私意故不許之子華使齊若孔子居位時以公事使之則子華爲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時以私事使之則子華富家爲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

子華之過乃冉有之過也〔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金氏曰子謂仲弓句絶與第九篇子謂顔淵句同程子欲去曰字然以四字爲句則是論牛子云爾曰字似無嫌）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許氏曰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稱仲弓之德門人聞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修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舍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犂牛之子騂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修德以揜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人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許氏曰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少虧欠是能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即仁是指道心言之也朱子既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爾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又曰顔子三月不違是作違於仁日月至焉是作至於仁二者正相反）○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顔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金氏曰仁者心之德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能有其德爾但張子之意欲始學者分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深淺之分明故皆內外賓主以譬之而或間有仁在內在外之說於是諸老之說始離矣大抵既是譬喻只取分明則固難得義理恰好也今且以張子之喻言之仁譬則屋也心譬則人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人不違屋常在屋內縱三月外有時少違即復歸來必也是主日月至焉者是人毋在屋外也雖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然終是客既知其內外賓主如此不同便須勉勉以進於不違循循而莫或違之至於久而熟焉則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矣（許氏曰內外且以屋喻顔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私意動隨即克除又只在仁

如人居屋內爲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二物而行之時乎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而爲客暫時屋中隨即出去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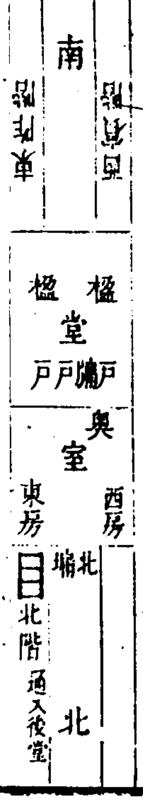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金氏曰〕費季氏私邑今費縣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泲汶上今縣名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金氏曰〕子夏嘗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雖夫子亦嘗爲中都宰蓋是時三家分魯諸邑雖爲三家所有然尚云貢於公室則其名尚隷公室也獨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德行之科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此必少年始仕之時觀其焉知賢才之問與夫子稱可使南面之時小大迥不同安知後日所進不自前日所聞得之歟〔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金氏曰〕出淮南子精神篇曰子夏失明伯牛爲厲厲即癩也戰國策曰豫讓漆身爲厲謂漆身爲癩也又曰癘雖癰腫胞疾則字當作癘牖南牖也〔金氏曰〕牖字誤當作牖也益室中北牖而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屝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

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
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許氏曰）古
人之屋共是三間外為堂而內為室室中為寢處
自堂入室左戶右牖凡臥在北牖下臣有疾君視
之則遷床于南牖之下使君入于室中而得南面
視之存北面之意伯牛之家尊孔子如君孔子問
疾故亦遷于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
子不敢當君臨臣之禮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
牖中執其手與之訣



命謂天命言此人不當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
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
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
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
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
之（許氏曰）蓋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
生意充塞囿與人心無間也君子由道而行

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樂簞瓢陋巷豈足改之邪○（程子曰）顏子
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
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
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金氏曰）王文憲曰其字是
先有此樂是顏子所自得處（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
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金氏曰）周茂叔道州營道縣濂溪里人名敦頤後改
敦頤晚卜築廬山之下取故里之號名其溪曰濂溪學者稱為濂溪先生諡元以嘉茂伯[redacted]從祀夫
子廟庭初茂叔為南安軍司理時洛人程公珦為通守視其氣貌非常人因令二子顥頤受學焉故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又曰每令尋顏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本文先說顏子者進學之序

也集註引此先說仲尼者師生之序也（許氏曰）集註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
教人學顏子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愚）按程子之言引
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
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
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金氏曰）王文憲曰文
公為學者切已漏泄七分了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中道而廢今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

者如晝地以自限也〔許氏曰〕爲學之道先立志從求至於聖賢却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曉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曉理一邊力行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明行未力耳常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用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金氏曰〕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夫子勉其近裏君子儒則務德業小人儒則游文辭〔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金氏曰〕王文憲曰程子於儒上說君子小人固其平恐於子夏未切謝氏以義利說恐尤甚子夏細密謹嚴將共[illegible]決故以此警之後世託儒爲小人者固多矣恐子夏必不至此殷祥按語錄朱子亦嘗疑此說爲初學之時至於言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後則不待爲此言矣又曰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觀此二條則文公固自疑謝氏之說爲過矣然女爲二字專於子夏言當如文憲之說況文公亦嘗言子夏太細密謹嚴又云其促狹於子游葉賀孫之間亦言其太緊小如此則此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規模爲言其言君子如大人君子其言小人如野人小人若樊須小人之類蓋對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小大之分耳非言善否之殊也至爲學者切己省察則集註之言自在所深省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金氏曰〕春秋杜氏註武城在泰山南括地志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爲宰者〔又曰〕焉爾乎三語助辭氣似繁扶字義如是爲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女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於斯道者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金氏曰〕按史記弟子傳字子羽

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其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漢書亦云夫子之殁弟子散居四方各明夫子之道而澹臺滅明居楚則滅明固高弟也他書載滅明事亦多奇偉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許氏曰〕飲射讀法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鄉飲酒之禮此行於鄉學者也又黨正因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學以正齒位此行于黨學者也射鄉射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睦婣有道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役政

哀紀之類聚衆庶既此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

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

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

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金氏曰〕薦拔人才此是長民者第一事所以爲國與賢所以作興民習也朱子謂古者以士爲吏或得人講論亦爲政之助

如澹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

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

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

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邪媚之惑〔金氏曰〕正大因二事而可見爾所存甚久所該甚廣〔許氏曰〕正大總言二事無苟邪言行不由徑無賤媚言非公事不至室苟賤邪媚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子羽之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媚亦是二子平日無之之意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

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

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

戰敗而還以後爲功〔金氏曰〕兵家所謂斷後也反奔而殿故以

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金氏曰〕十一年齊國書帥

師伐魯孟孺子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於郊樊遲謂冉有用矛於齊師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王文憲曰〕聖人提起示人使人知所自克○〔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

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

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金氏曰〕佞本是有才

辯之稱故自謙者曰不佞後因有口才者多變易是非故始有諂佞之稱朱子語錄爲用佞處略言

之朝宋公子有美色〔金氏曰〕宋公子朝與南子內亂者宋不罪其先而衛又召之以遂其姦其免於今之世者如此故夫子傷之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

難免蓋傷之也〔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連之〔許氏曰〕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悅色所以可嘆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

之之辭〔許氏曰〕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

其失而勉之以正也又曰道只是人當行處大槩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既知之須由之當從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爲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爲喻切須就何莫由三字上詳味其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〇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〇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金氏曰猶今俗云村人史掌文書金氏曰猶今言文人張文潛謂今之所謂儒者務背記尙文辭乃古之所謂史也多聞習事而誠

或不足也許氏曰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造辭述意其記人之言亦必爲美辭文飾之非盡當時之本語也故曰誠或不足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金氏曰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此緊要工夫所以不偏勝而彬彬者也〇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〇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許氏曰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死爾聞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違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〇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許氏曰知有兩等一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會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者集註知有此道也知道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身事物上知其至理之所在亦可下兩節皆作此兩意推〇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

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〇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敎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

人以下之質駁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
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
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
漸進於高遠也〔金氏曰〕所以使之云云此補文意也不可以語上非終不語也使之以漸進階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
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

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
而告之〔許氏曰〕黄文肅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爲復戒之以所不當爲使其志存於此而念
絶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又曰集註知者言事仁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此
其實先難只是民義此章大約上以知言下以行言也○〔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吕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
難爲〔金氏曰〕知者必知幽明之故仁者先辨善利之間明則有禮樂固當務民之義幽則有鬼
神則當敬而遠之有則必敬由則必遠也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當先難而
後獲先獲非仁者之心可以爲仁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
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
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靜而有常故壽〔許氏曰〕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至理徹頭徹尾通貫周流無纖毫
不足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明物理無少礙滯不留渣滓融會流通而水之爲物流行不滞而其漸漬
浹洽大無不徧小無不入與此心相類故樂水而其體動其效則樂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過物

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存心言則全體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
體靜其效自然壽考受命於天其壽天固有一定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
歸之是壽已若立於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則是我天之矣非正命也○〔程子曰〕非
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
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
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
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

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齋王氏曰〕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鄉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註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朞而書伐蓋朞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金氏曰〕稜方角也酒器周禮考工記觚三升考古圖凡瓶亞方角者皆曰觚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器既不爲觚之制而猶存觚之名觚哉觚哉言不可復謂之觚也亦以歎失其傳者不止於觚也夫子因一物而興歎其所感者深矣○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金氏曰〕有仁當作人朱子謂以赴井救人爲仁下文可逝不可陷見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金氏曰〕宰我此問雖語錄亦疑之然此不足怪今人憂道學之陷害者亦如此曰學道者雖告之以不夫不婦則爲誠不飲不食則爲廉坐禪入定則爲敬絕世廢事則爲高乎如此則忘身絕世而已矣則將應之曰何爲其然也學者行人倫之當然耳非可絕人倫以爲誠也取舍於義而已非可以廢飲食

以爲清也存心遇事主一無適而已非可以坐禪入定爲敬也日用當行而已非以絕世廢事爲高也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許氏曰〕約是收束向身意思集註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

則可以不背於道矣〔金氏曰何文定曰黄文肅舉仁字一節蓋是指出博與約
親切處以爲例尤見分曉因是推之如詩三百篇字字要講究是博文也到得行時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是約禮也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件件要講究此博文也至於行時則一言以蔽之曰無不
敬是約禮也今觀文公語錄有曰博學於文考究一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爲約
若博學不約之以禮安知不背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
不畔於道也許氏曰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爲脩行之
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己無相關既能博文又以約禮爲自己之行大可進德〕○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
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金氏曰按本註兩進程子重下於學者爲切此君子是大槩言學者博是廣博聞見約是收束心身
廣博聞見於文而收束心身以禮方可保其不畔於道徒博文而不約禮安保其不畔於道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
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
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
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也厭棄絕也〔許氏曰天者理
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背於理理與己不相關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
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
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
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金氏曰聖人道大德全不絕人
於善而見惡人固謂在彼有顧見之心而在我本有可見之禮則不咎其既往或啓其將來未可知
也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則又難以明言矣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
可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此夫事
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
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爲質欲學者知反此心也〔許氏曰〕子路惡惡
不許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人能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爲法見惡不可不遠〕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金氏曰此章中庸常言之而文
少異朱子訓義亦微不同中庸上句無爲德二字鮮字下有能字蓋中庸以理言故無爲德二字而
下文有能字其實下文能字即爲德二字也中庸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義兼言不偏不倚之
體此中庸指德行而言故訓義止言無過不及之用〕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
此德今已久矣〔許氏曰集註中者無過不及不及是未至於中過是過於中去此是
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
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久才好奇欵側便不可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庸方

是以爲德之至非聖人不能中庸故曰民鮮觀民鮮久之事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由病諸

博廣也〔許氏曰〕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衆是人人皆博施濟衆大槩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含齒戴髮者皆濟之是衆也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

心有所未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金氏曰〕此二句活潑潑地最好玩味程子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此是指此二句體是體段之體猶云意象也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許氏曰〕學者只是欲學爲仁古人未嘗有人言仁之本義分明故孔子門弟子往往問仁子貢亦未知仁之體段故以此爲問然所問地步太廣遠此是聖人有位者方可言此而猶恐未足若學者如此爲仁則終身不可至故孔子既非之而又敎之第一節言爲仁功用之極第二節言仁之本體第三節言學者求仁之方法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

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

以求脩巳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巳足則便不是聖人許氏曰博施謂施惠廣博病博施且如分井受田豈不欲多與宅田蓋土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把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故一井之中其中為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之半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博施之類病濟衆集註言之甚明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巳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巳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巳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賛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甞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巳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義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許氏曰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自講學中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修義之所在而徙有不善者而改之若不先講學則三者皆不知當爲之則只作知行看徙義改不善是修德之目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

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
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
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
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
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
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
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

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
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
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
之惑矣（許氏曰）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
道念念在此爲之不厭道字雖指行然所
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又曰集註知此
而心必之焉爲道主于行所以特著知字在上知
在行前也若未知者則求知之亦在志字意內他
岐不待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差其處謂志
之專見之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
到交達九達處亦自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
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許氏曰）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旨蓋據德
不是守舊正謂志道而有得即守不忘遇再應如
前事則以所執者復見之行事
則前所據者又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
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理之流行矣（許氏曰）依者不違之謂或問亦言不
違仁吾于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是依

仁即顏子之不違仁也然則此章工夫全在志道
據德上至依仁只是存養爾據既是執守之意是
行道有得了只是要守而勿失則此句就有德而
言然則工夫又全在志于道一句上志于道不是
道在彼我心却在此專思之欲至之謂既謂之
道正就行上說是謂專心致志于日用常行處行
其道故既行之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
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走作此依則此顏子不
違稍用力衛三月不違仁順辭也依于仁勿辭也
至于游藝即志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又曰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蓋德之積累自少至
多積之既久則百行皆善而德備德既備則無私
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句是接仁字說下無終
食之違方是說依字存養是正說依字意志道據
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常並行
依仁則志之久據之固而心德全但長存養而不
息
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許氏曰〕禮樂體大學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繹其文射御書數既學者之即能惟常常玩習之故曰法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許氏曰〕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兩件得效處應務有餘在志道據德之間心無所放恐依仁之有間也四句雖前三者是一連後一節與上對然人之爲學只是要全一箇仁字上三者應事處大至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藝游藝一是求知者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隙欲心不必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爾以此[illegible]不可全然截斷作兩股看也○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許氏曰〕此章道德仁藝指其實工夫全在志據依游先後之序說上四字謂志然後可據據然後可依依後又須游輕重之倫說下四字前三者重藝爲輕本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內游養其外無少間隙涵泳從容皆指游藝意思多忽不自知入聖賢之域亦游藝意多前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

浸漬漸磨之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挺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許氏曰〕事師執贄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類如此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敎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敎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敎之地也〔許氏曰〕既憤悱而啓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悱而敎之出于勉强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箇請問都不自去推充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敎得盡自能推充方是爲學不是聖人吝于敎人聖人凡百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又必待

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許氏曰〉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是字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其所藏之道于外人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于身惟孔顏有此可行可藏之道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看下有是二字則行藏意便自見集註取尹氏行藏安于所遇雖若不甚分曉然朱子語錄已明言夫子與顏淵有可行有可藏之意則以此意看行藏安于所遇一句亦自包含盡嘗謂集註難讀初把這近意思來看因若無差及後來看得較深會註意亦合又久而看得較愈深則意又不出朱子之外蓋不唯聖人之言廣大淵深而朱子體會精至不可輕易看過也〈金氏曰〉行藏字與仕隱字不同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孤子聖之時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必于行伯夷聖之清未免必于藏爾至于所以行藏之具蓋不在言者下此則可言仕隱不可言行藏矣子路見夫子許顏子謂惟我與爾有此行藏之具故自許以有將帥之具而以行三軍誰與爲問若上文但是用舍無固必則下文所問不相類矣惟兼看朱子八字要玩味之說則相應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

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金氏曰〕此章止增入一二虛字則不待說而明白使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矣其如不可求何豈若從吾所好吾錄引伊川之說謂君子癡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子之所愼齊戰疾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許氏曰〕古之祭祀必齊未祭之先散齊七日齊于外致齊三日齊于內散齊不御不樂不弔致齊則居于齋室之中不茹葷不飲酒不接事物惟思所祭鬼神禮記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者是也　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呂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金氏曰〕聖人無所不謹但從容中道人不覺其謹爾然于是三者尤加重故門人覺而記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illegible]味蓋心一於是而不[illegible]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金氏曰〕儀禮通解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履祥按視精行端之說亦見漢書註朱子謂此說差異亦有此理漢志曰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

齊陳舜之後韶樂有焉故孔子適齊聞韶朱子謂此亦無據何文定謂齊大國有此事力故能備此履祥按齊之有韶非敬仲所能致也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奔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以之賜太公耶故魯亦有韶節然孔子不于魯聞之蓋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而適聞之也其後晚年歸而正魯樂豈韶之遺音齊人識之不失其舊耶〔又曰〕三月自作一句點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金氏曰中去聲一音仲伯夷長子叔齊弟三子故二子既逃國人遂立其中子中子不知其名其墓漢靈帝光和元年淪于海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金氏曰朱子云怨出于激發過中之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許氏曰子貢之問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而集註亦以夷齊逃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足矣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二十二字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平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于逃國餓死二事者然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知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并以此事斷之爲無怨也故集註不得不入此段而後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也）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

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許氏曰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故子貢引之以爲問若孔子不許夷齊則出公或聖人之所容若聖人許夷齊則出公爲聖人所擯矣及答之曰賢人又問曰怨乎所謂怨非必形于辭氣之間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爲怨矣集註謂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陳北溪問在伯夷則兄弟繫于已而父命繫于公權之則父命尊而兄弟卑在叔齊則父命繫于已而天倫繫于公權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否朱子答曰以天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爲必當逃而惟恐國家不累及于已無一毫不得已而出之意是所謂求合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而無怨者也（金氏曰子貢善問莫精在怨乎一問盖伯夷叔齊固以事言而怨乎一問又以心言事可勉而心不可捲夫賢夷齊則不爲衛君已可知矣然使伯夷逃國而其心猶曰父命立我待以兄在不得不逃卽此不得不然之心則怨矣其與衛輒唯恐失國之心何遠哉此子貢所以再有此問也惟伯夷以不違父命爲安叔齊以不躐天倫爲正脫然唯恐有國之爲累曾無幾微不得已之心此其所以爲賢而孟子則以聖之清許之細想此心而下視衛輒之心眞天淵之不相近矣而謂夫子爲輒乎）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麄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許氏曰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卽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許氏曰此章似專以飯疏飲水言所處地位曲肱而枕是就此地位中平居之祭也故程子止曰非樂疏食飲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可閑放一句過曲肱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言貧而此句或指賤而言也又曰聖人但言不義富貴若富貴以義來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〇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金氏曰此句設辭但此章與顔樂章不同前章但言顔子不以貧賤改其樂耳此章則以貧賤與不義富貴對言之大抵道義所在雖疏食飲水樂亦在

其中若不義而富且貴則大爲身心之累矣故寧以疏食飲水爲樂而視不義富貴漠然不與已相干也此在聖人不足言但此篇多聖人之謙辭故其言云爾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金氏曰王文憲曰或問旣以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爲微有間矣而程子乃以不改釋在中宜思之履祥謹按程子之說在圈外者多是收入語錄其與本注襯貼文意者不同然此言亦自有間前章顔子不改其樂乃是不移於外物此程子言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乃是外物不能移也外物不能移故雖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許氏曰孔顔之樂相類而有不同言不改其樂而著顔子于上是簞瓢陋巷不改顔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之樂食木曲肱之中也顔子不改其樂是顔子之樂不爲外物所改蓋顔子惟如自

有其樂不知有憂也聖人樂在其中是無所在而非樂也譬之然火顔子如然燭而紗籠罩之雖有風來不曾動得它光明孔子如然燎炬在空中任風自來隨風都有許多光焰此顔子其體而微顔則守之而孔則化之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守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

〇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金氏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版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

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尚得見他論今書皆以監本爲定更不參考然此五十字其來久矣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許氏曰消長之幾吉凶者陰陽之態進退者人事也存亡則進退得失之極也夫陽長陰消吉道也陰長陽消凶道也然陽雖吉失位或凶險雖凶得位亦吉是消長裡各自有吉凶之理君子學易隨各卦之時事立義驗其消長而明其吉凶以爲身之進退進退合其宜則存失其宜則亡吉凶消長有定而不可移故曰理進退存亡人行之道故曰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

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
學也〔金氏曰〕易象與春秋藏于魯大史孔子魯人少而好學固無所不學但其教人惟以詩書
執禮為重而尤重于禮其觀周禮之杞之宋皆為
說禮計晚年反魯知道不行始為述作垂世計以
天地陰陽之道備于易故讀易以善惡賞罰之事
備于春秋故又修春秋史謂晚而好易讀之韋編
三絕謂尤加精審耳非至此始學易也朱
子曰此章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
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許氏曰〕集註理情性道政事謹
節文是言詩書禮之本體如此情乃性之發情發
于言而有文成音者為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

詩之人也情發而為詩故言情在上理其情則是
理其性也道言也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
事也禮專在謹慎其品節文章節言其大文是節
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都用此以理其情
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
是用處謂人學之亦可以如此禮獨言執者以人
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
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
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
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金氏曰〕葉在楚

鄧之間本姬姓所封之國楚城之以為縣楚自僭
通以來僭稱王故為其縣尹者亦僭稱公沈諸梁
本沈國之後巳姓以國為氏至諸梁為楚葉縣尹也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
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
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
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
好學之篤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

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
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
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
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
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
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金氏曰〕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又世爲司馬故又以司馬爲氏司馬牛其弟也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金氏曰〕此章要玩味隱字及行字門人以言語求聖人故疑聖爲隱聖人以行示學者蓋未嘗隱也是丘也謂我無一動之間不示二三子以義理者此乃丘之所以無隱于二三子也〔許氏曰〕此章聖人告門人不可專俟言以爲教凡平日所行者皆教也蓋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而反諸身何必專待言語之教乎蓋言與行猶隔一層故聽言不如觀行顏子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諦觀而學二三子有未達此故夫子曉之集註雖不明說二三子待夫子言教之意而言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意自可見○〔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許氏曰〕集註[illegible]觀文義說自是正意圖外程子又是一意言門人就聖人全體大用上學見其道高遠不可及有如顏子之歎高堅前後者故聖人此就日用動靜小節上指出教人聖人之道猶天然言全體俯而就之言小節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高氣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金氏曰〕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
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
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
以行之也故進之于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
心之未實則知或務于誇博而行或出于矯為安
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
而言之則忠發于心而信周于外程子謂發己自
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于
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于信
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
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或疑首篇言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而此章以文為先何也曰首篇言弟子
居家之職此章則夫子設教之序也朱子嘗論知
行二者論先後則知為先論輕重則行為重知為
先此章是也行為重首篇之言是也然首篇雖以
學文為後乃所以審其行而進于實也或又疑四
教與四科如何曰四教以先後淺深言四科以成
德達材言夫固各有攸當也〔許氏曰〕學文則窮物

理知古今以為自修之基故以文為先既學文則
當反之于身而修行故行次之修行當以忠信為
主忠是發于心處信是接物處故忠又先而信又
次之然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也是忠信
又為學文修
行之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
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許氏
曰〕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為有謂本無一長
而為有之狀虛而為盈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此
皆謂學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
約而為泰則論貧富貴賤之事 ○〔張敬夫曰〕聖人
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許氏曰有恒固
言質但學者
當先學有恒然後可至君子
此與有子言孝弟為仁意同〔愚謂〕有恒者之與聖
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
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
謂深切而著明矣〔許氏曰〕此章得張宣公聖人君
子以學言善人有恒以質言兩
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可
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可

至聖人有恒者則不可進于善人也不踐迹亦不
入于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資質一下生定非積累
至者若善人肯學即至君子有恒者能學亦可至
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
善人而君子有恒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恒者
情狀邪正是教人學有恒之方欲為君子先須有
恒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為有恒矣
此三者于學問事為處家皆包得盡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
射也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
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
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

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金氏曰王文憲先生曰集註無所不知在我無是也之中多聞多見者作而下說恐非夫子意細玩集註當自見文憲之意欲以多聞擇其善者從之作一截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自作一截許氏曰世蓋有不

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于古人之言行多博其聞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爲于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于今人之言行多博其見而善惡皆記于此以備參考雖未足爲知之明是亦知之次也蓋古人言行事跡善惡已彰故可擇而從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謙若不敢之言也按金氏許氏解似分開與見然于集註似未明白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余氏曰寰宇記徐州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蓋孔子云難與言者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宜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

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
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
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許氏曰〕古者婦人皆以其
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于上如春秋所書仲子
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
齊姓伯仲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
齊女也同姓爲婚姻與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
之國雖多婚姻之道皆不通吳之祖太伯文王之
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吳魯無婚姻之
禮昭公違禮取之却諱取同姓之罪字之曰孟子
欲使人把作宋女看欲掩其惡〔又曰〕古者有姓
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姓之類有
有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人

四人又如堯賜太嶽之姓爲姜之類是也賜姓之
外則爲氏又名曰族或以爲祖父之字如春秋公
子展之後爲展氏子國之後爲國氏之類或以祖
父之謚如文王之後爲文氏魯叔孫宣伯之後
爲宣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空倉氏庫
氏之類後又或以國如周魯齊陳許趙之類是也
鄭夾漈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然今何者爲姓何
者爲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于古帝王
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是也若其
餘有氏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之國如周
魯衛鄭邢茅蔣胙諸氏皆姬姓又如魯之公族大
夫以謚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此類推之須要
考究其原方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後姓氏多
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有功者多
賜姓李都是把別姓硬拼作劉李去數世後不
辨其僞又如匈奴以漢外家姓劉亦冒姓劉此等
尤難
理會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
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
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
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金氏曰〕顯言則夫子必不答也
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
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
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
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
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
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旣者焉讀者宜
詳味之〔金氏曰〕論語前章子于是日哭則不歌
非喪非弔之日固未嘗不歌也此章與人
歌後篇取瑟而歌歌之一字凡數見于書所歌何
辭所和何曲初學者亦不可不知蓋古人爲學無
日不在禮樂之中無故不徹琴瑟喪服常誦樂章
爾雅徒歌曰謠蓋古人不徒歌必合琴瑟而謂之
歌口舉其辭而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琴
瑟八音從之也子與人歌而善蓋其人或傳古調
或得新操辭理俱善必使反復唱奏而後從而和
之和之者述其音節而歌之也孔子少時學樂于

萇弘學琴于師襄習節于齊大意可想此章則聖人不忽小物不掩人善之至也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門人亦可謂善于記聖人朱子亦可謂善于觀聖人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許氏曰文[illegible]得于已文固亦若于之事乃躬行[illegible]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必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全未有得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敎人也許氏曰集註得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至于極無一毫之非仁妙而不測之謂也化之卽聖人之地也心德之全人道之備卽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敎人是合說仁山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爲之不厭卽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卽及人之仁此是開說如此看覺易見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金氏曰王文憲曰學不厭誨不倦前章方言何有於我此章乃曰則可謂云爾學者當思之朱子曰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不厭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蓋聖人但見義理無窮而已有未盡是以其言每下而

益見其高也履祥按前章自省之辭此章必因人之問子貢問夫子聖矣乎其下答辭與此章類故晁氏之說以爲有稱夫子聖且仁者而夫子辭之如此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金氏曰博物志曰之乎爲諸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金氏曰古本論語元作讄說文引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讄亦作讄禱也累其事以求禱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謚之之辭同是力軌反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與史書之誤集註偶未之考爾其稱讄曰必自有一書若周禮太祝所掌六祝六祈六辭之類是也子路引之以證其有禱之禮夫子心行與天地神明合久矣豈待今

日之禱哉故又借其禱字以曉之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
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
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
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
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
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
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
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
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
廣體胖【金氏曰】循理所以坦平也君子固有憂時然憂道耳憂道故循理所以心廣體胖而未嘗不蕩蕩小人亦有樂時然縱欲耳縱欲則役于物所以患失行險未嘗不戚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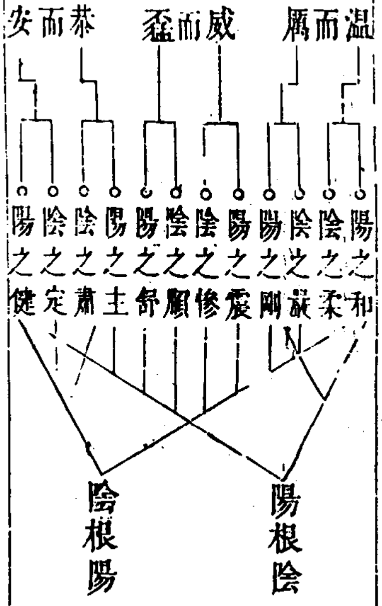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
不偏【許氏曰】常人之容溫和則少嚴厲嚴厲則少溫和無威者失之易有威者或太過而至于猛好禮者不能恭能恭者又或出于勉強聖人中和氣象故全備惟聖人全體渾
然陰陽合德【許氏曰】集註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衆人謂人性本皆全善爲氣質不適中而偏故性爲所蔽亦偏其見于容貌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中全體渾然應德性本備何陰陽合德反氣質有偏何全體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未嘗少爲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停當和平略無過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是就聖人所稟言氣質故着合德字此德字只就陰陽說非言性也故其中和之氣見於
容貌之間者如此【許氏曰】中和之氣是閒渾然合德說惟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于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言六者是二等中和之氣盎視炙聖人者始見莊然而溫厲有威可長而又一于恭許而審之則溫中有嚴厲不全于和雖威又不太猛使人懼懼恭皆出于自然絕無勉强

合而觀之豈非中和之氣出于渾然合德者邪又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察之於淺言之何略此章察之深言之備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
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
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
心也【許氏曰】陳北溪曰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决抑之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强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

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和且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陰陽合德圖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金氏曰〕泰伯採藥荊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夫以一亡公子而創興一國使其裝勵邪之盛而爲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〇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金氏曰〕節則限制可守文則儀度可觀恭謹者有所拘循勇直者有所撙節故無過不及之弊然非講學則亦不知所在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〇〔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〇〔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

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金氏曰昔初見子何子問爲學之要子何子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又問敬之工夫何子曰黃先生謂畏之一字最切自古聖賢只是一敬畏之心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許氏曰此章作兩節看啓手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孝謹之誠效也下二節言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何上是其平日惓惓于此未嘗少懈臨深履薄言恐懼戒謹之狀也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

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許氏曰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粗厲當文雅不放肆當矜莊正顏色便當近于信不可色厲而內荏出言語聲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理者工夫全在遠近二字上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陳氏曰集註程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日敬義工夫純熟至動正出時自然有此效驗則工夫在道字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承程子之言以省察二字使用之于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上金先生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夫只在遠近字上使只就地頭

做工夫必欲其遠之近之如此則下學亦有入頭處久而至于程子地位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金氏曰】朱子曰疑孟敬子平日必加詳于器數之末者故曾子勉其以敬身爲本履祥考之檀弓則孟敬子本直情徑行之人其後必因曾子將死丁寧之言而後改爾悼公之喪季昭子問于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後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其任情斉禮如此生不能事死又薄之宜曾子薄薄有鄙位之禮也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謂其百乘之禮器有司供備但暴慢鄙倍之氣不除則非行□之人爾其後敬子卒諡爲敬其因曾子之言而□者發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許氏曰】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當思所以異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金氏曰】程子上重道字君子所貴乎道者惟有道則動正出之間斯能如此朱子下該籩豆二句謂本末精粗道固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在此三者蓋脩身乃道之本而籩豆則其末耳末則有司在焉朱子初從程子以三者爲脩身之驗後改作脩身之要則前後工夫極爲詳密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蓋無乎時涵養之功而但爲臨事着力之計固是不可然如程子之言則惟聖賢故能如此恐非所以望敬子者而況以望學者乎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況容貌言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爲存養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故

此動正出之間卽存養地頭而暴慢信鄙倍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卽所貴乎道之工夫六斯字矣字又爲快當朱子論此三句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却在勿字上則此章工夫全在遠近字上也自孟敬子以下學者多少病痛在正當察其孰爲暴孰爲慢孰信孰僞孰鄙孰倍而卽遠之近之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也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金氏曰】馬氏馬融注也顏曾之在孔門不同時但此章所言非顏子不能而知顏子者亦無如曾子【許氏曰】能不能以事爲言多寡以明理言又曰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未能者彼之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適我之未聞者彼聞之又曰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故須問于人能與多固顏子學問之積問不能問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之則必下問爲已益但就他人一件長處請問不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如此【許氏曰】雖知義理無窮智也不見物我有閒仁也言顏子體乎仁智也二句該盡一章之意○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許氏曰】此章兩節皆就己接人上說

上節主于問下節主于不校集註以唯知義理無窮一句明上節而王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有若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非幾于無我者不能中兩節則皆是接人意有若無應能問不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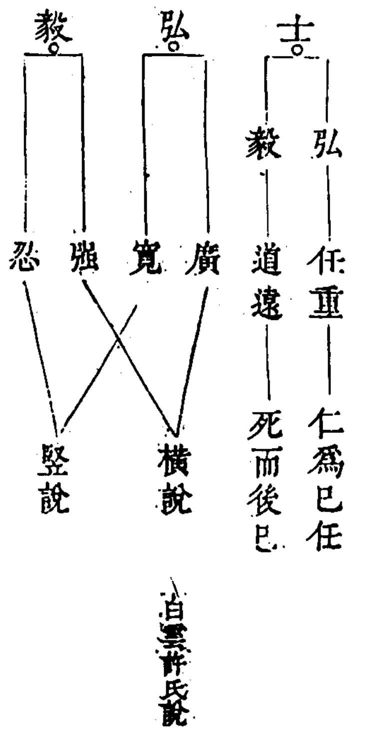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金氏曰〕寄百里之命謂遺命託國也才節如此豈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止言寄百里之命古者封建故此但指一國而言天下亦自一國而推爾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許氏曰〕人七尺成人也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言諸侯之國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薨陰而臣攝國政分而言之爲二事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植至成人終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帝攝國政則百官總己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作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王也看人所遇之時如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金氏曰〕黃文肅曰此三字說得寬是就嚴毅上說如說寬嚴相似此毅是耐弘是包得寬濶毅是守得堅固弘字似橫看毅字似直看履祥按程伯子此條凡兩出其一止云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工夫互相資不可偏無無規矩三字恐止是無骨肋三字之意答中方言如此曾子本意止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爲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爲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止說此意無規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特入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詳爾〔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許氏曰〕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然蓋心之聲爲言言之成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爲情而見于外者言詩發揚已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巡狩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被之絃歌頒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人邦國雅則用之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註乃言有邪有正金先生謂此據毛詩言之也變風變雅邪者多矣但學者旣知義理則凡見善卽取爲法見惡卽取爲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必有師擇其善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爲法戒也 其爲言旣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許氏曰〕抑揚反覆正言吟詠抑揚是吟詠之聲反覆言吟詠之不已學者于書固須口誦心惟況詩有音節可以吟哦詠歎則感發其心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起矣 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許氏曰〕恭見于貌敬主于心辭者不受其人遜者讓已所有恭敬律于已辭遜接于人行禮以四者爲本節文度數則禮之事也品節是其大綱文章是其小目度者制度數者隆殺多寡之數此四事皆以上四者行之也 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許氏曰〕肌膚本有會筋骸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遂至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能以恭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許氏曰〕卓然者自立之貌旣守乎禮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莫不中節不爲其搖撼惑奪其心志矣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許氏曰〕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于宮律始于黃鍾宮卽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爲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爲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爲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管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太呂

太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仲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爲宮至南呂爲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鍾生林鍾太簇南呂姑洗依前五律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爲宮至林鍾爲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可爲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和去〔金氏曰〕歌樂章之音調作樂則以人聲爲貴也舞以樂音之輕重疾徐爲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鍾編鍾石玉特磬編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鼗鼙也木柷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抑詩歌以入八音之器而爲樂也 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許氏曰〕養人之性情言養于平日以爲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染查滓者氣質之偏興詩立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未能淨盡者又因樂以蕩滌消融之而全入于中和也 故學者之終所以至

於義精仁熟許氏曰義精是明善至于極精仁熟是行仁不假勉功而自然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金氏曰朱子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此按興詩是感發志禮是持守成于樂則是融化矣○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

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許氏曰民者庶民百姓也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許氏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學所謂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時可爲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乎若非其時而勢不能誅討徒疾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爲禍及于

君子之身而國併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許氏曰智能技藝智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爲者技藝又是能中小節目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盡驕矜夸吝鄙嗇也許氏曰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註于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

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許氏曰〕既篤信之又須好學若不學則不知義理之極致亦徒信而已能守死須是善道不然則有不當死而死當用權而不用執一不合于義亦徒死而已篤信須是就守死不守死則所信者未篤好學須是善于道不足以善道則所好者未正又曰惟其信之篤則能守之至死不變惟其好學見理明則能處事善于道故朱子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又曰大意篤信然後能好學守死然後能善道篤信又不可不好學守死又不可不善道篤信須是守死好學須是善道惟篤信而好學故能守死而善道篤信好學就知

上說守死善道就行上說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

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
　去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出處──有道則見──富貴
　　　　無道則隱──貧賤
晁氏說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許氏曰〕凡仕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上位而侵細務亦是也居下位而謀大事亦是也如所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職不得理光祿者是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許氏曰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爲亂是以國語之亂指詩之章亂節是以音言也因馬父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之亂也正義言亦以文復亂以武者也然則關雎所指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者正其淑也關雎之亂蓋直指此因何不必求德發洋洋美盛意

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許氏曰狂謂心志高遠而事爲不精詳侗謂無知以理言悾悾謂無能以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侗悾悾之病必有直愿信之德人志高遠而不計較小節則爲事必質直而[illegible]侗無知者則不敢妄爲故愿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若有是病而無是德雖聖人亦不教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

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許氏曰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尚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既生爲人全不見得些个道理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爲學不分毫放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許氏曰聖人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養育萬民民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惟知參天地贊化育盡其誠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爲事一如與己不相關一般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許氏曰巍巍乎贊天高大下巍巍乎贊堯德高大則是準則之則謂堯之德與天一般所以廣遠而民不可形容無能名

是不可形容也人所見得者惟見其成功之文澹爾然此乃祖述其妙用入神處皆不可見雖聖人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如此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許氏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也字起下句孔子只是言堯之成功可見者唯有禮樂法度耳圈外却是成功與文章對說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臯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鱉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艱物不爲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金氏曰按諸注疏皆作治亂曰亂夫能治亂即謂之亂則能去惡即謂之惡能去害即謂之害乎此甚不通之說而諸書解亂字云然其失久矣今按古文尙書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亂從乚取以手理糸而有條理也後人乿字加乚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乿爲亂字書家以𤔔訓治其加乚者爲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𤔔爲煩亂乃通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許氏曰此章語脉須仔細體認舜有臣五人懸說起一句在上面孔子是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主意說言古言人才難得果是如此武王與周時人才之多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于此時爲盛爾夏商之代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之中又有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之果難得也唐虞之際人才極多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所以可說盛乎周初獨言此五人者蓋五人功德尤彰者也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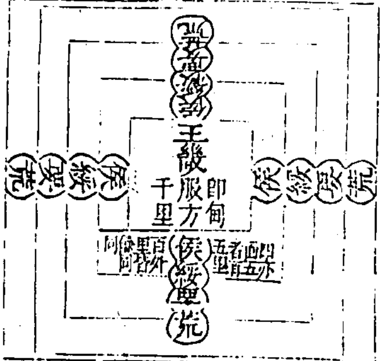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

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

〔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許氏曰〕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居豫東荆居豫南揚居徐南故六州皆歸周了紂都冀州兗居冀東青居冀東南故三州尚屬紂此亦是大約如此言之

禹貢五服之圖



白雲許氏曰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王畿千里謂土中方方千里爲王者所居即甸服也四面各相去五百里爲侯服又五百里爲綏服又五百里爲要服又五百里爲荒服一面二千里與甸服共方方五千里是天下大約道里如此其服地内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時所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内依服内合當朝貢之數事天子也

〇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罅隙也謂指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金氏曰〕致美黻冕恐是五服五章服也詩亦敝會同可見先鬼神以命進德之謂黻冕朝服非獨祭次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　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金氏曰〕不私其己而致重乎鬼神賢德民利此有天下而己不與焉者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許氏曰〕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溝洫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金氏曰〕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理欲之間而夫子皆罕言之蓋利者義之利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子皆罕言者防其流之弊耳夫子若常言利學者

或流爲功利之說夫于常言命則學者或流爲莊
氏之說夫子常言仁學者或流爲佛氏之言矣然
命亦有二性命之命固難言亦不可躐等而教若
氣數之命常言之亦啓學者廢人事故前輩謂到
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謂此也許氏曰利凡利益
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爲不暇計較利已有
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與人者
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有以氣
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夭之數是也理精微難
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尚惟當見義
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爲學變化之功亦無
用矣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答之皆
是進脩之目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
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

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
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
譽已承之以謙也〔金氏曰〕達巷黨人智不足以知聖人而不失爲愛聖人乃若聖
人之心則真見義理之無窮雖一藝亦未易盡其
妙射必如羿始可成射之名御必如王良造父始
可成御之名一藝之中各亦自有精微之妙亦豈
易以成名哉但夫子之辭謙而又謙謂欲使我專
一藝以成名則取其最賤者爲之可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

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
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
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
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許氏曰〕冕冠總名冕之名有五衮鷩毳希玄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
朝祭用之衮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
次九旒下至二旒爲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
子因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
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
于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
衮冕以下上公亦自衮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

男毳冕以下只是冕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
五等皆十二玉公侯以下只依旒數綴玉如九旒
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二等則君服之八六
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
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
之麻冕禮也集註作緇布冠亦總名也鷩必滅反
毳昌銳反希陟里反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
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之省約〔許氏曰〕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三十升布升八十
縷則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
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所謂今尺者即
造營尺也如此則營造尺之一寸爲縷幾二百是
一寸爲今百服幾其細密難成可見〔金氏曰〕禮記
曰太古冠布言人不輕于黛縷以布爲直但以麤
細色素爲吉凶以縷爲數爲等衰八十縷爲一升

升者成也吉服冠冕最貴故最細以三十升布爲之吉服之用絲者自中古始然亦毋毋以布爲尚故始冠亦緇布冠三十升布則爲布一千二百目細密難成不若今世用絲之省力故孔子從之雖非古人所用然孔子服用冕之意正以冠爲物小而在衆體之上雖華不費故此則從衆也此章全文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許氏曰〕儀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立卒爵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易爵下拜小臣請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疏凡臣子君雖爲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于堂上皆拜于堂下若君辭之則命即升若

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升乃再拜則不言升成拜又覲禮諸侯覲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又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及賜車服侯氏降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今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則他從可知也然行禮又各有節次多有臣拜于下不辭升者蓋各有宜也然辭有命臣辭之者有君親辭之者亦各有當此章孔子之言又似臣凡拜皆當拜下而升成拜如覲禮賜車服之儀拜下不言辭而自升成拜泰驕慢也〇〔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金氏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無意欲無期必無固滯無物我此四者本是不說集註推物欲牽引之故欲學者省察禁止求其相因遞長爾意是私意之始萌必是私意之指擬固是私意之執著我是私意之結果都結果到己私上來又生他意去〇〔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許氏曰〕集註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

看張子四者有一是分開看合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如聖人之心與天地同流無我自不在說如無適無莫仕止久速是無固如佛無我之名欲往而復不往墮三都未能墮成則止絲聖人不久去魯若不去魯必別有區處是無必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期必固滯物我四者無一件聖人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便無下三件則記者不須立言四件條目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爲學者說又曰開看合看各有意味爲而總只是私意合看固因私意牽引來閒看則各是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說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金氏曰〕上三罕言猶是觀聖人于言語之末此絕四章乃是觀聖人心術之微故楊氏曰云云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金氏曰〕猶云戒嚴也匡地名〔史記云〕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

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金氏曰〕史記曰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爲一不待自決於言爲此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或問文卽是道否朱子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于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散失而不可收〔何文定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以損益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者也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責天未喪斯人夫豈其數關於世運豈是些小氣數聖人心與天契固有以知匡人決不能違天害己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亦同此意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

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許氏曰〕聖德也多能才也太宰以夫子多能爲聖子貢則分別德與才而告之夫子之言止接多能之意故曰太宰知我下文言君子不貴多能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

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金氏曰〕集註不訓以至愚解之謂鄙夫之愚也 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許氏曰〕集註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看不必就一事求四者始終是前後兩端如夫子言興詩立禮成樂及學而時習章可與共學章之類本末是總目及內外兩端如吾道一以貫之人而不仁如禮何答林放問禮之本之類上下是高下遠近兩端如答子張言忠信行篤敬答子路修己以敬及道千乘之國之類精粗是深淺兩端如答子貢問仁既告以仁之體又告以求仁之方及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類盖答鄙夫之問亦若是也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

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許氏曰〕語上遺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切近者語理遺物但言其體而不及于用或問舜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金氏曰〕伏羲時龍馬出河背有五十五陰陽點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是爲河圖伏羲因之以畫卦其後劉氏[illegible][illegible]與易圖書本陰陽家傳流之誤也 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

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許氏曰〕恍惚不可爲象聖人之道如木中月如盤中珠雖分明見得只是難捉摸定體 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

而嘆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許氏曰〕致知格物先言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先言其本約禮只是復禮工夫若己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克己〔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許氏曰〕不怠所從是補顏子言前之意蓋顏子雖曰從之末由非是自畫之辭言不是只恁地住了是言當時所至爾所謂待將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抑斯歎也其

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金氏曰〕先師北山何文定日此顏子擇乎中庸始終工夫也今且以文公過關之喻將此一章作三關節看蓋顏子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一入則升一級了又有一級窮之而益見其高欲從聖人博厚處人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益見其堅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我固不及勇猛趕上則聖人之道又却在後而我又過之終是難得到恰好無過不及處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故橫渠有云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淵之歎也此正是解高堅前後四句文公以為說得好此是顏子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顏子且從博文約禮工夫循序以進博文者致知格物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也文欲博者以其萬理俱融可以擇中[illegible]所之不偏禮欲約者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

而動皆有則顏子事斯語當下敬領於斯二者日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己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之不同莫不各各有一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停停當當恰好的道理也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正謂此也此固顏子擇乎中庸之極功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云爾有得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二關節雖然顏子擇乎中庸則至矣盡矣成矣然此之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所謂未達一間者也蓋聖人之于中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顏子則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者也其異于聖人[illegible]一間耳以顏子之天資之功力豈不能盡[illegible]化然化之一步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illegible]故其言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將從容[illegible]步假歲月以俟其自化矣此又是顏子用功

第三關節按顏子作聖之功夫其本末可謂曲盡眞萬世學者成法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蓋謂此也惜乎天不與年中道而隕夫子所以惜之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未至于化而成聖也履祥按程叔子于此章言當以中庸言顏子亦深是其言且云聖人只是一箇中庸道理只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中庸不可惜然集註無一語及中字蓋聖人之道自是中不在言頭于初間求之未得故但見其不可及不可入惟恍惚不可爲象是見得未眞也其後博文約禮工夫至到方見其有所立卓爾是見其眞也集註取首尾之言相應故云爾許氏曰仰鑽瞻忽篤信方求未有得之之方博文約禮而見所立卓爾學之有序而能造其域具體而微者也從之末由待時而化也此章仁山金先生說之詳盡須仔細看

希聖之學
仰鑽　瞻忽
博文　約禮
卓爾
從之末由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間（金氏曰病間集註如字讀作去聲）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

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許氏曰行詐是不誠意思當輕看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學是實敬愛其師便決于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此是過不是故意用詐之罪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平昔任意便行致失理）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金氏曰集註無寧寧也寧是死于二三子之

但下有乎字則上有無字猶云莫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此章前曉之以義理之正則不當為後曉之以利害之實則不必為○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晩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許氏曰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更定使復其本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

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金氏曰朱子語錄曰語有一二處如此皆不可曉舊有三說一以如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某今缺之又曰此等處必因人言而發屢辭按朱子則字及不敢字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全者而夫子不敢當因曰出但是事公卿入但事父兄于喪事不敢不勉以企及不為酒困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於我哉一以自謙二以見道之難盡三以見近事之不可忽于文意似通然此四句在國在家處凶處樂皆已備盡不可謂近事而可忽也許氏曰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此說為正蓋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默而識之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大過必有人稱頌聖人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各盡其

禮於喪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至不飲酒而爲其
所困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姑
以此數者咎之觀爾則字與不敢
字可見愚按此言甚精可備一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金氏曰）集註舍上聲合正
其音更作去聲朱子楚詞注音尸夜反辨證曰洪註
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功舍皆此義論語不舍
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履祥按辨
證朱子晚年絕筆定說蓋釋文誤則集註未及改耳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
本然也（金氏曰）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敦化說來則
道乃物之體此體是無形之體而物乃道
之用因外此道體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
形之體而物乃爲道之質與道爲體猶云與道做
質也道無形質逝者如斯夫一句意尚孤不然其
舍晝夜意思方可見發大德之敦化如此也

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許氏曰）先看川字爲主
者實方見得下文意思
此不獨是記夫子所言之地也逝字固指川流者
字兼包萬物如斯字指流而不息夫子指與學者
之辭謂萬物與道爲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于
川可見然此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
曰不舍晝夜然後義理沛然又曰如字非如似之
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
指流而不息

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
毫髮之間斷也（許氏曰）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
不懸空說正是敎人體道不可須
臾間闕也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
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
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
息（許氏曰）集註三道體字第一就大原頭全體說
來所以謂之道體之本然此道體是無形之體
是就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言易見者莫如川流
此下方就川上說第二此道體也此字即指川流
而言云是道之形體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體
下遂歷敘五端云皆是與道爲形體者此第三箇
說尤重大抵三道體上則輕淸而所包者大下則
漸著實而人可共見人而欲體道則全在謹獨工
夫能謹獨又在于自强不息又曰一道體就氣化流
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來說到物上二道體是
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指物而言本注
道體是道爲物之體段程子道體是物爲道之體
質

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
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

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金氏曰）朱子未嘗單
說道體此句本謂道體不息學者豈可有止息但
因此言可以闡見道體故程子如此發明爾朱子
仍舊置
之正意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
德矣然民鮮能之（許氏曰）德者人心本得于天惟
知好之然後能進修以成已德
但人眞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
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
意只是勉人
須實好德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
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金氏曰此章總以自平地爲山設喩或爲山將成尙虧一簣而止者或尙是平地方覆一簣而進者其[illegible]所能與也王文憲曰此下四章皆進止之意覆辭謂至篇終皆此意吾未如何不可奪志皆吾止吾進之意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許氏曰集註心解字補不惰之前顏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卽融釋脫落無凝滯旣心解卽勉力行之造次顚沛又是力行中節目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于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惰此是形容顏子不惰非衆人不惰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當自勉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賛顏子之進亦所以厲學者之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旣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 許氏曰年富者未來之日尙多也人以百年爲期今當少壯則未來之日尙富也 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

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許氏曰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之者勉其進也戒之者警其惰也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金氏曰出曾子單離居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其少不習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民矣 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金氏曰〕巽卦一陰潛
入二陽之下蓋順而入之之意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
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
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
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
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
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
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
何哉〔許氏曰〕集註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向上面說未達是法語巽言皆不能曉不受是雖曉

而不從說其或喻焉是能從說者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
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許氏曰〕奪帥如
漢王馳入韓信壁即臥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忌椎殺晉鄙奪其軍之類匹夫猶言一夫
謂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
孰能移之識可奪則非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
與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許氏
曰〕禮記縕爲袍註縕謂纊及舊絮纊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爲之枲著枲牡麻也以枲槌細以
當綿貧者之服著字或作褚以綿裝衣也此謂以枲麻裝衣也此縕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
絮著在袍中也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許氏曰〕衣之賤
衣之貴言其直爾非人之貴賤也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
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許氏曰〕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
自此進于彼之謂故夫子稱之〔許氏曰〕衣敝縕袍而不恥此是舉一端以見子路之

心不爲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于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
足與議亦是舉此而言大抵飾于身者往往以不及人爲恥此止言敝衣故知只是舉一隅說如士
志於道章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樂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
以爲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貧樂己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蔕于心雖見道
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看此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屈于物
彼是樂與物共合而觀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全氏曰〕忮之豉反忌害之意俗或讀作忌非然莊子有義亦一有忌求貪也

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

雅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
彊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
子復言此以警之〔許氏曰〕二臧字似有不同不忮
不求安得不善上臧字就不忮
不求中說惟不忮不求何足爲
善下臧字就不忮不求外說
○〔謝氏曰〕恥惡衣
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
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
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

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許氏曰〕木至寒
而不彫者亦多
聖人取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斬斷更不
萌芽如君子有剛斷者然又曰松柏不彫于冬而
換葉于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不
彫但言後彫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備無滲漏如
此○〔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
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
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許氏曰〕三者字指人
此章以三達德循序
而言蓋就一人身上說與知者樂
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
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
志固執而不變也〔許氏曰〕有志之士則可與共學
能明義理者則可與適道信道
篤守不變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于義精仁
熟則可與權而能處變矣集註知所以求之知格

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志必
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
權
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金氏曰〕經如衡
之平等常物事
不重不輕則衡未常不平如遇太重太輕之物則
衡不得其平矣須將稱錘推來推去方取平也
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許氏曰〕學是學問
思辨之事知人皆
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爲已然後可與之共
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必知既明善惡
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于道之中矣行之
日熟執志愈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
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
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
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
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
必以錘移前郤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
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爲
○〔楊氏曰〕

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許氏曰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久當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於變而處之既當則其法即可常久所謂權即經也且如五常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則因子之不肖而又有聖人在下故易爲禪此權也至舜之讓禹則用堯之權爲經矣天子位諸侯臣服常也

桀有極惡而湯至仁故易爲征伐此權也至武之伐紂則用湯之權爲經矣言之于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循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許氏曰權是稱錘凡稱物須以權于秤上推移前卻以取平令以權字用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即經朱子謂權經有辨勉齋謂有朱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正蓋經是常也權字有變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事之常者只依見成禮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事來須用自以禮義度而行之亦欲合于常道蓋自上古聖人代興制爲典禮雖備然亦豈能盡該天下之事變哉因此度彼皆欲合于義而已且如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肖而禪讓其義則在于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也桀紂至暴而湯武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于去惡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放之其義在于全湯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在于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通問者避嫌也見他人孺子入井且有惻隱之心見兄之妻將死則避小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是活潑潑地物不在這一邊便是那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稱量其重者爲之便是推但權須是用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求明理專認箇權字作什要去權則有背義妄作其罪不可勝言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金氏曰爾雅唐棣栘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栘陸璣曰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許氏曰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蓋不思則難思之

則易難易滯怠不怠耳

鄕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鄕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金氏曰〕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作慄意此若作信謹貌尤好蓋夫子無非實在鄕黨則父兄宗族之地又加謹畏耳但書恂乎恭莊子恂註作夫恭只從乎恭亦可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鄕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鄕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許氏曰〕前注容貌指恂恂辭氣指似不能言總結處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便言貌指恂恂與謹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金氏曰〕擯以手揖賓而引之行及就位也禮作擯者謂擯相之人也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許氏曰〕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旂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擯之人禮牢之數朝位之步饗獻之禮皆隨其命多少之數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許氏曰〕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或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三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

卿三介則擯一半之其大夫又下于卿二等論語疏謂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下車北嚮立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向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向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君問賓來之意主人傳言于上擯歷次擯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于賓賓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于主人旣畢然後迎擯至門侯伯以下禮皆如此若使者來聘則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亦如上陳列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揖請事入告君乃相與入也凡門外之列擯介皆在主賓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金氏曰〕賓不顧矣此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于大夫大夫送之入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卿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亦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爲不顧也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許氏曰〕周禮應門二徹參箇應門者朝門也徹者轍也二轍之內八尺參箇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也諸侯之禮有降殺門或狹于此然聘禮記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參箇爲證則門之制或同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許氏曰〕門有二扉門中竪一短木謂之闑又名橛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楔卽今所謂門東左右扉各有中在闑東棖西右扉之中在闑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爲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上介拂棖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于右扉棖闑之中其上介卿也次介大夫也末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于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卿介則

在東而拂闑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棖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近闑而入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奉君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闑西而入私事私覿也巳之禮非君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闑東而入也大射禮燕禮皆曰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右謂自外視之也故燕禮士凡入門而右由闑右則由闑西疏謂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也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中門者主人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出入不敢由此必旁闑東則入不敢當此而立

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許氏曰〕行不履閾一者爲行乍高乍低爲失容一者爲履穢門閾而不淨〔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
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金氏曰〕諸侯門內有屏門之外則東西皆卿大夫之位大朝會則國君立于門屏之間謂之宁而卿大夫士各列于其位以朝之此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閒立朝之會故君雖不在其地而此乃其過之必敬
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許氏曰〕攝摳也摳即挈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實所攝乃裳下縫也
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許氏曰〕階爲二級故上堂摳衣必去地尺

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
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
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
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
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蹜蹜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許氏曰〕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辨其等數爲國之瑞信凡諸侯朝王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
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
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
下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
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金氏曰〕蹜舉足前而踵則曳地不敢高步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許氏曰〕享禮享獻也此是聘禮
第二次見其君也聘用圭璧有庭實此圭璧又
非前瑞信蓋凡瑞玉則還之享禮則納之而不還
者庭實者以物實于庭中也雖國所有周禮小行
人也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禮器曰大
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束帛加璧龜金
丹漆絲纊竹箭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足
以見庭實無一定之物小行人註曰六幣所以享
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
瑞謂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侯伯圭七寸則璧亦
七寸皆是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王則用圭璋
疏謂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禮其諸侯自
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琮二王後上
公也而子男則用琥璜侯伯雖用璧琮而諸侯相
享之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侯伯則六寸
子男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玉及國之所有致

已上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左右剡各寸半璧圓徑五寸中孔一寸厚半寸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緅飾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許氏曰）古註孔氏曰一入曰緅飾者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以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集註取此以爲說疏曰紺玄色按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爲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鄭司農謂爾爲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孔氏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爲縓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今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縓再入曰竀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緅六入曰玄玄即紺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紺緅飾者則齊用玄玄衣已明緅在朱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何用而喪非飾練之緅矣竀音赬纁七緅反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許氏曰）古之服葛絺以爲衣綌爲裳亦貴服之等也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許氏曰）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繭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

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朝祭之服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則常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許氏曰）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縐絺謂以展衣蒙於縐絺之上展衣者禮服也既服禮服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疏取此以證絺在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絺而其[illegible]在蒙字詩疏謂縐絺絺之尤細靡者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許氏曰）裘以皮爲衣冬服也凡服內有袍襗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裘之謂之裼此所謂衣裼衣色裼之色必與裘之色類裼上加襲衣則朝祭之服皆緇衣羔裘是皆

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麑裘君臣視朔之服黃衣狐裘息民蜡祭之服然此是衆人之通禮何獨孔子服之今獨稱君子或恐是當時亦有非朝祭而自有此服孔子則亦必以同色之衣裼之言非行禮而必謹禮又否則君子是泛言于禮當如此而非指孔子也稱直格反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

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許氏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衝牙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玫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若事佩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石小觿解小結大觿解大結狀貌如錐銳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所以[illegible]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玉藻又曰孔子佩象環五寸瓀而兗反玫武巾反觿許規反遰時世反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金氏曰〉襞者襵也積者疊也腰中有幅多而闊須著襵疊竹筍以束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襞積也〈許氏曰〉襞是衣襵積疊也謂之襵成疊即今日所謂襉也襞必益反襵之涉反襉賈限反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〇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〇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〇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

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
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
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
飪不食不時不食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
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

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
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
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
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
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懽故
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
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
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
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許氏曰古註齊禁葷物
說頗長忽突出薑一條而曰不撤則是尋常有薑
矣古註雖自此上皆作齊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

安知不是齊一
類錯簡在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
神惠也家人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
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
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許氏曰飲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答述寢則無可言者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

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許氏曰周禮夏官方相氏方相猶言倣相可畏悍之貌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與隸同百隸而時難與儺同以索室毆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註曰郤凶惡也禮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謂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此月內日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而出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爲之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謂此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恭此建酉之月而日至壽星之次又與大[illegible][illegible]故亦勁大陵積尸此難唯天子得爲之又季[illegible]命有司大難旁磔註謂難陰氣也此月內日行[illegible]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歷鬼將隨强冷出害人[illegible]之大難下及民庶皆得難也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

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居鄉之事。

杖出斯出　所以敬老

朝服立階　所以敬先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與人交之誠

拜送他邦——所以敬所問

饋藥拜受——所以敬所賜

未達不嘗——所以敬所患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許氏曰廄養馬之所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皂三皂爲繫六繫爲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乘一圉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閑師皂有趣馬繫有馭夫一廄有僕太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不子十一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駑則一當其一此章爲邦國之廄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八百八十五人駑馬三閑亦六百四十八馬掌牧者三百八十八人人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故廄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然周禮之制云爾未知果如何如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且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皆出于此固不能至以養人今牧者乃有六百八十三人而又欲畜八百六十四馬則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而大夫當有馬如此多何邪皆不可曉觀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私廄故子退朝而後問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集註引

許氏曰周禮四句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曰舉鼎十二備大牢此舉謂朝食也膳夫授祭者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禮飲食必先以少許置之地以祭始造飲食之人主食則膳夫以當祭之物授之于王而王親祭之品嘗食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將食膳夫每品嘗之然所嘗只齊火熟者謂之烹之于鼎者也所以嘗者恐失生熟之節也註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解此章蓋此天子之禮而孔子則侍諸侯之食也故侍

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許氏曰凡祭坐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蓋主敵體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今侍

侍于君不敢當客
禮故君祭則先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
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
君之禮

事君之禮

以賜食言	正席先嘗	所以重君賜
以賜腥言	熟而薦之	所以榮君賜
以賜生言	必畜之	不敢褻君賜
以侍食言	君祭先飯	不敢當客禮
以視疾言	朝服拖紳	不敢失臣禮
以召命言	不俟駕行	不敢稽君命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
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
友之義

朋友以義合

以死言	無所歸於我殯	所以盡義
以饋言	非祭肉不拜	所以厚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
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
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
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許氏曰古者車皆立乘馬驅車

駝難于立故于軾上立高五尺五寸横一木謂之軾伏之而立或過有所敬則當俯身故高三尺又横一木在軫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于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于國士庶人當自察于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容貌之變
- 以寢不尸言　不敢惰
- 以居不容言　亦非惰
- 以必變必式言　哀有喪
- 以冕者以貌言　尊有爵
- 以瞽者以貌言　矜不成人
- 以負版者必式言　重民數
- 以盛饌必變色言　敬主禮
- 以雷風必變言　敬天怒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金氏曰）邢氏此疏說也比諸說平順故集註以為正說但既曰雌雉時哉當作字育之時後二說存疑（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闕以俟知者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四　終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圖書館印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五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壯輯梓

論語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三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仁山金氏曰〕先進後進漢書尚有此名但彼謂同時前後輩此似謂古今前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金氏曰〕所以知野人君子爲今人之言者蓋下文如字幹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爲今時之言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

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于子路子羔之孝次于閔子樊遲之才亞于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足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也景定之禮只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于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晳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序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葬禮牲悸然陳享先聖而南面于堂以顏曾思孟侑饌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面于室以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拾食如昭穆之例爲斯爲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者子夏之起予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許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許氏曰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即指上孝字而言蓋父母昆弟主于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于衆人皆言之而無間則信能盡孝矣金氏曰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

閔子騫。
以父母兄弟觀—孝友稱於家
以人不間其言觀—孝友信於人
—可見其實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南容。
三復白圭—深有意於謹言
有道不廢
無道免刑戮—因事見其謹行
—宜其可妻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夫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

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金氏曰孔子嘗痛顏子謂不得視猶子也而此曰各言其子蓋所以從顏路非禮之請也然于鯉也死不請命車以爲之椁于回也亦然其視之猶子見矣是以門人厚葬孔子惜之以爲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也〕○〔胡氏曰〕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性情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胡氏曰〕顏淵死四章凡次第言之當是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

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理　陽生　陰死　理

理　陽明人　陰幽鬼　理

生者屬陽死者屬陰知陽之生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說也此是原始而見終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行行剛强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敎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許氏曰〕蓋子路之入欲拔出孔悝使其不顧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而已固不顧其國事子路食孔悝之食故爲孔悝死爾其死固義也其過却在不當仕衛蒯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子路久知之明今既仕于其家遇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正以仕子路勇于有爲而欠見理精術〔金氏曰〕夫子謂由也不得其死然所以警子路者豫矣而子路不悟夫子之言將不死其難乎曰子路之死固是傷勇然其失不在于死難而在于仕衛夫輒與蒯聵有父子之爭孔姬與蒯聵有兄弟之戚而孔悝主輒內必有毋子之變子路仕焉不得其死宜矣抑此猶以事勢言也以理而言則正名之說莫詳

爲而子路不思此固取死之道也〔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金氏曰〕班固幽通賦註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金氏曰〕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　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金氏曰〕辨樂解篇子路鼓琴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

勃焉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皆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按此瑟字作琴朱子蓋借以證夫子之言〔許氏曰〕人心善惡邪正皆于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衛靈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于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瑟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爲我之門謂與己不同也以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看則見意思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金氏曰〕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其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集註入此段于後意方足爾〔許氏曰〕集註言二子處指學而言子張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守是欠充廣好爲苟難規模狹隘是其效也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許氏曰〕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衍上道以中庸爲至說下因中庸本文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此章集註以道以中庸爲至一句爲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子夏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中歸于中庸提起中字說○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也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敎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金氏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一句出禮記史記皆云易曰今易無此語徐駉史記註謂易緯有之今見易通卦驗上卷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絶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絶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

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許氏曰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愚釋愚字下文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履影不徑不竇二事之謂則有知不足之意）家語記其足不履影起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許氏曰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楊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聞聖言即能會上用功誠篤淬厲期于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魯鈍化爲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爲終身之偏歟）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許氏曰吳氏謂通下章爲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學言也庶乎對億中屢空對貨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于屢空而不顧子貢唯不受命故但能億事而已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

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

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
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
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
聖人之室也許氏曰人雖有美質然志于學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質既善雖不循前人軌轍自然不爲惡但未至聖人之迹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貌○張子曰
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

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許氏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己則善之著者意謂自亦由不學不蹈于惡生來不蹈惡自善字上生來
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爲君子者乎
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
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
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
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
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
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
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
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金氏曰逡巡謂進退之間
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

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許氏曰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禮正恐冉有過義當行者不能勇爲爾蓋行事須是有決斷志在必行然後稟命而即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勇爲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即在聞斯行諸之中集註約之于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
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
死焉許氏曰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服勤至死心

喪三年亦事之如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孔子之于顔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唯顔子以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止恐顔子不知夫子安否而誤死故有吾以女爲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必多觀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匡人之圍顔子必相失在後不在閭中故夫子解後恐顔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

死顔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旣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許氏曰前章集註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學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足其意一耳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金氏曰）未學而治民則妄作者擾民庸繆者誤民身不足以率民而徒恃刑政以齊民者則又必有不教而刑之患是皆不足以治民而適以亂之其終歸于虐之也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金氏曰）卽事皆學而不專在于讀書此說謂之非則不可然未學而使之以仕爲學此則子路之失而乃借此說以禦夫子之責故夫子但惡其佞而不謂此說之非也○（范氏曰）古

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金氏曰）夫子何以之問本欲言其用而三子亦多以用對但言其所能爲不進其所欲爲夫子恐其志苟于此故下文言彼亦各言其志所以集註于毋吾以下曰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許氏曰）夫子之于弟子于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行而欲爲之志則不[illegible]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illegible]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許氏曰）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兄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閒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國後漸漸吞倂至湯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爲國多矣東遷之後倂吞尤甚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小國也攝管東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許氏

曰千乘之國地大事殷囷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
此弱彼强爲其所檢制而事有不在于己者爲尤
難也與師旅則傷人殺人妨農費財饑饉則窮困
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者也
子路僅爲政三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
是豈管仲之比哉又曰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
行孝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
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
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
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
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

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
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
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許氏曰二子才學固不及子路
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治
國公西華止言爲相耳尤不敢以重事自任宗廟
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許氏曰集註時見曰
會衆頫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卽衆也改殷爲衆
也改殷爲衆避宋諱也但周禮有殷頫曰視又一
禮也此則易見爲頫不
知如何然頫亦見也端玄端服章甫禮冠許氏曰端
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
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
故謂之端玄
則其色也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
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

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金氏曰或單或袷視煖凉爲候
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金氏曰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
以總說暮春至曹魏則定以三月三日爲上巳所
以蘭亭曰暮春之初泗上土人以爲沂水三月之冰
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浴乎沂爾殊不知浴沂之
說本于韓李而文公于或問已辨其非矣蓋彼但
以浴爲裸浴而不知爲祓除也況魯國無川浴之
俗蓋春亦非水浴之時曾點又豈川浴之人哉且
如其說則堅冰未解曾皙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
也身乃病乎況周無寒歲秦無煥年古今風氣不
同氣化或異未可耳日之近而試古人之審也
許氏曰後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教于
東流水上除去宿垢疢蓋于水上祭而盥手略濡
濯其衣以爲潔淸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祼而浴
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

也〔金氏曰〕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沂岸深而水淺中有溫泉冬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溫泉云風乘凉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許氏曰〕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能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熛必逍反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五人帝謂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卿士古句龍后稷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許氏曰〕三子之言是蓋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日前日用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則地位則便有別事

爲所至處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註自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于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其未言者因可想見其氣象也又曰曾點見處甚高而行不掩本註朱子以見字冠之〔金氏曰〕此節釋其故丞舍瑟作對異撰處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金氏曰〕此節釋曾點所言之事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許氏曰〕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因于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必者可至者爾曾點乃無所志于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于只今便得爲者言之于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或五無拘于長幼多寡之數沂水雩壇

地近即可到其勝可以遊浴者莫春事也風者遊息之意也至于詠而歸則以其胸中所蘊發于歌辭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爲春人我無間氣象藹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只是事爲之末爾與曾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所問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金氏曰〕此節釋曾點言外之氣象觀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金氏曰〕三子之言皆所能爲而無非實用下文及乎日夫子亦皆以是許之而于此乃獨與點似若鄙實用而尚清高者但三子各言其所能而不知勉其所不能其後子路死于衛冉有爲季氏聚斂公西華雖不息其處然不免累于肥馬輕裘之間乃知夫子之與點蓋有深意所以激三子也大抵學者先觀其器量識趣

曾點所言不過即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事素貧賤行乎貧賤耳而玩其辭氣想其識量則于本原所見者自有安行天理與物偕春之意故斷乎不言用而曾點不言用然三子止此而曾點則不止矣使其用之而行則曾點可以用三子以其有得其所之氣象也由求不能兼曾點以其規規于事爲之末也各得其所則堯舜氣象亦不過此規規事爲則失身聚斂其弊有所必至矣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金氏曰〕曾皙以夫子與己而又問三子之言亦其好學切問呂成公曰終是有些矜意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乃是微抑其矜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

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許氏曰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備蓋然但謂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許氏曰子路若達為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蓋禮是天理自然

之節文達禮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苟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金氏曰觀此章者至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辨論之詳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晳也聖人陶冶之妙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長語由不知夫子所哂之意故終死于孔悝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故聚

斂于季氏曾晳又不知禮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有不掩所以終于狂凡此皆學者所當戒也許氏曰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三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撰以上揚之特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抑三子二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金氏曰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為學則曰為仁況為親切然而仁為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

分明仁字從人從二古篆凡重字則于本字之下從二仁字從人而傍從二是人人字言人之所以爲人也又科斗古文仁從人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卽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自爲仁集註所謂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爲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爲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爲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二歲得之未曉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又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此卽程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言專言之也愛之理者又

偏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凡集註言仁帶及人處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爲學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德之全是于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明辨矣然此章帶體說孟子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蓋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聖賢切于明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目以此仁之中又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體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著實謂之信既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爲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此尤爲親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卽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卽動而愛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收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

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今又觀其杏之仁其尖處是根芽純是仁意內分爲兩片是仁中已對有仁義其文理分明卽禮也藏此生意在內卽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共仁不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悉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然梅杏之實有此仁又是元初種子有此仁故生而爲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釋其說以俟學者

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許氏曰非

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爾故學者必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蓋天地生物理爲之主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心本全具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心爲事物所感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常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學者但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若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卽是全體之仁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金氏曰本程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焉又按呂氏克己銘曰及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執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游氏謝氏之意類此朱子以爲不然謂如此則是存想天下歸仁不須克己只坐想月日便自天下歸仁矣豈有此理且已有二有物我之已有私欲之已呂氏只說得物我之已

游氏亦只以克己復禮爲想象如此二說與下夾非禮勿視聽言動自是屬行諸公都從知上說不從行上說又曰一日實能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安得不與其爲仁也朱子之言如此則克己復禮皆是實事天下歸仁皆是實說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金氏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二語結定在此則段中言語皆緊〉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金氏曰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乃邪心也此段意亦如此理欲大界分學者尚可辨惟理欲之間毫釐之差折當分辨耳〉又曰克己復

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金氏曰上條體此條用〉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金氏曰謝氏曰下克己要法王文憲曰此學者頂門下針也論呂與叔克己銘朱子曰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己銘極口稱揚遂以爲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間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事未說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又曰初無吝驕作我畛賊只說克己一邊却不到復禮處〉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許氏曰克己是非禮處勿視聽言動復禮是合禮處則視聽言動非勿兩字實思之樞機然須先下格物工夫知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當又曰克己復禮開說四勿是合說〉非禮者己之私也〈金氏曰非禮而言動固是己私若說視聽固在己而非禮者則在物何以皆曰己私蓋以其可以從目從耳此即己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

任而不疑也〈許氏曰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體認故以天理節文言非二物也身之接于物者事事合乎節文無一毫私僞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爲全體之仁〉○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許氏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是外來而視之聽之却在我所以制于外則養其中四者皆同又曰四箴序制于外養其中蓋仁主于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于一事中則謂心之全體于動處事事是當則是養于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于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學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于三月不違〉

養之熟則化矣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許氏曰〕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為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乎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如此者本自無有金先生乃曰由中聽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學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禮勿二字有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則也一語亦總結同全句止此讀下則由中聽外一語為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般理越即如云由仁義行盡自好內是微之若有有不可不具眼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許氏曰〕制是于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于吾目克己即制之于外復禮即以安其內〔又曰〕視箴每兩句內外自對說首內句雖兩飾內外却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蔽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金氏曰〕知誘物化本樂記人有血氣心知之性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飾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飾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許氏曰〕四箴甲視之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蓋視箴止言其中遷聽箴乃曰遂亡觀言心聽言性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知覺有遷猶可挽回天理若亡

則不足以為人矣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于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為學得之于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于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于學問之差為心術之害遂至于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金氏曰〕王文憲曰躁妄二字包盡言之病發內皆此意嚴詳謂上四句收入養其中以下又發出制乎外者警戒最詳切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許氏曰〕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于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强制于外而動于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為得也此即慎獨工夫〔金氏曰〕王文憲曰理欲二字是生死路頭朱子晚年以四箴為傳授心法切要之言以此章上接危微精一之傳戊申封事及延和奏札皆連舉以告君而損益四代禮樂節繼子此章之後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許氏曰經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即是仁行仁須自恕起金氏曰先言邦後言家邦雖無怨易家親無怨難此所以先後言之以驗其工夫之密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
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許氏曰集註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即此意而言之詳或問出

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
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
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
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
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
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
無己之可克矣金氏曰乾道剛健中正純粹顏子體粹明决之性似之坤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仲弓主敬行恕之工似之方外即絜矩之意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
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
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
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
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
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
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
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
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
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
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
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
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

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許氏曰三章問一而所答不同三人之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明故告以全體其言直捷簡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敬恕若熟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訒是行仁之一端緊要在爲之難上言爲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禮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

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金氏曰平日所爲無愧于心此二句又補內省不疚以前工夫朱子曰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許氏曰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日言行志慮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許氏曰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世爲宋司馬故爲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有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左傳哀公十四年初宋景公嬖向魋後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爲期東備盡頎私家甲兵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謂皇野名右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攻桓氏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人叛魋魋奔衛巢奔齊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牛無兄弟之言蓋魋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

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許氏曰內敬外恭固是一德敬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才間斷遂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禮恭而不近禮則勞而徒拘辱能盡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

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
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
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金氏曰〕向魋之惡司
馬牛常以為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而又
直以無兄弟為憂子夏責之胡氏病其意圓而語
滯夫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則宋止巢而不止牛
過矣又何至為吳人所惑豈吳人所向與歟不然
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未至
耶以家語稱其為性躁好言語此亦牛之偏有疚
子夏之言或
切中其病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
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
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
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
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
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
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
寧之意云〔金氏曰〕子張之失輕信易發故夫子告
以此常人又有因此而以疑執為明者
殊不知當先以明遠為務
非但以不行為明遠也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

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
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
離叛也〔許氏曰〕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
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襯在中間子貢析
而為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為重蓋兵食有國
者必不可無而民不能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信
孰重孰輕故以為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
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
死不可去又曰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
薄賦斂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飭車甲時簡教則

兵足只此三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居之
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于民則民無不信
于上矣民之信本于上之先信也故集註以然後
教化行五字補于上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
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為三非強析之也固在聖
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
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
兼上下言之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

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
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全氏曰或疑初意止言二事民
信之矣乃其效子貢則析而至之以究其極然細
玩之此正與答冉有庶富教事同國家爲政于此
三者不可闕一上文民信雖以效言下文信字則
兼本效者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
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施信于民卽在足食足
兵之中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
智固知信之重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于兵食
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
固末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語若險而意獨至
蓋信之效固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有
使一日而無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
觀天下存亡生死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泯
苟惟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爲用況無食無兵
之際其不爲鳥驚獸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有國
家者所當深思矣）

○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
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
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
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
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
急而可棄也（全氏曰必不得已而去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危急存亡之秋也此
事惟周大王可證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去
兵也杖策走馬而去則倉廩米粟皆棄之是去食
也獨仁意素孚而民從之如
歸市卒以再立國而有天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
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
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許氏曰此章質
文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然又有[illegible]辭
氣威儀有尚質尚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朱子曰
使一般君子與鄙野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
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

本如此則又是以德爲本而發爲辭
氣威儀之文華者爲文此又一意也）夫棘子成矯
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
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許氏曰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註謂有失
者蓋二者雖皆以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
所以集註上言鄙略下言誠不足鄙略但少修飾
術誠不足則亦虛浮之弊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
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看
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尚文意思多虎豹
之鞟猶犬羊之鞟以爲無文故無辨雖曰無文故
無辨然虎豹之鞟豈果與犬羊之鞟無辨哉金氏
日三猶字二正一反大意謂惜乎棘子之說固君
子之意也而其失言亦不可追夫文之不可無猶
質之不可無二者均也虎豹之章猶犬羊之鞟雖
有毛則可於其爲虎豹爲犬羊爾言無文則君子
小人上下詩意皆無所辨也夫麼禮文而至于君

臣上下貴賤等差之無辨其爲失言豈不大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許氏曰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于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

爲廬舍種蒔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凡耕種耘刈皆共治之然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溝中將千畝所得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于十分中取一分納于公家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既收什一又于私田之中收其什遂謂什二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許氏曰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者是也蓋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爲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使乎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以盍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無民雖賦什二而不入于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爲出一準先王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濟國之貧無過于此哀公

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爲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許氏曰鈞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有命豈能欲之是同惑矣鈞是人也有欲其生者有欲其死者何胷中紛紛如是而有何損益于彼哉豈不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

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許氏曰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完寵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生穉孟生滑滑生須無是爲陳文子文子生無宇是爲桓子皆事齊莊公無宇生乞是爲僖子乞事景公厚施于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爲亂荼出奔魯乞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爲悼公而使人殺荼[illegible]乞專政卒子恒代立是爲成子其後悼公遇弒立其子壬爲簡公陳恒復爲亂弒簡公而立平公恒之後三世至太公和纂齊國遂即侯位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

啟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

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淸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

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許氏曰居之行之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而上句尤虛蓋子張問爲大夫而爲政之事爲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當爲之職身任其事則常常存諸心詳思密慮周徧謹審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後職舉而政行此無倦當重看則章意明白○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許氏曰誘謂引之于前掖謂扶之于側獎者譽之也勸者勉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

中葉政由大夫金氏曰魯自文公薨東門襄仲殺赤及視而立宣公季文子始特其知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各一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季氏曰陽貨因季桓子而專其政公山不狃又以費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

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金氏曰)按孺子之子生康子攝主俟其長而退禮也而卽請退此或所以殺之也此所以有奪嫡之罪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許氏曰)達是退一步做裏邊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務張夸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許氏曰)達者德孚于人而行無不得之謂達是行無不得德孚于人推其本而言之忠信二字貼質直二字忠質也信直也(金氏曰)集註內主忠信夫子張務外故夫子之言每救其失前章崇德之問夫子以主忠信徙義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爲言

文雖不同而意則一質則忠實之謂直則眞信審之謂故集註于此章卽以前章主忠信訓之

於接物而卑以自牧(金氏曰)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否自牧下人周是謙下于人然以慮字冠其上欲常思量惟恐有忽略之意所以自牧字微得好如牧牛然常是牵轉不令放逸也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許氏曰)質直自是忠實貞信向前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故須用好義方能進德好字當看又曰達者德孚于人而行無不得是就接人上說所以于人之言則當察之而審其信我之言否于人之色則當觀之而審其信我之行否是用人之言行以自觀我之言行非有邪諂之意亦非有以詭道遇人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

善其顔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許氏曰取仁反質直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〇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

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〇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許氏曰攻人之惡心只散在外況所攻非一人則此心須擾馳逐無時得已于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于薄攻其惡則收斂務內樸遠隱微而不善不能根著流滑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于厚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許氏曰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皆所以救其失也許氏曰麤鄙近利麤就忿忘身上言鄙就攻人惡上言近利就得上說又曰上兩節皆教之以崇之修之之方下一節止語其所惑而不言辨之之說蓋以其所病者語之故此爲惑則推此以自察其餘即辨之之方也

〇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人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

二者之相悖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金氏曰〕遠如字上辭絕遠之遠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許氏〕曰虞廷聖賢之臣固多而獨言舉皋陶者蓋大禹終受帝禪此不惟皋之德最優舜命禹總師而禹之所讓惟皋及帝賛之則曰臣庶罔或干予正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于此正見得不仁者遠意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旣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許氏〕曰盡心以告之固美矣又必所告者盡善可也雖誠心以告而所言未達于理則反有害于仁乃欲朋友之從是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賊夫人而已

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許氏〕曰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誚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金氏曰先當作去聲謂率先之也〕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許氏曰集註分行與事是開說下句則總兩事俱要無倦〕○〔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旣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金氏曰先有司先平聲謂凡衆事且任有司爲之于前也二章相連而二字不同子路以勇爲事夫子恐其易于責人故勉其自己率先之則先當作去聲仲弓以敬治須大子恐其失于煩故勉其使人先爲之則先當作平聲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許氏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註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旣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黃文肅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金氏曰王文憲曰一蔽于小其害或至于此而不難故程子極言之以警學者〕○〔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金氏曰此據孔子世家又按年表陳楚昭卒之年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按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哀之十年也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盍思魯之狂士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于爲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魯若曰自楚反而即在衛則是不可久而久也故皇極經世于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丁巳書自衛反魯則孔子久速之可于此見矣〕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金氏曰〕名不正言不順卽綱常不立爲目逆壞夫子又逆飭發明尤爲明盡名不正則言不順如輙以祖爲禰使國人戴己而爲君使國人拒父而謂之寇何以號令于國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不可說者必不可行則事何可成事有條理則有禮樂事得其序爲禮事得其和則爲樂事既不成則何以能有禮樂無禮則無序而施之也乖謬無樂則無和而行之也忿戾乖謬忿戾則刑罰安能中理刑罰不中理則民難于避就推衛國之類言之則逆父者無罪衛分者自刑民何所措手足此段專爲衛發而所該甚廣下文君子名之決是可言言之決是可行君子發言豈可爲苟且之論苟且之論一行卽名不正言不順而萬事不成矣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

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非義也〔金氏曰〕按必也正名乎是名輒之拒父爭國爲不正也考之孟子公養之說是夫子常居于衛受其餼廩之供矣其留于衛何也夫子未嘗絕人于善彼其知尊夫子是猶有人心也安

知其不可正乎使輒而果用孔子孔子必先泣八倫化導之可則行不可則去耳夫子之留于衛亦是見此一事大害名義或可借是正之亦轉移世道之一機也而卒不果惜哉胡氏之論蓋伊尹之事夫子在衛想又從容正此文公謂聖人行權亦有非常人所可測度者公之立子郢語之于車于郢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眾辱則是謂靈公嘗與卿大夫命之于朝郎名正言順亂源塞矣此亦夫子正名之說也而靈公不悟卒無明命及公没夫人立之又辭此又郢之見幾也郢立于夫人之手即制于南子而事皆不可爲矣况正犯蒯聵之所必爭乎吁此郢之所以爲賢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金氏曰〕所貴學于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爲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能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許氏曰〕交與國令下民莫難于辭令有命出于國中則可集衆長較是非修飾而成如鄭國爲命草創潤色之類至于出使則一人一時應對而國家之榮辱係焉故曰專對必學詩而能之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原缺第五十八葉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
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許氏曰〕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
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
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

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金氏曰〕此富之之實事也制田里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而養其口制里則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而養其體與凡市廛之制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紀綱布也有成
治功成也〔許氏曰〕朞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
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
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
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

〔金氏曰〕高祖自漢王即帝位共十二年孝惠七年呂氏專政八年孝文二十三年孝景十六年黎
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金氏曰〕諸君皆天質朴厚中間呂氏雖專政史亦稱其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雖未免有祿產之變孝景又有七國之禍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及在孝文之世孝景遵業耳故但曰庶乎近之然本文善人已是僅可而文景之證又曰庶乎則善人功效已不如聖人之神速而文景之事又未可皆爲善人若惠帝文帝可謂善人而在位皆不久六七十年之間駁雜處多也○〔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
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
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

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晩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

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金氏曰〕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illegible]此一言如何爾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而[illegible]知在後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其[illegible]

要與喪固多端本原乃在君心所以分夫子此章辭不迫切而語意周密○〔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許氏曰理勝爲直父子相證則背天理絶人倫得爲直乎〕○〔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詹氏曰居處易肆而容常恭執事在外而中常敬與人接物而心無不貫其內外一致如此縱之夷狄亦不可棄則平時平居可知此句統上三事無時無處不如此則人欲無所容心德全而天理流行矣〕○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
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
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許氏曰第一節所事似不能盡爲士之道然行己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註志行所不爲其包亦廣宗族鄉黨稱孝弟是有恥中兩事備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己之全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

可以爲次矣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
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
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
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
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
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

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
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爲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
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敎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
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
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許氏曰集註狂者志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太過則合于中道金氏曰註內二句最備激厲其不及裁抑其太過即進于中道矣朱子曰立志有守狂狷之長行不掩知未及狂狷之病兼其長去其病可至中行矣○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
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
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
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金氏曰〕周禮司巫中士醫部上士故雖賤役蓋執技以事上者此章南人之言重在巫醫夫子引之重在學者集註發明夫子之意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逆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金氏曰〕伯子曰此資質之近仁耳有此質而能加之以學則仁矣〔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金氏曰〕子路勇果氣象行行于切切偲偲怡怡皆所不足故夫子以此告之又分言其用凡重言皆形容氣象

胡氏之說體貼深密學者所宜體認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金氏曰王文憲曰有聖人作用有賢人作用有善人作用善人只就天資上做出無學以充之所以久速不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金氏曰使其心志習于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于金鼓車旗身習于甲冑手足習于弓矢干戈坐作馳驅之節即此一章觀之黃氏謂言兵之技者莫如聖人）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許氏曰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餐為可恥邦無道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恥）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

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金氏曰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問字一時並記二問）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許氏曰克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字上不行則病根尚在于心未除久則病根未免發見故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四者皆私也）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

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
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
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
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
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
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
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
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
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
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金氏曰〕俱不得其死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由也
于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辭也此章述二人
于旣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文定王文

憲以然字喚下句便見尚德之意
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
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
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許氏
曰〕夏禹崩子啟立啟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
太康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
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名后
君也羿窮國之君也羿在堯時善射其子孫亦善
射皆名羿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
河北居于河南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二
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脩民事其臣寒浞
使逢蒙射殺羿寒國名浞其國君之名浞因羿室
而生澆及殪澆卽奡因羿之故地而爲政后相二
十八歲浞使澆弒王王卽后相遂滅夏相之后妃
名緡逃歸有仍有仍后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子少康
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殪浞仕
角反澆五弔反殪音翳
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金氏曰〕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濬畎澮此皆躬稼事
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
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
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
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
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

未免爲不仁也〔許氏曰〕君子固志于仁然仁以全體言存于心無一毫之私應于事無不當于理方得其全君子之心有一毫不在則非全體之仁所謂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〇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許氏曰〕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弟則使供洒掃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于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〇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金氏曰〕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衛太叔亦作世叔如太子亦稱世子也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金氏曰〕按左氏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爲序但左氏首以爲子產擇能者得之今按左氏前後應對諸侯多出子產昔者取印堇父于秦太叔爲令正不獲也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以此知子產能用三子之長雖有三子無子產不可也無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

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金氏曰〕夫子言鄭國之事此爲世爲辭令之條例

〇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金氏曰〕夫子稱子產君子之道四惠居其一耳論其始終之事而又恃以惠爲言蓋舉其重而言之也孟子又謂其惠而不知爲政此又特舉一事而言以示後人爲政之規大抵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自非王佐之才皆孟子所不足如論管仲亦然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金氏曰〕哀十六年傳曰楚太子建遇讒在鄭適晉謀襲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欲召之葉公以爲不可子西召之使爲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白公遂作亂殺子西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與國人攻白公縊寧此事在孔子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證夫子之言也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
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
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
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
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聞
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

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金氏曰本篇兩見史記曰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趙魏晉
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
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
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
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
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
不知人也言此則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金氏曰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紇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莊子
魯卞邑大夫（金氏曰新序事見第八卷或問已引之又荀子曰齊人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又史記陳軫傳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共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卞莊子從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館豎子戰國策作管與）言兼此
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

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
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
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
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
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
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

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金氏曰皆即子路耳目所接以示之臧武仲接問既

近公綽魯孟氏之賢子路卞人莊子其鄉大夫冉求其同門之友皆近其可學以兼之然要又在文之以禮樂故集註特表程伯子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知非正見上註

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金氏曰此設語意明是子路之言朱子以夫子無再教之辭故以胡氏之說爲第二說語錄備後皆從胡氏之說且謂子路遽而自言所以無再致之辭也今當從胡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

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許氏曰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猶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然後言笑取却是時中之行但所言太過不得其眞孔子與人爲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

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許氏曰〕魯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武欲立爲後訪于臧孫紇遂立爲後是爲季悼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子名羯其御豐點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讐臧氏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讐而成其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爲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臧孫既之孟氏將葬借人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十從已而觀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歸防使來告于魯曰紇非能爲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士從已但處事淺耳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其兄爲爲臧氏後武仲遂奔齊此事按左氏或代以紇而爲直意又曰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尚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爲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

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許氏曰〕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就各事皆可推此章夫子就桓文以較正譎桓公行事亦有未全正處但正處多而此文公不同爾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

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許氏曰〕此其辭意皆正也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許氏曰〕晉獻公太子名申生庶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之子名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重耳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及荀息秦人納夷吾是爲惠公後惠公卒秦人納重耳是爲文公〔金氏曰〕初晉文公之爲公子出亡也過衛衛不禮焉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亦不禮焉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送諸秦僖之二十四年秦伯納之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親晉楚令尹子玉伐宋圍緡伐齊取穀申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自南河濟侵曹伐衛衛侯出晉師入曹宋人

如晉師告急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辟之以報楚施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師次于城濮及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晉人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出殺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朱子曰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著得太巧飾飾看來都是博議曰楚與宋皆有德于文公者旅施則當兼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彊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爲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伯業坐視楚之橫行而不較則伯權在楚矣然遂加兵于楚則背惠食言其誰與我于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怒楚之實使兵端發于楚待其先[illegible]而後應之雖敗楚而無背惠之名爲謀可謂

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在于勝楚府天下之霸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可以專伯于天下楚子固倦于兵其很吞而好戰者獨子玉耳不深激子玉之心則深知道而遁雌雄不決矣于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趣之戰也伐曹衛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何爲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于勝楚而不在于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爾孰知其譎之尤甚至于此乎至于退舍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追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毋乃使子玉得假以爲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料子玉于度內明知子玉內懷驁貫之詢急于立功以別恥見吾之退必謂脆敝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退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背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爲其所賊哉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嘗而已哉三日而上原欲自附于王者之師然陵[illegible]慕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自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譎三罪而民服欲自附于七者之刑矣然[illegible][illegible]霸而[illegible]法果王者之刑耶蘇者則用法愛者[illegible]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奸詐術以名王小則如曳桀以誘敵太易編舉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履詳按此章夫子特說桓文以較其正譎桓公正處固多亦未有全不出于譎者桓公之譎易見而文公之譎善譎耳夫子首言晉文後言齊桓蓋因文以言桓桓公特此晉文爲正爾　二

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際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金氏曰桓公殺公子糾事在左傳莊公九年集註節入語極簡要王文憲謂有前賢未發之論履祥按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薄昭言桓公殺弟以安國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之說亦云但二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弑于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而及奔魯也若

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公子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其罪已自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讎桓乎文定何子謂猶今之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然則夫子于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造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況其事辭曲盡見于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之辭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係之齊宜立也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者取弱魯也謂桓公殺之爲已甚矣此則程子呂成公亦嘗言其略矣然則管仲將得爲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然亦二子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謂管仲之非仁故夫子以仁之專功答之使二子之發問也而曰管仲

仁子則夫子答之又必有異矣陳牧斬曰以私言之管仲若負子糾以公義言之管仲則不當讎桓公史氏曰按金氏主意雖與集註不同然亦無悖又兼義理正大而左驗明白盡備一說

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金氏曰此穀梁氏之說所由起然則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語云不以兵車者按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戰也故國語曰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胡氏傳亦曰自山戎以前二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未嘗與大衆出侵伐其

後惟召陵之師責以大義而楚自服兵師雖衆桓公制之以律而不暴楚人請盟桓公接之以禮而不驕此之謂也史氏曰按金氏說以字似彼巧姑存以備一說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許氏曰桓公子糾皆襄公之子時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至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魯亦以兵納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與管仲爲友遂脫其囚薦于桓公而爲相子路疑召忽管仲皆子糾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恐是未能全心德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爲人雖未得爲仁其相桓公恩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金氏曰禮記所謂與仁同功也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許氏曰或問匹夫匹婦之爲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爲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後功既而果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桓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哉子貢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婦又豈可指名後漢書引此文莫忽而言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許氏曰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爲

兄而出于齊難未作之先子糾爲弟而出于無知弑君之後無知弑君子糾在内當討賊報讐而畏死出奔巳爲齊之罪人及雍廪巳殺無知桓公巳正君位子糾反入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管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爲井義齊君赦管仲而用之亦無不可而管仲不當以桓公爲讐故夫子但稱其功而美之

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

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巳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巳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巳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各當其才（許氏曰）仲叔圉即孔文子祝鮀佞而免于世王孫賈專衛權即問奥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論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金氏曰）東漢書引此句作則其爲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金氏曰）按左氏所載當以論語爲正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況隣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
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
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
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
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

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
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
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
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
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
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

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
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
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
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
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
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許氏曰朱
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敷暢詳明而欲君必行己說
則言失之太過是為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為而

諫是為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峯之說則
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學者于三說皆當存心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
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
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
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

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

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許氏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只一年則德又進而化于理心既能化于理則自然覺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爲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矣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許氏曰〉范氏物各止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特舉其大者爾究其極當如勉齋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說方備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

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許氏曰集註此章凡四見學而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兩章意同語意皆欲反而自修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許氏曰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當作民謂是寬愛己身欲苟息禍患之人也金氏曰觀此章之答則知表記以為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或因事而發其言各有所當歟故朱子亦取其寬身之說）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

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許氏曰怨有大小如君父之仇怨也兄弟交遊之仇亦怨也有以不善及于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于仇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朱子答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仁或與其人相遇而其事則随今之事應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置輕重于其間集註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且如我當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之乏如當議論人才評品得失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之私意于其間所謂直報之也又曰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舉者蓋君子之心正故不有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于彼則失于此得于此則失于彼心而有二得為君子乎故夫子不許）○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許氏曰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詞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不尤正下學者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金氏曰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天字似不同上文方言于天而不怨天下文又說知我者其天乎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前是氣化之天後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歟及細玩集註中却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于事上見得理透便是上達天理與我默契便是天知）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金氏曰〕孟獻子之後別爲子服氏歷惠伯昭伯以至景伯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石門地名〔金氏曰〕趙普奉地輿云石門在今東平之境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

〔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金氏曰〕磬編磬也以玉爲之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金氏曰〕此時夫子擊磬必有是聲堅重而節數故有心之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

猶有荷蕢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許氏曰可厲則厲可揭則揭各隨事宜意謂天下可以行道則行不可行道則隱今天下既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流天下爲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于忘世哉又言人若但欲決然去世亦無難矣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金氏曰此章諸錄憂樂之說云是一大題目而未嘗說破[illegible]祥謂聖人之心體用全備未嘗忘天下以爲樂亦未嘗出己位以爲憂但自荷蕢者觀之則以爲有心爾聖人之心如明鑑物自來照荷蕢之心如反鑑不復照物惟其不復照物故反以照物之鑑爲有心爾集註聖人心同天地一段最宜玩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翦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苫茨寢苫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爲倚廬而加以闇[illegible]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金氏曰此章從禮記[illegible]孔子曰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家語尤詳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于周公其義一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

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許氏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學而至于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脩己而至于臨事亦發于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亦心敬而已堯舜猶病者謂堯舜雖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極矣而尚或未能全敬之用不見學者而可不務乎子路言如斯而已有不見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勝者金先生曰脩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脩己兩句敬字亦在其中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金氏曰夫子懲子路之失以示工夫之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人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惟上下一于恭敬則充積薰蒸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即禮運[illegible]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考禮運上文又[illegible]知皆由是出矣此又非說然自守而自能安[illegible]物也蓋性敬則私欲不作心體自明[illegible]所見無所敬聰明睿智[illegible]所以事[illegible]其當物得其情則自然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饗帝見在人物有不可脩者乎許氏曰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于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于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

興之也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五終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印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六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姓輯梓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仁山金氏曰按孔子凡三去衛定公十四年居衛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爲匡人所圍得去適蒲月餘復反衛又去衛適曹適宋遭伐木之厄十五年自鄭適陳哀公二年反于衛因問陳而行復如陳哀公六年楚聘孔子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朱子發楚聘夫子恐陳蔡大夫必不敢圍故集註卽以此章爲去衛適陳之時然或問又依史記至知德者鮮爲絕糧以後一時之言則又猶說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〇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〇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許氏曰四篇言吾道字道是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學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學者須知得然後行得〇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〇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〇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〇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許氏曰聖人之盛德在民上下民感而化之天下自然平治不必有作爲夫子獨稱舜者蓋舜卽天子位承堯治平之後如平水土誅四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卽位之後無所事爲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比他聖人尤不見有爲然恭己之

容惟聖人爲能盡爾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許氏曰）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夫子惟教之修其在己者則自然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修身之事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前日又曰子張請問者三學干祿問達問行皆務外之意夫子皆救之以自修以此觀之學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

全不是了學亦必不能成若但一面向以爲善爲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學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自能行

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

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許氏曰）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爲之用以懸佩在裳上衣內衣上加以大帶用繒爲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是也

書之欲其不忘也（許氏曰）子張恐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體參前倚衡之意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許氏曰）集註鞭辟辟音闢闢也鞭闢猶前驅者以鞭攔約人使開而一邊也兩旁視之則爲近裏此蓋洛中方言著己切已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

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

也許氏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殖謀放弒伯玉行從近關出其合於禮乎○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

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許氏曰賢以事言是大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蹈道積德而自修者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金氏曰此古曆也沈括曰今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但以冬爲亥子丑春爲寅卯辰不必因斗建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

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許氏曰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專以北斗之柄爲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即指之意也指子爲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爲丑月是十二月指寅爲寅月是正月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
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
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
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
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許氏曰周冕之說其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制衣服而天子衮冕之服十二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畫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繡於下裳至周時升日月星辰

於旗上天子之衮冕則十二旒十二玉服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畫於衣藻一粉米二黼三黻四繡於裳鷩冕則九旒旒亦十二玉服七章以華蟲爲首而繪四於衣繡三於裳毳冕七旒旒亦十二玉服五章以宗彝爲首而繪二於衣繡二於裳希冕希希凡反五旒旒十二玉服三章以粉米爲首繪一於衣繡二於裳玄冕三旒旒亦十二玉服一章惟繡黻於裳凡冕衣皆玄裳皆纁玄黑色纁淡黃色其諸侯之五冕大夫在麻冕章又曰龍畫爲三龍二青一白白升上青降下衮即龍也山畫二山形華蟲雉也亦名鷩爲雉形火畫火光之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也宗廟之彝六其一畫虎其一畫蜼今於不上畫虎彝蜼彝名一虎蜼皆毛物毳即毛也藻爲木藻形粉米如粟米堆積之狀粉白色也黼白與黑色也以白與黑色同成斧形黻青與黑二色爲兩己相背亞其義則龍取其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取其鎮重華蟲取其文章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illegible]虎蜼者虎取其義蜼之形如猴兩鼻孔向上尾長而兩歧天雨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岐塞鼻孔取其知今畫彝於衣只是取其事宗廟之孝藻取其潔米取其養人斧取其斷黻取其向善背惡名衮冕爲起於龍也鷩冕始於雉也毳冕始於毳物之虎蜼也希冕希刺也刺音七惟一黹兩繡繡多故曰希玄冕爲止有一章與玄同也

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
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
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 許氏曰鄭衛二國之樂皆淫邪亡國之音也今夫子獨言放鄭聲者絕其尤甚者也文公詩傳於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四十有一言淫奔之詩七之五則鄭之淫有甚於衛故夫子獨絕之 佞人卑諂辨給
之人○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
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
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
發此以爲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 許氏曰顏淵才大故夫子教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代禮樂以授之治天下亦惟此四句而已提其大綱則他事皆可推度隨時合宜 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

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邢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金氏曰〕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蘇氏之言本此集註引此似但說地之遠近不說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止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文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許氏曰〕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間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金氏曰〕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金氏曰〕用止僖文二公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

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
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
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
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
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許氏曰過
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了時却把節文行去又
欲以遜順之道行出成之必在誠實盡此四者方
成君子先以理處度合義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爲
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截定自行上說知

又在此先○〔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
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
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金氏曰此章本註進步伯子重上又說雙重
君子義以爲質〔制事之本〕禮以行之〔必有節文〕孫以出之〔必以退遜〕○信以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
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
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亦不病人之不已知
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
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
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
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
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
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
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
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

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金氏曰〕漢書文景紀賛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朱子於此章舊得其意後得漢史引此以見不易民而化之意遂証其說然勉齋黄公觀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又爲此句雖得簡潔然宜補說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爲簡明○〔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許氏曰〕婦人之仁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暴言君子行事當爲卽爲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沉潛縝密不可輕於果決不能審此二者則敗大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雖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許氏曰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知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已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許氏曰君子所謀者唯欲明道耳不謀食也况貧富貴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學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自有得祿之理存其間故曰學也祿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許氏曰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爲私欲所間下文莊涖動禮是接物處上兩句明明德之事下兩句新民之事又曰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却在知上說開雖知此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此章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涖動禮皆守之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

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稟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

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金氏曰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蓋亦夫子此章之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

節之

師冕出于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金氏曰〕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此篇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金氏曰〕顓臾風姓太皞之後今沂州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寰宇記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故漢顓臾縣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爲顓臾縣正觀元年省入費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東蒙山名〔金氏曰〕寰宇記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故曰東蒙　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爲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

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許氏曰〕禮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大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實侯國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宿爲政作三軍與叔孫穆子豹孟獻子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子弟之半復以子弟之半歸公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各有一軍家屬皆盡征一無所入於公而貢于公註隨時獻公而已　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

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金氏曰）此馬融之說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又家語晉人覩宋章子

巳云云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又左傳昭三年仲尼曰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夫子屢援其格言則周任之賢可知矣

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金氏曰）說文云相省視也地之可觀莫如木然其義不通按瞽者憑人視以為目憑人扶以為杖故相字從木目因此凡扶翼人者亦皆名相

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

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
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
罪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金氏曰〕遠人泛言他國下文謀動干戈於邦內則顓臾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視顓臾爲遠人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
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金氏曰〕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

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牆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疎可以通望內外如漢罘罳之類是也蕭牆之內言變起於門屏之內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
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
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
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寡魯以肥三家也〔洪氏
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
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
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
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征伐陪臣家臣也逆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金氏曰〕宣十八年襄仲之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公薨季文子逐東門氏子成公立十八年子襄公立三十一年子昭公立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遜于齊三十一年薨于乾侯定公立十五年薨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
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金氏曰〕按
宣公之薨季文子逐東門氏已得國政但以其忠故稱爲賢大夫至襄五年季文子卒其子季孫宿

繼是爲武子十一年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襄二十三年季武子謀於臧武仲立紇後爲悼子悼子卒意如立是爲平子昭五年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宿盡征之昭十二年昭公欲伐季氏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不克孫于齊又如晉欲去季孫不克薨于乾侯定五年季平子卒季孫斯立是爲桓子陽虎因桓子殺逐季氏之臣七年陽虎御桓子將陷之于齊師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孟氏以免陽虎劫公與武叔攻孟氏弗克出奔〔許氏曰〕孔子時不但公室衰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强矣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彊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祿去公室五世圖

魯隱公 春秋之時諸侯尚彊有王
桓公 諸侯漸不如有王
莊公 齊桓公始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閔公 齊桓公霸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欲霸不成晉文公霸
文公 晉襄公繼霸
宣公 魯文公卒公子遂殺子惡及視立宣公祿始去公室
成公 晉楚爭霸
襄公 季武子始專魯政晉悼公復霸相彊楚諸侯之大夫漸主盟會三家分晉
昭公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定公 晉楚皆衰中國無霸大夫之家臣執國命
哀公

政逮大夫四世圖

季友
季文子 行父 季友孫
季武子 宿 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既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悼子 紇
季平子 意如魯昭公伐之不克出奔死於外平子專魯
季桓子 斯爲陽虎所囚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

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許氏曰〕醫書以血爲陰而行乎脈之中爲榮謂榮養乎身也氣爲陽而行乎脈之外爲衛謂衛轉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然心則主乎血而志爲氣之帥故知養其性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已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早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秖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

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
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
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
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金氏曰〕天
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
人自稱曰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

亦比小男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
爲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臣民之上而比於繼體之
君
矣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金氏曰〕陽
貨初事季平子平子卒定公五年九月囚季桓子逐仲
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逐公父文伯
秦遄六年又盟公及三桓於周
社盟國人於亳社八年遂作亂 欲令孔子來見已
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
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
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
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
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
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

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
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
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
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
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
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
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
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許氏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爲聖賢稟得濁駁者而生爲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卽是理理皆是善而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遠爾若得清者必好學必至於聖賢得濁者好學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學則爲小人卽下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肯學亦爲小人之歸）○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金氏曰當從此說））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金氏曰武城在今沂州）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許氏曰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爲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許氏曰在上人好禮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愛人在下人好禮樂則心和順知下事上之道故易使子游之絃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焉用牛刀者之故以此言及以爲戲）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illegible]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金氏曰】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定五年爲費宰其後據費以畔季氏其名孔子當在此時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國人

追之二子奔齊後又奔吳哀公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公山不狃曰君子不以所惡廢鄉吳子問之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弗擾始末如此又按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以前後觀之不狃蓋陽虎之徒孔子不見陽虎而欲從不狃之名但不狃前後猶有善意必其貪亦尚可與語若陽虎則剛惡之人無一善意宜不狃之意足以感聖人而陽虎不足以動聖人也又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叛趙氏皆家臣叛大夫也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許氏曰】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欲遷善亦未可知或能遷之爲善亦有可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弘雖人亂邪必不爲惡人所染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起待惡人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時必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

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金氏曰】下文意只心存心之德常存理得事之理不失兼體用專言之仁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許氏曰】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廣則能容衆故衆亦向之信實則不爲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訓不滯而疏通故行事有

所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者但所至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爲仁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金氏曰史記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註引孔安國註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索隱又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濮陽西故中牟今在東京西七十里河北中牟未有所考又世家曰簡子名鞅者晉卿實非晉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 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金氏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爲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爲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爲大夫畔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爲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夫于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爲則聖人自是爲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爲則聖人仕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强之又豈足以拘之哉此皆聖人有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

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許氏曰聖人處世無可無不可無不可同謀之人亦無不可遷善之人故欲往于路但能有可有不可未能如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有此言孔子以堅白匏瓜曉之磨不磷方可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之白若不能如此豈足爲聖人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
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

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許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數十世至文王辟國寖廣使周公爲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之國中者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豐爲雍州之地於地爲西北而德化流及於梁荊等州皆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修身齊家之事故爲詩之首篇而學者必當學之也]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許氏曰）厲是僞也荏是眞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此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已有是自棄其德也（許氏曰）本註聞善言不爲已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塗說於人則是逃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乃自棄其德爾○（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許氏曰）圈外王氏引大畜象辭而曰塗說則棄之矣王文憲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是隨得隨失乃棄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金氏曰）許昌潁昌府也胡文定公安國少長入大學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彊識致日明胡氏寅文定子故得聞裁之此言而引之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

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金氏曰）王文憲曰古是氣質之偏疾也今是習俗之變則惡矣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許氏）曰狂矜愚氣質之偏而爲疾也肆廉直疾之未大害於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爲惡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

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耻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金氏曰〕五穀惟稻以水種比諸穀爲甚軟程子曰錦即今之綾也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金氏曰〕宰我子貢皆在言語之科然子貢善問而辭饒宰我辭文而意拙若此問當在其始學之時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許氏曰〕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

後能起三日而殯然後食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朝夕哭泣無時三月而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方卒無時之哭而朝夕哭期而小祥始食菜果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後方飲醴酒食乾肉復寢醴酒薄酒也乾肉淡味薄者也復寢入室中臥惟其禮如此其至故宰我疑以爲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今日世俗居喪今世居喪與平常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十年亦於事無相妨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許氏曰〕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俛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井有人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耳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金氏曰〕說文烏曹作博烏曹者夏后氏臣也本名博陸後曰六博古又有博經一卷所謂六博得鷄呼盧者是 奕圍棊也〔金氏曰〕路史云丹朱鶩狠媢克兄弟爲鬩器訟嫚淫帝悲之制奕以閑其情也按字書云堯造圍棋丹朱善之蓋朱晝夜頟頟罔水舟朋淫故帝堯作圍棋以易之使之心有所繫而不爲惡然堯之明思每制一物便有深遠思致只如圍棋雖曰戲具有無窮之變沈括謂書萬字五十三方得已止也其局數一萬字是萬萬一萬字已是萬萬〔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金氏曰〕漢書遊徼謂巡察盜賊也邏亦謂徼謂伺察夷狄侵盜也 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

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金氏曰〉莊慈二字竊補文意而實在文意之間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許氏曰〉學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爲學乃能有成至於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修如何治得人於四十德不成無可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才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學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便不學或壯年皆未及學於四十餘乃發憤好學亦不妨亦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只是教人及時早學耳

〈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金氏〉曰按書微子篇微子所以自處者不過曰吾家耄遜于荒謂欲遜于荒野也箕子所以處微子亦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顚隮則亦欲其遜出而已而孔安國乃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背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左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啓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說者也夫武王伐紂耳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事勢無復可何廢皆立明之節然實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微而顚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譏之甚乎故文憲王子謂而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矣必不加兵伏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于繼則國家乃其責故而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請罪爲武王悖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遷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葬百爾恩禮擧行悉偏而求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追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於箕子比干俱以死諫佀比干辱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爾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奴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

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與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巳而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年誣罔聖賢之論故集註不取奔周之說則意可知矣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許氏曰）殷紂無道有致亡之徵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恐遂絕其宗祀且始者其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必爲紂所疑紂惡之極必殺微子故箕子曰我舊云刻子於是遯于荒野意謂既不致其君有殺兄之惡者不幸而殷亡身在或可承其祭祀比干爲少師以謂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極諫紂怒之剖其心

箕子爲父師其諫固與比干同而紂偶未殺而囚之見比干諫而死欲極諫之恐彼殺而稔君之惡於是佯狂而爲奴微子欲免君殺兄之惡爲愛其君以存宗祀爲愛其親仁也比干殺身以盡其職爲愛其君亦仁也箕子恐陷君於多殺諫臣之罪亦仁也三人用心處事雖不同皆是欲全乎心之德盡乎愛之理（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金氏曰）古者民朴少學而習文史有才能者署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以士爲之其長則爲士師後世遂以獄官爲士師魯齋王氏曰舜命皐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訟者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

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金氏曰）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

十年一共起而用之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
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篇謂季桓
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
桓子之用捨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
取其二季氏畀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得之君而
欲用孔子豈能遠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
豈肯遜巳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之五年季平
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乃執桓子因之辱之於
晉陷之於齊齊師且盟且詛八年又將享桓子而
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
亦自不可支矣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爲止亂與衰
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巳而政聲四達郤
齊而歸之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
家之彊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帥費而郈侯犯之
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本非公室之使而三都
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費矣故仲孫氏始墮
郈墮而季桓子墮費巳而孟孫氏不肯墮郕邑之
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

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
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巳墮其二則
成之不墮固亦未害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
國方治而齊人乃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
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
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
孔子學不幾於見戚乎是術必得其間矣季氏權
臣也桓子捨巳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彊
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積之振起
今紀綱既定外侮既郤魯既治矣桓子豈甘終於
自紬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行以爲不引之
故其信任之意必巳將衰爲未敢驟舍孔子而孔
子願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從之大齊
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非可有國者
固不可陷也爲鄰國所規也使桓子而猶惟夫子
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巳非矣而又待臣荒婦其中
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爲
膰肉不至而行也而此篇則爲爲女樂蓋孔子之

行決於此而特獵於膰肉爾孟子曰孔子爲魯司
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
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夫郊之必致
膰於大夫覺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莫必
有日矣夫使其致膰宿發禮也所不致是順然踈
郊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之出處本末
事情也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
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
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巳而巳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金氏曰輿莊子一本又作與
同音餘楚人姓陸名通皇甫
謐曰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
之不應與其妻共隱又列女傳曰楚接輿躬耕以
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
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
輿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
遺之哉門外車迹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
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
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
惡我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
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
爲衣操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
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
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
之夫負釜妻戴經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
楚詞云接輿髡首集註云接與後自髡又莊子載
其歌鳳何甚多然出於附會亦皆但當以論語所

載爲正蓋知尊聖人而嘆其衰知愛聖人而憂其殆而不知聖人之中道也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二人隱者金氏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蓧丈人皆以其物與其事名之不得姓名之與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名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偶耕於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蓧丈人之云爾昔嘗疑二代之末隱者甚衆二人偶遇夫子而知之其不聞於世者不知其幾矣何文定曰二人亦非常人爲其氣槪大故自有與聖人相感名處王文憲曰㓜齋當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抉起沮溺等人俾知老先生得運用天下之機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許氏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譏子路

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許氏曰而誰以之以猶與也丘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二字可通互說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

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illegible]

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許氏曰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為無君臣之義荷蓧使二子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廢之此兩句撮工也字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為大長幼在下既知其次豈可棄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子

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爾當今天下道之不可行我已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又曰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衆人言義言自已也今日道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我之義爾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此章舊點似調章旨若將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覺意明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洪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許氏曰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決裂此情則所用者皆發於人欲之私情也此二者皆惑

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太伯同竄荆蠻者〔金氏曰〕史記吳世家曰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乃奔荆蠻爲吳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左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吳國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史又曰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乃封周章弟虞仲蓋周章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夷逸朱張

不見經傳〔金氏曰〕按夷逸不知何人說者以爲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夷逸然當自是一人或不知其姓名以夷逸號之耳朱張邢疏云王弼謂字子弓卽荀卿所稱仲尼子弓者履伴恐卽周章武王求之而不反故亦之逸民今亦不敢爲一定之說謂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許氏曰〕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卽堅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爲非諫之不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祼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許氏曰〕此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爲最虞仲夷逸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是失簡皆不可曉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汚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金氏曰〕降志辱身不羞汚君不卑小官少連居於東夷之類不枉己求合如必以其道不自失焉居夷合禮之類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

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許氏曰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飯魯用天子禮樂其君必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金氏曰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與安祿山之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青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尚能如此況識先王之正樂者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決不肯舞八佾於季氏歌雍於三家爲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金氏曰施開元本作弛餘孟蜀石經也）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金氏曰子貢子夏雖詳而記子張之言在篇首故以名篇）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許氏曰此為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體[illegible]子言行已有恥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illegible]已矣似乎大狹故集註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王文憲曰死生得喪是名檢上大節居喪奉祭是人倫上大節）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金氏曰德孤出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謂敬義並立而德不孤單也）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許氏曰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學者可以為法子張之言太寬謂於人何所不容必成德方可德未成而不擇友恐有友不如己者之失德已成而不容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太峻何所不容大寬學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金氏曰）農如許行為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圃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郵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筴傳略存一二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金氏曰）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金氏曰）集註前篇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以此例之則仁在其中者亦是此章言學問思辨之事而仁在其中蓋謂從事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也中庸力行為仁力行近乎仁而孔門問仁者夫子皆於行上告之如答顏冉樊遲可知○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蕭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許氏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日是四事然博學而又須篤志於道志不篤則博學為泛濫問己切又須就近而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博學又須切問篤志又須近思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illegible]（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貢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illegible]

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金氏曰謂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律闌入法漢書內之闌中闌若今勿闌也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許氏曰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爲輕事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金氏曰洒掃凡曲禮所載糞之禮與少儀弟子職所載洒掃布席之節皆是應對凡曲禮所載名稱辭令及錢禮少儀所載禮辭皆是應假借去聲進退儀禮曲禮少儀所載升降上下拱遜拜跪之儀皆是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金氏曰區字從品猶言品類也如區

分區畫皆是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金氏曰古書於怠惰等字皆從心獨倦字從人蓋指及人之怠而言也故論語曰誨人不倦孟子云教不倦與倦字指怠於教人而言所以集註正作倦說集註先後指本末之深淺而言程子先後指教者之次第而言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强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終始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許氏曰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事上教故着實而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

至臨事時竟做不去小學洒掃應對事也大學正心修身之類亦事也大小事皆有至理存焉只隨事窮理然事有大小學問有淺深教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子游謂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下學之事而不教大學之事子夏氣質篤實其教人亦皆務實故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以何者爲先而傳之何者爲後而不傳事之大小亦如草木以類而分別其大小瞭然在目前學之淺者但可教他行下學事學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學而未有見識繫把大學事教他曉不得行不得乃是評閒他而已皆于教人之道豈可誣關若曰小大事徹頭徹尾無不由盡惟聖人能之又曰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釋始卒本末是開前本末字謂聖人應事本末兼該前後如一非學者可到也又曰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洒掃之末不即舉大學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未嘗識子夏教洒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有不教以大學也集註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末專就事說本主就心說蓋大學行之之目有八而誠意正心爲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即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爲之末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此古人之學所以貫而先後次序自不可驗集註如此視貼說可謂極精而朱子之意皆粲然可見〔許氏曰〕前段本註分經文本末字謂本大學之事末小學之事本註第二段兩本末字及圖外愚按下四本末字皆是以大學小學言但從于第四條兩本末抑是以理爲本事爲末所當然末也所以然本也讀者試思之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許氏曰〕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有故學者皆當循序而學之不可貪慕高遠而忽淺近如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徇得於高遠而有處容斷絕之

處於理之全體有缺矣故君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金氏曰〕王文憲曰謹獨二字最密至微處照對不到理便間斷〔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云〕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金氏曰〕程子此章發明聖賢閫奧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許氏曰〕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二字洒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慎獨則將應事之際存此理也精義入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圖是聖賢之能然洒掃應對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曰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言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條全以事言正是本文本末兩字洒掃應對末也聖人事本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金氏曰〕此章先言仕蓋本爲仕而不學者設當時多是世族子弟未學而

仕者亦有學未成爲貧而仕者如所謂抱關委吏之類優謂盡其事而有餘暇也下句因上句而交發集註下文驗二字最妙資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熊氏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王文憲曰〕兩輔字釋並字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金氏曰〕左氏所載及夫子所言加於人一等大學傳所引孟子所引其賢可知集註指獻子賢德二句而後不改者可以爲孝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金氏曰〕喜者得獄之情快己之察也哀矜則生寬慈喜則生深刻〔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許氏曰〕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飢寒迫身不教則

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飢寒之迫則無所不爲矣故君子爲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爲能而自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

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許氏曰〕大可為化不可為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於化也所以下面著故曰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王文憲曰〕立之道之綏之動之此聖人感之之妙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此天下應之之速　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

〔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金氏曰〕夫子之不可及一節言聖德之體高妙也夫子之得邦家至不可及也一節言聖德之用神速也體人所難知故又指其用言之然得邦家謂其得天下國家而用之也惜乎夫子未嘗得邦家而用之而神化之功不見於斯世然雖窮而在下而一二用處亦可以窺見矣〇〔謝氏曰〕況

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許氏曰〕堯伊祁氏帝摯之弟年十五封為唐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居位七十載欲遜位于有德於是四嶽舉舜命之為百揆此時洪水九年舜即舉禹平水土堯七十三載已八十九歲薦舜于天使攝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一百載堯乃殂落堯在位共一百年壽一百十六歲舜姓姚氏虞國名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嶽薦之於堯為百揆三十三歲即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三年之喪畢六十三即天子位命禹為百揆三十二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于天攝天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易流於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為欲所昏故微精則察其人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歲而崩與居攝共七十八年一百十歲　咨嗟歎聲〔金氏曰〕咨者古文尚書並作資蓋資用資命之意如所謂咨十有二牧曰則咨非嗟也所以集註總作咨命之辭

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金氏曰〕執其中此授以治天下之要訣也聖人治天下唯洗此無過不及之準爾然此章不見於書王文憲謂此尚書之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許氏曰〕禹姓姒氏崇伯鯀之子舜舉之於堯平水土爲司空三十二年而爲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𠂆切予善人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許氏〕曰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雖存而君亡爲之立君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
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
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
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
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
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
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金氏曰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爲一篇題曰子張問
許氏曰因民之所利如農并而欲耕田而食不遂耕種之時使之衣食足恩惠自然及之不至廢其
財擇可勞而勞如四時莫猶補述蠡賊皆是因民之事以道使之何怨之有凡人欲必至於貪財貪
利若欲行仁便可以得仁非是貪無衆寡小大不敢慢但循理而行出於自然則是泰而非驕正衣
冠尊瞻視不色莊人自然畏之但不可使人不可近如此不至於猛金氏曰君子不畏衆而弱寡不
重大而輕小視之如一無一敢慢者是不驕也君子臨民以莊蒞以嚴敬持己非以此加人也故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
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
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
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
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
非爲政之體金氏曰有司掌財之官敢支俟命不敢自專者此有司之職非爲人上之

體也遲疑斬吝致僨非小此段說政令刑賞此一句是說賞所與雖多人亦不
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
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許氏曰上人能教之不至於犯法則可不教之而至於犯
法却刑之則是殘民凡歛賦及起役之類當先出號令限定幾時則民自然去辦集號令不豫及期
却更逼迫則害其民三者皆是急迫之惡出納吝是悠緩之惡上三惡重下一惡輕○尹氏
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
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

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金氏曰論語二十篇格言多矣至此篇言帝王相傳與爲政之略而又以此三言結之蓋切要丁寧之語中庸之篇始言一理中散萬事言至誠之道至聖之德可謂詳矣而末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以推至其極亦是如此又論語起止都說君子語錄亦每拈起並說皆謂篇首君子是盡其在我源其在人篇末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守人而知不得命分則無以爲君子矣

新刊與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六 終

孟子序說

列傳曰孟軻〔趙氏曰〔仁山金氏履祥曰趙氏後漢京兆人名岐初名嘉字卿後避難四方改名而字邠卿示不忘本土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之察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以俱歸藏複壁中註孟子〕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金氏曰魯桓公庶子慶父字共仲莊公弟也莊公薨哀姜欲立之慶父弒閔公奔莒成季立僖公以賂求共仲於莒歸及密乃縊僖公成季不絕其後立仲孫氏古者嫡長稱伯庶長稱孟共仲於莊公則爲仲於叔牙季友則爲孟公子不敢宗君而爲諸弟所宗故不稱仲而稱孟曰孟孫氏孟氏子孫其後多賢如傳子敬子獻子莊子敬子皆大夫而孟子乃孟氏後人〕賢漢書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金氏曰軻車軸也字子車孔叢子作子居以音同也一說字子輿但說者以曾子字子輿故不以稱詳見論語二省章〕孟子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

東書文庫

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金氏曰東漢以明經設科趙氏習見故有通五經尤長詩書之說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

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金氏曰按史記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乃齊宣王之七年明年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湣王立燕噲之七年乃湣王之十年但書噲子之皆死而並不言齊伐燕齊世家亦不言及伐燕事史記年表世家兩無明文而孟子爲最詳其大詳見戰國策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代百金聽其使人遂說燕王以國讓子之老不聽政顧乃臣三年國內大亂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不克諸子謂齊宣王因而什之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文公語錄按通鑑移十年考異無他據按溫公考異於此時之年大抵以竹書爲正而不盡及年表竹書魏惠王之三十六年未卒明年又稱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呂成公謂竹書記前代事雖多訛謬然其書戰國時事必可信也況是魏國之史其書魏國之年必實於史記年表矣年表於魏年既誤則其於齊年安得盡無所誤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故履祥以爲伐燕之事雖徵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爲是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爲祭酒宣王伐燕即蓋荀卿爲宣王諱過後見湣王之不善故以伐燕歸之湣王文公嘗謂孟子爲孟子諱故以湣王爲宣王愚亦謂荀卿爲宣王諱故以伐燕爲湣王當是之時秦用商鞅金氏曰鞅衞之諸庶公子也少好刑名之學周顯王八年西入秦因

嬖人以見孝公定變法之令廢井田尚詐力嚴刑罰秦國大治强於天下封之商於號商君三十一年爲秦惠王所誅楚魏用吳起金氏曰吳起衞人善用兵周安王之時魏文侯以爲將軍擊秦拔五城安王十六年武侯疑之奔楚悼王以爲相平百越幷陳蔡却三晉伐秦諸侯患楚之强安王二十一年爲楚宗室大臣所殺世有吳子兵法齊用孫子田忌金氏曰孫子名武齊人有孫子十三篇用於吳死後百餘歲有孫臏生阿鄄之間亦孫武之後學兵法亦稱孫子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周顯王十六年齊威王用田忌爲將孫子爲師救趙破魏後又救韓破魏孫臏以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金氏曰〕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人望比昌黎唐吏部侍郎宋朝封昌黎伯從祀諡文公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金氏曰〕荀子名況字卿趙人仕齊三爲祭酒作書老終後或作孫況

者避漢宣帝諱楊雄字子雲蜀成都人作法言又日擇如擇善之擇不精謂辨不到恰好處不失之淺則失之差詳如詳明之詳謂說得不透徹也惟其擇之不精明故其言之不詳明朱子曰孟子見道理十分極至十分透徹〔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金氏曰〕昔嘗問於何文定曰原道篇未有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云云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以止斯吾所謂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則其所謂以是傳之者即是上文等事而程子云必有所見不知所傳者何事則是所傳文在上文諸事之外文意恐不然恐是程子據事倡黎太深文定曰只上文諸事須是區處恰好方是可傳朱子說道理多說恰好處前聖做得凡事到恰好處到得後聖又見得此恰好處若合符節雖相去五百年到得恰好處則一般便是以是傳

之曰王文憲曰恰好處是堯舜所謂中○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金氏曰〕又曰語見韓文讀荀子篇大醇者謂其大綱知尊孔氏崇正道與其宅諸子不同耳小疵者謂其內却駁雜也〔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金氏曰〕大是言其規模之大傳是言其節目之詳徧觀其大盡識其詳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金氏曰〕分處諸侯之國如子夏居魏子貢居齊澹臺滅明居楚惟孟軻師子思而子

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子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金氏曰〕大經大法謂禮經及五經之類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

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旣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敎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敎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金氏曰性非所先見六一文集答李詡性論第二書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聖人之

所罕言也云云）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七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秦生輯梓

孟子　朱子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仁山金氏曰】周顯王二十九年秦公孫鞅大破魏軍魏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魏都安邑至此與秦界河迫不可都故徙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地是僭稱王謚曰惠【白雲許氏曰】梁惠王魏武侯子名罃周烈王五年魏武侯卒公

子罃立其元年則烈王六年也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當罃之三十七年罃與齊威王會于徐州以相王考異謂爲後元年大事記顯王十六年當罃之十八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後齊敗魏而齊亦稱王於顯王三十五年又書曰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今按顯王三十三年當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尚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他日論集諸書之時追書爾當從大事記爲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徐音衍相思將反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金氏曰】按鄒氏聞見後錄入有非孟者謂孟子每云不見諸侯而其書首云見梁惠王此固婉侮之辭亦是不曾看史記史記云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邢疏引此北上見之遂又謂孟子至梁鄒衍淳于髡爲從史記列傳稱鄒衍後孟子又云就惠王郊迎鄒衍尊禮如此豈孟軻所於齊梁間哉則梁惠之尊信孟子反不如衍此孟子道所以不行於梁也又傳雖稱客有見髡於梁惠王者然不云孟子見之也集註別史記是補孟子書之缺以知孟子之見梁惠王應其禮幣之聘爾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金氏曰】叟字當作叜北山何文定謂當連下文一句讀之又梁惠以叟稱孟子古人尚年以叜老爲相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金氏曰】心之德是專言之仁愛之理是偏言之仁此是兼

體用說訓詁見論語集註第一篇第二章下但此章從全體上說故首曰心之德論語是從孝弟上說故首曰愛之理集註立言精密類此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金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亦兼體用說朱子說義理體用渾圓橫豎該備學者所當細玩王文憲曰孟子本是分義利對言然必曰仁者非仁做不得義出也【白雲許氏曰】仁專言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體而義用孟子是專主於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體用朱子訓詁皆兼體用說心之德心之制是體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仁行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合體用愛爲用其理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徧天地間物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白雲許氏曰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夫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三百十六里有畸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說者不可以辭害意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許氏曰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饜固是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而語意自分兩節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其國危矣言王好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之而好利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唯取升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外取於上如此不已必至攘奪壞亂而國隨以亡則是君始好利終於自亡其國此理勢所必至然亦告君之語也萬乘之國至不奪不饜又言好利之弊成弒奪之禍皆下取乎上文侯斯與韓趙分晉即惠王之祖也此其明驗爲君而好利禍害之烈可畏如此一言君好利必亡其國二言好利必下褻其上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金氏曰自周衰以至戰國之世惟知利之一字故紛亂至此孟子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首須拂去此一字方可說其他事理孟子功不在禹下者即此類也但所以行仁義之事惜梁惠不能再問下諸章詳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

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
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
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
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
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
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
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
此聖賢之心也〔金氏曰〕拔本塞源語出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子首格君心掃去利之一字如拔木之根使不復生塞水之源使不復流則禍亂息矣〔許氏曰〕君子利已之心不可有利物

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舉攻人利已之心絕利已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已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〇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
亦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許氏曰〕聖賢告人非法語之言則巽與之言故孟子與時君言皆是道機軸前章法語之言此章巽與之言也後多放此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
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
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
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一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
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
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
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
中有沼也〔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

觀爾蓋非所謂七十里之囿也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祭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兎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也文王繼即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遷都於酆又三年而遷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卅年卽號矣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兎之常制也
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
潔白貌〔許氏曰〕鶴與鶴鳥之鶴不同音涸者禽名在鐸韻音學者潔白貌在覺韻此章字音
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
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
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許氏曰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都在春風和氣中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咸動處物且如此於人可知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

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與亡乃其效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

金氏曰魏地在西河之東故分今河中之地謂之河東大河至華陰折而東流故溫懷之地謂之河內一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為河內今河中府是此獨以魏地言也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

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如左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鼓進金退也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中冬教大閱帥其民而鼓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illegible]鼓行鳴鐲車徒皆

行三鼓振鐸羣吏弊旗車[illegible]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illegible]徒趨坐作如初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夫鐸大鈴也振鐸者搖鐸也振鐸者以手掩其上而執以振之其聲鹿鹿然也是鐸兼主進退但其聲有不同爾鐲鉦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鳴之而車徒行則鐲亦主進也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故鳴鐃而軍卻退也大抵鐲則進也鐃則退也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鐲直角反鐃女交反又曰棄甲曳兵謂戰而負者

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

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
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金氏曰〕喪平聲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
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
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
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
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

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
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
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
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金氏
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爲一井八面皆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八家同養公田又於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然尺有數等周尺以人中指中節爲寸人有上中下不同則以中人爲度一尺約當今浙尺八寸則百畝之地全無多地當自別有地尺若衣服針炙則以人尺爲度爾古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尺步計之則古之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
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
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

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
不得食也〔許氏曰〕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周之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許氏曰〕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者也萊謂休不耕者也疏謂餘夫皆有田廛是備後離居之法至此則
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
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

爲悌〔許氏曰〕庠序之教致以人倫於其常教之外中又於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

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金氏曰〕古者道路之制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風俗敬老如此則尊君親上可知矣凡此諸節皆孟子勸梁惠王以行仁義之實事也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

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許氏曰〕後罪歲應前兩凶字塗有餓莩不知發應前移粟由此而知所移乃民間之粟未足以濟河內之民而先已病河東之民矣況有餓莩不發猶是吝己之財狗彘食人食則必至斂無藝而傷民之財矣中兩節教之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歲有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荒不待移粟移民而民自無飢寒近者悅而遠者來矣何患不加多哉　下章率獸食人亦此意而極言之也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

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金氏曰〕王文憲曰疑孟子者以其不合勸諸侯爲王故程子著此語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金氏曰〕王文憲曰此章宜與上章合爲一章王言天下之民至焉一句故發承教之言孟子亦因以終其說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
而食人也
厚斂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
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
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
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
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
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
無後也〔許氏曰〕孔子惡作俑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爲此言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殉之當周釐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殉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爲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不謹孟子因此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
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
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
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
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
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爲民父母行政
殺人以梃與刃 殺人以刃與政 ○無以異 此謂均爲殺人 作俑無後 此不可
庖有肉而馬肥 民有飢而餓莩 ○不檢恤 此謂以政殺人 使民飢死 如何而可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

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
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
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金氏曰〕成王封弟叔虞於唐至燮父遷晉水之地因名晉其後曲沃奪宗至文公以來世爲盟主末年六卿分晉自相兼幷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爲諸侯謂之三晉而魏爲大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
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
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
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許氏曰〕易猶淺也此金先生說蓋耕深則土疏通而苗易發達耘淺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

而樂於效死也〔許氏曰〕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語意正同不是等待大段閒暇了然後去修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金氏曰〕王文憲曰孟子非不用兵必如是而後可爾〔許氏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答晉國天下莫强一語王如施仁政一節是方百里可王之實功彼奪民時正指齊秦楚王往而征之一節是洒死之事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〇〔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金氏曰〕救民乃可王之本則報怨不必言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此爲天下之公報怨孰能禦之舍是不爲而欲曰尋干戈以報怨忿其不敗亡者鮮矣〔王文憲曰〕比死者洗之其道不過如此當時謂之迂闊不知乃洗死之良方惟周太王以來能用此方耳

史記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蓋惠王不用孟子之言未幾而用蘇秦之說以合從又用公孫衍之說而敗約又用張儀之說而割地事秦史記又曰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所如者不合此說爲實錄云

〇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金氏曰〕周慎靚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史記以顯王三十四年魏惠王卒襄王立西晉元康中汲郡盜不準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書始知惠王有後元年至十六年薨而襄王立說者憑史記以襄王前立遂謂汲冢爲哀王蓋襄哀二字皆從衣故誤也襄王在位二十四年薨後爲昭王安釐王景王晉王無哀王也詳見序說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

原缺第十七葉

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兌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

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金氏曰此後齊也本嬀姓自陳公子完奔齊食邑於田遂爲氏自田恒弒簡公專齊國至田和遷前齊康公於海上盡有齊國周安王十三年和會魏文侯楚衛於濁澤求爲諸侯安王十六年初命田和爲諸侯是爲齊太公傳子桓公孫威王當周顯王二十七年宣王辟彊立顯王四十五年齊宣王聚學士於稷下乃梁惠王後十一年也至周慎靚王五年梁襄王之三年齊宣王之二十七年孟子爲卿於齊許氏曰古人名辟彊者非一作開辟封疆說則上音闢下音彊作辟除彊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巨良反

彊　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許氏曰文武之道幽厲傷之東遷之後下陵上替五霸迭興不惟王道之不行學士大夫亦且不講自是惟知霸業可尚而桓文又霸之盛者宜王心說其事而誠敬之以孟子當時賢者深知其說故舉以爲問其[illegible]可得聞乎見其不易得聞惟孟子言之而又恐不易以告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金氏曰董子西漢武帝時人董仲舒也以其醇儒度越諸子故以子稱仲舒爲江都相易王問粵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先詐力而後仁義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朱何嘗子同又曰桓文之事謂其所以爲霸之謀謂經營也若糾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許氏曰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不言衡事可知全其曰人只及後徒竊不曾有言桓文爲器之湛查管曾昔此聞孔子言管仲器小之意曰日生誰閭言王功利之心下乃問其王者之道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釁讀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許氏曰德何如則可王宜王知有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所

本矣及問寡人可以保民及何由知吾可皆能自反而善問者與梁惠王迥別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許氏曰王天下事至大易牛事至小孟子知道只此心便可王故雖指出不忍二字而王猶不知所以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

言也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宜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爲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爲常人雖爲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爲惟君子爲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推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

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
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
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
也許氏曰術字要看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釁鐘之禮又不可廢或殺牛則或廢禮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也此即是權行仁者常欲此意而行故謂之術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
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
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
廣爲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
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
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
以反其本而推之也許氏曰孟子與王問答三反欲王自知不忍見牛即是惻隱而終不悟前總何如以下雖有三善言至此竟惘罔推行不去但重疊解說不是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這正是行仁巧處主意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當矣但自不識爲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聞孟子之言而說既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何便合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啓廸其學故也又曰此章見齊王之良心凡兩發孟子教之推而不能推是以終於戰國之君爾已見牛時一發孟子言之而心戚戚時又一發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
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
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
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
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
非不能也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

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
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
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
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
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許氏曰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老幼彼此皆同以我及於親親者推之於彼固不異是易也上老老恤孤而民即興孝不倍則民視上之老幼與已之老幼皆同故即效之是又易也至於物則無知識不能達人之意故仁及於此物則此物得所不能自充廣也今王此心
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

耳〔許氏曰〕此章之要全在推字始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民之爲大於其良心既啓則當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又及於愛物謂仁之施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既能其難而又得行之之術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以易於愛物者人既與我同類而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己之所好惡者及之而已况我親其親人感之亦各親其親其應之速又不盡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道之大亦不過盡不忍之心而已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金氏曰〕泰山東岳在今襲慶府北海之去中國甚遠但以小海爲北海故漢於今青淄之間置北海郡超躐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王文憲曰〕前以愛物之心推上仁民來此以親親之心推下仁民去又明示以推之之法善推其所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一句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金氏曰〕權尚能知輕重度尚能知長短人心之靈義理全具豈不能自忖量思度其長短輕重處〔許氏曰〕權度度物而心爲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是欲以義理來度此心使於發處審其輕重也 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許氏曰抑王興甲兵至快於心與若與權度之言不相接此蓋從齊王本意問霸處說來而使齊王度民心之所不願而推愛心以及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許氏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行仁政者以齊一分而敵天下之八者勢也發政施仁者德也以德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論勢矣）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金氏曰）此篇至此方提出一句所以行此政施仁而使天下仕者耕者商賈行旅之皆歸者也近者說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

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金氏曰王文憲曰孟子與齊宣王問答凡十四章惟首章闡變化精神超越而元氣不動非門人所能傳此是傳不得處（又曰）此章孟子於齊宣王指其真心而勉其推因其不能推而令其審勉其害是欲重論其欲是功利重又曉之以功利之害誘之以王道之效教之以王道之本其闢發其心古端造化之妙如此）

齊宣王有欲無志有欲者桓公之事與兵構怨闢土宰華夷也無志者向以仁民自託不過請嘗試之自任不力言及王道章末更無領略之辭矣

仁術

老老及人之老幼幼及人之幼　此謂舉斯心
小不可以敵大　寡不可以敵衆　弱不可以敵強
此不反其本而所欲不可得
明君制民之產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可見有恆產而有恆心

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　此惻隱之仁心
發政施仁　此王天下之本
制民之產　此發政施仁之本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無飢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制民之產之法乃王道之要而仁術之所推也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此謂不度心
仕者立朝耕者耕野商賈藏於市行旅出於塗
此能反其本而所欲不求而至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此可見無恆產則無恆心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孟子之答只是强與之言）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許氏曰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金氏曰羽旌以鳥羽飾）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許氏曰此章只是欲與民同樂不必專於作樂也）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金氏曰文王靈囿在今鄠縣澧水之西其

時三分天下已有二不聞有七十里之說也孟子稱於傳有之必有所自疑文王於終南諸處爲之厲禁以爲田獵及細民樵牧之地使以時入爾未必如後世之囿也孟子言事多因其語意以開諭之初不辨其事之虛實有無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

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金氏曰小事大大字小春秋左氏傳凡兩出孟子並作事而集註解事小爲字者本古語也然仁人之心既忘己之大人之小雖曰字之其交際往來無事大亦無異故倂作事】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葛篇【金氏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遣之牛羊使亳衆爲之耕】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金氏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云云】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

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

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 許氏曰集註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謂天助佑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敎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寵愛也志已之志也朱子隨孟子解故其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簡編寫書簡冊須重非如今以紙刷印易辦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致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〇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許氏曰此章前言交鄰在能仁智朱子以懲忿總之後言好勇在行仁義朱子以養大勇言之王問交鄰孟子所答樂天畏天

是交之之正王後再言好勇孟子答之以好勇須有文武之德乃可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〇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

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

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金氏曰〕轉附山名未詳朝儛或云海旁之山劙至如舞顧野王輿地志云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怨謗也〔許氏曰〕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造爲讒謗而民因而作爲姦慝矣此上言軍民之怨也方命虐民以下是言君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

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人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此見下不安分非理　樂民之樂民樂其樂　此見樂以天下

爲民上而不與同樂非也　此上不恤下皆非理　憂民之憂民憂其憂　此見憂以天下

未有不王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　此以先王一遊一豫之法者言爲諸侯度　此見莫非王事

流下流上從獸樂酒　此以今時流連荒亡之弊者言爲諸侯憂　此見廢時失事

惟君所行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金氏曰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爲九宮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窗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放明堂之制而爲堂故有明堂太山之下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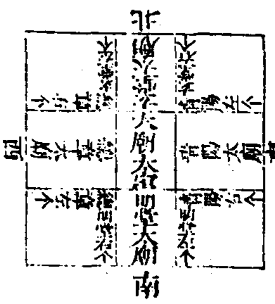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許氏曰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十四步八丈四尺也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爲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謂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爲六丈東西二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則廣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每室四戶旁皆有兩夾窗爲八窗

五室二十戶四十窗白盛蜃灰也盛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二南北五丈六尺東西七丈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箇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三箇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六尺南北六十三尺共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堂室廣一十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窗九階各有日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南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此釋周禮明堂制又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百步今按此文在明堂篇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此朱子據禮記月令為說

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許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舉眾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以己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宜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爾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朱子之說簡當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

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
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
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
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
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金氏曰出禮記王制）澤
謂豬木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
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
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
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

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
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
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金氏曰乃積之積當作子賜反殺堆也於王之王去聲）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
劉后稷之曾孫也（金氏曰公劉后稷之曾孫本史記世表然考之路史則公劉乃后稷之後世孫爾）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
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
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
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
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
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
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
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
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
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太王也亶父太王名
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
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
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
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

正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
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
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
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
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
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巳者衆人
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
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
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
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
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巳復禮之端
矣

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　關市不征　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　不虐無告　此文王治岐之王政
寡人好貨　寡人好色　此齊王自謂好貨色而不能行此政
居有積倉　行有裹糧　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
此公劉好貨而能推以行王政　此太王好色而能推以行王政
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言齊王好貨好色若能遏人欲存天理未嘗不可行此王政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
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
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
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
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
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
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
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
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
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
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
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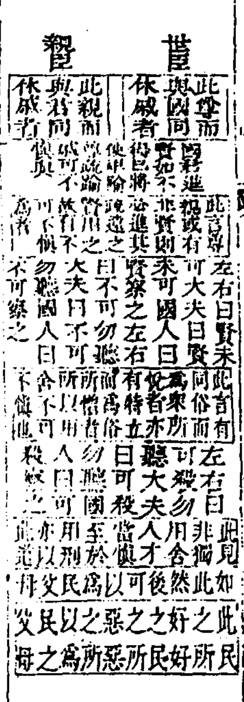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〇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許氏曰所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上言屈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言不貴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

求賢治國之本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　此見巨室必求大木幼學壯行　此可見求賢不如求木

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見彫玉必使玉人治之則何以求賢　此可見愛國不如愛玉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擧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

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

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取燕			
取之而民悅則取之	以武王之伐紂言則人情有可取之證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避水火也	此言燕亂亡則民皆悅於從齊
取之而不悅則勿取	以文王服事殷言則人情有未可之證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此言齊暴虐則民又轉而求救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

（許氏曰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又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孟子所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條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求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註云兩引書）

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

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

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

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金氏曰集註恐人誤以爲魯穆公也魯穆公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即位至周安王二十五年薨而共公奮立歷康公也景公匽以後方與孟子同時則下穆公乃鄒穆公而非魯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轉飢餓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許氏曰此告君之言不得不切民今而後得反之之言似失大過民罔不可求反其暴於上然于君行仁政則親上死長之亦民所本有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

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金氏曰按賈誼新書述鄒穆公之賢其事蓋因孟子之言而自反者與新書乃秋稽日鄒穆公令食雁鶩者必以粃毋敢以粟倉無粃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百姓飽勤若豈爲鳥獸食哉且汝知小計不知大大倉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

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女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昔畢以妾死事之孤正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故無淫僻之事無㝢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諸家不售酒屠者罷列收市不敢舂築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環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復一出新序可謂此發聲按孟子所言行之必效以鄒滕之小國而敬信服行其言以齊梁之大國而終莫聽納其說此與世道之不幸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金氏曰姬姓之國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滕名滕城尚在又曰間於齊楚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金氏曰小事大孟子嘗以爲智而今乃云然是謀非吾所能及人鮮不以爲迂然考之當時事勢則非迂也蓋迫於二大國之間兼事則力不給偏事則一必怒又況事齊則必爲齊所并齊豈徒爲滕而抑楚事楚亦必爲楚所并楚豈徒爲滕而抑齊以事理言之固不若保民固國與之死守則是可爲爾其後不三十年滕不亡於文公不滅於齊楚而卒滅於宋則事齊楚之策誠不若自治之爲得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今徐州滕縣薛城仲虺城皆相近仲虺城即薛舊城也是時已爲齊地封靖郭君矣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地名金氏曰邠本豳唐元宗以字似幽改從邠在今邠州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〇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倖於其所難必

〇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金氏曰〕程泰之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十五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源南五十里有周城歸市人衆而爭先也〔許氏曰〕太王自邠遷岐行二百五十餘里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四方地近戎狄指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從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

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大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〇楊氏曰孟子之[illegible]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illegible]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〇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

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金氏曰〕魯自哀公以後歷悼元穆共康景文公至周愼靚王五年平公旅立凡二十年而薨時周赧王十八年也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年至梁時已稱叟愼靚王五年孟子仕於齊凡三年當赧王元年致爲臣而歸明年孟子又之宋滕不知魯平公欲見孟子當是何時計是喪母歸葬之後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許氏曰〕前以士後以大夫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爲大夫喪禮亡不可考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許氏〕曰三鼎五鼎言祭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士之祭也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胖臂臑肫骼正脊横脊長脅短脅九體肺三離肺一刌肺三爲一鼎魚十有五爲一鼎腊者獸之乾者也用兎爲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臑膊骼正脊脡脊横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二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膚九實于一鼎

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臂臑者肱骨也膊骼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脡脊次正脊横脊在後者膚脅革肉也離肺者捲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刌肺者切肺也舉肺者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肺祭肺即刌肺也凡牲用右胖腊則合升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則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牢臑奴到反肫膞皆音純骼音格刌七本反脡音挺膚音附捲苦圭反胖音判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金氏曰〕沮慈呂反音與尼同俗音慈居反訛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七終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印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八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甡輯梓

孟子　朱子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金氏曰）管仲管氏名夷吾字敬仲相齊桓公霸諸侯晏子名嬰萊之夷維人索隱云字仲謚平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許氏曰）公孫丑問管晏而孟子獨斷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言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爲五霸首尤天下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又曰曾西敬畏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儻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

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金氏曰）楊氏之說未盡此章之意夫曾西言子路則曰吾先子所畏至論管仲則曰得君如彼其專行政如彼其久功烈如彼其卑此正以作用優劣言也以作用之優劣言則管仲功業遠不可望子路何者管仲之所霸不過富國強兵而已夫子之許子路也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而子路自許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治千乘之賦夫子以爲由所優爲則與子路所自許無異也且千乘之國小國也又攝乎大國之間師旅饑饉可謂貧弱垂亡矣子路一起而爲之比及三年僅踰二載而能使之有勇則

其富國强兵乎何有且知方也則加於富强一等矣使子路而得千里全齊之地爲之何待三年何止有勇其視管仲乘全齊之力專國四十年之久而僅僅乃爾眞不足道矣大抵聖賢作用自是殊絕決非常情所可測度世衰道微不幸聖賢而不獲用天下世人但見霸者君臣小小功業卽以爲大競慕效之至論孔門諸子則固但以爲術且自守者而已此眞世道之不幸也〔許氏曰〕子路範我馳驅而不獲非謂範我馳驅眞不可獲禽也如是則王道眞爲無用矣蓋範驅者王良御車之人也不獲禽者發矢不能射也欲使射者獲禽而行詭遇御者之詐也故王良範驅子路也變矣不獲時若也倘子路遇明君而信任之則雖小國鄰大國而頻於危亡亦必三年而有足民知方之效子路之不獲者不遇可與有爲之君爾管仲則惟欲成目前之功故雖詭遇而不救也〔楊氏〕此段未爲知子路者不得曾西之意也金先生言之甚詳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　也願望也〔許氏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此語猶有未推重曾西意謂曾西尚且不屑於管仲乃爲我願學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反手言易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敎化大行〔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許氏曰〕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太戊太戊三世至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至祖甲皆賢君也祖甲歿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許氏曰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居之稠達乎四境則舉國皆稠也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有兩意一說言齊地廣民衆地不必更改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已自聚矣讀就改字略斷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集聚五字一串讀

下又連下文上說意詳下說意直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讀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馹也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令部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

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許氏曰孟子平日所言皆王道公孫丑習聞當時霸功之說前章雖聞孟子不許管仲猶未深解又因上章以齊王猶反手之言固知孟子能用齊矣然猶未深信能王天下故用一霸字在上然丑亦未能分別霸功王道之所以異言動心否乎亦是未深信孟子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許氏曰集註言任大責重亦有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見得公孫丑之意非謂孟子加齊之卿相因得位富貴有以搖其心也恐懼是氣不盛疑惑是知不明以行道言則知當在前以動心言則恐懼爲事故先恐懼而又曰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則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既若是必

將窮探力索求明其理之未能明者以釋其疑懼旣勉强推行其事之未能行者以免其懼皆足以亂吾虛靈靜一之體而非自然應物之道是則所謂動其心也蓋公孫丑本問爲齊卿相若居卿相之位而有事之疑懼者寧遂已乎由是觀之則不動心須着如此說

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許氏曰疑懼二字貫一章意蓋知不能明故有疑勇不能行故有懼乃動其心下文告子不得於言未嘗無疑不得於心未嘗無懼强制其心所以不動孟子知言故不疑養氣故無懼自然無所動其心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孟子之言亦不出此三達德又曰養氣則不恐懼知言則不疑惑道因知言而明德因養氣而立道明雖因知然旣得道則行固在其中謂之德立則行道有得於心而德已成立此是行道積累而至者此第一節註皆貫穿一章之意又曰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 金氏曰史記范雎傳及淮南子註皆云衛人文選註引史記疏賁齊人歸秦武王說死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狠發怒吐氣聲響動天

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爲難也 許氏曰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賁亦是以勇而不動心者蓋賁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前自然不必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爲答然則孟賁勁

力爲主而不動心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許氏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人北宮黝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爲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而不動心也告子臭悍强制而不動心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許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

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許氏曰〕量敵而進謂量度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會謂謀慮已必有可勝之理然後會戰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金氏曰〕王文憲曰黝之養勇是不疑舍之養勇是不懼〔許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又曰北宮孟舍之勇皆是養而成至於必勝不懼乃其效而謂君子之道可以不養乎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許氏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蓋黝專務敵人其事猶在人故與信聖人者同意舍只是無懼其專在我故與求諸己者同意所以黝不如舍賢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許氏曰〕等是等級以高下言倫是倫類以勇士與君子言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金氏曰〕氣象者形似彷彿之意爾便以二子直比曾子子夏則不可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許氏曰〕以舍黝比曾子子夏是一意再以孟舍比曾子又是一意上以兩人比兩人之氣象此是虛比下却把二人較其短長此是實比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金氏曰〕勇即下文浩然之氣縮即下文直養王文憲曰朱子謂孟子養氣之論夫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即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許氏曰〕恐懼之是我去嚇他人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右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也為第一節孟子答丑尚謂我不動心丑乃舉勇士為比是全未曉孟子所以不動者及聞告子先我不動之言尤知不動之由有不同始問所以致不動何道孟子言心不動固多端非惟告子與我不同也於是歷舉不動之人而歸重於曾子以理為主者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許氏曰謂不能通曉條達所言之事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許氏曰急於本是順告子說但只得持其心不動若論君子

致力於內專在明理固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於本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許氏曰氣次焉次字不可緩看謂但亞於志也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金氏曰無暴其氣暴字集註不訓而以致養體之按後篇自暴章集註曰害也無暴其氣即下文以直養而無害之意也王文憲曰此節論告子及論志氣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孟子是

活底不動心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川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許氏曰公孫丑至是已曉得主於血氣者非正然猶未知孟子告子所以異而告子所以不及孟子者何蓋告子學者之徒故孟子且告丑以告子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其言之病心之失工夫之差處今將告子之言但分內外看兩句心字只是一箇心心是內言與氣皆是外君子之學當內外交相養告子外不得於言則內不深明所不得之理是內不養外也內於心有末通之理則外不用力以學是外不養內也兩端皆是心不明理上何是事做不夫心不必明理下句是心雖有不明不肯去明理如此硬捺住心以至不動孟子言內是本外是末末之蔽因本之蔽也言不通達是本心不明若不去明其心則言終不達矣故曰不可若心不明乎理則惟持守其心且不務其末猶得輕重之

倫故曰可但孟子且就他說心與氣上分輕重而謂不求諸末則以為可其實工夫內外皆不可偏廢故又謂若遺其外亦終不能進德所以發明志氣將卒之意然孟子彼上句是順他文破只一意下句是外他文破有兩意上句告子謂窒於外不必求於內孟子謂必所求其內然後外可達告子本意只指內孟子亦專教明於內下句告子謂不明於內不必求外助孟子謂當用功於內兼用力於外告子本意專指內孟子則使內外兼致也告子亦未嘗不知為學之道曰不得於言勿求於氣則固知言之不達當用心明理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固知心於理有不通當用力問學討論及臨事度義以明其心為急他欲不動其心故兩頭截斷他養心正以廢學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

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顚躓也趨走也許氏曰顚躓卽跌仆趨走是疾奔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顚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旣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許氏曰孟子言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上因告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故言氣雖次於心亦當用功是隨其言救其失至孟子自言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此與前辨告子之非者意不盡同然養氣在集義所以養之集之是心也但與前持志無暴氣相對說者自不同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金氏曰知言是知道之效不曰知道而曰知言蓋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失而反之也盡心知性集註是自知言之本說來則凡天下之言其見識是非毫釐疑似之間無不有以照之而天下之事無可疑者矣許氏曰盡心知性性卽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究物理無不知也無不知則心之全體盡明後朱子謂盡心知至之謂知性物格之謂也故盡心知性皆則於天下之言舉無所疑然所以盡心知性者皆因明聖賢之言而得然後以是而究天下之言則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學之成法孟子之知言正如此上言凡天下之言下云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總古今之言也曰是非謂所言之事曰得失則當理與不當也所以然言其本也如下文詖淫邪遁乃非常失理者所以然則蔽陷離窮也

是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

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許氏曰孟子之學是知言養氣知言卽知道知道屬心爲內養氣屬事爲外格物致知以明心遇事行義以養氣然所以知其義而集之者心也卽志帥之說至於集義是要心無愧怍則氣自生雖有內外之殊及其至也只是養此心耳又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卽行何有畏怯二者旣全何能動心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金氏曰王文憲曰孟子是自然不疑不懼告子是硬要不疑不懼許氏曰此章兩言字兩氣字所指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之知言知人之言也告子之勿求於氣氣血之氣也孟子之浩氣仁義之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許氏曰孟子亦自有此文法滕文公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無君則弔周霄乃先問三月無君後及載質者正與此同朱子謂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是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許氏曰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孚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晉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爲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其爲氣也氣之用許氏曰自反而縮關上文無作爲害之關下文縮即直無作爲是無害直養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是防弊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許氏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公字此氣得於天故能浩然而道義乃天地間至理皆是公爲有私已便不合公道便卑小然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乃是言一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氣乃是言一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吾身本小爲而無害則塞天地私則小公則大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許氏曰謝氏教人須先體認得吾身浩然體段然後隨事致力以養之庶不是只把做話說又見得心得正無虧欠浩然便在此則人無有不可養者而養之亦不難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許氏曰上其爲氣也言氣之體下其爲氣也言氣之用配義與道是氣之能事上有言氣本剛大失養則小以直養之則復剛大而能合助義道而行之沛然其氣即是義以養成既成則配義愜盡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許氏曰直養無害是養之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功上言氣配義與道下言養氣只說集義蓋道是總言萬事之體義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卽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道在父子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之微細處莫不皆然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許氏曰集義之集字不是應事時工夫應事件件行義積集得多方得此心全無愧作而氣自生集註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事皆兩字說集

字自反直無愧是慊也慊則氣盛不慊則餒又曰一事偶合於義是學者固欲行義或理未明而處義未精或無力量而行之不至皆未合義有一事行得恰好適合於義非是說尋常人漫然應事無心偶然相合也這偶合正對不集說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幷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

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許氏曰必有事是事以集義爲事勿正謂不可因集義便期必氣之浩然勿忘謂未能充大則惟不懈於有事勿助長謂不可以私意作爲欲充此氣用私意便失義而愈喪其所集者矣故曰集義養氣之節度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金氏曰助長是虛張其氣非惟不久消歇而狂妄自大之病自此生爲害大矣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

無所害矣許氏曰養氣專就行事上說於應事地頭做工夫直養無害一語是養之之方直字則其得於曾子之本原下文有事勿忘即養字正及助長則害之矣惟私意妄行害義爲甚故發揠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揠苗一偏只說不可助長後言不耘苗知言不有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言助長之害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金氏曰其言既有所偏則必就其中發明將說而說始放說既放則背理愈盛故邪邪不兩正而又不能自充故必逃遁其說愈逃遁則愈偏矣又展轉相因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許氏曰詖淫邪遁言之病也既謂知言而專舉不善者言之者蓋明理然後於天下之言了然知其邪正言無四者之病則爲善言矣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者皆禮矣如曰思無邪曰毋不敬曰毋自欺聖賢教人其立言大抵如此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金氏曰知言即是物格知至之效緬想孟子格致之初亦是從言語上用工本自聖賢之言格來以知其原又自天下之言格去以要其流章內四目以指異端蓋天下之言足以惑人有難察識者惟異端爲甚其粗淺者固易見也然天下之言不問淺深亦不出此數端此章雖不及所以知言之方然知其所以病即知言之方也蓋以此理之正辨其於此理之差其於是非毫釐之間如匠石斲鼻端之堊不容絲髮淺深也大抵人於心中見得有差決是害事蓋其心術識見議論一向如此爲害不細小差則小害大差則大害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人見聖賢之闢異端則曰衛道闢言語之末爾殊不知

其爲救世之大功如老子之言其害實則爲申韓虛則爲西晉佛氏之言其害淺則爲梁爲南唐深則與是無父無君率獸食人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許氏曰右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爲第四節孟子之學蓋格物致知之功故能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言皆能知其是非邪正而無所疑然所以致其知者亦自夫前聖賢之言而得

之故知言雖是致知之效而致知未始不因言也所以朱子以盡心知性爲知言之本至於養浩然之氣雖專在於集義而欲集夫義必先知義所在然後可是知言又集義之本也知言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後此所以不動心也然孟子之自言知言邦只說知詖淫邪遁是全說今人之言蓋此章本意是說應事不動心故也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金氏曰〕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三山人官至宗丞號拙齋呂成公之師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許氏曰〕善爲說辭與知言應善言德行與養氣應又曰善爲說辭此邦又就已言上說與告子之言同孟子之知言異觀孔舉孔子之言可見又曰二子善爲說辭三子善言德行爲自有其德行也孔子既兼之而但謂不能辭命是舉其輕者而重者從可知此是古人省文處下文言孟子旣聖可見上句兼包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金氏曰〕王文憲曰自此而下文勢抑揚起伏若散漫而無收拾徐而玩之前後相應極爲

縝密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嘆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許氏曰〕姑舍是猶有不足意而不敢言下文曰所願則學孔子可見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許氏曰集註舉夷尹事實皆是體貼經文

說非言二聖人之凡也兄弟遜國言非民不使避紂隱居言非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亂則退湯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問湯桀何使非民不擇夏商

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一句孟子所以自任可知矣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許氏曰孟子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才德已度越諸子特未至聖人之化爾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亦善言德行者及其積久惡得不化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金氏曰王文憲云言三子德之盛君百里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應前齊之卿相不足道也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是自及而不縮所以不為其同者固如此其異者又非伯夷伊尹之所及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金氏曰〕曾子青陰陽篇曰西方毛蟲三百有六十麟爲之長南方羽蟲三百有六十鳳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許氏曰〕有若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末爲第五節孟子明言乃所願則學孔子而丑猶問三聖人班乎未爲知言也後面問同問異却問得明蓋孟子上言皆言聖人下却言二子不如孔子然則同謂之聖人却於何處見得既同者如此異處却如何又曰聖人之道大固不可以名言然亦非丑能盡識故孟子亦不就夫子之德行上言而惟舉三子形容聖人處言之爾○〔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金氏曰〕前聖所未發蓋知言養氣之言前聖未如此詳明也又自公孫丑問夫子既聖一段以後所問較寬孟子隨答皆緊問六子則姑舍是而不敢答問伊尹夷則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則意可見矣夫夷惠君子不由此章併伊尹亦不學而止願孔子蓋孟子氣浩而達權其於伊尹固不待學而能但難到夫子地位爾及論孔子則但舉三子之言證夫子之所以異蓋聖人妙處亦自難言其實亦自知言養氣之極熟而化爾知言之極養氣是也集義養氣之極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王文憲曰〕學至聖人則浩然之氣不足言矣

宰我 子貢 ○善爲說辭〔由知言故善爲說辭〕孔子兼之〔此言說辭德行皆孔子之所長〕於辭命不能〔此孔子欲務本之意〕

冉牛 閔子 顏淵 ○善言德行〔由養氣故善言德行〕夫子聖矣〔此由知言養氣見孟子之所長〕惡是何言也〔此孟子不敢當之意〕

孔子○不厭不倦〔知以自明 仁以及物〕

子夏 子游 子張 ○皆有一體〔不能具全〕夫聖不居〔此言孔子猶不敢當〕是何言〔此孟子不敢以孔子自處〕

冉牛 閔子 顏淵 ○具體而微〔猶未廣大〕敢問所安〔此言孟子必有可當〕姑舍是〔此言孟子不欲以衆自處〕

所願則學孔子〔此見孟子有志於聖學觀下文可知〕

三聖同異○伯夷○非君不仕 非民不德 治則進 亂則退
伊尹○何使非君 何使非民 治亦進 亂亦進
孔子○可仕則仕 可止則止 可久則久 可速則速
此見三聖之所以出處不同其如此
伯夷：朝諸侯 有天下 伊尹：得百里地 皆能
此見其德之盛乃根本之大者
是則同
孔子：行不義 殺不辜 得天下 皆不爲
此見其心之正乃節目之大者
此三聖之所以爲聖其同皆在於此

孔子之所以異○宰我所言○賢於堯賢於舜○以說於夫子 此以二帝而論夫子 所願
子貢所言○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未有若夫子 此以百世而論夫子 則學
有若所言○出於其類拔乎其萃○未有盛於孔子 此以古聖而論夫子 孔子
此上文孟子所以有志於聖學而自任之重者如此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强仁之事也貴德猶尙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金氏曰豳周舊邑公劉所治之七月篇豳之舊詩周公陳其詩以爲朦瞽諷誦之詩用其篇以爲迎寒暑勞農之樂而凡周公所作之詩與爲周公而作者編詩者皆係之豳蓋豳岐之地乃周公之采邑云）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金氏曰巢之通氣出入處今鵲巢逐年隨太歲所向即所謂戶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金氏曰鴟鴞之篇周公所作以貽成王鴟鴞指武庚也言旣誘管蔡又將毀王室也故周公托爲鳥言以訟鴟鴞言已創造之艱難周密也）

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金氏曰古書皆由傳授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讀）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貴德而尊士 [此乃强仁之事] 明其政刑大國必畏矣

[此福自己求鴟鴞徹土之謀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福自己求之證]

仁則榮 不仁則辱 [此理之常態]

好榮 惡辱 [此情之同然]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

[此榮辱禍福之機]

惡辱居不仁 [此非去辱之道] 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此禍自己求燕雀處堂之智也]

自作孽不可活

[此禍自己求之證]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金氏曰井田之制一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而助耕公田春秋初稅畝則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田是爲十取其二以孟子之言觀之則是時諸國皆然不獨魯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

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許氏曰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宅也謂市物邸舍天子諸侯之國都皆畫如井而以後一區爲市聽民交易市廛而不征謂但取其邸舍之稅而不取其貨物之稅也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民居也周禮所謂上地夫一廛田百畝注五畝之宅是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即五畝之宅布泉也注泉即錢也宅不樹桑麻者罰之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疏云二十五家之稅布也又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按載師之法是宅不毛無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畝之稅也集註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當愚詳孟子謂天下之民願爲之氓是境內田間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之賦只是於一家田稅之外多出田布耳與上文市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旣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者日征之孟子固以爲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大繁重乎集註上廛字旣釋爲市宅於下廛字乃曰市宅之民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而爲一愚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金氏曰不忍人三字註無明解但自天地生物之心說來則不忍人之心乃人稟天地生生之心以爲心所以無傷害人之心此一說也下文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自忍耐不住故爾是所謂不忍人之心者乃忍不住痛傷人之意此又一說也不忍見孺子之入井即不忍見人之顚連無告皆是此又一說文意爲順在人體認】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鄕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金氏曰〕因上文怵惕惻隱以爲訓蓋怵是驚惕是動則惻隱作傷痛之深切若以下文三端例之則羞是恥已之不善惡是憎人之不善辭是解使去已讓是推以與人是知其善非是知其惡皆是兩而獨惻隱是傷痛一面但稍有淺深耳按仁貫四性則惻隱貫四端但曰傷痛不見貫四端之意蓋四端皆從動處發惻隱之心兼怵惕而言則怵惕爲驚動但擧惻隱而言則惻爲動隱爲痛惻是然而動隱是隱然而痛惻者感於外而動於中隱者痛於中而發於外惻則專言之仁之端也隱則偏言之仁之端也此心本靜有感而動則痛傷羞惡辭遜是非之念發焉此惻之所以貫四端而隱之所以爲愛也以此觀之庶得其立言之例於人心爲眞切又智之爲性亦是兩面知與藏也論其端則但以知是非而言此章之說是也論其全體則當以知與藏而言雖上篇之末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乙文遂曰四箇界限自分明亦有隨

事相連而見〔許氏曰〕惻隱之心卽不忍人之心所發不忍以全言惻隱與三者對擧是偏言然只就惻隱上看則惻自有專言意

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金氏曰〕心統性情張子語心者身之神明天所賦之理具於其中爲性自性而發於

外爲情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
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
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
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
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
不能自已者矣（金氏曰王文憲曰日新又新新字釋始字）能由此而遂
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
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許氏曰擴而充之是日用之間隨四端之發者推廣而充滿之積之久則如火然泉達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既能如此而又大充廣之方能盡四海之大兩充字是兩意上充字卽端發處充下充字就應天下事上充）○此章所論人
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
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

備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
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
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
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
生者（金氏曰四行皆生於土試反諸身腎屬水心屬火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然脾受飲食而四藏皆食於脾許氏曰四行非土無以生四德非信無以成土卽天地也無地則金木火何所倚信卽實理也非實理則仁義禮智爲虛言矣朱注所謂定位以方言成名以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位卽下文之[illegible]行無不在無成名無專氣卽下文於四時則寄王也）故土於

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金氏曰四時每季月以十八日爲土位而季夏十八日乃火王之後生土故又爲最王遂爲中央土位此陰陽家者之說然土氣無不在四時之內王文憲曰此章詳信貫四端後章經仁貫四端許氏曰此章凡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貫人之皆有是心循道性善而稱堯舜以貫之也三節言人有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係言擴智各有所發五節言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擴充之不可放過工夫全在此後一節保四海與上治天下運掌上相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
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

函甲也（金氏曰周禮函人爲甲本注音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
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
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
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
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金氏曰論語集註作擇里此作擇所以自處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古語亦然彼以擇里言冐上文也此以擇自處言引下文也然此說可兼彼義）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
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
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
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許氏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
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
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汝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
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
反求諸已而已矣
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
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
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
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
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
已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

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
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
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
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許氏曰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不待
取人之善爲已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則舍已從人之謂也專之善者人爲之已亦爲

之卽取人爲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知之人見已之所爲若是而舜亦若是
是我爲者善矣安得不勸爲善乎故曰與人爲善也○此章言聖賢樂善之
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
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
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
浼污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
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
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
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

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
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
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金氏曰〕列
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三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
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
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援而止之而止者言
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

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史記作幹俗省文謂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孤虛唐書言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舊說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也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爲孤前四辰爲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爲孤午未爲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爲孤辰巳爲虛餘五甲做此今按空亡爲虛其對宮爲孤蓋本宮空空即虛對宮所對空則孤矣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位太乙局逐月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大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金氏曰〕皮去毛爲革聯之爲甲又謂之甲黃牛皮者爲犀甲青牛皮者爲兕甲卽今水牛也合三皮爲合甲 粟穀也〔金氏曰〕呂氏書說有穀曰粟無殼曰米按粟即所謂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備後世軍備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之

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限界也〔金氏曰〕封疆古者封土爲界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

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金氏曰〕曲禮辭之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也古人辭疾之常語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金氏曰〕禮曰二句皆古禮經之文今父召無諾見曲禮君命召不俟駕見論語在官不俟屨玉藻作在官不俟屨註官謂朝廷治事處今集註諸本多作宮字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

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金氏曰〕慊上聲一字二義上聲者爲恨爲少入聲者爲快爲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

有此三者曾子不敢以彼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金氏曰〕輔世長民謂上足以輔相世代下足以君長人民〔許氏曰〕彼富吾仁彼爵吾義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處事宜進退有則故不羨彼之爵富只任彼爵何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金氏曰〕耳[illegible]不敢召之[illegible]如此

[illegible]德一要[illegible]道德之人[illegible]以有為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illegible]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illegible]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金氏曰〕韓文公引此語作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許氏曰〕禮記及趙岐皆曰鎰二十兩國語二十四兩為鎰字書曰鎰溢同數於十則溢又溢倍之為鎰則二十兩者為有義按儀禮喪服篇朝一溢溢亂氏註二十兩曰溢是依算法言之甚明趙氏注為勞寧章及此章皆云二十兩則於前章引鄭注却云二十四兩而謂趙註為誤失之矣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金氏曰〕平陸今平原郡　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金氏曰〕朱子謂古者皆爲都處便自有廟如岐有大王之廟豐有文王之廟曲沃有桓叔以至武公之廟按如此則以都名也當不多故朱子又曰都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按如此則都是大邑衍此說爲是　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

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

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旣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不與驩言。

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
此以位言似可尊而與言此以地言似當親而有言
反之未嘗與言何也
此疑謂其不足與言
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此釋可不必言以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金氏曰〕使虞敦匠事玉文憲作句以註日董治作棺之事者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金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句連下文

度厚薄尺寸也〔金氏曰〕古者謂夏商以上未有厚薄之等蓋民淳材盛但亦以厚爲

尙

中古周公制禮時也（金氏曰中古棺七寸恐亦虞商以下然亦近古故尙以七寸爲度古尺一尺是今折尺八寸是七寸者今五寸六分也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則因時之宜使人皆可爲爾）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金氏曰得之謂禮制所得爲也夫禮制所不得爲者如棺椁重數置翣明器多少之數立封之度此不可踰越而爲者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我按古禮
盡於人心　不可　不得不可爲悅　不可過爲　得之何可
非爲觀美　不爲　無財不可爲悅　不可強爲　有財不爲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金氏曰語見燕世家史記蓋爲戰國策所誤戰國策則傳聞之誤也）○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

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

監其國〔金氏曰〕武王勝商止監其國此補本文之未辨蓋武王使之監殷其由周公之意則未可知然孟子書論及古事者多不辨其事之有無但即此以明聖賢之心與其處事之宜爾然謂之殺紂而立其子則亦未審蓋武王入殷而紂已自焚死故武王封其子示不絕也殺父立子於事情不然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

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金氏曰〕孟子致爲臣而歸諸章在於燕人畔陳賈解惑之後似爲其後去齊過梁編月大事記齊伐燕孟子去齊齊宣王薨在愍王元年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金氏曰〕史記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按如此則是宣王亦欲似此處孟子而孟子之不受也呂成公曰齊王之萬意以爲孟子止可爲國人矜式未必可以爲政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金氏曰〕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釜十爲鍾孟子嘗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王欲以此留孟子

正猶其所不屑宜孟子之去也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卽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金氏曰〕季孫卽魯季孫氏叔疑不知何人當在春秋後近世有立孟子廟者以門人從享而子叔疑與門人之數可謂謬誤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

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許氏曰私龍斷謂用私意而指爲龍斷是商人市中地高處就立而左右顧望衆人所聚多處而以物趨彼欲售之而罔羅其利）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許氏曰孟子以魏惠王之三十五年至魏三十七年改爲後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有見襄王語盍當年即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四年也在魏前後計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伐燕孟子即去齊是年宣王亦卒在齊首尾六年）

孟子此道不行故去致爲臣歸之本心
總此得見固所願也中國授室養以萬鍾

此孟子使己爲政不用則亦不苟去己矣又使子弟爲卿之仁心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此不得於此又求於彼之小人
此不得於此則不求於彼之君子
此齊王而受萬是予欲富乎欲利誘必求龍斷而登之之私心左右望而罔市利
此既得於此又求於彼之賤夫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金氏曰魯繆公史並作穆魯元公之子名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立爲諸侯泄柳尊事孔伋以公儀休爲相以泄柳申詳爲臣）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金氏曰泄柳後篇作子柳必其字也禮記檀弓篇屢言子柳事未知是否雜記篇作世柳世泄古語四聲之訛也註云魯穆公時賢人申詳名見檀弓）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

而先絶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絶予乎

此客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此君恐臣　此可
孟子夫齊有爲君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不察其誠子爲長者慮見君
不稱
爲王留行者愛賢泄柳申詳無人乎繆此臣恐君而不及子思愛賢
之意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不察其誠　之心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

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

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金氏曰）李氏晧武人名郁字光祖號西山學於龜山楊公爲其婿舉遺逸官至福建帥機有論孟遺事文公作墓表　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金氏曰不怨天不尤人見論語孟子稱之君子指孔子此章前段憂世後段樂天）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

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金氏曰）滕姬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有古滕城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於齊而歸二年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滕按孟子致爲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與宋勾踐戴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適宋三百五十餘里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金氏曰）性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爲皆自性分中出則堯舜即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同有則堯舜人皆可爲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金氏曰）初註二句皆公明儀之言李闕祖問以爲上句周公之言公明儀舉之而曰周公豈欺我哉朱子因之遂改集註周公於文王爲親父子親承文王而學之文王雖大聖而事事皆可學而爲之不必別師古聖則此言容或有之若如初說則文王聖人事事我皆可學周公聖人言言我皆可信信受奉行非我欺也亦通又曰自公明宜學於曾子而公明高公明儀皆見稱於孟子高曾子門人儀與孟子年輩相及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

金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爲學即見之行事滕文公是有國之人故孟子即令其就爲國上致力又曰引書意尤緊切人性固皆可爲聖賢學者固當以聖賢自勉然非可以安坐而進也亦須有刻苦之實功去切身之實病方可與議聖賢之道爾又曰不能自克四字切衆常人之病人性本皆可以爲聖賢其不能爲者蓋苟且以卑近爲安不能自克至若不爲不善之人亦豈能昧其本心之善亦以一向放縱不能自克以至此爾又曰以世子之天性非不能爲善

以滕國之地位亦自可以爲善但人之患在於不立志故舉三子之言於前人之患在於不去病故又舉商書之說於後人能立廣大之志以充吾本善之量又必能致刻苦之工以去吾本善之病則所謂堯舜人皆可爲者與可爲矣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李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

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
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金氏曰）宗法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昆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蓋使諸庶弟以一適弟爲宗天子亦然武王爲天子則諸弟不敢以武王爲宗而以周公爲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管蔡郕霍邢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皆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
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
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
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

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
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
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
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
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
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
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
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
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金氏曰）禮居喪垢面瘠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墨面勝矣太子死乎蓋憂戚則色墨而居喪不肉食是以深墨也卽就也尚加也
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
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金氏曰）以木倚倚廬而苫蓋以爲廬也天子堂側則加梁楣謂之梁闇居喪不言故未有命
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
知禮也○（盧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
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
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
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
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
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

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全氏曰大事記在周赧王之三年）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有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全氏曰下徹字讀作徹經音凡以本字解本字者上字是古書下字是當時俗語然又有一例如親之也者親之也上字平聲活也下字去聲定字也以此例推之又曰藉子夜反當讀爲借去聲比音音然但二字各有二音如天子諸侯籍田雖音

集而解謂借民力以耕試則借字又本音子亦反入聲以從人從昔諧聲也今俗讀作去聲誤爾）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

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
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
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
周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
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金氏曰〕按古者以平地為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為計而古所謂畝者又與今尖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所謂畝者濶一步長百步古人種黍稷粱菽其所謂畝即今種豆麥者作田疇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疇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既是平田但止以田疇為計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纔上大夫無不勞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疇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疇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耕公田六十疇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之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卿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疇其廬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疇三代可以例推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
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
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
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
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金氏曰〕不知其世故但曰古賢人孟子書兩舉其辭借其言論風旨不盡傳於世也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金氏曰〕盻從目從兮者氣出親蓋目有恨氣也俗誤作普莧反者非蓋盻字不從兮而從分謂目墨白分明也說文亦作辨勤勤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金氏曰〕貢法之弊亦要之末造聖人視時上下而取諸民必不至此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金氏曰鄉射禮行於鄉序蓋以射名其學爲序射者升序之堂立於堂之序謂當楹處也向外而射序射爲聲故曰序者射也古者射以習容正志直體觀德故教法以射爲先於校也語說教以人倫之道）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仁山金氏曰孟子書以王道告齊梁之君如滕文公爲井地可謂能行王政矣孟子不許之以王而以王者師許之蓋齊梁之君皆萬乘之國行王道而王也易滕文公五十里之國則雖行王道而其王也難但示王道之行爲王者之法可耳此聖賢至公之心亦審時勢之論也自此後又二十大年周赧王之二十八年而梁宋滅滕齊魏楚又滅宋矣文公之賢可以爲王者師賴孟子書而傳爾又滕文公之時所憂者在齊楚則梁宋來滅非文公之世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金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字亦作斄傳其子孫至不窋遷于戎至公劉避桀遷邠至古公又遷岐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故曰其命維新孟子雖引文王之詩而止曰亦以新子之國以滕之褊小僅可自新其國而已又井田乃周室舊制而此云新子之國蓋井法積壞已非一日至此始復其舊乃所以新之也許氏曰滕文公問爲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一節養之事也哉爲）

（庠序至小民親於下一節教之事也有王者起至新子之國一節總言教養之事也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

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金氏曰）上文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爲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必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也以此知戰國之時諸大國若能修復井田不爲闢陌宮室汚池以廢地能行仁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於不治人衆地大不患於不可以行王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玏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金氏曰〕先公後私即詩云雨公及私之意春秋傳曰公田不善則非民私田不善則非吏然民惟當先公而吏則當恤民之私也反是則公議非之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金氏曰〕潤澤就中酌法制宜使行之優游順便不使有甚難行之患也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玆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灾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張晏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此集註未及改又按漢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託之神農劉向去疑李悝商君所說班固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

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
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
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
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金氏曰黃帝使大橈作甲子始建日推歲故陰陽家者說
時日吉凶多推黃帝醫家亦推本黃帝岐伯設爲問答之辭傳述古語藉以附會然此之諸家說異
精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
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
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
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
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
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
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
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
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
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
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
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
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
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
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
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
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
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

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

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横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横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金氏曰〕五穀稻黍稷麥菽此用周禮九穀之數而五之也舊說黍稷稻粱秫夫四穀皆有秋安得獨出一條然古人重黍次亦重粱粱全粟也其穫亦多說曰黍稷稻粱麥爾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金氏曰〕益卽伯翳也青冀間以入爲去則曰翳黍隴間以去爲入則曰益史記引書孟子作益而秦紀又出伯翳者誤矣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金氏曰〕濟字當作泲出王屋山崖下伏流地中至孟州濕縣涌出二源是謂泲源入河復南出爲滎澤自爲一瀆以東北入海至王莽末不復南出而諸儒攷之謂伏流地中隱見不常今清河行其故瀆漯史記禹釃二渠以殺河流一謂泲一謂漯也古河北行至今開德府漯受河流入海西漢河徙併行漯川其後又徙而漯亦涸矣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

漢淮泗亦皆水名也〔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西縣嶓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栢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金氏曰〕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江南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許氏曰聖人治民不過教養兩事堯治天下過災多先命舜禹平水土次命后稷教稼穡然後使契爲司徒次序必如是）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彛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

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序有典勑我五典五敦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賛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金氏曰放上聲則作做謂做是道而爲功非有所作爲也亦有作去聲者則訓至訓大）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金氏曰論語集註曰則猶準也惟天爲大而堯之功德與之相準據此註見堯法天之大當以語註爲是）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曰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

死而倍遂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謂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

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金氏曰）暴說文從日從出從収從米夝也然說文作滿報反盖古字四聲通方言而讀或去或入今以去聲者為暴烈以入聲者為暴聯義亦相通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許氏曰）江漢以濯三語謂夫子之道德光輝如江漢濯之潔火陽暴之乾皜皜潔白人不可加尚已又一說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而孔子之皜皜者終不可尚已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許氏曰）以為孟子贊美曾子則曰曾子不可之辭識明義精有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而孔子皜皜者終不可尚已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鴃博勞也（金氏曰）博勞食母之惡鳥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

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

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麤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釜氏曰周官肆長陳其貨賄名

相近者相遠也賈相近者相邇也正欲精粗異價不以大小同價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

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許氏曰〕許行謂不論屨材精粗但大小同賈是實說孟子謂大屨與小屨若同賈則賈者必不肯為大者是比說將大小此精粗兩屨字意不同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一節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一節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一節陳相之道辭故又闢其市賈不貳之說

許行〔此為神農君臣並耕之言而失其義理者〕
市賈不貳〔此陳相道許行之言欲除變君子小人之法者〕
南蠻鴃舌〔此言許行之學無是師〕

神農〔為耒耜〕以教民稼穡者
孟子〔此述先王之道而欲行仁政者〕
禹平水土 稷教稼穡 契為司徒〔此見堯舜憂民之大者非惟不暇耕亦不必耕〕

陳相〔此為許行之言而自棄其學者〕
勞心者治人 勞力治於人〔此孟子闢許行之言以明大人小人之事者〕
江漢秋陽〔此言夫子之道所尚〕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托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

證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子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若至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

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吾固願見此恐其心之墨之此墨儒者之道此夷子本心以一本可仁
不誠而托辭治喪學之之明故下援民仁民
今吾尚病以親其意者以薄所貴若保赤子儒而入於墨本言二日心
於一本

墨者夷之此蓋來學孝子仁人此乃孟子申憮然爲閒此見夷子自
求見孟子而下已者掩親有道明一本之說曰命之矣覺二本之非
今則可見此見其心之夷子此學愛無差等此夷子所學以二愛無差
已誠欲蓋言葬其親而之蔽故欲推等施由
我且直之以正其失者親厚與貴施由始親墨而附於儒本言親始可
見二本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金氏曰周禮析羽曰旌古者無紙札文字之繁但以所持之物爲信漢初尚紹齊禮招大夫以旌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金氏曰古者田獵所

以講武以軍法治之不見皮冠則失符驗之實從大夫之旌則爲犯分軍中有令而不至則不恭命犯律尤重此所以欲殺之也虞人豈不知拒命必死而非其招不往既自守法亦以正君故夫子以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取之此事孟子書亦兩出又見左氏傳及家語然二書記孔子取之之言則曰守道不如守官然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也此豈夫子之言故此事只當以孟子之言爲正大抵聖人之言非智足以知聖人解有傳之不差者〕夫虞人之招不以其物尙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金氏曰朱子曰答陳代曰不待招而往何哉此以宜可爲而言答景丑及答萬章曰天子不名師而況諸侯此以在其國而言〕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金氏曰〕利之一字門不可啟漸不可長一以利而枉小其弊必至於以利而枉大孟子此語亦是拔本塞源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晋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金氏曰〕王良善御馬者趙簡子之御也左傳作郵良一名無恤天駟星旁有王良星其占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世以郵良善御故自謂王良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金氏曰〕古之善御者御驅逆之中則挾轡使射者中禽之左脅以達右遇是爲上殺以供祭祀所謂逐禽左也嬖奚小人但欲苟中不以禽左爲上殺故用逐左之範而不中詭隨而遇禽則中此小人心術不正苟且求中者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金氏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斷在此句上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郵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金氏曰〕公孫衍即犀首也魏之陰晉人與張儀不善離秦魏之交而與魏導義渠以伐秦秦佩五國相印爲約長代張儀相魏儀死又入秦秦王愛衍且相之爲其後所附從蘇死張儀魏人相秦伐魏降蒲陽而復予之以因說魏事秦又出相魏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不聽陰使秦伐魏魏乃倍從約而請成於秦又後相秦秦欲伐齊又使儀說楚絕齊而獻商於六百里楚絕齊而秦不與地楚怒以黔中易張儀欲殺之儀至楚又因靳尚以求解於楚姬鄭袖又說楚事秦夫而遂之韓說之事秦歸報封武信君使東說齊又說趙北之燕使之事秦所謂衡人也及秦武王立不說儀諸侯皆破衡而儀又說武王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割皆間於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於是之梁而齊果伐魏使秦以其間伐魏後又陰使大解齊之兵而去相魏以死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金氏曰〕往字作一讀送之門者按儀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蓋言

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金氏曰〕儀衍抑闔生事而孟子獨謂其阿諛苟順其主之欲而導之爭順其主之懼而導之從衡凡不能以道義正其君者皆妾婦之道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金氏曰〕惟是心無私邪無私則心廣廣即仁也無邪則所立正即禮也故所行自無私邪窮由所以爲大道即義也蓋亦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此三句是大丈夫之事下三句乃其效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

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金氏曰〕何叔京名鎬號武人自其父兌受程氏學於東平馬公伸而叔京又從朱子學官至潭州善化令未上而卒朱子銘其墓曰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以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金氏曰〕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藉之爲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子終之齊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爲長在器曰盛又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之〔許氏曰〕舂字育義詳仁山先生雅者借也下見前篇通義中又曰諸侯上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上可兼下也又冕紘以組爲之屈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褘受之〔許氏曰〕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褘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袞三者皆王后之服而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記者或三王之後與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許氏曰〕用此以爲祭服謂染絲或此色而織裳或畫於衣者亦如此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

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諷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狥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羡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金氏曰梓人爲器用者如考工記爲條器爲筍虡爲役之類今俗所謂小木匠人爲宮室國邑考工記建國營國乃溝洫之類今俗所謂大木者周人尚輿夫器而工聚爲者車爲多察車自輪始輪人爲輪事治圓曲輿人專治有方而總衆工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

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許氏曰彭更以孟子傳食諸侯爲泰孟子答之以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爲泰而子以我傳食爲泰乎彭更謂非以傳食爲泰但無事而食則不可爾蓋謂有勝業而食則可

也後孟子之意則謂雖無職業而君子爲仁義有功於國者多何嫌於無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

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

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金氏曰〕匪諧聲從匚形從非聲今俗加竹玄黃幣也〔金氏曰〕古者上衣下裳衣玄而裳黃故幣帛皆以玄黃爲色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齊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

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金氏曰按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王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周赧王二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滅宋三分其地宋王偃奔魏死于溫按大事記則敗齊楚魏之兵在滅滕之前按通鑑則敗齊定魏取地之事在滅滕之後蓋事之前後已難詳攷大事記則皆附於宋王之年而通鑑則總附於齊滅宋之年又伐薛之事其時薛已爲齊地當卽是敗齊之時爾）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徵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金氏曰〕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呂氏春秋日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段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趣勢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約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貴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司馬唐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不可加兵秦君乃止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瞯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慚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金氏曰〕戴不勝戴盈之宋臣疑皆戴公之後故以爲氏二人問答計皆宋王偃欲霸天下之時然以孟子之言斷之則王偃實不能行王政而舉邪與處遷善不力可見 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

子之道日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
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
相尋理之常也〔全氏曰〕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處得則必有失此一治所以一亂

也氣化衰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當制亂之主蓋帝堯治天下奏和六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爲洪水之橫流亦是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亂故水之爲災也舉舜而俾治舜舉禹益稷契而天下平所以處亂而不害其爲治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
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
也〔全氏曰〕洚水書作降水當以洚而音洪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
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
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全氏曰〕亡矢桐陽散翁曰洪水滔天多是源洚水生之時而禹之疏鑿則在泉縣木落之候集註掘去壅塞此爲得之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兖州平土當河轉之衝故禹釃爲漯水疏爲九河亦爲平上氾濫故掘地而使之歸港震澤三江亦然如[illegible]惟開渠泄水則亦有之其餘亦多是開鑿岸岸壅塞爾
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

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
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
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
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
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全氏曰〕太康者禹之孫盤遊無度爲羿所距保遷南夏孔甲桀七世祖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履癸即桀也商武乙者武丁之孫遊獵射天暴雷震死
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

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金氏曰伐奄乃周公相成王之時奄君導武庚作亂周公相成王東征三年伐淮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飛廉紂幸臣也〔金氏曰按史記秦之祖中潏在西戎生蜚廉字處父蜚廉生惡來惡來多力而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造石椁於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椁死遂葬霍太山索隱曰事蓋實愚按此當以孟子為正〕非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金氏曰按周書載黎在誅紂前邁周書誅紂之時太公望伐方來王遂禦循呂他伐越戲方矦來伐靡集于陳百弇伐衛陳本伐磨百韋伐宜方禽之新荒伐蜀禽霍侯俘艾佚侯百韋伐厲皆告馘俘又周公相成王踐奄之時殺武庚伐淮夷徐戎餘三十餘年國史傳不載大抵皆紂同惡之國也又曰按史記紂益收狗馬奇物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故武王周公驅而遠之又韓子曰昔先王列山澤網罟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則不獨是紂所畜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金氏曰按古文尚書有皆作又〕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金氏曰胡氏名安國字康侯諡文定建安人因新裁之間程子之學友事游楊謝三君子以得程子之旨後以春秋侍講奉敕作傳此段傳序也〕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金氏曰春秋起隱公元年己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金氏曰魯舊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雖弒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為臣者不知此義陷於弒逆之罪而不覺為人君者不知此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修之使是非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垂萬世故謂之作〕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金氏曰〕楊朱老子弟子字子居其書不傳而列子莊子少舉其語蓋楊朱親傳老子之學至於列子又再傳莊子又三傳其時老子之言簡質戰國好文故其言未播列子之書未行莊子之書未著故當時惟楊朱之言盈天下孟子闢楊卽闢老莊也又曰楊氏爲我楊子取爲我蓋其初聞老子睢睢盱盱之戒而一切收斂又慕伯成子高之爲人不以一毫利物必其愛身獨善而不肯役於世若人人如此則人君將誰與治天下乎

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金氏曰〕墨翟史記云宋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亡墨子書有文子子問於墨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者也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又曰墨氏兼愛其書曰若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人法之旣以天爲法天何欲何惡者天以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之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之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按此卽所謂墨氏兼愛疑於仁故其日相傳授皆以爲愛無差等又荀子亦譏其大儉約而無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也夫聖人豈不欲舉天下之人兼而愛之顧有所不給也故必急於親賢其立爲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者蓋廣而充之所以愛天下也今夫視天下之人猶吾父母親戚奚不可也而於吾父母親戚亦無異於天下之人則不可之大者此所以欲厚待天下之人而不免反薄其親所以卒至於無父也況其爲法生不歌死無服則所以儉其親者從可知矣儉於其親而尚何及人哉此孟子論二氏之害其極至於無父無君而不免陷於禽獸也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金氏曰〕集註而大亂將起一句方見文意孟子雖充類至義之盡然不考其實則疑於過蓋其時異端邪說並行仁義不著所以爲戰國之亂卒至於亡秦而極生民之類墜滅幾盡甚於率獸食人之禍孟子之言豈不信哉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金氏曰〕二子書不傳於世必因孟子闢之而書遂廢然列莊之書多其意也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二篇今存者十三篇然多散

淺或出附會莊子誠其非樂佛道二篇之畧今書無之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則二書之不存孟子之功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金氏曰楊氏出於老子申韓亦出於老子太史公曰申子卑卑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孟子闢楊氏之爲我是斥少恩之原衍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尤甚元魏以立廟竭天下之財而亡梁以奉佛捨身而亡隋以道場唐以迎佛復寺立李奉佛飯僧皆無補於亡南唐以混茫無生之說亡其國生民之禍可闢日積爲君臣者或溺於佛而不自知且以取亡爲未盡佛之道或罷亂亡廢外而終以佛爲依歸胡不卽往事觀之以爲深戒耶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

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

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萬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

心而度聖賢之心也〔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合集註之意

孟子好辯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此言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民無所定　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此一治也　禹抑洪水而天下平是也

堯舜既沒暴君代作及紂大亂　此又一亂也　周公相武誅伐驅戮天下大治　此又一治也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是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君有之子弒父有之　此乃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　此言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是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此乃楊墨害道之時亦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不得作　此孟子雖不得時然楊墨之害自此滅亡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亦一治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卽此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金氏曰〕此章詳見後篇陳仲子下文齊之世家蓋陳氏自成子得政於齊田和遂有齊國則陳氏在戰國時乃齊之公族世家也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金氏曰〕莊子盜跖篇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按莊子所說雖詳而以爲柳下惠之弟又與孔子同時其說遂不可據註亦自疑之又引漢書云秦之大盜當是秦國人之爲盜者爾然盜跖篇後

人所能决不可信　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不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

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許氏曰匡章以仲子爲廉孟子謂齊之巨擘者許之也雖然以下貶之也伯夷盜跖之粟固問也此非君子之心則仲子之廉當如是尔匡章對以纖屨辟纑易之此則合君子之道然既以功易食爲無害而以母兄之室與

食爲不義何哉縱母兄之得此物爲不義而我受之母兄則爲義矣兄既是齊之世家則兄之得祿未爲不義也仲子既於母兄之物所從來推一層上看而於所易者不能推一層上看是不能充其廉之類矣凡此皆是及說而愛親敬兄及君臣之義皆在其中使之就其所明通其所蔽則仲子之罪大臣章之惑解矣又曰此章經註三廉守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此仲子未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廉守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爲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廉守又仲子之廉也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八　終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九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壁輯梓

孟子　朱子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金氏曰〕離婁莊子云離朱之目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目步見秋毫一云見千里鍼鋒孟子作離婁按婁朱古聲雙疊如邾謂之朱婁故離朱謂之離婁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金氏曰〕公輸子魯巧人公輸班札記作般春秋末人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金氏曰〕師曠晉平公樂師字子晉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

不可勝用也旣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金氏曰規矩準繩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生平蓋衡運生規規所以爲圓四折其圓則取方而生矩矩所以爲方也方則直而生繩繩所以爲直也懸繩以爲準準從衡平爲準所以取平也）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旣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

後正言立法前謂至聰明者亦須法度以此下一句必須仁政後則謂聖人立法雖盡智慮亦須法度雖主於不忍人之政一句然上兩句亦聖人所立之法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首章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

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毁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金氏曰此章以仁心法度對言明巧聰道者心也規矩六律仁政者法也仁心仁聞者心也先王之道者法也善心也政先王之治法也目力耳力心思者心也規矩準繩不忍人之政者法也不仁者無仁心也無道揆法守者無法度也自仁者宜在高位以下則兼言君臣矣自詩曰以下則又專言臣也泄泄者臣無仁心也無禮義非先王之道者臣無法度也恭者尊君之意期望遠大不敢謂凡主此尊君也敬者謹畜之意陳善閉邪每事不苟此敬君也王文憲曰責難是先立一箇大志下句是仔細點檢即是責難工夫也

今有仁心仁聞民不被澤 此不行先王之道者 故曰 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 此論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者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能遵先王之法者 故曰 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此論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者

離婁之明 公輸之巧 師曠之聰 堯舜之道 不以 規矩 六律 仁政 不能 成方員 正五音 平治天下 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是以 不仁而在高位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 此是爲上而不遵先王之道者 故曰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 此以行先王之道者責於其君

天之方蹶事君無義 此是爲下而不遵先王之法者 泄泄 言非先王之法者 故曰 責難謂之 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此以行先王之道者責於其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圓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蘇氏曰〕謚法殺戮無辜曰厲壅遏不通曰幽損位亂常曰幽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規矩方員之至 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
聖人人倫之至 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盡君道 盡臣道 此謂法堯舜而能仁者 甚則身弑國亡
賊其君 賊其民 此不法堯舜而不仁者 不甚身危國削
此言不法堯舜而不仁之禍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亦承上章而言

愛人不親	此見	反其仁	此謂	其身正	此謂	此亦承
治人不治	行有	反其智	反求	而天下	自求	上章而
禮人不答	不得	反其敬	諸己	歸之	多福	言之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

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

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巨室	此世臣大家難以力服而人素敬信者	爲政不難不得罪巨室	此推本正身修德之致	巨室慕一國慕天下慕	此見服人之所難服此見無一人之不服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此見德教所施可以無遠不至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

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婚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

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金氏曰集註引難爲字以證不可爲字謂與仁者爲敵難爲衆力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
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
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
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金氏曰楚辭集註曰滄浪即漢水下流見禹貢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均州武當中有滄浪洲是其證也滄浪之歌乃是荊楚間風謠之舊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歌今襄州又曰有滄浪水乃屈原谷漁父處其地不同歌辭則一而取義又各不同夫子

言水之清濁則有濯纓濯足貴賤之異此其自取也屈原所引則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故各有所用而不相通要其用處亦不出夫子之意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
至理此類可見許氏曰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本意然主人而言者意反淺主水而言者意反深所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
存則無以辯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
於人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
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
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
者桀與紂也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金氏曰爲湯武敺民言桀紂以暴失民湯武以仁得民民畏桀紂之暴故歸湯武之仁是桀紂爲湯武敺民以來猶魚畏獺故投于深淵鳥畏鸇故投于叢林是獺爲淵敺魚以入鸇爲叢敺爵以來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

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金氏曰非猶毀也此字重讀〕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 〔自拒之以不信〕
自棄者不可與有爲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自絶之以不爲〕
仁安宅 義正路 〔此見道有固有〕
曠弗居 舍弗由 〔此見人自絶之〕
哀哉 〔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

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許氏曰仁義根於人心人所同有行之則甚近甚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道在邇（親與長在人為甚邇）求諸遠事在易（親之長之在人則為甚易）求諸難（舍親長以外求而反失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上倡而下應則天下可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金氏曰集註中庸章句文有不同集註為明切中庸人精集註為下學中庸上達）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金氏曰與大學相表裏者格物致知乃明善之要其誠意正心修身乃誠身之謂推之齊治則順親信友獲上在其中）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金氏曰伯夷孤竹君長子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中國去北海甚遠但以遼海為北海）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金氏曰孫臏吳起詳註序說）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金氏曰蘇秦洛陽人說六國合從遂佩六國相印張儀詳見前篇）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金氏曰李悝之法乃是盡

民力以求多粟而增其賦此法商鞅實受之其後遂開阡陌矣按朱文公阡陌辨曰陌之爲言百也遂洫縱而涇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涇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涇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先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而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阡陌所棄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力之有遺田衰法壞或歸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又必有陰據自私而利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開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核陰

據自私之弊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為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金氏曰）史說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而承意觀色為務又入滑稽傳授與也受取也（金氏曰）授丞又反受植酉反古禮男女不親授受（金氏曰）禮記曰嫂叔不親授又記內則曰唯喪與祭得相授受其授之則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遠別也禮之經也援救之也權稱去聲尺反錘直垂反與縋同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字之義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

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

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許氏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爲子者必有是言也孟子所以責爲父者身之必出於正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亦不失其爲教（金氏曰正身擇師君子之所以教子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君子恐其教必以正以正此父責其古者所以相夷本謂
傷恩不行繼之以怒子而有傷全恩則惡愛子
之不故不夫子教我以正此子責其易子亦不責善反成
教子親教夫子未出於正父而有傷而教失教則離不祥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許氏曰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又爲事親之本下文曾子只是事親之準則意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則可爾）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金氏曰〕人不足與適次子曰二語當急讀適與間不必皆逐般不可作斷句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方是斷句王文憲曰此是點讀正反之法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所用之人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

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王勉曰〔金氏曰〕王勉廷陽人集註王氏多介父之說故王勉獨著名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

足而不簽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

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

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閒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金氏曰按此實當作文質之質事親從兄者仁義之實而推之仁民利物忠君弟長則皆仁義之文王文憲曰此實是根本精實非可以對虛對爲而言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

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仁義之實 事親 從兄 是也 【良心眞切 天下之理 皆原於此】
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見之明而守之固】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節之密而樂之深】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金氏曰李氏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中謚文靖師事羅豫章）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

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舜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以歸己言天下之所[illegible]
以事親言[illegible]
盡道而瞽瞍厎豫
天下化　見天下無不可[illegible]之親
父子定　見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金氏曰〕諸馮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負夏衞地史及雜書云舜販於頓丘就時於負夏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因葬焉今道州九疑是也此云鳴條恐古地有二名爾舜有虞之國在今河中府舜井尚在歷山雷木皆在河中之境而古今又多傳齊州有歷山濮州有雷澤曹州有陶丘此舜舊隱是云東夷之人又會稽上虞世俗亦云舜所居此或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歟按舜爲父母所逐負販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爾或云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金氏曰〕周自古公遷于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金氏曰〕畢在豐西南文王所塟郢逸周書作程謂文王嘗宅程及伐崇遂作邑于豐在今京兆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金氏曰〕周禮掌節門關用符節集註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此即所以符其節則藏於中而施之以爲表者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金氏曰〕此章言前聖後聖相去雖遠及其行政化於天下凡事莫不止於至善以此理量度之無一毫不同者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金氏曰〕溱洧二水在今鄭州朱子云此即汜水在虎牢之下故虎牢名汜水開封子產以乘輿濟人處聞人務德以爲此水其下皆涉可施梁杠淺不可徒涉恐難以乘輿濟然此類不必深考按古今地名不同圖經流傳亦異二水源流亦長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洧則二水亦小可以徒涉但或冬寒病涉子產偶見之以乘輿濟之爾觀下文言十一月十二月可見又徒有輿梁字皆以木不過秋冬間作木橋

耶固不忍涉之深淺者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

寒涸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金氏曰）葛氏本出諸縣後徙琅琊其地自有葛氏故自諸而遷者稱為諸葛以別之至諸葛亮字孔明官至丞相封武鄉侯謚忠武後人獨稱武侯得孟子之意矣（許氏曰）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徒杠輿梁偶有闕耳孟子此言責備賢者益恐學者因敬子產而以其所為皆是故明斥其非以曉人也金先生曰先生之道至春秋戰國皆成廢墜讀此章當如先生之制與為政之體諸葛武侯治國橋道傳舍無不修治此足為法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金氏曰）儀禮喪服篇曰齊衰三月為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大夫為舊君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

也何大夫之制予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絶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兆域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爲君方喪三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潛與嗣曰〔金氏曰〕潛典嗣字延之號清逸豫章人嘗從濂溪遊曾子固亦在事見謝溪汶集清逸墓誌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諫行言聽膏澤下民	有故而去	使人導之出疆	先之於其所往	三年收其田里	此之謂三有禮	如此則爲之服	此見恩義之至所以爲服
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	有故而去	則君搏執之	又極於所往	遂收其田里	此之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	此見寇讎之甚安得有服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金氏曰〕非禮之禮如就位而與右師言不待招而見諸侯與時俗之繁文趨時之謬敬異端之僞制進退拜跪之不典皆是非義之義如陳仲子之廉楊氏之取爲我鄉原之善儀衍之大丈夫遊俠之義聶政荆軻之許人以死皆是集註察理不精乃一章之要旨事不察則蔽察不精則爲所以有非禮之禮非義之事順理則無非禮之禮[illegible]

非義之義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許氏曰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許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德成物也有能以其能成事也今以子弟之無德無能而棄之是物之近者事之急者皆不能成尚可謂之有德有能乎彼此相較相去豈遠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養生送死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此言當敬當愛不過人道之常）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欲必誠必信實乃人道之變）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金氏曰深造如趨一步趨一步一節進一節以道如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後篇不成章不達意可兼看〕資猶藉也〔金氏曰資如蓄積之資集註訓作藉則如資助之資資給之資蓋與取字相應惟資藉之者深厚故取用之者不竭〕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

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許氏曰此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故集註謂道則其進爲之方也進爲字有力當有蓋學者欲其循序漸進優游涵泳力行旣久自然融會於心所謂自得也理旣融於心則所處者自然安固而不搖旣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之旣深則日用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則自然有以下效驗以知行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於行者爲尤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圈外〕程子曰學而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金氏曰前伯子後取叔子意足之此章最難看惟程子得其意然止說一句而三句在其中蓋上一句是本下三句是效大抵無淺易輕浮之失無凌躐彊探之病有循序漸進之功故可以自得之則無安排布置之勞無生澁杌揑之態有存養久熟之功故居之安居之安則有寬裕深長之氣有悠遠博厚之積故資之深有資藉深遠之課故有取用不竭之功逢其所值無不得其至善之所在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

鬭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敎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金氏曰集註兼舉二義皆非定說雖凡例以前說爲長然如後說則兩實字當作一本一致蔽賢者以正爲邪以善爲惡此言之無實者也言無實者不祥故不祥之實竊亦惟蔽賢者當之盡文字中凡說不祥便是凶禍又當之二字亦可見此意與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同）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金氏曰幾微希小也者讀幾句猶云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只些子耳存是存此些子去卽失之文勢多以此二字爲句反結庶衆語非孟子文意後篇平旦之氣文意亦然）

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金氏曰不知此并下知此二知字補所以去所以存之故本下文明察字）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金氏曰戰兢惕厲此四字補意尤緊亦從幾希字來只爭些子才不存之卽去去卽同于禽獸所以戰兢惕厲唯恐失之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許氏曰〕此以舜為標準而使人企慕以力行也舜亦異于禽獸幾希者爾以其能存故為舜則衆人能存之豈不亦可以至于此乎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金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聖人不待存之由其明察于中自然安行于外察如文理密察之察

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形生理賦其初本同而偏正斷全則不無少異〕
庶民去之〔不知而去之所以異禽獸何異〕
君子存之〔知所能存之而未察以〔illegible〕禽獸〕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生知安行不待勉强其於禽獸大遠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金氏曰〕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事見魏一卷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金氏曰〕恐與子莫執中之執似故特出此字義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金氏曰〕而讀為如詩中用而字結者皆如字意偏其反而謂華偏翻如也室是遠而謂人之遠如也諸詩多如此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金氏曰〕狎字訓泄與褻字同然作本訓亦可蓋泄者有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益不以在遠而遺朱子又曰泄兼有狎侮忽略之意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

興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群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金氏曰〕通上章言舜因歷舉三王周公通下章言孔子而又自言私淑皆似一時之言與末卷末章意同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金氏曰〕聖人則一其時其事其作用之迹與其警省之辭又各有可見處故孟子名因一事而言禹之好惡湯之中公文武之不泄不忘則學聖人者有可用力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金氏曰〕當時晉楚之史與春秋並立故左氏春秋傳于晉楚之事最詳以其有可參考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金氏曰〕齊桓之霸在魯莊閔僖之時晉文之霸在僖公之世而此云春秋皆桓文之事蓋五霸桓公爲盛其後諸霸不過躡其迹而爲之晉文之霸子孫繼其事世主夏盟至春秋末始衰故霸王雖不一而其事則皆桓文之事耳

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于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此又承上章歷敘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

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金氏曰君子之澤四句必古語俗諺孟子引之以言孔子之世未遠流風餘韻多在故我雖未及登門而尚得竊有所聞于人以自淑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君子之澤此言世遠澤微
五世而斬無君子孔子徒也
予未得爲以三十年爲一世則孔子至孟子之時未百五十年雖不親受其業而澤尚存

小人之澤小人皆五世而斬五世絕
予私淑諸人也以父子相傳爲一世則孔子至其孫子思之時未及五代猶得傳其學而私淑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許氏曰可以無三字爲重不可將可以可以無作兩下看初見其可而詳察爲不可故行之惟從其不可者爾朱子謂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蓋傷廉是順辭易看傷惠傷勇是反辭雖看難也須先體認惠

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爲傷集註畧見而自許是全釋可以意深察而自疑深察中語是釋可以無意自疑字乃是指上去疑其可以者如此看方見得可以無不是兩下說下文過猶不及只是結傷惠傷勇兩語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金氏曰吳伯豐問取之傷廉不難于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予與其偷生寧就死不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于取舍生死不難于精擇也朱子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後祥竊意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勝多輕予施結客若四豪之類是也刺客輕生若聶政之類是也一時風聲氣習大率如此故孟子爲當時之戒有傷惠傷勇之說便如後世吝予偷生之習勝則孟子之戒又須別矣如後篇舍生取義章不難舍生但欲

合義耳

可以取言可以者可以無取言可以無取傷廉過而反害
可以與乃畧見而可以無與者深察而與傷惠乃是過猶
可以死自許之辭可以無死自疑之辭死傷勇不及之意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羿有窮后羿也〔金氏曰〕有窮國號羿其名左氏后羿遷于窮石或云即窮石山弱水所出在今甘州此說不然當是并冀間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

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金氏曰〕左氏傳襄四年羿歸自田家衆殺之盖寒浞行媚于內而娛羿于田使家衆殺之逢蒙其人也荀子作逢門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

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許氏曰〕此章專爲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金氏曰〕西子西施也越地有東施有西施范蠡爲越王句踐求西施氏美女以賂吳王夫差遂以亡吳范蠡終自取之泛湖而去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

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金氏曰〕程子謂此章為智而發王文憲曰謂此章說智是從原頭說來則字非語助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故天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如言乃若其情情是已發見者即性之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金氏曰〕利順便之謂集註訓自然之勢尤妙王文憲曰故或有順有否順者是本所謂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

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許氏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故之發于逆者則又非性之本矣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然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

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許氏曰〕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禹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此喻言禹順水之性禹智之大以智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處物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卻不是功用又曰章內三箇智者字不同上者字是問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金氏曰〕天之高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圓者圍三徑一則徑一百二十二度少四分度之三天包地外地面正當天中則自地而徑天面六十一度少也星辰之遠此星指五緯辰指二十八宿之次十二辰也王文憲曰求其故此一故字最證得已然之迹分明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為

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
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于度故日日至之度然日
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
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
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
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筭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
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謂推千
已後之
日至也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
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金氏曰漢律曆志云上元
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至漢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于是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
按曆家以十有九歲七閏為一章之數則氣朔分
齊積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凡四
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氣朔日月之運皆齊故元封
七年大餘小餘皆無大餘謂日餘分也小餘謂月

餘分也蓋一元之數則日月
並無餘分曆又再起元首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
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
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
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故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可坐致此求其已然之迹則故而已何取於鑿
天下之言性
利為本如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此順其自然之勢以利為本何惡於智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
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
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
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
也金氏曰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有職喪上士二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

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
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公有司之所共
職喪令之按古者有爵之喪皆職喪涖之故皆合
與禮不若後世國異家殊而委巷之禮浮屠之法
莫之或正也凡有司之所涖則專屬朝廷
故謂之朝廷猶俗言縣官俗言官府也
歷更涉
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
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
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
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金氏曰〕存心猶言處心與上文存之後篇存其心不同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金氏曰〕古書由猷猶並作繇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君子
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
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可見君子所存小人反是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人愛之敬人人敬之
此言仁禮之施　此見仁禮之驗
存我橫逆此惟恐仁必自反也禮之不至　橫逆由是此惟恐仁必自反也禮之不盡
仁矣　忠矣　禮矣
橫逆由是此禽獸之類不足校　此亦妄人之人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金氏曰〕過平聲經過也禹娶塗山四日而復往治水其後啓呱呱而泣亦不為搯行則尋常經過其門不入可知矣

〔金氏曰〕洪水未平黎民阻飢亦一亂也事見前篇而謂之平世以堯舜在上禹稷見用也亂世謂周室衰替列國兵爭諸侯大夫皆僭其上而孔顏不見用也或者不知但言平世則聖賢出亂世則聖賢隱如此則世亂其誰整之蓋世之治亂在聖賢之用舍在春秋之時能用孔顏則不為亂世矣孔顏不見用于世則非惟職不得行勢皆不可行也尚何救亂之有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

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已責而救之急也金氏曰由與猶同已見上章然此章由字只作自字訓亦可蓋禹作司空職在治水而天下有溺者是由我有以致其溺也棄爲后稷職教稼穡而天下有飢者是由我有以致其飢也責皆在我故急急救之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金氏曰同室鬭事關一家已之責也鄉鄰鬭事在他人非已之責則非惟職不當救勢亦不能救也使其勢可及則亦救之矣但被髮纓冠以急救其勢之所不及則惑爾雖閉戶可也雖字可字當看詳非心所不欲救蓋所不可行也

禹稷 同道 心一 而已 禹稷當平世 溺由己溺 飢由己飢 進則 救民 易地 隨感 而應 同室鬭者 救之可也 此猶禹稷
顏回 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 不憂簞瓢 退則 修己 皆然 各盡 其道 鄉鄰鬭者 閉戶可也 此猶顏子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

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
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
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
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
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
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
之絕耳〔金氏曰章子者国章字也荘子亦謂章子不見父又戰國策云章子之母啟得罪其
父其父殺之埋于馬棧之下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秦曰夫子之彊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

曰臣非不知更葬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
敢此事以見章子不得近父之由而實無違父之罪今卽孟子之意觀之則章子無五不孝之罪但
無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之孝亦無不敢疾怨起敬孝諫則復諫之孝故孟子論其責善賊恩之罪
而矜其黜妻屏子終身不養以自責之意文公謂其爲人必拗彊久之輒漢御業苦似陳仲子文公
然之後詳按上文通國皆稱不孝則章子已爲衆所衆故孟子矜其意哀仲子則爲衆所惡故孟子
非壯非亦從擬闢咸之意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
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
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
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金氏曰沈猶行魯人盖魯者有沈猶
氏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
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
不與臣同〔金氏曰曾子書雜篇載一事與此相類魯人攻費而責其罪曾子謂費君曰請

出避姑無使狗豕入吾宅也費君曰寡人之于先生厚矣今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爲先生守宅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費責費之罪者三而曾子所陳者九費子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
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
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
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

巳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金氏曰儲子見後篇又戰國策內云燕亂儲子謂齊王因而外之遂伐燕】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illegible]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金氏曰所以二字指其求乞之態與乞墦何異乞墦小乞丐求富貴利達者大乞丐其態度所可羞者也】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

哉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金氏曰詩毛公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云秋爲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其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
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
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
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
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
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
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

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
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金氏曰〕恝
無情之貌
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于
我何哉此四句即是恝也蓋長息之意正謂舜往于
于田竭力以共子職足矣而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如此號泣也孟子推公
明高答之之意則謂孝子之心都不如此恝然曰
我但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
愛于我何如哉蓋自謂無罪而不復憂也此所謂
恝也若孝子之心則不若是故下文推舜之爲心
擧天下之可樂者不足以爲樂而惟以未得于父
母之心爲憂此[illegible]以號泣怨慕也楊子曰事父母
自知不足者其[illegible]
也此段集註[illegible]
惟而已矣何[illegible]文意不[illegible]
[illegible]發章首[illegible]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金氏曰〕二女長娥皇爲舜
妃次女英爲舜夫人所謂舜二
妃楚辭所謂湘君湘夫人也
九男事之以觀其
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
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于是堯
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
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
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金氏曰〕九男路史曰
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
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房傅鑄唐冀
隨鄃櫟函皆云堯後之國不可悉考
又言一年

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
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
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金氏曰〕好色上聲下文知好
去聲妻帝之二女之妻平聲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

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
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
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
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金氏曰艾一說自也一說半自也如夜未艾謂年方半也戰國策高誘註幼艾美女也〕不得失
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
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
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
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舜往于田號泣
于旻天　所以　悅之好色富不以常人
皆貴無足解憂所欲爲樂
于父母　所以　惟順父母惟以不順
親　可以解憂乎親爲憂
人少則慕父母此見
知好色則慕少常人
艾有妻子則慕之情
妻子仕則慕君之遷
大孝終身慕父此見
母五十而慕者聖人
於大舜見之　之性
之盡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
是以不告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
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
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許氏曰懟父母言人之常情也〕舜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母之心舜固非懟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消弭于未然此等處正好觀聖人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
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
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金氏曰〕集註引
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謂以君命命之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
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
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即其事也〔金氏曰〕完廩浚井集註以史記之說為證今按本文言之自是明白捐階與出字相對捐階之捐謂下階去也完廩已下去而瞽瞍焚之浚井已出去而瞽瞍從而掩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完廩浚井隨即捐出而瞽瞍不知焚之揜之尉無及矣蓋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今河中府有舜井二井相通謂是匿空旁出者此容有之真宗皇帝名之曰孝感泉

云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周禮掌五兵五盾鄭云五盾干櫓之屬禮圖云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胡長六寸以其與干相類故云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琱趙註作彫詩作敦並與彫同畫也言彫天子弓名通鑑外紀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此言鬱結積聚之意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賢遍反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平免反或作辨也〔金氏曰〕孟子因其萬章所言之變以發明聖人處變之心于以示天理人倫之極不臣臣辨其事之有無也後篇答桃應之問亦然王文憲曰人情天理于是為至此語最精切學者所宜反覆深思不可草草領略過君子

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

原缺第七十、七十一葉

象欺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

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

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金氏曰此良言尊君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

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

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巳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金氏曰此段言尊親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

原缺第七十六至七十八葉

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許氏曰凡祭有祈有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背沴民無夭札則是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凡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湯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定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于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嚴蔣按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放之于書自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冢宰攝祭于宗廟也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見于殯宮告即位也若隔外丙仲王之世而太甲承仲王之喪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但曰祠于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復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也

金氏曰皇覺云湯冢在濉陰亳縣亳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亳城今屬應天府穀熟縣

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

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
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金氏
曰]從嫁僕妾皆謂之媵左氏以媵秦穆姬是也湯娶有莘氏之女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此附會之說所由起也有莘氏宇或作藝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金氏曰]戰國之時去聖人之世漸遠簡冊之書非國家不能有傳誦者少故一時好進干時之人倡爲伊尹負鼎仲尼主疽環之說以掩其枉己辱身之醜而濟其富貴利達之私故誣罔聖賢以自文此古今時俗之通患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
不以取諸人
莘國名[金氏曰]今興仁府地受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
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金氏曰]詩如大章咸池大韶之樂虞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逸書皆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契于中而欣慕愛樂之也集註惟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皆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者其用亦甚實也
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

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
哉[金氏曰]三去聲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

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
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
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
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
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
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

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
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
之以伐夏救民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
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
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
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

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
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
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
已矣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
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
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
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
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
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
而子之意金氏曰林氏所引已爲明白子貢借子禽求之之問以明夫子之求之者乃盛德之所致蓋異乎人之所求孟子借萬章要湯之說以明伊尹之所謂要者乃樂堯舜之道所致蓋異乎人之所謂要文公以爲林氏所引雖切然前章不得而子之說意已相類蓋孟子因咸丘蒙父不得而子之說乃是烝乂不格姦瞽瞍反見化于其子稱則所謂不得而子者異乎北面有歷之說矣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
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
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
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
喜造言生事之人也金氏曰造言生事謂造爲此言以自託且相扇于時皆遊急爲功利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金氏曰）桓魋事註論語子罕篇　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金氏曰陳侯周陳湣公也一作愍公者非湣懷公之弟湣公六年孔子至陳）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虞之賢臣（金氏曰百里氏奚名自奚適秦于是秦有百里氏）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

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
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
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
之乎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
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
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
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許氏曰〕後論六反四

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然各有序第一總言去
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
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爲下節張本第六
專以上文之賢證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
言之而第五節爲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
不賢則不足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但見
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
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
〔金氏曰〕古者民受田士受祿故士大夫去國失官
則無祿而賢者去國又不屑于干祿則鄙賤之役
亦或爲之以自養也如百里奚食牛之事是也但
謂之借此以要秦穆公則不可耳又按史記其言
百里奚事始與孟子異其曰百里奚亡之宛楚
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
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與之穆公乃釋
其囚授之以政號曰五羖大夫按如此則五羊之

皮食牛之說與于或者所傳似爲有理矣
有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之說五羖大夫
亦秦人以此名之爾
非穆公以爲號也　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
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
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
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金氏曰〕莊周好
詆訾聖賢之徒尚有爵祿不入于心之說則百里奚蓋安于貧賤
而不願乎其外者穆公自舉而相之爾〔王文憲曰〕
言爵祿無心無如莊周
言去就有義無如孟子　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
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金氏曰〕好事者之
論固是誣罔聖賢
以濟其干祿之私然傳之于世壞人心術污
人行止所關尤非小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

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
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
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頑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

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俟稅冕而行非速也新氏曰去父母國之道也此何亦孟子之言孔子只有遲[illegible]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

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

其未作而先擊鎛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許氏曰此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物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爲聖智兩全〕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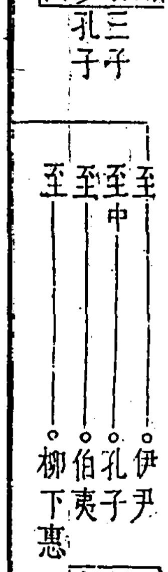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許氏曰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也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

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樂始終條理圖

射百步圖



並仁山金先生之圖說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當時諸侯兼幷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

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

所賤矣○金氏曰詳朱集註有無二字亦挾字之意所謂無獻子之家者是其心不以獻子之勢爲富貴也亦有獻子之家者是其心資獻子之勢而利獻子之有者也獻子則不挾貴而下友五人五人亦不挾獻子之貴而上交獻子使五人者其心一挾獻子之富貴則獻子不與之友矣大抵人情貧與富交強者必怯弱者必求然富貴與貧賤交強者必驕弱者必吝此論交者之所當深戒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不聞別有費國也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之後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自擅其邑如附

原缺第九十七葉

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師所尊也友所敬也
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
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
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

命也金氏曰晉平公能友亥唐亦可謂賢然悅賢不能舉所以君子譏其失政范氏曰
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
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
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
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
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金氏曰上文自大夫小國君大國君皆有友也又進天子之友以終之蓋[illegible]而友匹夫是[illegible]

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
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
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
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饑餓
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
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
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
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
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
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
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
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
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
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

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季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敎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敎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金氏曰較從趙氏說音角則義亦爲角矣從張氏則去聲二音皆通蓋射獵之時爭逐禽多寡以爲勝負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

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金氏曰傳云御公用鮮衆給而已蓋公室祭禮則用以爲鮮其餘取給而已不必獵禽以爲鮮也祭器如牛鼎羊鼎豕鼎鷄鼎魚鼎之類牲各有鼎而鼎熟則登于俎牲亦各有俎天子諸侯之祭獵而取獸者爲乾豆爾此祭器簿籍既正則衆不必獵獸以祭而獵較之俗不廢而自廢矣）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

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 金氏曰衛孝公出公輒拒父爲不孝其臣諫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違王父命故特以孝謚之以掩其非爾孔子久居于陳至衛而輒修地行主之禮受其公養之餽一年而反魯舊說孔子久居衛者非也史記陳世家可見

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

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 金氏曰周禮遺人之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而賓客之會同師役則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蓋掌其施惠出入之數故曰會計當而已矣 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

也（金氏曰乘田牧人之官掌養牛羊者以牛為重故曰乘田以牛駕車耕籍田也）茁肥貌（金氏曰茁是生育壯是肥長是大）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
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
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
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
食其廩餼謂之寄公（金氏曰儀禮寄公者何失位之君也禮記郊特牲謂之寓公蓋諸侯為夷狄所滅則奉宗廟之主以寄于彼國謂之寄公其出奔者亦名寄公云）士
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
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
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
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
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
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
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
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
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
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
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
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
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

[illegible]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

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金氏曰賢

通大小而言多聞則又以足應學者無窮之求故曰師此章初言不可名中言非其名末言以官名〕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

旂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

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始盡〔許氏曰〕萬章兩篇皆論聖賢之行大舜六章言大禹固無問矣七章則言伊尹故八章以夫子之出處繼其後九章論百里奚矣篇之有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大成繼之三章問友而上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五章爲貧而仕又言孔子六章論君饋與此章論見諸侯而又及孔子蓋孟子所願學者孔子故論古聖人則以孔子繼之論賢者必以孔子折衷之前篇言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篇之末皆然論語中庸之體大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學孔子而後可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九終

東亞大學校圖書館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十

向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甡輯梓

孟子　朱子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金氏曰柜柳本趙註爾雅注柜柳皮可煮作飲蒲柳可為箭當以朱子謂蒲柳為正蓋可捲為器者桮棬屈木所為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許氏曰人受天之理以生本具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惡是失其本性之善非其真也告子不知乃謂人性本不善必矯揉而為仁義猶

矯揉杞柳以爲桮棬孟子謂人之于仁義乃其本
有而所當行者豈矯揉而成若告子謂矯揉而成
乃是戕賊人之常性而爲之爾採杞柳爲桮棬是
戕賊之也非可以喻仁義也若此言之行人不知
者將真以爲戕賊人爲仁義
誰肯從之是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也

湍波流潆回之貌也告子因[illegible]小變之近於
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illegible]下乎人性之善

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
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
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
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擊所使而逆其
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
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
惡在所引若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爲喻孟子
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猶水之必下告
子所謂決之者人爲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
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乎人之
爲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
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
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金氏曰〕佛氏之說妙
處在此差處亦在此
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
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

其生于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
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
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
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
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

而不能對也許氏曰告子以活動知覺為性孟子意謂以此為性則人與物同而何足謂之人哉故先以白之說兩轉審告子之意待其應定了然後以犬牛人之性同異而問之告子知其其說之非其言方塞所以言犬又言牛者謂非獨人物之性異諸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所以深曉告子以人之性善也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

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金氏曰集註此段論性大旨及告子誤根可謂明白然告子以氣言性而不言氣字出孟子以理言性而不言理字出至程子張子始以此二字分別明白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金氏曰告子以甘食悅色為性則謂好愛之意生乎內故曰仁內不知辨別義理之為性則謂長幼之宜出乎外告子正以情欲為性而以義理為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

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

耆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　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許氏曰告子言仁是好愛只說人心不知孟子所言仁義是道心告子以好食愛色皆發于心故曰仁內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子只答義外之說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爲言不知愛之所施有宜即義在其中而長之之心豈發于外是則理之不明故

也孟子因其以好食色者爲性于是借耆炙以爲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于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金氏曰公都子行吾敬一語已盡而孟季子不能思與告子一例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三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卽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金氏曰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此段言一時一家而善惡相遠如此）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金氏曰性發而情自然能爲仁義禮智之事者蓋性之所能爲所謂良能也此才也惟弗思弗求所以不能盡其才者衆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金氏曰有物必有則性也故好是懿德乃若其情所謂善也觀孔子引孟子說

詩之意則性善之說蓋本于此)(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金氏曰孟子指性善之才性之所能為者人多不能盡惟聖人能盡其才爾程子指氣稟之才則其資質固有昏明強弱多寡之不同矣孟子之言人也切程子之明理也密孟子答性善之辨至此章方明朱子註孟子性善之辨亦至此章方備蓋程子兼說性氣二句斷盡古今異同張子又欲人之善反是教人以變化氣質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許氏曰先以歲之豐凶致人之善惡以明人性本善有以陷溺則為惡蓋飲食以養其生者人之常情故富歲得順其心則為善凶年不足以養其生而逆其心則為惡矣以麰麥為喻謂人之性本同當皆極于善而以不善者養之異以勉人當盡養之之道也其下又以形之所好必同以明心之所好無不同而聖人之所為即衆人之所本同而當然者衆人當法于聖人以全其善其善則當力好如口之悅味可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

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金氏曰牛山今屬青州）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金氏曰王文憲云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金氏曰近也者讀幾希作一句則其則作但其有梏亡之有作又）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金氏曰好惡情也即上文仁義之發仁發爲好義發爲惡與人相近即仁義之心人心之所同然者雖嘗放其心氣清之時此心所發尚未與同然者相遠也）幾希不多也（金氏曰幾希自作一句令人瞥省一線未斷急宜存養）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

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

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
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
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
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
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金氏曰〕夜氣一段本爲心而言夜氣特其證驗存養則其工夫山木日夜之所息本喻人之良心未嘗止息然山木之生由氣化而戕賊之者[illegible]斤牛羊山木無能致力至若人心則生息[illegible]化而不盡在氣化梏亡雖由外物而不[illegible]此則在我自可以致力所以終歸于得[illegible]之說夫良心在人其人旦晝所爲固有梏亡至夜安靜此良心依然生息平旦之氣即自可驗人若更能去梏亡之害加存養之工無時不用其力則清明氣象無時不然心境爲當如何此章孟子切于救人山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當相對看而養與失養亦對在其間故以得養失養總之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叔子又以敬以直內一句指示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存得則人存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
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
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
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
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
玩而深省之也〔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爲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爲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爲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爲驗集義固爲養氣之方所以如夫養

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救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克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心之異然未始不相爲用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
焉何哉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
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
我亦安能如之何哉〔金氏曰〕暴寒喻敎之時少聽之不熟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
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
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
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
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
以繩繫矢而射也〔金氏曰〕誨弈喻敎之雖一聽之不專程子爲講官

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金氏曰爾雅熊虎熊罷虎之類也其力在掌味亦甘脆二者不可得兼謂適當間界之際求生則害義取義則卽死此方是不可得兼之時須決取舍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金氏曰義之可欲甚于生以其愜快無愧也不義之可惡甚于死以其羞愧之無所容也不義而生則生可羞故雖可以得生而不苟得也取義而死則死為安故雖可以避患而有不愜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金氏曰苟人心無仁義之性而但有利害之私則所以求生避死者何所不用何所不為且將無所不至則人皆禽獸而已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金氏曰由是二字作一讀是指本心天理而言而有不用猶言何用生為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亡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金氏曰此一段指人皆有之雖凡人乞丐者皆有是心則羞惡之本心可見矣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許氏曰弗受蹴爾之食在倉卒之時受萬鍾在于閒暇之際倉卒之際私意未萌其所發者直閒暇之際有計較之心則私意不可遏矣倉卒而義明如乍見孺子入井惻隱之心生者正閒暇而爲宮室等三者之謀則如內交要譽惡其聲夫行道乞人皆能行之則[illegible]乃人之所有而君子其可不知之而自之乎孟子之戒深切著明矣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許氏曰三鄉爲身北山文定何先生作一讀言鄉爲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爲身外之物加惠于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許氏曰此章專以生對義說第一節是主意第二三五又以欲惡分說生字意因第一節帶與義對說蓋欲生卽是惡死由此必入彼二節言欲生惡死固人之常情而欲惡有甚之者乃義不義爾此是本然所有義理之良心也三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者四節兩是字金先生作兩讀蓋正指義而言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徽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又曰上五節言生死大分下三節言辭受小節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
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
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
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
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
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
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
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
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
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
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
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
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
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
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埸師治埸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
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
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

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
害大賤害貴也（金氏曰飲食以養口腹養小而失大則爲小人而人賤之飲食而無失其大則所養以禮所得以義是即所以養心志也豈但養口腹而已）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
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
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
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
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
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
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
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

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
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
浚（金氏曰浚字茂明婺州蘭溪人號香溪先生曾以賢良舉秦檜當國不赴有香溪文集行于世）
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
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
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
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
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金氏曰）孟子嘗言仁義禮智而此獨言仁義忠信蓋仁已該禮義已該智忠信則實有諸己而實有于物又按樂善不倦一句善即仁義忠信也天理而實有于己而實行之又能樂之而不已不厭然後見其獨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許氏曰）天爵人所皆有人爵各有命分有德則足以長民故人脩其天爵則人爵自然至不可求也若有心求人爵便已務外而失其本心之爵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克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克足

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金氏曰）貴于己者仁義剛與道義之尊也

人之所貴者膏粱文繡衣食之美耳（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許氏曰）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爲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于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爲意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

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

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金氏曰上章力微則不能勝不仁在于反己此章不熟則反不如他道在于熟之反己莫大于剛健熟之則在于日新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金氏曰器無法則不能成器故教之學之者法度欲其正也志欲到滿彀必有法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金氏曰其地今齊州任城縣至今襲慶府鄒縣一百八十里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本謂下末謂上金氏曰揣度也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

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羽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許氏曰〕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于絕嗣必不可摟人處女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廢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金氏曰〕大傳本義曰錯綜古語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斟酌俗語也如以勺取酒以入器而酌量其淺深也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

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匹字本作鴄鴄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金氏曰〕史記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皆至大官雜書載烏獲將渡舟人不知其爲烏獲也行舟自若烏獲涉水持舟舟人

以揖嬔其首烏獲登舟輿自覩舟人髮上指舟人
驚眩烏獲陋足踐舟左重則舟左皆沒右重則舟
右皆沒始知其烏獲謝罪得濟但此事與烏獲同
未知孰是（許氏曰）第三節爲字重獨不勝爲患爲
宇壓湯文亦在人爲之如有力無力皆人所自爲
雖舉百鈞之重亦是自去發奮爲烏獲之徒此言
用力爲之皆可至況禮義人皆有之本無虧欠不
須如舉重之用力豈以力不勝爲患但能爲之餌
至不至者乃不爲爾所以後節致他學
堯則爲堯學桀則爲桀是皆爲之而已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
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
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

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
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
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許曹交之問淺陋麤率
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
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
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
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
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
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
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
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
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
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
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

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金氏曰〕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而欲再嫁固爲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閑止于一家故曰過小若小弁則天子廢嫡立庶國統所係不惟太子之生死不可保而國家之存滅亦不可知故曰過大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括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illegible]而以罷兵息民爲說

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
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金氏曰）孟子尊敬宋牼取其救世之心也闢其言利救其學識之淺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爲
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

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
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
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其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
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
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
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
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

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
乎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金氏曰）名聲譽實事功猶今人言功名也言以名
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
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
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

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金氏曰〕髡疑孟子既出未見致澤之功而去之爲不仁孟子言聖賢去就不同而無非仁以其皆無私心而合天理也〔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衞人善謳淇水名〔金氏曰〕淇衞地水名河西自齊言之則衞地在東河之西也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金氏曰〕高唐齊境大邑陳氏得之而始大今爲州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

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
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
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
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
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金氏曰）孟子仕齊者不欲德烈加于上下其德烈所以未加于上下者必有不得行其志者矣不得行故去而又不欲暴然揚己歸過故其去就之間泯然無迹有非髡之所能識者又不欲自言此意故但舉孔子之事非衆人所識者以答之意在言語之表矣（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
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金氏曰）齊桓始霸中國尊周室攘夷狄晉文自宋襄公伯爲楚所陵晉文公却楚尊王遂霸中國秦穆本霸西戎能成晉文之霸諸夏亦尊之宋襄繼齊桓之業以圖東略而南襲于楚楚莊楚世與中國爭霸至楚莊爲長賢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
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金氏曰）夏昆吾史記陸終之長子曰昆吾昆吾氏夏之時嘗謂侯伯桀之時湯滅之（虞翻曰）名樊爲己姓封昆吾即衛地商大彭史記陸終第三子曰彭祖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虞翻曰名籛爲彭姓封于大彭即彭城是也豕韋堯後在商爲侯伯周封堯後于唐以更豕韋之後其後又封于杜又曰趙氏說與邠康節同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左傳註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
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
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
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
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
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
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
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
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
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

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隣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塞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雁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金氏曰傅本巖）

後之國傅巖在虞虢之閒名爲傅險澗水壞道常
胥靡刑人築之傅說賃代胥靡之役胥靡者有罪
隸及求賢之人其役如周禮罪隸漢法罰作後世
官徒也高宗夢得良弼被褐帶索以形求之果得
說 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桓公舉以相國（金氏曰管仲本管叔之後氏管名夷吾字敬仲又名管仲士刑官也
管夷吾爲齊師所索魯使獄吏囚之釁以予齊也 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
王舉之爲令尹（金氏曰孫叔敖楚蔿賈之子爲艾獵也孫叔其字敖楚官號也舉海
巷小爲而隱于海濱也荀子曰孫叔敖期思之百鄙人也蓋今弋陽然孟子謂舉海必有所據
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
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
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
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
於聲而後喻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

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
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
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
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
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
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
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
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
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
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原缺第五十二至五十四葉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

貴利達凡外物皆是（金氏曰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句皆古語當言孟子指其所求皆必之）〔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仁
強恕而行——求仁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
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
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
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
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

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
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
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
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
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
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
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
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全氏曰此章一以道義為主而兩節常相對人知則達則得志不知則窮則不得志一以道義為主則囂囂不失不離士不失己民不失望澤加于民修身自見獨善其身兼善天下無往而不善也義道一理而分窮達蓋道主乎行而言義主乎節而言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
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彛人所同得唯上智之
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
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
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

曰言有道之人之識明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
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
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
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
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
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
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
喜亦不令人怨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
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
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
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
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
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
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
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
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

盡心也（金氏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二句古語荀子亦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皆說又一意惟程叔子以所過爲所經歷文公然其甚精而從之按過字當作平聲則意自見與天地同流所以爲卑小補所以爲虛）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敎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敎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敎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旣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旣得之其樂爲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者所得於心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淸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淸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許氏曰〉此章緊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一句上常人之性皆有四者爲氣稟昏迷故物欲蔽隔四者不能根于心惟君子則得于天者全而不曾失常與心相著故其發施有[illegible]文如此故雖窮達不能加損而憂樂也分定是分得天之全體分字正指四者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己歸謂己之所歸〈金氏曰〉北海伯夷孤竹之君在遼西今[illegible]縣中國去北海甚遠大率止以遼碣之間爲北海東海史記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散宜生閎天招之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

[illegible]矣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
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
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
非家賜而人益之也許氏曰此章主意在文王之政有關者所當法不主言二老之去就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
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
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
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
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
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
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
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
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
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
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觀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般說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學者當學聖人然當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比諭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
也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許氏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和務程爲能免我和也至于不怨不憫三黜不改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故孟子表而出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八尺爲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許氏曰性之者謂得于天者氣質清明義理純粹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假修治者也身之者謂氣稟微有不同而自修其身體道而行自思勉以至于不思不勉者也至于五霸則假尊天子安同盟爲名而實欲自强其兵富其國久于此道亦不自知其實非仁義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許氏曰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習見太甲不順乃就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行事日日不合于理我不欲習慣見此

不順理之事乃就太甲 餘見前篇 一人言之又一義也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許氏曰王文憲謂伊尹放太甲善用權者也孟子明其事而言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善語權者也倘使孟子居于彼時則必行伊尹之事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許氏曰尚志者高尚其心之所之士無位未得行其道故且只高尚其志向非仁非義一節謂有此志而待他日得位而行之者也兩惡在却是自今居者由者則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事已預全備矣當如此作兩節看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

私甞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舜
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
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
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
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
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
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
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
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
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
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
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
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于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金氏曰形者人之體凡耳目鼻口五臟六府百骸九竅皆具此陰陽五行之理而心其主色者形之用凡動容貌正顏色見于面者尤其精神之所發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克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克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顔曾是也（金氏曰顔子鑽堅仰高用心苦矣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欲罷不能如有所立卓爾曾子隨事精察真積力久用功博矣夫子告之以一貫而唯然會悟體以忠恕此所謂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金氏曰冉雍求仁閔子騫孝夫子成其德行之科所謂成德也子路好勇夫子達之以禮義子貢穎悟夫子達之以性道此所以成其材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金氏曰隨問而答所謂解惑也）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者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金氏曰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遞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于人則又在雨化成德之間者矣）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敎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

彀率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
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
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
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
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
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

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
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金氏曰]此章言下六句極其精密學者須貼題思之繩墨彀率二事雖對喻下文正就彀率上生意發者挽滿也率者射法也臨射時止是引之之法然已自有發之之機學者志正體直到引滿之時自性不得而發之之機躍如在前矣引而不發教者之妙機躍如也學者之自得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
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
問挾故而問皆所不容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
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
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
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二者之弊理
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
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金氏曰]集註章

木禽獸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
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爲愛物然知施于動物而不
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況絕滅親親之倫此
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
施矣（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
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
則有序（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于仁程子嘗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而此却言仁推己及人似有不同蓋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不言仁之體程氏夫子所謂推己及人正訓此章之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
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
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
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
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
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
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
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
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
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
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
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
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
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

爛其血肉也役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也許氏曰書中二典三謨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若其餘載事之辭或有過稱者孟子此言非謂書中之言皆不盡信但謂其辭或有害于義者爾讀書之大指不以辭害義可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徐氏曰史記亦作千書序不可信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金氏曰前章疑武成難信此章稱言武王伐殷疑武成所以徵戰國多殺之暴引湯武所以示後世弔伐之仁二章不同同歸于救世而已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謂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偷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于君者心必歸于此人既樂歸于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許氏曰孟子此言師之教者不過舉其大綱爾至于理之精微事之曲折與夫不可容言之妙所當默識者皆學者所當勉力推明潛心究察非師可以口傳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

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金氏曰其人其字重讀見其所安之實本論語察其所安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

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朱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謂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尹氏曰）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爲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爲衆口所訕但當自修其德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鎚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鎚在者鎚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

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

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淸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淸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

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金氏曰口之于味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也仁之于父子也以下五句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乃反結何耶曰口之于味五者就人身言仁之于父子五者就人事言就人身言有此形氣便有此五者故曰性也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者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必求得之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爲命而不求自盡故孟子指出原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謂之命者亦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先師王文憲曰性也是氣質之性要輕看有性焉是天地之性要重看又曰孟子後段命也一句是歇後語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叔子朱子于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于是以命也推上去說淸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語意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

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
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
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
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
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
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
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
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
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

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
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
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
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
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
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
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
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
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
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
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

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

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

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金氏曰所不忍下文無欲害人之心也所不爲下文無穿窬之心也達之于其所忍猶云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所爲如下文受爾汝以言不言餂之皆其類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窬窬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全氏曰按朱子自謝註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當從朱子語錄之說夫爾汝者人所輕賤之名也受人輕賤之名我固恥之但能反身而充其無受輕賤之實則其所爲者無往而不爲義也則爲字訓作爲之爲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

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二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金氏曰〕董子董仲舒前漢書有傳答江都易王曰仁人者云云程子如表出之朱子白鹿洞學規以爲處事之要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許氏曰〕性者謂所得于天者不假修爲終始如一聖之至者也反之謂得于天者不能無少失缺修而至之亦聖人也第二節言性之第三節言反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許氏曰〕爲君子者固當貴貴然于言語之際有畏之之心則言語不能盡況大人所爲之事皆不合法度而君子之所不爲何必畏之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巳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

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

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

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凉凉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

凉凉無所親厚哉人旣生於此世則當但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汚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

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竝起不可勝正

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
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
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
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
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
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

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金氏曰〕邵子經世書
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
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
之子歲在甲子禹薦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
歲在巳未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至以
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
王爲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
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
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
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尹氏曰〕知謂知其
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
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
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
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
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
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
聞知者而言此章大意謂
古五百年必有聖人興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
在後世必有聞而知之者今去孔子之世僅百年
而顏曾輩已亡已無有如是見而知之者恐此後
遂無有如是聞而知之者蓋孟子惜前聖憂後世
之心眞切感人而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亦不容謙
謙矣又曰然而無有乎爾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
知之者正謂孟子時去聖人之世尚未遠而當時
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作一串看下乃見意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
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

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傳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十 終

四書正學淵源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章一陽編一陽金華人自何基受業黃榦之門其後王柏金履祥許謙遞相傳受皆自稱朱子之傳一陽因取四人之發明四書者分載於章句集註之下名曰正學淵源蓋以闡揚金華之宗派不爲發明四書作也

四書説叢十七卷

〔明〕沈守正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説叢十七卷》提要

刻四書説叢序

經義之有解自漢詁訓也莫盛於宋莫庬雜於今日漢人止通其義不立文詞學者游泳其中深深皆可以自得宋儒激漢簡略然遂發明諸如陰陽理氣心性精深之譚皆畫有言説如守三尺甚功固大然高明沈湛之士上溯千古而問寸心覺其如是而不必其如是於是乎其發明出入而冥異同致是當時如青田永康已有諍論然皆實有所見不似今日蠅聲蛙沸剽

釋老之唾餘，拾從橫之剩語，自謂
不謬於洙泗，而視傳註一似言之至
禁錮之無罪者，嗜之甚矣。故漢失之
疏，宋失之任，皆自失之耳。昔人謂秦
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解經而經亡，以之罪
漢則過，然可定今人之案耳。夫解

經如為故人寫照，然青容色澤久已
綿邈，求其彷彿，唯是手足氣露毛
心思其笑語居處，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庶或可得什五。若先以膢氣我
心，逆寫乎上，而承續論於未必領
況乎載之千年，思為此想，不敢陋漢

之脫，亦不敢是宋之拘，第不敢
傚今人之妄忌憚，隨所緒閲手
自筆記，日費十年編更，再易以一
目之羅，不可以得鳥，故多張而廣
伺之，究以收一目之用，此輯從叢言
也。或曰：四籍之旨將無同乎？曰：不同。

宣尼之言，如水在盂，方圓大小，老
轉隨人，而常寓於有餘，故其言可
以療然，可以已疾，而卒莫知其所起
止。賢者則不能無以領之，所近詣
之所到，務頤白其宗旨，以示人，
如大學經世功攝於格物，中庸

闡道奧極於知微七篇捄世而作指標於性善印同歸要渺讀其書想其人於有所得而見焉故先儒曰顏子殁而聖學亡愚借續之曰曾子唯而宗門啟寧獨子思量知時論世不之有微衆乎或又

曰子之私矣古今大儒皆以我窮經如主敬主静致良知體認天理之類究竟其出不宗援子之說將其慮為經轉乎曰論學解經理同而事微其同者也論學必歸一其歸一其所以盡精微解經必闊覽不闊覽其所以致廣大及不成未有不同者也故曰一致百慮殊途同歸昔有交譏者彼云有錢無貫此亦云有貫無錢是役也積錢以待貫其顧人之空談貫而不名一錢也其於與楊子之肆

白氏之樸何異愚之罪實甚矣萬曆乙卯首春望日虎林後學沈守正識

四書說叢凡例 凡六則

一書取名叢以薈萃爲義或失冗襍開卷便不能了然故採摭羣言一以章句爲次第世代後先所不暇論或載全文或篇取數行或行取數句理並酌意意並酌辭繁者簡之滯者通之義在發明無辭筆削

一採錄如性理大全等書及乆近名賢著述皆人所常目亦有稗官野史小說巵餘本非解經義堪厪解者亦并錄之它如良友聚譚方外送難人雖生存唾金屑玉何忍輕棄其間或標書名或稱姓字原無定例其無題識者則謭陋之臆測也

一新說入人如鄭亂雅加以霸儒操戈狂禪據席河南建陽幾至剝膚然聰明代起生生不窮亦有不可以人廢者今擇其醇正可佐傳註并歸本條或義可並存則於章末更端標一說二字以別之亦有旨本詖僻乆入膏肓鋤而去之人將不服今亦隨錄但以鄙見箋解數語以明不安敢云折角聊借質疑有教我者所謂不有益於彼卽有益於我也

一知時論世古人讀書聖賢之言豈規規訓詁所顓盡所見羣書中多有廣述異同疏覈今古雖稍遠佔俾寔擴胸懷今並載之大義則冠之卷前章義則列之篇尾亦猶史家之有敘斷云爾

一制度人物須自成一書加以辨駁庶幾足觀是書義專釋經力不暇及間疏一二以便初學博雅者勿嗤其陋

一鄙質頑鈍遮眼便忘聊自箋記非敢示人年來問奇轉相傳寫恐字訛句落罪戾益深勉強就木實非本懷它日或侍教高明幸窺堂室自當攺定以贖今愆有愛我者亦無恡焉

乙卯仲春一日又識

四書說叢引用書目

論語註疏　學庸註疏
孟子註疏　五經註疏
老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韓昌黎集　柳柳州集
歐陽文忠公集　性理
正蒙　蘇文忠公集（已下二種或稱東坡）
論語解　欒城集（已下二種或稱穎濱）
論語拾遺　王臨川集

雞跖集　淮海集
黃山谷集　二程全書
橫渠理窟　上蔡語錄
五峰遺文　南軒語錄
象山語錄　慈湖訓語
易解　朱子全集（已下四種或稱晦菴）
語類　近思錄
或問　延平問答
李盱江集　龜山語錄
黃氏日抄　孫奕示兒編

眞西山集　木鐘集（或稱陳潛室）
橫浦集（已下四種或稱張子韶）　論語頌
心傳錄　格言
草廬輯粹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羅泌路史
遜志齋集　薛文清公要語
讀書錄　王陽明文錄
傳習錄　居業錄
崔后渠洹詞　士翼
菽文類稿　白沙文編

念菴文集　王心齋語錄
莊渠遺書　困知記（或稱羅整菴）
唐荊川文集　稗編
王龍溪文集　東越證學錄
識仁編　新泉問辨錄
致知議略　洞學啟蒙
師友談紀　水西咨啟
宛陵切琢　東游會紀
南游會紀　金臺商訂
白鹿會語　華陽會語

萬松會語　竹堂會語
松原會語　雲門會語
印古心語　郎川漫語
明農漫語　旅次漫語
一菴語錄　幽居荅述
景行館論　經子訂疑
學覺窺班　桐岡教言
耿子切偲編　胡子衡齊
就正臆說　尚友軒臆言
四書大全　四書通義

石渠意見　意見拾遺
甘泉訓測　甘泉講章
甘泉大學難語　許敬菴四書述
傒子雜言（或稱二谷）　郝子知言
莊渠大學指歸　道林子大學義
中庸輯略　中庸原
中庸詮解　中庸釋義
中庸管窺　中庸疏意
明儒經翼　蒙引
存疑　簡端錄

日錄　胸岡四書說
四書忠告　四書心攷
四書近語　王氏日抄
學殖解　中有錄
薛畏齋口義　中玄問辨錄
近溪子集（或稱盱江）　李見羅集
李九我口義　洪覺山語錄
初問　原旨
遡旨　耿子繹論語
袁子論語注疏　四書講錄

海蠡編（或稱袁七澤）　証學編
解酲編（或稱蘇紫溪）　質言（或稱牛春宇）
疑問（已下三種或稱姚承菴）　疑問補
四書古字義　名公荅問
四書理解　知新日錄
折衷　紹聞編
翼疏　刪正（或稱了凡）
談經苑　學庸大意（或稱董日鑄）
來矣鮮說　夏雲渠說
鄧文潔佚稿（或稱定宇）　楊貞復語錄

李氏藏書（已下四種或稱卓吾）　焚書
道古錄　九正易因
焦氏筆乘（已下三種或稱澹園）　續筆乘
類林　小心齋劄記（或稱顧涇陽）
弇州劄記　論語義府（已下二種或稱王宇泰）
筆塵　黃貞父說
陶菴語錄（或稱歸季思）　胡休復讀書錄
李宗謙說　譚輅（或稱張伯起）
吳因之說　淮海近語
楊升菴全集（已下四種或稱用脩）　丹鉛總錄

續錄　談苑醍醐
李漸菴文集　空同子
古言　今言
函史　祝子小言
酬諮錄（已下十二種或稱管東溟或稱登之）　酬諮續錄
七九問辯牘　續問辯牘
續原教論評　師門求正牘
從先維俗議　惕若齋集
惕若齋續集　惕若齋閏集
病榻心宗　析理編

大學測義　大學訂釋
石經大學　石經附錄
中庸訂釋　論語訂釋
孟義訂釋　論學三劄
噴唬餘音　覺迷蠡測
俞霑四子會解　盧未人
顧朗仲　王逸季
顧伯欽　顧仲恭
錢受之　楊兆開
尋孔　傳燈錄

僧寶傳　宗鏡錄
弘明集　廣弘明集
法苑珠林　大慧語錄
叅同契　雲笈七籤

已上多不能悉記錄其槩而已勿病其疎略

四書說叢卷之一

虎林沈[illegible]甫輯

大學大意

董日鑄云大學以明德爲宗新民舉而措之究竟起來說個舉而措之還有等待想聖人巳立立人巳達達人是何等學問總在春風沂水三三兩兩便是唐虞作用終不道夫子欠了新民的債試看十傳那一傳不是說明明德直到天下平也只是先慎乎德看大學莫被三綱領八條目誤了諸項只是個功課簿陸子靜云自古聖人只做一件事　士翼云大學之

爲文乃一篇與洪範同製先撮總而後分目要之皆明德而已、大學只一明明德今五尺童子能言之若其實實下手處諸儒紛紛不同畧舉數端朱子曰敬陽明曰致良知李見羅曰修身爲本許敬菴曰知止管東溟曰格物此皆就其資力之所近而言之猶之宗風指月非眞月也就中斟酌覺管說近實其言曰大學關鍵全屬致知在格物一句意心身家國天下孰非物乎誠正修齊治平孰非格乎意本來自誠而今誠之心本來自正而今正之便是格物意與心各還其本來之初便是物格以下修齊治平皆然又

曰意未誠心未正之先非格致無由入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巳國既治天下旣平之後格致亦有不容廢者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是巳其與涂宗濬辨知止格物書云尊旨以止與脩合直底至善爲第一層學問格物以求致其知屬第二層學問愚玩格致二意甚活物有先天之物有後天之物知有不思而得之知有思而後得之知謂誠意不離後天之思而後得可也謂正心不透先天之不思而得可乎然則知止與格物之義俱通未發巳發之中和而一貫之旨瞭然矣○愚按如此說則物無精粗功無上

下下學即可措手上達亦無駐足即朱王二兩先生紛然評論不必披髮纓冠而自解矣余所以服膺管先生也　讀大學與中庸不同中庸闡道之微言而大學經世之實用也故始於格物而終於天下平由粗以及精自内以及外雖其本未嘗不本於先天其極未嘗不通於天載而立言之旨不重焉其要使下學率而循之啓入聖之門上達舉而厝之成開物成務之功用耳矣何以明之致知格物大學之精義也試精求之巳發之知可致也未發之知可致乎所謂窮神知化過此未之或知者亦非致之所得至也有

物之物可格也無物之物可格乎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亦非格之所得用也聖賢非留此向上一着不以示人而經世之學至此已盡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者也朱子深體作者之意故解止至善則曰事理當然之則而今人必曰無聲無臭解格物則曰窮致事物之理而今人詆曰本來無一物托精微以濫之復引圓頓以混之非獨不明孔門之眞脉抑且不達宋儒之苦心讀者不可不知也

大學章

通章只是一個明明德親民明德中事也止至善滿

此明德之量也知止知此明德也能得得此明德也齊治平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格致誠正脩明明德於己也精言之爲明明德約言之爲脩身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脩身之下手處則從格物爲長大學述云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端曲學之流說謂之大學夫德王道體用兼該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顏曾思孟之爲傳習皆此學也 許白雲云三句固是大學之綱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舉而言新民

亦是明德中事 疑問云雖提說三在字其實只一事明明德耳矣明明德須新民乃完全須止至善乃極妙辟如對人說須自成立須致君澤民須做盡底頭好處語雖詳復總之教以自成立而已觀下文欲明明德於天下語可見 中玄云問註中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何如曰大學只是明德而已新民亦是明德中事旣曰明德能不新民乎未能新民可謂明德乎若曰皆欲止於至善則明德固要止於至善新民亦要止於至善是二之也且至善之所由止者知止定靜安慮而得此皆自明德言乃心學在已無

與於人者而新民固在其中也若分而爲二則明德之知止定靜安慮得不待言矣不知新民之知止定靜安慮得者當是如何 又云說明明德完了如何又說新民此正對着佛老家下藥言新民卽在明德亦是對着管商家下藥說明德必是直見本體豈是半上半下何以又說止至善此亦是爲半途而廢的人下藥 袁七澤云明德考亭訓虛靈不昧甚妙卽陽明所拈良知是矣德卽是明不可以明更求於明擬欲明他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何以曰明明德也不過欲人直下識取云耳故後面

釋曰皆自明也第玩自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
非假一毫功力也朱子云明德如一把火將去照
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
着便是明其明德　疑問云只復却靈明之本體便
是明不曾於明德上加分毫　來矣鮮以朱子解明
德爲虛靈不昧全解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行何以
明明德於天下故欲以敬止之仁敬孝慈信治國之
孝弟慈平天下之長老孤實之故曰就虛靈上說一
本大學都說空踈了更無下手處就五倫上說一本
大學徹頭徹尾不知朱子不徒曰虛靈不昧而又曰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五倫豈在事理外乎單言五倫
則其理不精故必遡之虛靈不昧之初耳猶之解格
物曰窮致事物之理朱子豈不知格物之物與物有
本末之物非兩物哉但單指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爲
物則物之量未盡而格之功有歉手故必至於事物
之理而始當耳蓋明德言其體故必括其精格物言
其功故必極其委年來殊覺朱子之周匝而讀者未
能融通非止一端也　朱子云明德新民非私意所
爲本有一個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
是明德過其則便有割股之事須當協於當然之則

方是止至善　管東溟云止至善與中庸之得一善
義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義有以善對惡而稱善者
此有對之善也從淑慝而分也是曰萬善有以過不
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從性善而來也
是曰一善性善原於太極而淑慝分於陰陽陰陽有
對而太極無對其體非玄非虛乃此心之恰得其中
處耳　疑問云至善不是於分外加增要好之說繼
之者善成之者性心體中原有天理精微之極在止
之云者知至至之適復却本體之故耳故究論之只
一明明德便完了　疑問云知止節是徹上徹下語

然此間只點醒世人令從此入門耳定靜安慮不是
坐空室中不憧不擾怡然默然之謂大人明德新民
身心性情家國天下那一件不經營料理唯不知止
便惑於他岐而胥失其當一知止則於身心性情家
國天下日有酬酢應感總之無他向無妄動無作輟
無嘗試漫爲事事皆得其止此知止能得之說也若
只坐空室中便是禪家虛寂之談要分曉　又云知
止是頭腦能得是究竟定靜安慮是一時事無工夫
經文云云是從中細點出妙處耳　諸相因處如丸
之走坂水之下溜謂之無漸次却不能脚下便到謂

之有漸次却又不到不任手　初問云此心原無不定定對私意說辟如水中之月定靜而安水安而月圓也安而慮水月之金光百道也定靜安慮卽在知止內不曾在知止上加一些子　夏雲渠云可以言定斯可以言靜可以言靜斯可以言安此須意會討不得個大分別　明道云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個定來助知止也　初問云知止之知卽知致矣非淺淺聞見之知是入水而知水之寒入火而知火之熱乃超然覺悟眞見道體非語言文字間也定說志有定向亦似淺定乃程子靜亦定動亦定

之定定則自然而靜而安而慮而得矣　居業錄云心有主雖在閙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華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人心之不靜以思慮多也何以收功在慮曰憧憧之慮不可有何思何慮之慮不能無　管登之云慮根於知止是謂不慮之慮乃良知之變化也故得否則憧憧往來卽釋氏所謂塵勞織起矣慮愈多去道愈遠如至善何　定靜安中何處着慮慮是人心種種自現之條理就此慮時而低昂輕重無不妖中當然之則者是卽徐也非慮是一物而得又一物也只處是慮

會處是得耳　物事只照註解二句不平事字只承本邊說蓋知止是知此明德本之始事也能得是得此明德本之終事也天下惟本之中有事末原無事也言本末始終而先後之意巳見矣　疑問云物只是一個事只是一件云本末始終者正見此一物也此一事也但要於中知先後耳知所先後不是知所先知所後只要知本與始之當先知本始而先之末自舉終自成矣觀下文先後字面可見　顧朗仲云本末猶根之與杪始終猶首之與尾知卽知止之知於此見得透徹直下識取工夫收於當念故曰則近

道矣則字極緊道卽大學之道也　中玄云此節是起下文非結上文　疑問云古之欲明明德以下是舉大人之巳試者以立極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正見此個明德巳與天下共有的必新得天下之民始盡得明明德的分內事而其間先後次節次又一一有不可紊者故詳言之　或問吾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金仁山云心無形影未易捉模人之所以治其心者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耳辟之水本靜波湯之波平則水靜矣火本明烟鬱之烟透則火明矣心

本正意或累之意誠則心正矣故曰先誠其意　袁
七澤云心猶水也意猶冰也水體常流而一結爲冰
則失其常流之性矣心體本正而一發爲意則失其
本正之體矣然全冰是水不捨冰而覓水全意是心
豈斷意以正心故欲復水性惟在融其冰欲復心體
惟在誠其意意誠則雖曰已發不離未發雖第二機
即第一機也今夫驟見孺子而怵惕驟聞呼蹴而不
受此不涉安排不立能所所謂誠也不涉安排不立
能所則不妨發見而未嘗有所動不動不遷所謂正
也後引好好色惡惡臭爲喻最爲親切即在凡愚可

以自省　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朱子
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上面放水來已自
迅流湍決只是臨時又要略略撥剔莫令壅滯耳
管登之云心與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儒者曰心該
動靜意者動之端又曰心無善惡意之動而有善惡
皆影響之見耳夫心統性情而意則有根有苗性者
心之心也廓然包乎六虛而至善無朕者也情者心
之意也隱然局於方寸而善惡兩含者也其隱然而
含者謂之意根猶屬於靜意之苗則發於識識發則
根動而七情別矣向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而忽

起善惡哉故意不專屬動亦屬靜善惡不專屬意亦
屬心心不隨意而生滅意則根心而有動靜意之動
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乎情者曰念攝念而入
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於性則心正　又云大學唯
格物之說多端亦唯心知之義難辨蓋心之靈處即
知知之虛處即心其實非二物也意與物正知體合
內外之道處藏知者意觸知者物也試以鏡喻心如
鏡之體知如鏡之光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所照
格物如鏡之分背分面拂本面之塵而還其明也物
未格而求知至如鏡未磨而反鑑索照知何由致知

致則誠正一以貫之矣蓋致知者下悟乎其所當正
之心正心者鎔化乎其已致之知格物者致曲求誠
之大端誠意者格物致知之入密也只是明明德一
事而功有生熟耳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其功皆不離
於格物焉　又云八條目中格致二目爲虛位其義
貫乎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誠正脩齊治平六目爲定
名其功全在格致格致雖二目而實一事既先乎意
未誠心未正之初而托始復乎國已治天下已平
之日而要終者也蓋三綱領之道攝焉　又云格致
既是一事則八目可損而七乎曰可合爲一事亦可

分爲二目蓋學者見得頭腦端的委是格外無致致
外無格然天下亦有一種踈空滯寂之學外格物以
求致知者亦可謂之卽格卽致又聖學過精義入神
利用安身以上其心空空如也似已無物可格而未
嘗無知可致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是故格致雖一事不嫌分爲二目究到中庸合內外
之道處豈唯格致可合爲一八目皆可幷而爲一
格物有多說備疏之〇朱子云致知之道在乎卽事
觀理以格乎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
窮之而致其極也　又云於物上窮得一分則我之
知亦全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
則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　又云十事格得九事通
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
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又云有一物便有一理窮
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
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
衡無往不見這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眞外面雖
爲善而內實爲惡　困知記云格物固莫先於性情
然天地間一草一木一鳥一獸莫非此由一之萬會
萬歸一之理是故察之性情而有見焉推之於物而

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草木鳥獸而有見焉反之於
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
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
致之極功然非眞積力久何以及此　羅文恭云致
知何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
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致知而不於格物不足以
開物成務此吾儒二氏之所由辨也　程子云一理
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
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
又云理會得多自然有個豁然覺處又云非謂必窮
盡天下之理但積累多後便難通亦通得去　或問
云如此格物與世之博物洽聞者何以異朱子曰此
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
狥外誇多爲主而不務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
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
而心愈窒此正爲巳爲人之辨　董云朱子今日格
一物明日格一物只是對初學人立下手功夫其實
可以零說可以頓說可以麤說可以精說吾人也是
一物若格得吾心了了此外更有何物究竟起來瓦
甓屎溺孰非神理古人聞驢擊竹悉證妙悟豈得於

此等更生閡隔。但患認朱子意差。眞個於物上尋討。饒君徧識博解。胷中只得一部爾雅。有白首而不得入古。人之學爲可悲耳。非所以病朱子也。（以上俱本窮理說）○陸象山云。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王說本此。陽明云。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又云。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又云。

朱子所謂格物者。是就事事物物上求所謂定理者也。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吾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徐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朱子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以上俱本去惡說）○楊慈湖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吾心本無物。

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魏恭簡云。病莫重於知誘物化。藥莫安於格物致知。許敬菴云。格卽格其非心。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之格。在易曰閑邪。曰洗心。在論語曰克己。在大學曰格物。一也。格去物累。眞性湛然。斬釘截鐵。一了百當。德由此明。民由此新。善山此止。又云。程叔子曰。格物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通義。或論古今人物。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是。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所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二先生所論。在學者誠有之。但當心不正。意不誠時。且欲講明探索。急難

應手。惟察之念慮之微一語。始爲對證之藥。程子亦云。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吾從其是而已。王敬所云。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止有去欲功夫。物格而知至者。譬之垢去而鏡明。銹盡而劒利也。近日來矣。鮮亦主去欲之說。（以上俱本去欲說）○愚按朱子格物之說。融通體會。原自確當。而諸儒爭之不已者。止因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本文讀之過泥。以格物爲聖賢教人直取工夫。遂疑未正心誠意之先。如何下手。故徐曰仁曰。朱子格物。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如何照。許敬菴曰。當心不正意

不誠時且欲講明探索急難應手不如天下之理精麤一貫而學者用功次第多由麤以入精卽以吾人今日譬之如欲家之齊茫茫竟去格物如何得力必先默自檢點身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安在檢點不已自然見自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所由生又進而求之自然知意之所以欺所以慊而致知格物自不容已雖是一套功夫而甘苦淺深自有不可倒行逆施者聖賢正教人逐段褪進直逼至角尖上如木拔根如水得源而一了百當更無餘事故下文緊頂物格一節以足之上節是教人下手工夫

下節是究竟道理也猶恐務外者從治平做起則汎而無歸求精者從格物做起又精而難據故又指出示人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言脩身而誠正格致在其中矣大學分明教人從切實地步步踏進而儒者急於直取遂生異同妄論如此未敢以爲是也格物是徹上徹下語發軔於意未誠心未正之先而亦不廢於國已治天下已平之後王子惡其支離故揭其源朱子恐其疎漏故極其委耳二說原可相通朱子曰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求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已與文成不相礙矣至於許王二先生格去物欲之說朱王二先生原有此意特不消說耳使非無欲則窮致事物安能見事物之眞爲善去惡安能得善惡之實故朱子以敬爲主而文成古本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此卽格去物欲之旨但不卽以當格物耳若曰復還其本來無物之體諸儒究竟未有不同不獨三先生也

明明德章

三章雜引詩書以證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非創言也俱說本體無工夫工夫在八條目內　爲釋明明德便引幾個明字　朱子云顧只是見得道理長在

目前不被事物遮蔽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

居業錄云顧諟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頗子四勿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初問云商書返照曰顧明命是何物可以反觀內照得只是內省此虛明處若謂以心去顧諟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誤矣　按顧只是念茲在茲若見其參於前耳　自明字須重　鄧文潔云皆自明也古之帝王只自已明了便一了百當　此句是總評三書之詞

新民章

此章爲釋新民故連引幾個新字總是借新字以發

新民之意。無新民之本之事之効之說。極字意三條中已具、末節是責成後人之詞。若曰後之君子、欲新民者不可不止於至善耳。湯文武原是借來影子。不必粘定說、　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自新新民。原非兩事、說新民而能自新不待言矣。故首節不必說新民必始於自新。　苟日新不是尚有欠缺。但不日日又日新者亦可復汚。故又要新、其實不曾於日新上加得毫釐。　測義云、或問新至必世後仁之日。比屋可封、亦用新乎。曰明德之明無盡。則新民亦無盡也。必如乾元傳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而民乃無所用其新矣。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然用極之實功只是明明德極。只是止至善。

止至善章

為釋止至善便引幾個止字。　穆穆節引詩只重得一個止字。緝熙敬都是連及之耳。下五向正釋得一止字。　五者之止全由敬生來。此處却不重此意。　董云、五止是就人倫數之。只一止耳。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實無二月。又云止仁等不粘定文王。只承敬止止字而言之。正將明新至善攪作一團也。　一說下五句都推開文王說。後二節亦不曾粘着武公文王。此說殊好。　疑問云、明德新民原非二事。只說個明德。新民自在其中。淇澳二節總是一節。曰前王。曰沒世。是申言民不能忘。蓋曰非唯同世親炙者不忘。雖沒世猶不能忘也。註分屬明新。似非本旨。　又云、道學全此明德也。自脩脩此明德也。恂慄是明德之本體。常惺不昧處。威儀是明德之本體。昭然煥發處。德至此為盛德。善至此為至善。便能興起人心。賢親樂利。各得其所。而沒世不忘。所謂聖人之止至善者如此。　又云、天理人欲界限處最細最微。此處須剖析毫釐。故講習下加討論二字。纔省察便克治。然却由

省察起。　切磋是理欲上挑剔得十分明。琢磨是私欲上刮得十分盡。　講習討論。省察克治。是釋詩。如此解。其實知行未有不並進。　疑問云、既講習討論。又省察克治。到此處便露出心之本體來。精精明明。烱然自若。竦然自立。絕無懶散之意。既如此一段精神。常收斂在虛靈之內。自發越於動盪之間。可畏而可象。所謂不待存而自存。不期發而發者。所以說盛德至善。　管登之云、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大似示人不可親近者。在今以恂慄二字實之。則如曲禮所謂儼若思。安定辭云耳。赫宣著之貌。喧盛大之貌。

亦似示人有不可捉模者在今以威儀二字當之則如易傳所謂篤實光輝日新其德云耳武公之德之平易近人如是　恂慄証中戰懼二字太嚴了些只是虛靈不昧中有此一段精神耳　盛德至善倒在至善上言如此盛德正所謂至善也　初問云民不能忘者只爲此明德人人具足所以感通

本末章

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不是聽訟時事是先一層語民既大畏其志則自無無情之念安得有詞以至於訟乎此全由我之明德以使之故曰知本

大畏民志不是本所以使之大畏處是本所以使是明德却不說出　此是把聽訟一節說個本末的樣子此謂知本是教人於大畏民上探討悟頭不是粘滯語亦不是推原語　管登之云以聽訟言知本猶以忠恕言一貫後儒但言學問根本必入玄虛而孤門菜就日用顯眞機所以爲明德新民之實學

附錄　愚謂此章非釋本末也釋致知格物也前人有謂未始缺者非無見也何以明之以我對民則民一物也以我聽訟則訟一物也今能使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則訟之物格矣訟之物格則我之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獨言聽訟者何也偶舉一端令人深思而自得之可見磨刮於此消化於彼知物果無二體明新果無二事也蓋不言致知格物之功而直言物格知至之象也所以不言格致之功者實散見於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而不必言且不勝言耳但指其象而人已思過半矣或曰果爾則本指格物矣與上文二本字同乎異乎曰大學三言本雖其理未嘗不同而義則愈推而愈約非獨道理如此亦文勢之所不得不然也由三綱而發其端則明德爲本物有本末是也因八目而撮其要則

身爲本脩身爲本是也傳格致而取其精則格物爲本此謂知本是也相因之序教人之方具在本文瞭然可見妄論如此存以質之明者　此謂知本二句鄭本質本俱列其本亂節之後今依程子所次義正相通知本句即作重一句亦自有味不須衍之也

誠意章

愚謂此章以下如所謂欺慊所謂忿懥親愛孝弟慈老長幼皆所謂物也當一境有一境之檢點提撕皆所謂格物也故格致者八目之理攝焉　測義云或問誠意章何以不曰所謂誠其意者在致其知而直

以所謂誠其意起之曰此有深意蓋大學致知一義徹始徹終不專爲誠意發貫通於正心脩身及齊治平之間非若誠意之專起正心之端以至治國之專起平天下之端也故結句亦不曰此謂誠意而曰故君子必誠其意則又隱含心未正身未脩尚非意誠之極致而致知之案未竟也深哉　疑問云章首提出毋自欺一句喚醒人中間兩出君子必愼其獨也教人狠下手末收故君子必誠其意打緊在人身上去令其必不輕過此三必字喫緊爲人　毋自欺也三句一氣讀下　惡惡二句是形容毋自欺之眞實

如惡臭好色者然非惡惡好善之謂也　自欺自慊如反覆手然無自欺則自慊矣　測義云獨以無對爲義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非但惡念不可有雖善念亦不可着也幾一分於善惡則有對矣曷名爲獨曰善惡有對而好惡之眞則獨體也人能格物而知所止蓋有以先識此體矣識得此體則能養之於未發不待意動而始愼焉是以一觸於善惡而好惡之眞機迥露眞機雖露而一有自恕之心獨亦漓矣至於毋自欺必自慊而愼獨始爲無滲漏也蓋君子愼獨之學戒於幾後而閑於幾先　董云獨即意愼獨即誠意如惡二句愼獨意已盡此句只丁寧之耳若說愼獨爲誠意工夫是八月之外又增一月矣○愚按謂獨即意亦籠統言之耳若細析之獨兼未發已發其實具於致知之先而貫乎正心之後如對致知言之則知者心之神明而知止之止即是獨謂獨即知也亦可如對正心言之則有所非心而無所之本體即是獨謂獨即心也亦可但不可謂知意心之外別有獨體耳然則大學獨見於誠意章者何曰爲其幾向於動其體易見而其功最難防教人於此下手耳注中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是歟曰是管先

生曰愼獨註是朱子屬纊時事句字從體認中出殊無中庸滲漏後儒猶謂云云似偏動察一邊非也此章原訓誠意不訓正心從誠意上說愼獨雖不拈不覩不聞話頭有何妨若體貼到正心章上則無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心體即是獨　獨即知而在知即意而在意即心而在心故謂獨即意也則可謂意即獨也則不可　謂之心必統性情者也獨則尚依於性謂之意必含眞妄者也獨則未入於妄謂之知必兼心知意知通乎晝夜而知者心知也有通有塞者意知也心知之體則獨也故曰脩身以上愼獨之

義攝焉　然則易又有所謂幾與獨一乎二乎曰孔子曰動之微吉之先見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則幾與獨無二也但周子全文曰誠神幾爲聖人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合三者爲聖人明非聖人不能有幾也謂其養於未發之先而動於心之無着耳常人能然乎誠意章原不屬聖人言之故不言幾而言獨　獨體無人不有無時不在小人之厭然卽小人之獨體也唯不能直露其好惡之眞體而旋以掩著之二念奪之是以入於自欺而爲小人耳故攝念而合乎性曰

誠則爲君子隨動而著乎情曰欺則爲小人先儒謂之人鬼關有以也　十目節緊承上節擊節更端以見獨之可畏○如以大學爲子思作則須作引語看　管云心廣體胖遂可以當脩正否曰既廣則漸協於正矣既胖則漸底於脩矣蓋正心者廣大之中無滲漏脩身者安舒之中有謹嚴　有說誠意以下諸章其理未始不相通而非逐段相因如世解致知之後不可不誠意誠意之後不可不正心云云也果如相因而言世豈有眞致知而意不誠者眞誠意而心不正者眞正心而身不脩者也身果脩而謂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益難通矣蓋首章是頓說各章是零說直推到底不過曰明明德而已明明德之功不過曰致知在格物而已其理未嘗不直捷可喜恐細思之聖學論本體固是一了百當故物格知至而誠正脩齊治平一以貫之矣論功夫則無時無境可以歇手故格物致知矣而當誠正脩自有誠正脩之檢括當齊治平自有齊治平之規模此皆所謂格物也亦正所謂致知也故謂知至而猶有不誠之意意誠而猶有不正之心心正而猶有不脩之身身脩而猶有不齊之家不治之國不平之天下固無是理若謂一格無庸再格一致不必深致則誠正脩齊治平皆屬虛話而無統矣

故曰大學一書皆以格致爲關鍵焉此又不可不知也

正心章

董云此正宗卽中庸中宗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還得個無體朱子曰四者須從無處發出不是寂寂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之累就是有而不有精矣既曰有所便是有在如何却說心不在焉此不是兩項話人心原來至靜亦至動如鏡子隨照隨滅故常照若終日有個影子在鏡上

便對面不受照了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不見不聞不知味不必說深就是眼前耳邊口頭的全不領得況其深乎　大學以忿懥等說在正心章其理最細非必顯然有所執着而後謂之有所也但纖塵未化稍與天地不相似便是管云心之一處曰獨人之二心曰念又曰意之動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於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於性則心正愚按此之有所正所謂念也攝乎性則爲誠着乎情則爲所下章之親愛等云則情之根念而流者也故說在脩身章

內　管云人心纔有見即非極致之知纔有欲即非極誠之意知非極致意非極誠則其心猶爲忿懥恐懼之心而非太極之心也其身猶食色聲臭之身而非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身也　又云獨即無所之心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即有所之意大學不以慎獨言心而以慎獨言意不以有所言意而以有所言心此殆以心爲意以意爲心也在禪家必以爲未竟之語不知大學之意正恐學者求誠意於正心之外必落於幾後而好惡難反其眞求正心於誠意之外必墮於頑空而應用仍違其體即誠而正即正而

誠此一以貫之之學也先後特強言其序耳朱子亦有見於獨爲意中之心故曰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亦有見於忿懥等情爲心中之意故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

一說李卓吾云夫心本無物也若有所忿懥等即有物矣有物安能應物且既有所忿懥矣則忿懥在於吾心好樂之來又何以應之何也有客常在吾所主人不得空閑故也又忿懥既有所在在東則西缺在西則東缺在中則東西皆缺孰能定其正位乎從此推之凡有所在無不皆然故皆曰不得其正正以心

如太虛本無一物不可以有所在求之也如此則心無所在乎若謂心無所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百爲皆廢矣即今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神應不匱如此又安可謂心遂無所在也有所在則不得其正而不能應物其爲心也物而不神非所以正心也無所在則遂失其主而何以應物其爲心也空而無用亦非所以正心也有所在固非心無所在亦非心於此明得則心正矣故曰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人自明之耳予謂此一章乃夫子明心圖也　秦少游云心不在我未始離我心

不在物未始離物心不在物我之間未始離物我之間此心之眞在也辟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　大全方蛟峰亦主此說①心原無形狀可說故顚倒說來使人思心之所以爲心耳其意大槩本之楞嚴

齊家章

兩節俱是言身不脩而家之不齊不言可知矣不可以上是身不脩引諺是家之所以不齊　舊說五之字有往而不返之意之便辟了下下語太重此條攝於

誠正之後亦非可以常情例觀只是意根心體上略略帶些人我故情之所之不能無過則處管云唯聖人可言心卽是性意卽是心下此性入氣質便是含妄之心心既含妄便是有我之意心含妄故不能與無極之眞爲一而有忿懥恐懼之所無所則正意有我則不能與天地萬物之體爲一而有好惡之辟不辟則誠誠正合而脩身之道備其義精矣　知惡不必說到勵行於前變節於後知美亦然如此說便是兩時了只是當體有好惡當體有美惡不能如空過影如鏡數毛便是辟下文引諺俱是卽日事　此五辟亦從上章四有所發根知只是有所之反以虛心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惡處求美已落有所矣此全從無我來故曰天下鮮　測義云子貌之醜惡苗禾之潛碩曰暱之而忽焉忘焉故也此不獨凡情爲然卽聖人之情亦然何以指爲好惡之辟曰學問已過誠意關頭正須精察及此蓋天下儘有見聞所染風會所乘介在天理人情兩可之間其幾非聖人不能察而任吾好惡之適然不自知其流於辟者皆子惡苗碩之類也聖學尚於盡性曲致如此

治國章

家者國之本也而身又家之本也故章中曰孝弟慈曰仁讓曰帥曰好曰藏曰宜家人宜兄弟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是本身教來　疑問云世責教行於國而不知與於家知與於家而不知帥於己此帥字是一章極緊要字眼前邊三個教字後邊兩個教字兩個法字總只一個帥字主張　帥字又發出一恕字恕又曰藏可見帥非有爲民作法之意只是反求諸己耳恕是帥之神從是喻之象　疑問云不出家是不出門戶而下堂階也如此說更有味若謂不出教家之理却淡　孝者所以事君三句不作推原說

事親之孝即事君之忠以此心而事親則為孝以此
心而事君則為忠隨在異名耳更無二理更無二心
故下文引書緊別心誠求之一句心誠求赤子之欲
便是慈母心誠求父兄之欲豈不是孝子悌弟若心
誠求君長幼之欲又豈不是忠臣豈不是幼弟豈不
是民之父母可見此理本一而非二此心至順而無
强故下緊接一家仁讓一人貪戾等語挑出機之一
字來　引康誥是總證三句不是只證慈幼一句偶
似說慈耳　董云只是說心之真誠以為聯屬家國
之真血脉也○與上節舊分理一心一亦未是　疑

問云仁即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即孝弟慈之秩然處
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以三字分曰孝弟慈
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　初問云機弩上
牙也機在手至近一撥便發百步可到不疾而速不
必身親往百步之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矣其機如
此一句最可玩味遠近易簡之意　楊貞復云君子
者大人也大人者不以己為己而合天下之人以成
其己者也故一人之善即天下人之善何敢攘為己
有天下人之不善即己之不善何敢諉為己無故有
諸己而後求諸人者實見己未嘗有而不萌求人之

念也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實見得己未嘗無而不
萌非人之念也若自以為有善無惡而求人非人則
不得為恕矣此四句乃是君子着實究竟身分上未
嘗有善無惡而到底不敢求人非人處正是君子藏
身於恕之法恕者如心之謂人己之心一如也若論
善我既有則天下人皆有若論不善天下人不無我
何得獨無此之謂人己之心一如此之謂恕人惟見
得在己者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不成一體便是將
身露在恕之外君子見得在己者未嘗有善無惡便
與那百姓渾為一體便是將身藏在恕之內橫目之

民瞻仰於下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個藹然仁厚豈
弟慈祥惻怛之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都自然曉得
己未嘗有善而推善與人自然曉得己未嘗無惡而
引咎歸己如虞芮二國相爭不已一入文王之境望
見相讓之風遂各自知不是而不復爭所謂喻也若
只有善而求無惡而非足以服人之口不足服人之
心天下之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既有善天
下人各自有其善吾既無惡天下人亦各自無其惡
此天下之所以多爭也故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吾人誦讀此書須反身省察我既

未嘗有善。如何怪得百姓無是善。吾旣未嘗無惡。如何怪得百姓有是惡。凡屬於已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看之久久。忽然大悟。便能全身藏入恕中。而能喻人矣。○此楊貞復藏身說。稍節而存之。

恕與仁生熟之間耳。藏身於恕則恕之熟而渾然仁體矣。是卽堯舜之帥也。已隱然含下章絜矩意

三引詩。咏歎以足齊治之旨。其實宜家人宜兄弟儀父子兄弟。不離脩身爲平。故齊治平三章。謂之皆釋脩身可也。

豈惟此哉。曰心誠求之。且推本於誠意矣。諸傳雖各有專釋。而理原一貫。但至一境不能

無一境之檢點。此格致之所以無歉手也。

平天下章大意

此章大意。只總註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已盡。後人妄爲分析。皆非朱子本旨也。大意言欲天下之平。全在絜矩。而所謂絜矩。只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二句。而其要則又歸重於愼德。愼德則必不忍自私自利。而不同好惡於民。然民所好莫大於利。所惡莫大於不利。故又提出個本末以見財之不可聚。又於斷天命之得失。挑出一善字。以見不可不愼德而絜矩之意。遂承此善字。迤邐說去。言當實善而不寶玉寶。仁親而不寶國。當進君子。退小人爲能愛能惡之仁人。方是能同好惡。而不拂人之性。不然則菑必逮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也。卽此看來。治平君子。誠有個大道。在不過同民之好惡而已。忠信則眞能愛民。而能得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得衆得國得天命。皆不待言。驕泰則知有已不知有人。決然失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而衆國天命。一時俱失。然人君往往驕泰。不能實存此心者。只因撇不下一個利字。故於生財有大道。以仁發身。以義爲利。正見財又不必聚。苟得其道。則未始不生。惟用小

人以歛聚。則禍遂不可救耳。此是民情好惡之大關鍵處。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總是教爲人上者。當同民心之好惡而公其利。不可用匪人而專其利。今人必分其節至其節。是理財之絜矩。其節至其節。是用人之絜矩。不獨不知解經。亦不知解傳。

疑問云。此章大根本只在愼德。愼德則此心常公。卽謂之仁人。愼德卽實心愛民。卽謂之忠信。愼德則不私其利。卽謂以義爲利。而天下之平。莫要於此。故程子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

大學述云。平天下之道。只在推心。其大端在於同欲惡。而得之以忠信。失之以驕

㮣此便是本治末治本亂末亂都從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上來可見是一貫之學

平天下至失國

疑問云平天下的道理卽治國的道理本皆出於此心但論其事勢則有廣狹之分欲平天下須多方推廣始得周徧故特下絜矩二字　三民字不必說是國之民通章俱縱言平天下事並不曾提起國來由君身上發出來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勢有廣狹量無減滿必由國漸推到天下是笨話　絜矩二字下節自有明疏不可預解　所惡一節分明畫出

個絜矩來　大學指歸云此從吾身畫出個樣辟如開平方法一里爲式而萬里依同各占其私動而有礙所謂緣軀殼起意思也故曰除却身都是義理各安本分端然方正程伯子云將身放天地萬物中側看大小快活　朱子云人見人常明見巳常暗責人常急責巳常緩若掉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　樂只三叚俱是言好惡之關係甚大以下皆承此意發揮

民之父母不是說民愛之如父母也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我眞能生育萬民而無愧於親民之責故曰民之父母若依章句通在感應上說了如此看於此之謂三字口氣爲肖

愼德至失之

疑問云其德非他此經文之明德也明明德是大人第一義此着一愼字又着一先字者見得此點靈明是人的本心緊緊先愼守此靈明便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托決不敢自專殖於巳而不同好惡於民故說有人有土有財有用緊點出德者本也一句見此德是治平的大根本　民之好惡固多端唯財貨一件是其最不可違者能權世主好惡之公心者亦多端唯聚斂一節是其最易溺者故

舉以爲言　疑問云此本末二字不並輕德是治平的大根本財不過其末節耳　愼德則能絜矩所謂善也不愼則不能絜矩所謂不善也楚書二節承上善字與秦誓節連篇引來見得有國者決當寶善人寶仁親用斷斷休休之君子去妨賢病國之小人方是能愛能惡而可以爲民之父母不然而拂民之性則菑必逮夫身矣此大叚雖有理財用人却不如舊說斷然分截之割裂秦誓以下說用人雖不是說用理財之人亦不曾說於財全無關涉觀末節便說作一片可見只是覺民之好惡又常在此便迤邐說來

衡齊云龍以雲爲輿以風爲馭以霆電爲徒御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體虛而用神也假令龍如贔屭喜能負重則技止黿跌而已如蟵吻喜能望遠則技止獸首而已如蒲牢則技止鐘紐如狴犴則技止獄門饕餮則止鼎蓋睚眦則止刀環爲此者踐彼爲彼者躡此又安能役雨霆風電而變化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下之技

管云休休之相度卽空空之聖學人心有欲爲得休大臣操可致之權其念更廣祿欲持寵欲固名欲保子孫欲綿其難休尤甚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此眞休休者休休則無我其視天下無一而非我矣

大學釋義云斷斷誠一不二之意所謂確乎其不可拔也無他技言其無才能之蔽也人只是才能上著脚便有所蔽便不誠一便不虛明便不能如有容斷斷無他技其心更無一毫功利之私物我之見知識意見之累只是湛然在中是何等休休卽此休休之意空洞無外若有所容而寔無所有故曰其如有容焉如有容正是無所不容之地有所容則必有所不容矣　講錄云休休是寬大安閒之意如有容不是如物之有容休休處難以名狀故强以有容狀之與寔能容字一般寔字對如字看旣云如有容又云寔能容無非形容之詞　大學義云保子孫黎民是何等事業却只說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的便能辦得又說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此處便將聖賢學術盡打破示人矣只此一點心情純瑩便是唐虞君相便能做出堯舜事業豈不至簡至易　盧氏云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所以安君子吾之感在媢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故曰此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疑問云見賢二節不

與上節分作三項人看道之仁與不仁而已矣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仁人不簡賢不紬不肖卽是不仁之人好人之所惡二節緊頂上說來如此不簡賢不紬不肖則其好惡已不能同民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正謂此也　讀書錄云知賢而不用知惡而不退不如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則賢者猶有所冀不賢者猶有所畏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用矣知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疑問云前說君子有絜矩之道後說君子

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可見絜矩方是大道。不度諸心
而出身加民。總私智小術之爲。決不可以平天下。
夏云忠信便能以心體心。視人猶己。驕泰便自縱自
肆。不知有人。絜矩得失在此處分路口。

生財至末

夏雲渠云上文已結束十分完了。只覺得斂財的不
妳又特致丁寧　董云非是以財爲重而爲之料理。
直說到小人菑害並至。正是破除聚斂之迷以發其
好惡之公心。總是終財者末也之意。何嘗理及財哉。
管云唯慎德而後可以有財。唯散財而後可以聚

民。唯行生財之大道。而後可以散財。唯不畜聚斂之
臣。而後可以行生財之大道。大學敘理財之顛末。義
若貫珠然。　仁者以財發身。不是有心散財。買人來
奉己。只是不斂天下愁怨之氣於身。則身自尊榮若
以財而發之也。　朱子云只是一個道理。在上便喚
做仁。在下便喚作義。　吳氏云不終。如韓信所謂公
小人爲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
守財。是終事之一節。　夏云寧有盜臣。仁者之用心
如此。未說到利害上。　義未始不利。亦就世主好利
之心言之。正銷鑠其聚斂之心耳。大學之道。不論到

利處。　愚按治平二章。其用愈廣。而其理愈精。格物
不至此。不可謂之物格。致知不至此。不可謂之知至。
此格至之所爲徹上下也。

四書說叢卷之二

中庸一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中庸大意

管東溟云、大學中庸二書。俱。以。愼。獨。爲。本。大學專爲用世者說。故其止至善也、止於沒世不忘。管從賈逵石經本改中庸兼爲遯世者說。故其達天德也、達於無聲無云然。大學但述帝王經世之道。中庸旁通釋老出世之宗、卽經世而出世者、孔子也。子思親承聖脉故達斯旨、孟子便隔一塵。 又云、盱江羅氏云、凡讀中庸全篇。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最得其旨。且以首章證之。古者原有性命道教四名。不知含着許多精義。領着許多條目。周禮六德中原有中和二名。蓋智仁聖義之極致也。子。思。一。切。從。人。身。中。之。性。情。發。之。以。爲。性。非。雕。琢。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性。便。是。道。也。教。非。強。世。之。物。脩。道。便。是。敎。也。中。和。非。聖。人。之。絕。德。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中。發。而。皆。中。節。便。是。和。也。皆。言。費。中。之。隱。不。言。隱。中。之。隱。如。言隱中之隱。則天命之上。豈無先天眞一之性。率性之上。豈無爲物不貳之道。脩道之上。豈無出離生死之教。中體豈是專屬未發。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中也。

和體豈是專屬已發。太和所謂道是和也。然則子思無乃遷就其義理。支離其條目。以誘人入道哉。非也。察乎天地之道。卽造端夫婦之道。道體如斯。君子以人治人。必就人心之所易曉者點之。教體亦如斯也。智者覷破此義。然後終日下學。終日上達。雖入塵凡生死輩中。而隱然不逐凡流。故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董云、中綴之以庸者。明是對行怪的下藥。其實不盡於平常。才說平常。便須有不及之虞。如本文舜之受命。武之戎衣。周之制禮。豈不是驚天動地事業。然到未發之體。原來只是合下如此。一毫不逞精采。昔人謂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亦庸乎。故庸者因世立教之言。不與中字作對。 中庸開首曰性曰道曰教。曰中和。皆極精極微之論也。然皆收拾在人身。而究竟不外於喜怒哀樂之用。夫喜怒哀樂。豈聖人所獨有。而常人所無者哉。人以是求中庸。思過半矣。但天下有眞必有似。似者眞之賊也。故次章卽指反中庸之小人以示之。然中庸之君子。與反中庸之小人。俱不常有。惟中人最多。中人者日飮食於中庸。而不知是中庸者也。何也。世衰道微。非驚而入於賢知之過。卽退而安於愚

不肖之不及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然則必如之何而後爲中庸耶必擇如舜守如回强如君子而後可幾也然天下奇節之士多有而中庸不少概見者何哉所以然者不能庸故也非獨素隱行怪者是不能庸即半塗而廢者亦是不能庸故必遯世不見知不悔之聖人而後能中庸耳蓋深見世之不能中庸由於中隱怪之毒而其不能不受毒於隱怪者以名根之未斷也不知中庸之道至費而非隱也至庸而不遠於人也至素位而不必僥倖於外也至邇至卑而未始不高遠也至微而無一不洋溢昭著於耳目前

也此皆以理明中庸也猶恐言理而不及事則人不信故舉舜之受命文之無憂武之戎衣周公之制禮皆千古極不庸之事而名之曰孝名之曰達見奇事無不歸於庸德也又舉孔子所對之達道達德九經三近而一一通之於誠見王道必本於天德也此又以事明中庸也可見人患不明不患不誠人患不盡人不患不合天故復反復言之其間或稱至誠或稱聖人或以天道領人道或以人道歸天道因地階級不無差殊大抵非述其業則闡其德總以明天人之合一性教之相通耳因推本於仲尼見立中庸之極

則者萬古一人而已必至是而業爲業之極至聖之配天是也德爲德之極至誠之達天德是也然德業至是於至聖至誠本體上不曾加纖毫此乃所以爲中庸也末遂示人下手工夫當從事於闇而不當從事於的闇則由微而顯復即顯而微業必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德必至於無聲無臭不離喜怒哀樂之常而直返之天命之始至矣至矣儻有一毫的然之意則必落隱怪之窠臼而其流且爲無忌憚之小人可不慎哉蠡測如此未知是與否也

天命章

近溪云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了却一部中庸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所謂人性皆善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者也中間只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命不過其節則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矣此只是人情才到極平易處而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中庸爲道而作其實道之不明由於不識性字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若乘氣言性如何率得如

何便是道子思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與孟子性善性字同是全無夾帶欠缺的所以任他見成做出便是道此二句雖只是論理不着人說但才言率已兼有人在又是程子所謂人生以上不容說言性不言氣不備者也故又須說個脩字率方完全下文戒懼正是脩脩正是所以爲率也雖脩也實率也實貫命也人但說個率性不知才說性則習性與眞性相挾俱來任他率去如何得是道必實實下脩道工夫如下文戒懼愼獨無須臾之離然後吾心無不中無不和卽順吾之喜怒哀樂率之莫非大本達道之流行所

謂率性之謂道也果至是則雖自率其性而直與天地萬物同返於天命之初何不位育之有

來矣鮮云戒愼二條乃下學工夫到了喜怒哀樂二條是聖人能事專言理矣所謂工夫只是時時不放所以說不可須臾離也是把戒愼恐懼遏人欲以存天理作一個課程朝也是此課程不須臾離暮也是此課程不須臾離一事也是此不須臾離萬事也是此不須臾離默坐澄心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繽紛多事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常時事君事親處友也是此不須臾離變時刀鋸鼎鑊也是此不須臾離在孔門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在孟子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此之謂思無邪此之謂無不敬久而久之直至於至誠無息無息者不須臾離也純一不已不已者不須臾離也雖是聖人渣滓渾化然聖人豈無人心但聖人義精仁熟雖有人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心亦道心矣故曰閑邪存其誠言龍德正中之聖人既至誠無妄矣而又閑其邪也故曰無射亦保曰死而後已既至至誠純一則此心純是一團天理無意必固我之私故與天地合其

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故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與天地參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故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既配天矣豈不天地位萬物育

夏雲渠云此章大意只是要人愼獨前推道所從來不可不愼之由後說到中和位育見能愼之效

通章曰道曰性曰所不睹所不聞曰

獨曰中總之一件而巳　袁了凡云率字亦稱性而出之意既曰性則本無增損不屬有無連自然也說不得只色色任他本來盎然流行自各有個條理此便是率若舍此別有所趨向有所商量便是率情如何能是道　從先議云朱子以天命之性無不善但在順而率之此所謂不戕人性而成仁義者也然亦須點到太極初落人身之時始得蓋太極初落人身渾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即爲道至於流浪多生轉出許多不善氣習出來性亦難於直率矣是以又有盡性曲致之說也率性盡性二言最妙率者從天

命之中和處率之盡者從人物性之不中和處盡之也孟子亦是全向率性上說　疑問云脩之直到致中和地位不曾於心體上加分毫天命之性本如是率性之道本如是耳　但非無作之用便是脩不獨衆人賢人有之聖人亦有脩堯舜競業文王臨保分明是戒愼恐懼一脉但脩之分量凡聖不同耳一落於人便不能無脩一落於脩便止可言教○聖人情即性而賢人未免反性以合性陽明之說亦似可商

朱子云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的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此是論理如此其實道也者三句只是論性天體段如此下文戒懼方是人不離道　疑問云不睹二節是一意蓋提個其所不睹其所不聞分明說是隱微之獨曰戒愼乎恐懼乎分明是個愼字下一節不過將莫見莫顯申釋其所以不可不戒懼之意二節只是一節動靜原無端工夫原無二也纔離却不睹不聞便是見顯觀下文已發未發可見非又有獨之一節間之於中或者猶泥於大學之愼獨是意之初發處爲疑不知心非死物不睹不聞正其動靜之合一處但大學傳誠意故即指其

幾動處爲獨而不睹不聞之體自可不提中庸論道體故直指不睹不聞爲獨而欲動之幾又豈在外二說原無牴牾於其間若必愼獨是愼意念之發而不睹不聞更須有戒懼工夫則所謂戒懼者將用之枯槁寂滅之地而所愼獨者在靜極復動之時動靜果有端而工夫果有二耶且大學是孔子口授初傳若不睹不聞與獨有別則大學工夫當先從不睹不聞始何但言愼獨遺却戒懼一節緊要工夫而必待子思發之耶　不睹不聞指性體之肴密言莫見莫顯是就中提出其要幾言之才說所不睹所不聞便含

有見顯之機在終不然塊然枯木不成即說到莫見莫顯試思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體段可是睹聞得否此其合一不待言者聖賢立言豈能一口說盡又爲下學指點下手工夫不得不周匝言之故其次第如此耳曰然則大學何以屬在意說曰獨兼未發已發大學就誠意章說故從欲動之幾言之見顯之意居多中庸論道從渾淪處拙出言之故以不睹不聞爲主　了凡云不睹不聞即鬼神章所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非不視不聽也試以身體之人從朝至暮那有不睹聞之時開眼見物合眼見暗有聲聞

聲無聲聞寂眼前不見物時只可謂之無形不可謂之不睹耳不聞聲時只可謂之無聲不可謂之不聞除是熟睡時始無睹聞耶蓋天之所命本無聲臭豈有見聞於此戒慎恐懼是就聰明所不及聲色所不到默默檢點此是聖門第一路工夫若朱子就耳目上說則去道遠矣此不睹不聞自其藏於渾淪而不可見則謂之隱自其入於散殊而不可像則謂之微至幽而萬象昭然故曰莫見至小而萬形畢具故曰莫顯是即所謂獨也獨者無對之稱目與色對不睹則離色而獨矣耳與聲對不聞則離聲而獨矣於此

不隨不染常自醒然便是愼獨便是脩道實功　朱子云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個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似極力把持　四書心考云戒愼恐懼亦是人性自能如此非故於人性上添一物也周公係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朱子以九三性體剛健故有乾乾惕厲之象此盡性之事能德之學也　陽明云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懼是說工夫是否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愼恐懼的戒愼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

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朱子云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愚謂四條太說得自然了些戒懼徹上徹下語也以上達言之果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果是終日乾乾夕惕若果是本體原是戒懼的果是只不要昏了他便是若下學必須平日講遏欲存理之功臨時有卓豎精明之勇認得獨體停當方知戒懼不容致纖毫之力若言之太早恐去一執着病生一無記病非子思

教人脩道之旨也。蘇紫溪云莫見二句與十目二句不同此言有無合一之妙正見道之不可離處以道爲有則此心之中目不及睹耳不及聞何其隱且微以道爲無則無形可見而實不離乎形無聲可聞而實不離乎聲又何其見且顯蓋道在吾心而即在日用道在日用而即在吾心故曰費而隱又曰知微之顯。湛甘泉云獨即上文所不睹不聞之實體觀下一故字可見此節乃申上文而致叮嚀之意非以靜存動察爲對也皆動中致力以養其靜之工夫也。雖日睹日聞而所不睹所不聞者未嘗不極天下

之隱微所謂未發之中是也即不睹不聞而所睹所聞未嘗不極天下之顯見所謂中節之和是也 中和是性之本體人人有的不待養盛之人始得但人不能盡戒懼之功以率之所以其氣象不見而喜怒哀樂皆爲一人之私而不復與天下相通故朱子曰愼獨而中和出焉劉觀時問陽明曰未發之中何如曰女但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養到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 了凡云未發已發非對待非先後龍溪嘗謂發而中節即是未發之中原不曾有所發也 歐陽南野云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

閒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和之用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時傳習錄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而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然之節自有之中所謂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大全小註云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

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戒愼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聖人之德也。蘇季明問程子曰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明儒經翼問未發已發是一時是二時曰後儒只添一已字便作二時看了未發是發的主宰而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喜之所喜

者發矣而喜喜者未嘗發怒之所怒者發矣而怒怒者未嘗發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 焦氏云子思言慎獨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爲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卽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知覺內守幽閒猶是法塵影事是也曰動於情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者其孰辨之 朱子云四者俱

從無處發出不是寂滅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之累便是有而不有○此語最精 顧涇陽云說者以未發非時與朱子不同其實朱子亦嘗主前說後定從後說耳愚嘗平心體究竊以兩說不妨竝存陽明曰只因後儒將未發巳發分說了故劈頭說個無未發巳發若眞知得無未發巳發就說有未發巳發原不妨原有個未發巳發在蓋亦有見於此耳曰陽明所謂原有未發巳發在果以時言乎曰觀其下文以鐘聲爲喻而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是寂天寞地明明點出兩個時字也○必如此看方

不滯於一隅之說朱子前說云云見本集涇陽摘入小心齋劄記中 刪正云未發則涵天地萬物而植根於不睹不聞之中故爲大本中節則推喜怒哀樂而共由於天地萬物之大故爲達道 常人亦有一念之中一念之和却不可言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君子由慎獨養來方可語此中庸恐人認中和淺了又足此二句卽不言致而此外無致矣故致字只宜輕看 疑問云天下之理之著見明顯者皆在於隱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下之理之本來恰好如此者皆根於未發之中故曰天下之大本 董

云慎獨所以致中致中所以致和無兩項工夫此句亦帶得輕頓在天地二句上言聖神功化之極亦只是率性而巳 ○了凡云人無心外之天地無心外之萬物吾誠養得此心完足則六合之大精無不通蛾蠓之細氣無不貫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自是實事學者試自體驗此心稍稍養得好那時節便覺有一段清寧開闢之象飛躍活潑之趣這便是位育眞景況久而徵者耶 ○饒氏云致中和而位育是有此理但所居地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致有廣狹如爲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爲一國之主則能

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
位萬物育如充其量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
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即位育之
極功也　問堯湯不可謂不致中和而水旱不免何
故朱子曰經言其常堯湯値非常之變也又問如此
則須就人主說方有日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地
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曰然
則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其世乃不能以致
中和者救其一二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極力之所
至而止耳彼遠而在上者既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

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
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泰其不能
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
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君子中庸章

仲尼節是正文下一節是上節註疏　疑問云君子
中庸者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君子即是中庸
也無兩層意　疏意云中庸二字不平中即是未發
之中人能脫得情識盡時一切俱是平常事即聖人
也還不得一些精采此惟君子爲能然故曰君子中

庸小人純是情識用事分明與此相反故曰小人反
中庸　小人猶孟子所云鄉愿也其於中庸模擬極
肖似而實反故首辨之若尋常小人何待辨斥　君
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二句是疏上叫起語不
重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兩而字最有意政謂
小人無忌憚處絕似君子之時中而只是用時中的
一副心腸不同所以君子用之則爲時中小人用之
則爲無忌憚辨在體而不在用也無忌憚與戒愼恐
懼截然天淵眞僞之辨全在於此　草廬輯粹曰庸
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

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
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
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
則權之前却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爲庸也
如此

中庸其至章

首句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突地贊出此一句語
氣小頓轉眼當世不勝慷慨故曰民鮮能久矣若謂
中庸而民鮮能非聖人語氣　至與費隱章及其至
也末章無聲無臭至矣至字同　疑問云民鮮能久

矣見世非索隱行恠之入於僻即半塗而廢之入於偷也 民鮮能久矣有兼嘆上下意假令唐虞之世上之人立極建極下之人遵道遵路亦何鮮能之有

管登之云雖竝提中庸二字而中意全收在庸上蓋爲衰世之離庸以求中者發也世教日衰人多求之庸言庸行之外故有此嘆

道之不行章

管云此章又引聖言以剖鮮能之故 删正云道不行由於知愚則心力貫徹處即行也非知外有行也道不明由於賢不肖則踐履光輝處即明也非行外

有知也知行合一故特互言之 夏雲渠云賢知之過亦只是見不到耳注中不足知不足行說不去知愚賢不肖皆是有意求道的人只因多着了一分意見所以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反不如日用不知之百姓可以與於道也故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焉 陳北山云知者過之如佛老之徒賢者過之如晨門荷蓧之徒 中庸雖兩字竝提只是教人見中於庸耳舍庸別無中處賢知過之是不肯庸愚不肖不及是不能庸然此不肯庸不能庸者究竟不出道外但行不着習不察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或曰何謂不能庸曰君子而時中時當如此即旋乾轉坤許大事業在本分上只是庸德愚不肖者便看來做許大事業退避不肯承當豈不是不能庸 道古錄云知行交相爲用世間一飲一食莫不皆然雖有嘉殽不食不知其旨非先行之旨何由知既知其旨安肯不食乎唯是二種人坐在飯籮之中妄作他想厭常食不食日求奇品異味奇異卒不可得遂餓而死所謂賢者知者流也亦以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是自爲過非飯罪也又一種者亦坐飯籮中妄以爲毒物所留寧餓而死不敢輕嘗

是謂愚不肖不知不行不行不知交相購者也吁嗟使無此二種人天下豈不皆飽飯之夫哉 上節大意已盡下節即就上意反覆歎之無兩層意

訂釋云過與不及雖分屬而意則專督賢知之過愚不肖自相形而見焉蓋愚不肖不能反中庸以亂天下唯賢智有過高之標足以走豪傑而移世風故夫子病之愚不肖非對中道稱不及亦對賢知稱不及

○按登之訂中庸以道之不行節自爲一章爲分責賢知之過人莫不節合下章爲一章爲責愚不肖之所以不及故如此說然其意深有得於作中庸之旨

故竝存之。

道其不行章

疑問云其字夫字大有感慨意在作文只講此句便了。注中承上章起下章等語是子思引言意不可攪入別章做此。

舜其大知五章辨

夏雲渠云孔子平日贊舜替顏淵告子路等語皆有個中庸意思在故子思錯舉以成書初無擺列知仁勇及道所以行所以明意且舜用中於民便是行了。何得獨言知顏子擇乎中庸亦是知何得獨言行眞

宋人穿鑿之見。

舜知章

大知不可以言語形容觀下文數句便得 了凡云舜之心純是虛體一生受用處只是舍已從人故好問好察邇言二好字從性中流出隱惡不但是不宜在已在人一也聖心純粹纖翳不留見惡便化了連胷中亦無停蓄處揚善亦不止是不匿舜心止有一善纔遇善便自要宣揚出來自不容已 董云執其兩端譬如執矢因彼而執不自執也用中於民譬如發矢因彼而發不自發也通上數語所以極狀其空

明無礙之體也兩端可得名言乎不可也夫子他日曰我叩其兩端即此兩端也凡物非一不神非兩不化故以一求一則一墮於兩以兩觀一則兩具而一呈矣朱子凡物皆有兩端最得其解小大厚薄不必拘 縱百千萬億止可謂之兩端即偶舉一件亦自有個兩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一時事凡物一具則兩形兩形而中亦呈矣方見其兩時即執也其得中時即用也其執其用皆在物而不在我也聖人則即兩即中隨執隨用何先後之有 了凡云看他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可見終身

不曾自用遇着事來自然要問問處自然有滋味故好 程伊川云造道深處聞常人言莫非至理 李卓吾云舜之好察邇言乎以爲非至聖則不能察已至於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言而非眞聖人之言者非强爲也眞見本來面目無人無我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人故本來無邇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遊而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强爲法故如是 疑問云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兩端用其中此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不好不揚

不執不用而舜皆不之知也。又云其斯以爲舜乎。猶云此纔是舜不可講向知上去。○戊辰會試惟傳錦泉得之。又云此是大舜之時中。李卓吾云用其中於民聖人無中以理之所合爲中故曰時中。

予智章

疏意云不能朞月守只是知之不眞知火之必熱則寒時定用近他知水之必寒則暑時定用覩他眞知此理收攝保任自不容已此章最好驗知行合一之理。原旨云行之未至即是知之未至如秉燭夜行行到此處方明到此處。日予知亦似就賢知半邊

人說不能朞月守正是隱帷引之而去

一說○管云夫子傷中庸之道久湮學者非擇之不精則守之不固而猶號於人曰見道故有慨而云然。上半節譬士無擇術之智而爲不中不庸之學所誘陷者。如楊墨之率天下而無父無君是也。下半節正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日月至焉者也。

回之章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功在擇而不在服膺也正不喫力語若說得呆板便是塊然株守一物於胷中何以爲顏子。管云擇乎中庸意向庸字上看從庸德庸言擇出此中也。疑問云中庸原是心體擇是求合此心體服膺弗失是時時不失此心體耳善即是中庸纔之者善成之者性原非二物。問古人云一得永得既得矣復有所失何也。陽明云吾人之學患無所得既得矣保任工夫自不容已且道得是得個甚麼此非意解所及擇乎中庸不能朞月守便是忘却保任工夫亦便是得處欠穩當堯舜兢業無怠無荒文王勉翼亦臨亦保方是眞得方是眞保任學至大成方能强立不反放手得太早自是學者大病。本體原是戒愼恐懼的見得本

體自然戒懼之不容已此便是服膺弗失。管云一即一貫之一亦即首章愼獨之獨也乃學問之大頭腦處士亦有擇中庸於萬殊不能得中庸於一本者。是以難於朞月之守其因則以博文勝而約禮疎耳。顏子之心屢空故能反博歸約得此一善能得之即能守之叅之魯論則一日歸仁正是得一善之初心。三月不違正是拳拳服膺之後心。

天下國家章

疑問云上三句只是以天下所駭以爲難者形容中庸不可能意不必以知仁勇硬軟入三者做得恰好。

便是中庸。亦說不得倚於一偏。　管云、三者在聖人
亦皆庸行中事。唯賢知之士則以爲奇勲峻節而步
趨之。夫子皆本中庸之道以裁之。正謂顯奇於庸行
之外。猶易取中於庸行之内最難也。三者一裁於中
庸。便是至德。此於語中天帝堯德泰伯仁比干見之。
　不可能。不可着實做難能說不可能與難能不同。
中庸易知易能。何難之有。只狀中庸之妙難字竟自
在。　既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此
是虛論彼就人論也。然聖人唯不以能能故能耳
訂釋云、或疑聖知夫子而猶謂中庸不可能。然則中

庸果絕德歟。曰非也。此爲素隱行怪之流發也。中庸
之道率性而已。性果難率之物哉。末世率性者寡。而
戕賊人以爲仁義者多。於是見中庸之不可能矣。故
斯言也。雖究竟之譚。亦傷時之論也。苟究聖脩之極。
亦只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而中庸其至矣。豈曰絕
德。又考之易傳。似謂精義利用可能也。窮神知化
不可能也。然則神化又出中庸之道之上乎。曰此則
所謂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非中庸之上。別
有神化之道也。然夫子有從心之中庸而自歉於神
化者何。曰夫子自信盡人道之中庸而不敢自許盡

天道之中庸也。則中庸之不可能尚在也。苟至於窮
神知化之極。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吾性體中平
常事。而況中和位育之人道有何奇哉。學至於是方
乃不見中庸之果可能。果不可能矣。却又不可認中
庸必待窮神知化而後能。其達亦自有漸。當知非窮
神知化之難。得一善之難也。

問強章

抑而強與。是南北二句中轉語。不必添子所當強字。
寬柔以教。教字空說。不必說設教之教。　疑問云、
不報無道。不免有含忍意與犯而不校自別。　疑問

云、此中和。即是首章中和。人心體只有個中和。中和
最強。且矯任有道無道。只守着和不流中立不倚。自
便是不變塞至死不變處。夫子語雖四平。却重中和
二字。總是君子而時中。　問和不流中立不倚。夷惠
正是如此。朱子曰是。曰惠之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
是中立不倚。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歸來。及武王伐
紂。又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　和則自
然中節。安得流。中則自然四虛。安得倚。不流不倚亦
自人見之。若有心不流不倚。其流倚亦甚矣　朱子
云、中立易於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　袁

七澤云和者已發易流今不流而返其源中者未發未發則四空無着意識不能緣情念不能到處君子安任其中不依倚一物且隨所遇之有道無道一無所變遷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强哉矯　和不流中不倚則無往而不可人見爲有道無道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境界也人見爲不變塞至死不變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此其從前之定力如何者而不曰强乎此二强哉矯似當從中和中看出四矯字亦似對南北言矯然出於風氣之上也管亦云夫子歷數而贊之曰强哉矯强在矯上咏歎之詞

也

訂釋云或疑素位而行中庸之道也夫子表君子之中庸乃以矯爲言何歟此非但爲子路對證之藥也然亦有大因焉末世風靡賢者易爲是非利害所動非用矯以挽之鮮有不流於鄉愿者所矯乃所以用中也君子處叔世之中庸類如此使在大道爲公之日何以矯爲

素隱章

夫子深見人之不能中庸者皆由於不庸不獨素隱行恠者倡其風即半塗而廢者亦是隂中隱恠之病使不有所引何以有所廢故直說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許其能中庸見名根一絲未斷不可謂依中庸也此夫子剔出鮮能的骨髓處　素隱行恠不止是賢智之過然起手亦必從道上差去是亦賢知矣　遵道道字即是中庸了亦不可便加他個愚不肖然不能自主是亦愚不肖矣　半塗而廢即在遵道句內遵如童子之遵嚴師原無浹洽故不得不廢照弗能已看亦自見　管云道即中庸之道也然或擇中之初一善之所得未確則欲罷之內念易生又或守中之際衆口之所咻交加則變塞之外緣易動故有

半塗而廢者蓋道至於名利兩窮才力難竭苟非獨立不懼之君子孰肯終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其廢宜矣夫子曰吾弗能已學已知至知終躍然見有誕登之道岸在雖欲不前而不可得也　遵字淺依字深遵字有意依字無意遯世句是狀他依中庸的親切處　言依中庸而必曰人不知者中庸之理至平至實有一毫與當世不相合不可謂中庸唯與當世無一毫不相合而世莫我知而不悔方見其依中庸之眞處若認作懸崖撒手更不顧人又是禪學非聖學也　管云遯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

君子有中庸之隱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遠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既遯於世則見知者自寡即孔子之在春秋委是不能不遯然七十子與老聃伯玉輩見知未嘗無人聖人中又具有一等不易世不成名終其身不見是而無悶者此易之潛龍也潛龍與見龍原無高下而夫子則以潛龍爲聖人之難事也故於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君子獨聖之若有不可幾及之想焉此又聖不自聖之懷也又云依中庸矣何以至於遯世聖人不素隱行惟又不闇然媢世則羶氣薄而聚羶者不附焉亦若天山之相遯耳然而聖人卒無悔非以不愧不怍故無悔蓋照千生之因地者緣不必結於一生培萬世之道基者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不究此理

四書說叢卷之二　終

四書說叢卷之三

中庸二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費隱章

中庸多爲隱恠的立教彼只因不曉得費處是隱別尋個玄妙之道不知離却費更無處討隱故撒潑形容出費來與人看那一處不是道其實欲名言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如何可得豈不是至費即是至隱末節收拾到實地工夫直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亦不過曰造端乎夫婦而已可見道未嘗不隱而索隱爲隱非道也　管云篇中凡稱君子之道皆根中庸二字來中不離庸故費庸不離中故隱　盱江云試看六經中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　又云費字奇隱字尤奇費字重隱字尤重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　疏意云首章云莫見乎隱此不曰見而曰費者費是費川之費天地之化動而愈出愈出即費也古今之用往而不返不返即費也君子之道那一時不費用的使費而可見如財

之出。即有窮時。此道則時時有用。時時無用。時時有感有應。時時無感無應。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即章而萬象寂然。即變而纖毫不動。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爲隱也。　瞿昆湖云。作文只講費字隱字。須在言外見出。隱非言語見聞所可及也。　夫婦二節是極形容之詞。言夫婦而道在也。言天地而道在也。言小而道又小也。言大而道又大也。言鳶魚而道又在鳶魚也。總是極狀其費也。非是上節是形容費。下節是言道機之活潑也。二節是極力形容之詞。只逦迤說去。不必分項。　即就一事。夫婦之所與知與

能。即聖人之所不知不能。道固如是耳。　筆乘云。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即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爲至道。不能之爲至德。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子思子之言也。中庸其至矣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疏意云。不知是不可以知知。不能是不可以能能。便有聰明力量。到此處總用不着。所以爲至。可見此理在人。愚不肖不曾減。聖人不曾增。

袁七澤云。有所不知不能。何以爲聖人。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首楞嚴云。自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知不能。正所謂聖人也與。　及其至也。就是與知與能之良。大段着力不得處。有所不知不能。不是聖人不能盡道。正形容道之至處。原自如此耳。　袁七澤云。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　物之大小。即道之大小也。因其大而大之。則道莫不大。而語大。則大

不足以盡道。因其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而語小。則小不足以盡道。　二語字妙。因語而有大小。道無大小也。　鳶飛魚躍。不必推說是道之發見。鳶魚道也。飛躍道也。天地亦道也。總是一物也。　上蔡云。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更有天。下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了凡云。末節固是結上文。正是君子實用功處。　董云。末正收拾到實體處。將夫婦日用工夫。明個無上易簡至理。謂人但從此端倪。究竟不休。便與天地無心之化相爲照察。舍此爲端

卽是異端合此言至終身不至今人反認造端二字以為此特端耳而更求其至豈費隱合一之旨乎夫婦日用而不知君子知之而與夫婦同其日用卽此便是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所謂造端者非有他也知夫婦之與知卽其所不知知夫婦之與能卽其所不能端卽至也夫婦卽天地也更何漸次之有察與上下察字同是不着力字 夫婦日游於費之中而不知其為隱則亦終其身為愚不肖而已矣故隱而隱者異端也費而費者夫婦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遠人章

董云、哀公章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名道最為眞切喫緊無有剩解矣雖欲須臾離之其可得乎有人人之人有一人之人一人之人人人之私也一膜之外為秦越焉跬步之餘有畛域焉唯求之於人人之人則疾痛痾癢自然相通爾我形骸自然盡撤可以我治人可以人治於我可以人勿施我可以我勿施人可以我責人可以責人者反責於我何處為藩籬何處認血肉而大道之行如揭中天而道眞不遠矣此中庸之旨也余觀四節文義本不相屬非夫子一時之言子思撮合成章妙義躍然張子三語之疏奇特明簡深得章旨卽此三語亦未易解如以衆人望人非姑息也譬如衆人眠食而一人獨否則一人病醫者治之使還於衆人之眠食而止矣又更何求乎非曰必遺餘疾也如以愛己之心愛人唯聖人可以語愛己乃可以語愛人欲立欲達聖人所以自愛而立人達人則聖人所以愛人也如嗜欲之好非所以愛己者也適為戕賊而已而欲以恕人又還以恕己則大亂之道也譬之吾欲飯而勸人飯可也吾欲鴆而勸人可乎以責人之心責己非曰緩

其責人之言以顧其自責之行也吾之所責於人者乃吾之所不欲於人也吾之所不欲於人而還以求諸吾之所不欲責人者固不容已而責己者亦不容緩也如曰吾未能事父而且恕天下之為子置勿責焉可謂顧行乎故有餘之不敢盡者非不盡其庸言也不敢越於庸言之外也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雖盡庸何傷三語之解明而後張子之旨得以窺中庸之旨不難矣○余按三節總是發明道不遠人之意卽散散說來大意未嘗不貫張子三疏亦解道理如此非教後人決作三叚看也只是看得人字透徹

橫說竪說都是不遠道理卽如了凡以忠恕作貫亦無不可　中庸大抵爲不庸者作子思見世之遠人以爲道者多不肯認今日愚夫愚婦之人能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友者卽是道而別求所謂高遠者以爲之不知既不認其人又孰爲其道寧知人之分量當下滿足可以自治可以治人可以我施可以彼受言之爲庸言行之爲庸德愚夫愚婦日用而不知聖人終身由之而不盡卽極之參贊位育亦不過慥慥君子之能事耳有何不足而必遠人以爲道哉錢緒山管東溟俱欲以人倫作貫大意云人卽下文

子臣弟友之人是也以人治人卽以子臣弟友之道治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友者也忠恕則以人治人之則也下則忠恕爲道之實事耳管又云按春秋之世已有離人倫而墮體黜聰者故夫子發此言意非不佳但中庸大意以子臣弟友明人以能盡子臣弟友明道言人則道俱言道則人俱正見二者說一合相不可得雖不外人倫日用而非專指人倫言也故人字不如渾融說爲長　改而止不是止而不治以人治人復其所以爲人也改者得其所以爲人也道不遠人得其人卽得其道矣止者卽此是道之意不過求意落一層○愚按道亦不容你過求得過求卽遠人非道矣　夏云道無過一忠恕而忠恕只在那一反巳之間道何嘗遠　又云違字輕看文氣宛曲如此非果尚有所違不然忠恕在這裏道更在何處下二句亦是形容近易意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人我之願當念具足道豈在遠　夏云道四節承上忠恕說來這忠恕只爲自家不能盡得若盡却便是慥慥君子何必遠人以爲道　黃貞甫云上面兩不敢字正顧字之精神也不敢卽首章戒慎恐懼有此心神常攝自然言行相顧非必言時想

行行時想言而後謂之顧也

素位章

通章只素位而行一句素位而行自然不願乎外此反覆語耳其得力處只在正巳反求諸其身是其正巳處正巳故無求無求故自得若不言正巳而認隨緣放曠以爲自得雖與行險之小人用心有殊其究同歸於不自得耳此聖賢涉世之實學不可認作老莊出世之旨　自得照行有不得看最分明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眞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識得

此意則憂勤惕勵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逍遥閒曠
任運自然則孔孟與老莊何與且何以說反求諸其
身也 李卓吾云此全重自得故無入不得而自無
出位之思苟無自得之妙則視之如傳舍亦一時影
響之見自解之意耳履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強
好勝之私耳 易即素位也居易即素位而行也俟
命不在居易之外末節引語以發明君子之心但射
有似乎君子不是以射比君子當以君子爲主君子
之正己無求無有能似之者唯射爲有似焉射者之
反身正其正己君子之正己正其反身皆從源頭上

著力此之謂素位此之謂居易

行遠章

遠邇高卑同是一道譬之出門一步與行千里同在
這條路上君子工夫祇有卑邇而高遠即在其中此
二句是囫圇話故又引言二節令人想出個意來所
引是可近可遠之詞如以妻子兄弟對父母則妻子
兄弟爲卑近而父母爲高遠如以一家對天下國家
則一家爲卑近而天下國家爲高遠蓋工夫在於此
而機通於彼眞有不期然而然者舉一端而可以得
其意矣舊說太無歸宿 管云子思慨世之不庸者

鶩高遠而忽卑邇故強分階級以破世人之惑使學
道者有所持循而入其實道一而已寧有遠邇高卑
之殊哉聖人不離庸行而上達天德亦何漸次之有
學者未達即爲卑近既達便是高遠故曰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愚謂首節強分階級以示
人引言則舉階級而掃之正見邇之未始非遠卑之
未始非高也

鬼神章

通章俱是贊鬼神之德之盛天下理氣原不相離中
三節言氣即是言誠不可以上說鬼神之德之盛末

節推鬼神之德之所以盛作兩截說蓋天地之功用
總一誠所貫徹耳 鬼神即是陰陽乾闢坤闔昇往
寒來日升月沈草木生落血氣死生皆陰陽屈伸自
然之運但其推於自然行於不得不然旋轉變化神
奇錯愕似有物焉以主張之者故狀之曰鬼神鬼神
者陰陽之別名也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朱子曰陽
之靈陰之靈皆是也若饒氏所云屈伸者陰陽能屈
能伸者鬼神則是陰陽之外別有一鬼神以司之而
屈伸者與能屈能伸者顯然成二體矣 孔子曰氣
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朱子以陰陽屈伸分鬼

神本此。然其理未嘗不互根。如四時則生長爲神。收
藏爲鬼。然春夏未嘗不殺秋冬未嘗不生。如人身則
動闢爲神靜翕爲鬼。然動中萬念亦自起滅靜中呼
吸未嘗暫停。如人死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然升者
升矣而往不麗空魂亦魄也降者降矣而形潰反原。
魄亦魂也。蓋陰陽屈伸互根自是實理　朱子云爲
德猶言性情功效其是但不可以視不見聽不聞爲
性情體物不遺爲功效耳鬼神無性情功效之可見
凡性情功效之可見者皆其性情功效也只看體物
而不可遺一句便見　疑問云視之而不見三句合

看方見得鬼神之德之盛不專重下一句　疏意云
譬之虛空執之無象叩之無聲而形形色色纖纖鉅
鉅無一件不在其中雖欲遺之而不可得遺也　朱
子云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
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理卽是鬼神之德猶云
卽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　又云不可遺只
是入毫釐絲忽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
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也　楊
龜山云體物而不可遺者妙萬物而無不在也使天
下節不是以祭祀之鬼神驗造化之鬼神天下無二

鬼神也。鬼神既體物而不可遺則盈天地間莫非鬼
神也。驗之祭祀而鬼神體祭祀也驗之承祭祀之人
而鬼神體人也觀之上而上在也觀之左右而左右
又在也無所不在此鬼神之所以爲體物而不可遺
也引詩正形容無不在之意感格意不重　使天下
節是視之而不見一節之驗非止釋末一句　祭祀
節偶舉其一言之以見其無不在故下文急頂云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語意周匝如待祭祀而後洋洋則
鬼神之所遺者亦多矣　夫微之顯承視之節說來
言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一何其微而顯也不可以

不見不聞爲微體物不遺爲顯　朱子云鬼神者造
化陰陽之氣誠者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卽實
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　疑問云誠與鬼神非
有二也猶鬼神之體物非有二也鬼神體物誠體鬼
神。　中庸此處方說出誠字　高中玄云或問中庸
爲學者作乃言鬼神之事何居曰意非在於鬼神蓋
卽鬼神以發明微顯之義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
如此夫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則久
久則徵而博厚悠久之業大誠則形形則著而明動

變化之功成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許敬菴云孔子有感於妻子兄弟父母之際而喟然歎鬼神之德非歎鬼神也言其誠感誠應一神所爲而非聲音笑貌之所能及也故引詩云云世人好言天德神明無聲無臭而不知體察於人倫造端於夫婦是以探之愈精而失之愈遠也　中庸爲隱怪而作也子不語神而何以言鬼神夫言至於不見不聞而齊明盛服不外日用之常洋洋如在不出天地之外固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能者也故曰夫微之顯夫子非言其微也言其顯也鬼神一庸也　夫子滿

眼見天地之間莫非鬼神也故開口贊他其盛矣乎正贊其顯也豈惟此哉中庸一書都說顯

大孝三章大意

董云中庸一書專爲隱怪對症之藥至於舜之繇而君武之臣而君周公之相而君豈不是宇內怪事而聖人未嘗避之而不爲則知道本無怪亦本無庸怪而不得不怪雖怪亦庸所以子思將聖人幾件奇事都作孝看依然家常日用之倫初無非常可異之事而中庸之旨深切著明矣　又云堯舜揖遜雖奇猶不改君臣之倫至於武王親加鉞於紂首此於君臣庸行更覺怪異而子思收拾來作一段中庸且不但以爲君臣之倫而以爲孝也其旨深矣

大孝章

夏云孝本是庸行然孝至於舜便致得許多無限好處來這無限好處皆孝之極際也所謂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者所以爲大孝　董云舜之大孝安在哉德爲聖人而已矣其他諸福聖人看作舜遇之隆不知都是德中該有的受用必然而非或然者　疏意云生物節發明必得之理曰生物而不言殺物曰篤而不言薄重生物邊天以生物爲心無

一物不欲其長養加厚但和氣流行常與物之好者相湊着是謂因其可厚而厚之也栽者二句重上句下句只帶說引詩亦只是證栽培之意　朱子云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　末句不必粘定舜說　了凡云受命是保佑之命不必說定爲天子儻或一時有兩大德將皆爲天子耶　或問大德如孔子何以僅得名而不得祿位壽則必之義何居曰此只論其理耳若兼數論便有得不得　董云曰必受命不必於命而必於受命者

也。而世人妄以顏氏憲貧將聖人四必之旨作一證疑案。不知聖人之所謂祿位名壽者固已疎而不漏必然而不爽者矣。

無憂章

董云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武王竟取殷家天下。以世俗論豈不是貽文王憂者借曰不貽文王以憂豈不是化家爲國另起一番事業而夫子方以爲述方以爲纘方以爲成德方以爲孝方以爲善繼善述將觀兵孟津與有二服事之念打作一椿事會成一片心而放伐之業竟與大舜同其受命此子思之旨

也君子而時中。時所當然不得不然稍或違時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文王之時宜無憂而無憂便是文王之時中武王之時宜征誅而征誅便是武王之時中周公之時宜制作而制作便是周公之時中文王之宜無憂今雖不可想見然以武周證之武之時能不征誅乎周之時能不制作乎則文可知矣且本文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分明指出個文王之時。曰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分明指出個武王之時至末節首貫一句武王末受命便見周公之不得不然處此章是夫子偶論周家父子之間不必爲中庸而

發。子思引以相證然聖人之心天理爛熟自然與中庸脗合即謂論中庸可也。　了凡云首節正見文王能盡中庸之道若說文王父賢子聖而無憂只是一時之遇矣非道也不知父爲賢父則承之更難子爲聖子則開之更難此正當有憂者況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以開之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曰惟見惟文王能之而他人不與也不然如蔡叔以文王爲父聖父也以蔡仲爲子賢子也豈得便無憂哉　曾云舜之後唯文王之德爲至故續舉之蓋夫子甚重文王之三

分有二以服事殷述即述王季之所作耳作述不及大統則依然有邰氏之家業也武王勝殷遏劉出於文王本願之外文王但見子之能述父業而足矣夫何憂此夫子表文王之隱意也　端簡錄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曰身心猶歉焉曰不失亦險矣哉　黄氏云一戎衣而有天下亦見順天而滅商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脅君矣豈不悖哉○三條解經義如此若子思引入中庸之意所重不在

第三節只重成文武之德一句下皆是成德處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之達是下通喪禮二一達字是

上通。了凡云楚祭止言大夫士者以諸侯世爲君。庶人世爲氏無異爵也。講録云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嘗至祭以大夫止喪禮是因祭禮說及耳。呂氏云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而大夫降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絶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朱子曰夏商而上想皆簡略只是親親長長之意至周添出許多降殺貴貴的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達孝章

達字與上章二達字一樣看上是達於人此是達於時非通謂之孝之說也夫孝者節分明是訓一達字泛論之詞亦不專指武周也若專指武周何不曰繼先王之志述先王之事而曰繼人之志述人之事也春秋三節方指武周說春秋二節共是一時事都是所制祭祀之禮重在祭祖考上特其中寓愛子孫臣庶之意故其後以愛所親一句總之要之亦在祭尊時節愛之也或以禮義看或以時祭祫祭看或以通上下分看都不是春秋脩祖廟陳宗器等是祭先一日事也及其祭時序昭穆序爵等是當祭一日事也不必分屬位禮樂三句亦俱就祭說愛敬二句就上三句看出五其字分明是武周而汪云先王者先王之志事之所在雖謂先王亦可也三節總是發其孝之達處意猶未足故復說末節以見其禮義之宏深郊社四句只作敘事語文氣若曰惟其孝之達也是

以先王止用社以祀后土而今則制爲郊社以祀上帝焉先王止用五廟以祀祖而今則制爲宗廟以祀先焉斯禮也斯義也幽以通覆載水木之精而明以成太和永清之治假令有明其義理者猶不難治國而況身擅制作者乎總以明其制禮之精非重明之者也今人說得郊社四句太重似又起一頭故語意不侔。

了凡云主宰曰帝尊無與並曰上郊祭天事其覆物之帝也社祭地事其載物之帝也不言后土非省文武周制禮治國同出於一源纔明此便曉彼若說鬼神難事人民易齊則幽明有二理矣。

一說董云此達字與前章達字正相承貫見得武之征誅周之制作只是武周之孝而武周之孝又是天下人人之孝所以歸之庸德也且如聖人之孝聖人做得人人做不得便是惟善繼善述亦豈但武周繼述得辟如魏顆之從治命屈建之不薦芰亦其彷彿亦是人人做得必如此方謂之孝必如此而後人子之繼述爲不窮奚必君臣改革之會耶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即如祖廟一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都有可脩則都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亦

可隨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爲武周設哉辟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所踐所行所奏亦皆大夫而所謂善繼述士之志與事者莫加焉則亦孝也故曰孝之至也孝達於天下而至歸於一人矣末節又推至於祖之祖見孝之至者雖草木昆蟲無不打作一家而況同胞乎所謂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者也試取西銘讀之而此節之非贅語可知矣

昭穆○吳氏徵云天子七廟受命之王爲太祖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禰祖高曾爲四親廟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爲二祧廟合之爲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王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合之爲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始封之君爲太廟合禰祖高曾四廟爲五無二祧又無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有時祫而無大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大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大祖之廟也大夫則初爲大夫者與祖禰二廟爲三廟上士二廟祖禰而已無大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高曾則於祖廟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大廟中祭之　朱子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廟皆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孫毓云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大廟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大祖廟居中百世不遷自餘昭穆各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則遷其班北廟之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廟凡廟皆南向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

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右亦尊而左又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七廟同於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有陳而無所參雖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

又云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則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爲穆孫亦爲穆祖尊也尊則遠可以不別也　旅酬之許氏云祭必立尸必擇賓之一人爲賓賓無數衆賓長賓之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典祭則子姓兄弟皆命兄弟者主人之寘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皆獻非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於勸主待豆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雖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賓酌以各下人者謂之酌人酌酒先自飲于以獻賓酬以亦進之主人舉爵酌酒門以酌賓賓先自飲弟然也進賓安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外階階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辭於階結以作長兄弟長兄弟由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已弟之結以作以及執者無不從此恭酬之大昭也者賓弟子父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代於於中所謂下爲上也賓衆觶兄弟之之寘長兄余取觶酬賓之人當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謂之長無節爵所謂逮下者如此　燕毛一節古云非是別毛登以序齒次齒序在昭穆時已定至此又別老老之長代路其者而只燕此老者但在宗廟中尚論爵

廟間則序爵於燕則不論爵而專序齒耳　郊社〇哀氏云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圓丘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圓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其他非時祭天之禮之重者亦謂之郊輕者謂之類此皆惟天子得行之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亦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於社天子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謂之里社地猶母也親而不尊故皆可以社而祭之天子諸侯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汪渾言社祭地者考之未詳也

哀公章通義

或疑中庸論道之書子思將夫子論政一章收拾在內何也不知大孝無憂達孝哀公四章皆以事明中庸也事即道也通章只重其人存三字人存而政之舉不待言矣觀下節曰敏曰蒲盧然說得十分快便正見有人不患無政也所謂有天德自有王道也然所謂人者不是軀殼之人原來付與之人故曰仁者人也仁之中自然有義有禮親不得不親賢不得不尊等殺不得不別森森具足無少欠缺方謂之仁脩身者必洞然朗徹一一還其森然具足者方謂之人存故說思脩身不可不事親知人以極於天天即下文之誠但此處不明言之耳惟其無不出於天故達道有五達德有三而行之則一知有三等行有三等而成功則一天下國家之經有九而所以行之則一一者何也誠也誠非豫不存身非漸不能誠必曲盡

其求誠之功而後誠可幾也何也誠者天之道也謂之天道必聖人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後可以言誠可以言天耳苟未能天而求合於天非擇善固執百倍其明善之功何以一乎何以天乎至於愚者明柔者強而人亦天矣所謂行之者一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者也是之謂人存而文武之政亦不徒在方策而有所以行之者一寓其間政不靳舉而自舉而王道備矣　或曰謂天即誠是以天爲自然之人也與朱氏皆天理也得無礙乎曰不礙也一理而已就人心言之則爲誠對仁義抽出言之則爲禮故統以

人言則天爲仁者人也之人之自然而尊賢之人未
嘗不在其中對知人之人言則天爲所知之人之自
然而能知之人亦未始隔於其外總之大旨是要人
存人而存人之微意是要人求誠觀其旣曰思脩身
不可以不事親而又曰不誠乎身不順乎親旣曰思
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而又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橫說豎說意在脩身至於歸根處不曰知天則曰明
善意自可見如必以刻舟求之則至聖微言迷陽載
道 自費隱章起至鬼神章末而結之曰誠之不可
掩如此夫自大孝章起至哀公章末而結之曰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見無理無事不本於誠也誠非聖
人不能有而亦豈愚夫愚婦之所無此之謂中庸也
子思櫽括聖言以成書卽非有意爲文而周旋回顧
自有可想見者余謂費隱五章以理明中庸大孝四
章以事明中庸殆非臆說

文武之政九節

疑問云其人存其人亡人豈有存亡生理存則存生
理亡則亡故下緊着仁者人也一句 其人存人宗
尚是渾融說曰人道則兼君臣不待言矣故卽承之
曰爲政在人言人道敏政故爲政在人道也但所謂

人道者必合所取之人與取人之身而量始完又必
納道於身納仁於道而人始眞猶恐哀公不能卽領
而又疏之曰所謂仁者卽當身之人是也人有是軀
殼卽有是眞精親自然親賢自然尊等殺自然條理
天之所定不容違也缺一於此可謂人乎人第曰脩
身脩身云耳不知事親是身之中無仁矣不知知人
是身之中無義矣不知知天是身之中無禮矣故君
子不可以不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不知人不知天
也夫身之量如是是以身在而道俱焉達道有五皆
所以脩身也道行而德顯焉達德有三皆所以脩道

也雖知有三等而知之則一雖行有三等而成功則
一何者氣稟有厚薄而人無異同也人惟不盡三近
之功故氣稟不盡而眞身不現耳苟知用三近之功
自然知吾身爲仁義禮合體之身而事親知人知天
自不容已治人治天下國家於何有哉所謂人存而
政舉者此也 疏意云取人以身不但君不明無以
知人縱知其爲賢而君身不正亦無以用之者眞精
感召自有機神 初問云以道是件件納於軌物以
仁是軌物中一段眞意非身是一個道又是一個仁
又是一個 疏意云上說脩道以仁而此說仁以親

親爲大則仁的工夫又似從道上做起了上說取人以身而此說尊賢爲大則仁身的工夫又似從取人上做起了此等處須仔細理會聖人之經綸從一根上發出來都來只是一件事故賢愈尊則身愈修身愈修則人可取道與仁亦非兩物自理而言曰道自心而言曰仁以眞心而敦倫心卽理也因倫而藴盡其眞心理卽心也無理外心亦無心外理看得此意透則堯舜文武之宗旨不遠矣　刪正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五看只作數目說不可露誠字然非有個一者在則所行者何物須說得有分曉　參

元漫語云在知識上論確然有此三等若在本體上論自聖人以至途人俱是生知其學知困知在去蔽之功有難有易耳疏意亦云若非性分上原帶得聖人體段來雖困亦不能通雖勉亦不能利矣安能及其知之而成功一耶　疑問云此節只重困知勉行上好學三句正說困勉事

九經至末

上既言人存不患政不舉矣此則承之曰舉政如何不過舉文武之九經舉而措之而事於此盡效於此收矣然是行也必有所以行者所以行者何誠也誠豈襲取之謂哉苟非從容中道之聖人必盡擇執之功而後可由人道以入天道耳然所謂誠之之功亦卽上文親親尊賢之道反而遡之於當體之身使其人不失其仁義禮之初而輓近之人陶鑄文武而有餘矣上半是言人存不患政不舉下半是言政舉必本於人存上是論理下是教哀公實下手用力耳

陳氏云經有九其實總是三件三件合來歸於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脩身來刪正云一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一自親親之

殺而推之　刪正云上曰脩身以道此曰脩身則道立所立者卽其所脩者也又云百工者財用之所自出如織紝可以足衣食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只就貿易一事說非其旨矣觀下文日省月試全不在貿易上　原旨云畏字出於懷字中蓋天下之心旣合則朝廷之勢自尊有不得而不畏者矣　質言云齊明節要看幾個所以字是我以此去脩之勸之非他自爲我脩勸云云也　疑問云官盛而任其使令細事勿煩諜斷自此出焉所以勸大臣也　朱子云忠信二字九經事事俱要的

却專以屬羣臣者疏遠之臣難得一一信任他就不
足處說耳　疏意云九經雖不同然所以行處只這
點精神運用如弄傀儡者悲歡離合種種各別然牽
線索者總是這個人更無二樣此與上達道節須玩
所以行之四字此便是孔門一貫之傳亦虞廷精一
之旨　董云豫立節所以表存誠之功而不可以豫
立爲誠在下所以推誠身之要而不可以漸爲誠之
豫要之得其意而歸重於誠身一段可也　删正云
前定卽豫也言前定者不是先時料理其言事前定
者不是先時經畫其事也凡事皆在外而理則在心

先明乎理而養之於未發則謂之豫客感未形而此
心確然有真見萬變不搖則謂之前定非二理也言
之而有所窒礙曰跲内省而惡於志曰疚行有不慊
於心曰困取之而不逢其源曰窮　朱子云道前定
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裡面是有個妙用千變
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處置得　删
正云在下位節與前不可不脩身節實互相發前說
不可以不脩身以下事親知人等項皆爲脩身而設
者也此則自獲上推至於誠身中間信友順親皆待
誠身而盡者也總之都重在身上　明善是致知誠

身是誠意致得盡時自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袁
云誠身工夫全在明善上善卽繼善之善是我本來
真性常人迷却本來所以離真逐妄儻當下識得本
心則真性自然顯露任真而出何暇思維信心而行
何勞勉强一念如此便是一念聖人一日如此便是
一日聖人苟未能然須是擇善擇求明也時時保求
此明便是固執譬如家有千金藏在櫃中偶然忘了
只曾向外馳求及至得來依原先在櫃中不從外得
亦不關向來馳求之功擇善工夫亦自如此理本完
具何用外求　臆言云善是我本來面目只緣自家

迷失本來面目不免另將一個面目認爲己有此只
是妄一旦認取本來面目卽一毫一髮非我本有自
然容留不得故人只患不明不患不誠　程子云從
容中道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
行何必言中不中　解詮云擇善固執總謂之明善
言明善而誠身在其中彼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
安得謂之明善也　二程云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知
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
是知　疑問云擇善固執只是思勉而中道　又云
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可分學利困勉亦不可分志

與功夫子前說知之成功則一未曾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備言之見好學力行知恥者必當如此去做到愚必明柔必強處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曲引處　董云如遇親學孝遇長學弟以至問孝辨孝思孝篤孝相為循環如待讀書講明之後然後事親則定省之曠多矣篤者始終如一之謂也不宜偏在行也　疑問云慎思者專一以致精而心不泛從容以待悟而神不勞　疏意云明辨者謂所思既得又須審辨一番何以故卜度成悟善體宛然認賊作子自家本來善根封閉愈密不得出頭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豈得不辨　有弗學不是不為則已豈謂人可不學也乃是除卻不必學不可學者故云

疑問云學問思辨必求其至而後已自然算不得工夫貪不得懶惰所以百倍其功　必明必強不必作推原說果能百倍其功即此是明矣即此是強矣天下豈有定見定力如此而不可謂之明強者乎到此則生知安行者亦不過如此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四書說叢卷之三終

四書說叢卷之四

中庸三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誠明章

此章發殊途同歸之旨就現成說不說工夫　夏云誠則明矣二句交互說見得究竟無二兩則字文勢一般快捷不可獨把下邊則字停緩　又云章句明則可以至於誠已在自誠明前一步了又說他何用

董云承上章誠明之說而發首章性教之名重在合一而不重分別也故以下十二章祇言至誠之化而更無大小之異第於其次節略明始之稍異而卒歸於化此子思深重脩道之功合率性之體而示學

者以入德之門也

盡性章

此章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以下是指點盡性之妙耳　管云盡性與率性有別率以直率為義盡以曲盡為義○愚按到得至誠即率即盡彼是論理此就人論耳　了凡云天地萬物皆性中之法象盡性而盡人物只是此實心中一時都盡了又云已性既盡便精無不貫氣無不流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非知明處當之說也玩下文化字之義即不賞而勸不怒

而威猶不足以盡民物之情況有知有處耶當孥各
洋溢之時霜露所墜之地必欲知明處當而後尊親
亦淺之乎窺至誠矣○了凡之說驟似可聽其實知
明處當乃性中必至之經緯必說至此盡性之功方
實若空空說個一時都盡便與見性無異　陽明云
盡人物處正其盡性處離却人物更無性可盡　朱
子云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此理然
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
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
火能熯物而焚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

而何　李卓吾云人物與我同一性也若猶見有人
猶見有物未能為盡其性也天地與我同一性也若
化育不自我參贊不自我猶未為能盡其性也故中
和一致而天地於我乎位萬物於我乎育嗚呼至矣
盡矣非虛言也

致曲章

致曲即是求盡其性之功凡欲盡性須從隱微處做
起蓋隱微之中有惺然獨覺者誠之源也乃人所不
及知而已所獨知之處正未發之時睹聞不及之地
故曰曲曲即心曲衷曲之曲此出註善端發見為是

但不可云一偏耳至誠全體之善亦從此端發起但
至誠率之而出自然充滿其次只須用力致耳至誠
與其次只在致不致之間分別致云者無幾微不慊
無纖毫放過此處能誠無所不誠故曰曲能有誠此
皆不睹不聞之功不期其形而自形至於明著動變
而化雖曰不無驗於物未始以物言也不可以形著
明為盡己之性動變化為盡人物之性此數句一直
推說下無人己之分己盡人亦盡矣從有入無曰化
我忘於感物忘於知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感應同原德業無二吾這裡未化安能人化耶惟天

下至誠有化之德故能成化之業今思誠也到化境
豈不是至誠而何　形著明是誠之形著明動變化
是誠之動變化乃其天機自然不消費力不消等級
如火之自微而著色之自濃而淡也只是一誠為主
便有許多光景非化由變變由動著由形明由著也
夏云末句即是贊致曲者言他不是個至誠豈能
如此不必別引一個至誠來比並此正言無天人之
異非別言天人也

前知章

顧涇陽云或問至誠前知有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

無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有待不可言前知無待則有所據而知也曰禎祥興兆也非興本也必有所以興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個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只是禎祥妖孽等類泛泛觀之其狀顯那個不見細細求之其情徵那個能見即如成子受脤一節成子不知也成人亦不知也獨劉子知之耳又如邾子執玉一節邾子不知也邾人亦不知也獨子貢知之耳推而上之蓋有劉子不知子貢不知惟至誠知之者矣況乎福中藏禍禍中藏福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種色色變幻百端豈尋常智慮所能一一而窺測乎故至誠不待禎祥妖孽而後知禎祥妖孽却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曰所以處是何物曰只是一個理這一個理徹顯徹微徹近徹遠徹常徹變徹始徹終不可以象言而象攝焉洪纖高下莫能遁也不可以數言而數該焉往古來今莫能遁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秦誓分明知秦當繼周而有天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以定于一分明知封建之當廢而郡縣這等處總只是參得一個理透此理徹顯徹微至誠亦徹顯徹微此理徹近

徹遠至誠亦徹近徹遠此理徹常徹變至誠亦徹常徹變此理徹始徹終至誠亦徹始徹終所以洞乾坤於指掌通混闢於呼吸既非如陰陽家牽制象數規規占算之間狥其有定之粗迹而迷其無定之圓機又非如儒生家弁髦象數槩以為不足憑執其無形之渺談而略其有形之實證也若是者人莫不詫而奇之自至誠觀之猶之權設而輕重自見度設而長短自見量設而多寡自見鑑設而妍媸自見爾何容心焉却有一件可詫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然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即如今人做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覷破者只其本人竝不知之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者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於利害成敗看得重討慮橫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

假令當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箇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眞精神密密斡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爲顯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歆於善也知其將亡爲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其不善以復於善也這便是鬼神的作用只要人承受得　所謂理者卽章中之善不善是未落到蓍龜

四體之源頭處也至誠非必於前知也道固如是耳陽明云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誠神幾爲聖人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以無爲之體感通其動而未形之幾至誠所以前知如神也常人原無是寂然不動者則念必落於幾後何以能前知故大學教人以慎獨而易贊聖人則曰知幾其神

誠者自成章

黃云以成解誠吾以是知實之不足以盡誠也道者下文時措而已曰自成自道非離物而立於自兼物而成其爲自也何也我與物皆物也物之終始皆立於誠之中而毀於誠之不立故君子誠之爲貴當其誠時知有誠已而已非有域外之想也然離物無我彼物不立我物亦毀我物既成彼物亦附所以非自成已而已也若然者非成已之後而徐及於物也成已者成吾性也性之中而仁知存焉仁知之中而已物屬焉既已謂性安得不內既已謂內安得有外既已合外爲內自可卽內爲外而時措之時宜之若取諸寄若逢其源而適以滿其自成之量了其自道之

功止曰成已而已矣此君子之誠也　曰自成見本天然之德性而不假一毫之人力也道卽率性之謂也誠立而道自行不假脩道之功也　了凡云誠之在物如水造波波全是水由水而起由水而滅始終皆在水中　袁七澤云誠之在物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裏搏之無形覓之無跡人謂其無而不知實有者皆仗誠力無誠無物矣譬如無空安能發揮諸相非春安能生育萬物　了凡云非自成已而已也二句作一句看成已成物一時事　疑問云纔說個誠便不是我獨有的纔一成已便自裁成輔相左右

曲成所以成物也所以二字要看得渾成　夏云本等成巳是知成物是仁故意倒說以見其無內外鄧定宇云成巳仁也何以曰仁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中間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知如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故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詞曾子曰唯略無疑難至子貢之頴悟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云云試以疑問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詞傔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

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此節只該重成物邊說蓋誠兼物我上二節巳盡恐人不知物之卽我故又剔出言之合外內之道也不是合內外而爲言的說話蓋合外之飛潛動植乃爲內之血氣心知合外之生長收成乃爲內之知覺運動不合外原無所謂內也故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　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朱子曰亦有此意須仁知具外內合然後有個時措之宜

無息章

黃云無息不二誠之別名也凡物有成與虧則有息二無成與虧則無息無二此善名誠也而無虛假不足以盡之世之言聖人者以及物之功言天地者以生物之化言其及物而不得其所以及言其生物而不得其所以生則以聖人與天地爲天下不可測之奇而不知其立於一誠之中聖人得之而無息天地得之而不二不二者不巳無息者不巳而功化始同流焉故知聖天配合之源則天之所以爲天與文之所以爲文原非不測之中而一歸於道之庸矣不息則久有更名而無兩事　全在不睹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地而微則外矣固誠形之理也悠遠博厚高

明作六字看而實相因理無二致並集一時徵之妙乃至於此未言及物也所以及物者卽在焉此等氣象雖唐虞不增雖洙泗不減不以有土藉也仲尼萬世爲土則覆載生成在萬世矣因覆載生成而卽與天地相配註云同體者猶未可以本體言也天地之道以下正發明其同體者而不在功業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至誠之不測也求其所以與天同體之眞則天地可盡而況聖人乎則亦有可得而測者矣以天地對物則物爲物以道言之則天地亦物也故曰其爲物不二爲物卽有物混成之物指造

化之主宰言也。不二，誠也。胡不云爲物誠乎？誠之名未若不二之彰其運也。胡不云一乎？得一而神，得兩而化，言一則化偏，言二則神滯，故言不二而神化備矣。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亦未言及物也。自天地之氣運狀之，而所以生物者在此，與前言至誠者正相應也。今夫天一節語其生物之盛如此，然必先言昭昭一撮卷石一勺者何也？此非剩語也。善觀天者，卽昭昭可以盡矣。昭昭雖小，而不二之理真破之具，不待索之無窮而後盛也。善觀至誠者，觀其屋漏之中，而篤恭平天下之氣象盡矣。故觀天命而知天之所以爲天，觀聖德而知文之所以爲文。兩所以字，見世之言天言聖者之未窺其原也。雖然，天之不已猶易言也。聖人人耳，小而接搆之變態，大而生死之殊化，此聖人之所不能無也，而何以能如天之不已？不知曰純則一念而萬念同，觀動靜云爲，比於寒暑晝夜，而亦無已時矣。故曰純亦不已，而聖人非小，天地非大，以聖人同天地，亦非奇特不測之稱，而庸德止矣。　上章是論誠之理，此章就至誠身上說，故下一故字，非進一層之詳。　至誠無息則久句，與徵有漸次，從徵說到悠遠，從悠遠說到博厚，從博厚說到高明，細漸形容功用之妙，若有次第，而實無先後於其間。諸則字不甚用力，註中積字發字太費力。德至至誠，自然不俟恢擴而深厚，不待發越而巍煥者，非積之發之而然也。　成已成物原非兩事，才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盡兩間之所有，原具在至誠心體中，自無不在其甄陶，無不歸其化育，無不各底於康寧。所以覆物等句，特借天地字面形容其盡人盡物耳。此處只就聖人身上說，然與天地配意已包在裡面了，故下文足之曰：其博厚分明是個地矣，其高厚分明是個天矣，其悠久分明是天地之無疆矣。兩節總是一意，不可以體用分。　夏云：聖人與天地同體處，在至誠，不在博厚高明悠久上。朱子殊鹵莽。　了凡云：如此者三句是統贊詞，若一一分配，則天道何嘗不變，地道何嘗不章？　管云：蓋照上章形著動變而反言之，形則著，著則明，見而後章也；動則變，變動而後變也；變則化，爲而後成也，尚未可當至誠天道之極至，此則功化悉出於自然矣。　疑問云：論至誠至此，至矣盡矣，無復可言，除是實說個天地，然後可以形容得，故將天地之道一一細說。　其爲物不二，卽是上文至誠無息、下文於穆不已，但此處不可說出誠字。

以傷語氣耳。了凡云不測不專指生物之多，卽一昭昭一撮土亦自有難測處。管云博也箇就爲物不二體中別言其對待流行之德，重情性不重法象也。道既有所分屬，則亦言川流之小德而非敦化之大德矣。蓋從儀象既分之後向於生物上說。講錄云前段說不二，卽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爲天了。前段至誠無息卽是純之意，已說聖之所以爲聖了。不是到此總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來，只引詩作個左券以見聖人天地之無不同耳。

大哉章

董云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卽就在人者言之，非泛論宇宙也。朱子以章中有學問二字，故屬之人道。不知聖人亦自有聖人學問，但聖人學問從德性中出，而下聖人一等者，不免從學問以覓德性，故曰學而知之。若德性學問離而爲二，則終其身不能入德矣。疑問云洋洋二節不對，從發育峻極直說到禮儀威儀，方見以盡道。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興焉。道體原是如此。曰洋洋優優，通是贊道之大，觀優優大哉句可見。又云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對言。此道發育乎萬物，其峻直通極於天也。峻，高大之意。

管云發育陶冶之意。蒙昧而開導之曰發，既開而培養之曰育。朱子云發育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饒氏云此章本以道之大爲言，然不合衆小無以成其大。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卽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觀冠以優優大哉一句可見。疑問云待其人句極重。至德凝至道，方可稱其人二字。又云凝字下得極妙。水凝而爲冰，冰只是水。合而一者也。道具於人之性，全性之德，率之斯爲道。亦合而一者也。董云凝對發散而論。以上皆道

之發見宇宙爲聖人之經綸而未得聖人之凝聚。不凝聚則不足發散。不凝之至則不能發散之至。故下文尊德性三字最重。蓋德性之中無聲無臭，不見不聞，發育峻極威儀禮儀俱凝聚蟠結於至無至寂之中，而功化畢矣。又云尊德性工夫全在道問學上。道由也。問學者，卽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總名。由是問學，知得天地如何，吾如何去參贊萬物，如何吾如何去發育，禮義威儀如何，吾如何去經制，一一理會，如下文致廣大云云。此方是尊德性，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文細細言之者。正

教其必道此問學以尊德性耳全得此德性與道凝而爲一便可以做盡人盡物參天兩地的事業而時措之皆宜矣　又云德性是天命之性尊之云者戒慎恐懼恭敬奉持惟恐其棄且褻也然所謂恭敬奉持者不只是懸空守着凡事凡物皆吾德性中所自有須一一理會分曉徹身體而力行之務完其所謂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之本體此方是實實問學事此皆君子所自道以尊德性者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傳習錄或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其教人豈

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是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　了凡云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豈不是舍德性而問便是泛問舍德性而學便是徒學孟子尊德性　疑問云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與新厚與禮皆德性所自有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若如註以各上半句作尊德性說極道體之大各下半句作道問學說極道體之細一個道分作兩個道一件事分作兩件事如何使得德性之中無妙不備原自廣大亦自精微廣大精微兩形互足以見德性之妙耳語氣與語大語小相似陽明云盡精微所以致廣大也亦似偏枯他句倣此　董云居上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不必握三重之權際三代之盛而華門閨竇衰世末俗無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而德性之用大矣引詩正狀其神龍變化天飛泥蟠處非免禍之

謂也　了凡云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亦忘我始得苟能心未忘雖默亦不足以容熙熙于于渾渾樸樸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聖人默容之境也　朱子云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便是占便宜的說話　許氏云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個是而已　許敬菴云聖人之道如此乎其大君子之學問如此乎其精密而其究歸於明哲保身

無絕類離羣之事此之謂中庸
一説重禮字大意云不言天地之道而曰聖人之道
者正指聖人之制作言也聖人之功用莫大乎位育
而位育之本在中和禮者中和之所寄也故敘洋洋
優優之功用而歸重於三百之禮儀三千之威儀見
禮即道也道非其人不能作非其人不能行欲有以
行之必有以凝之故下文遂言凝道之功廣大精微
高明中庸皆吾德性之體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
所以問學以尊之也德全其所為尊則皆吾故物日
從事問學以尊之則新知日生凡此皆以敦吾厚而

崇此三千三百之禮耳禮本卑而此言崇者合於德
性而尊也觀上三句迭用而字而此獨用以字可見
是故以禮居上自然不驕以禮居下自然不倍語亦
禮也安得不興默亦禮也安得不容至於明哲保身
則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而與天地萬物同其發
育峻極矣故曰大哉聖人之道　或云此與下二章
俱即制作以明中庸所謂聖人之用也前説近之

愚而章

非天子以下一氣説下不可斷此天子是創業垂統
之君有德有位有時者今天下承文武開創來唯今
天下有同軌同文同倫之法制在所以雖有其位云
云而聖如夫子亦從周而已彼自用自專而生今反
古者眞無忌憚之尤而自取其裁者也　曰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煞有感慨不滿之意只時制所在
不敢生今反古耳
一説此章為為下不倍者言故開口説非天子一節
於賤者特詳雖有其德半段特下一亦字此字亦重
末引孔子是側為下不倍的樣子　董云人知有位
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亦字
須玩故夫子之從周所以從時也時之所在即中庸

矣向令夫子改物而王冕之外豈無損益乎而康侯
以春王正月謂行夏之時亦不達此章之旨矣　管
云夫子之定禮樂脩春秋將無近於議禮考文歟曰
定禮樂者即訂周公之典脩春秋者即案魯史之文
皆述者之事而非作也如易周禮一端便是議禮如
更魯史一字便是考文與索隱行怪同流矣

三重章

三重註以議禮制度考文説極有見言重而德位時
不待言矣德位時是三重前一層事下文本諸身是
也章何惟此一句是所以重處大意貫因民之重也

以見王者之重故曰信從曰道則法曰有譽寡過意在用而不在體也言用而體自見矣寡過亦從民上說無其重故不信不從即此便是得罪於上而過不寡若能徵諸庶民則道德一風俗同而民亦不見其有過矣末節有譽即是無過之反盛世之民非有驩虞亦只是信之從之道之法之則之耳　上焉節正民之不得寡過者以不重故也　本即德也而時位在其中徵諸庶民則寡過矣所以然者我所以重於天下之理即天地三王鬼神後聖之理也即考諸三王而不謬可也建諸天地而不悖可也云云　董云

考三王四句不過極言盡善之徵耳無六事也　講錄云考諸三王而不謬四句都只以理論蓋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此理同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理同使制作之出於我者不能盡善盡美而微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先後彼此之鬩苟既盡善盡美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鬼設神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三王之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

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補偏救弊莫非傳我之精神亦可也蓋無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各自有分也先後各異其時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當然者反有所不合矣　疑問云質是體質鬼神無質以本諸身者爲質而驗其符否　董云知天知人朱子云知其理也甚妙理不外時勢時之所不宜勢之所不乘即理之所禁也理之所埶而天人冥合又何天下遠近之有偶就鬼神後聖上拈出此是源頭

話不必泥定二件了凡云天人二字是中庸大頭腦此特指點出來不必作推由說　疑問云一動世爲天下道一行世爲天下法一言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此其無惡無射庶幾終譽處全由知天知人來　黃貞甫云遠之近之是形容道妙語令人隨在皆親以遠近分地域者非也如觀絕代佳人遠近皆佳　疑問云末節如此正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者斷不可指本諸身以下作六事說　董云王者制作求寡過不求有譽然寡過而譽起矣所謂聲名洋溢亦自然而然者也

須知民之寡過即王者之寡過也但此章俱是因作
用以證本體故從民寡過爲長　管云或疑君子重
不見知而不悔何以獨到王天下則重有譽曰此飛
龍之所以異於潛見二龍也聖人作而萬物覩不但
異於潛龍之遯世亦異於見龍之善世故大德必徵
於得名　君子凝道至於上不驕下不倍治可與亂
可容神龍不足以方其變不過曰明哲保身三重之
徵至於言世爲法行世爲則遠有望近不厭唐虞不
足以擬其盛不過曰民其寡過故曰唐虞揖讓三杯
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噫此之謂中庸也

仲尼章

疑問云堯舜之精一執中此天命之性也文武之道
德九經此天命之性也天時之運行水土之流行坎
止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
子思形容語仲尼渾全一天命之性耳非一一去理
會　了凡云此四句自合處說只是通古今合上下
之理無不備之意自分處說則遠既不遺近又不悖
上既同天下又合地總見仲尼之德之大也　董云
四句較子貢綏來四句更精實蓋子貢言其高子思
言其庸中庸之極歸之夫子矣　了凡云辟如天地
之盡覆盡載形容仲尼之德已盡四時日月又在天
地中抽出言之觀下節只說天地可見　是不能形
容而強爲擬議之詞觀下兩辟如字可見　此節形
容仲尼已窮於擬議更不容言說除是說天地方見
得仲尼故下文只贊天地贊天地即贊仲尼也　愚
謂萬物二句不專承天覆地載錯行代明來天地間
有物必有道物與道原分不得凡可見者皆物也其
間必有不可見者即道也以物觀之不獨具形骸含
情識者是物四時日月亦物也其爲物不二天地猶
謂之物而況四時日月乎以道觀之不獨四時日月

是道即飛潛動植莫不有至理存焉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總是一意而淺深言之耳
朱鄱陽云事物各全其理是不相害陰陽仁義若相
反而實相濟是不相悖　初問云並育而不相害並
行而不相悖即並處就是不害不悖不是並育了却
又不害並行了却又不悖註中並育並行屬大德不
害不悖屬小德非也　小德大德二句亦不平天地
之化散之爲物運之爲道而統之則爲德其所以並
育不害悖行不悖者皆小德爲之也而其間必有渾
淪不散者爲之植根而起化是大德也大德並於外

德之先實不在小德之外知未發之於已發則知大
德之於小德矣　湯士球云小德者陰陽也大德者
陰陽互根之大極也陰陽取藏於應用之際機無閼
而不暢資生資始於是乎托故曰小德川流太極稟
篇於深渺之中體無泄而不含潛天潛地於是乎存
故曰大德敦化　了凡云流者出也川流者如一水
分於萬川滴滴各全水味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大
爐厚火釵鋣鐶鍾無不渾化而歸一也　德是一個
德就其分合處言之若有大小耳　天地之所以大
不須推高一層即就本文見之　大德敦化是天地
之所以大處

聰明章

中庸鄭汪云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
也故從前發明中庸之理天人之道而歸結於仲尼
一人猶未能盡其妙而復二章贊之至聖章以業言
也見仲尼雖未爲帝王而帝王配天之業未嘗不收
於當體至誠章以德言也見仲尼不離庸行而通天
載必非天下萬世之所能知也二章皆極贊之詞
疑問云聰明五段皆王心體言子思原不分質與德
又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作一句讀足以有臨

方是聰明睿智下做此又云各句着一有字者聖人
爲華夷民物之主臨容執敬別皆所不可少者唯聰
明睿智足以有臨云云不如是不足以有之耳　了
凡云足以者即體而知用蓋不待發之事而已知其
德之優矣　疑問云聰明睿智云云各一事爲一義
合四字爲一事統五事爲一心　許敬菴云此二十
字雖有許多名目其在聖人之心却是少一字不得
又是偏一字不得非其至德全備如此何足以有臨
有容有執有敬有別故繼之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舊說以溥博淵泉頂聰明睿知五者以時出頂臨

容執敬別固不是時說二句總形容聖人心體莫知
其所以然之妙亦似未妥蓋狀至聖而列五德五德
又各爲四目雖曰不外一心終是川流之小德而非
敦化之大德矣故承之曰溥博淵泉見其發脉處原
如是廣大如是靜深而非徒以緒出爲部者耳時出
謂時出此聰明睿知云云也下節又形容其及物之
妙正見有本之感應自不同耳見言行三句當不得
時出時出在體而不在用也此不過起下配天之由
耳　管云三重章之提言行先以動領之此以見領
之何也曰動指制作見指容貌聖制之垂世從動起

聖德之熏人從貌起也　海叅云唐虞盛世尊親祗海内人民耳施及蠻貊則不止中國矣進而極舟車等之所至則不止六合内矣又進而凡有血氣則不止人矣夫跂行喙息蜎飛蠕動有血氣無知識而日莫不尊親此學者所深疑不信者也不知人與物類殊而性一形異而理同首出庶物之聖人在上調燮得宜冬無愆陽夏無伏陰雨暘時若災害不生凡在宇下者無不方溫思出方秋思入與陽俱闢與陰俱闔各安其性命之正即尊也各遂其樂育之常即親也故莫不尊親自是實事非徒說理而已也　管云愚按孔子嘗言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天下安得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曰此三皇五帝以前事也乾彖傳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歸諸大人之首出庶物者正指此聖而言夫子言過精義入神以往尚有窮神知化之聖人意或在此　疑問云故曰配天玩故曰二字可見到配天地位只是至聖本分事

經綸章

管云此至誠與前贊化育者有別蓋進而立天道之極者也故極贊其德之難知然其道毫無加於中庸而非絕德也故下章示君子以入德之方而要其至

焉　又云至誠立天道之極而先從經綸大經說起者聖人一人人道之中未有不先了人道而後還天道者也　又云朱子以五品訓大經義猶未盡如以敬敷五教為經綸耶大司徒之不溺其職者能之矣何必至誠大經蓋指旋乾轉坤之大綱領說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軒轅之命倫頡制律呂造六書神堯之命羲和之司天地定閏朔以及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成春秋或古所無而今創之或古所沿而今革之神化宜民綱紀百世是曰經綸大經非知天命之聖人不足以與於此○如此說則堯之命契教以人倫豈獨不是但當自首出庶物開物成務之人言耳然聖人居中古之世奉後天之時述而不作亦不可不謂之經綸　又云立大本亦不專局在喜怒哀樂之未發上言其證位乾元以立三極大中之矩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近之○管子以專言未發之中則中固是乾元亦是坤元此至誠是純以乾元立極者故如是云云　又云知化育則奚啻前知如神而已即乾元之大明終始於凡造化之闔闢人物之生成靡不洞徹其根元之所在正窮神知化之詣其極者也又曰化育亦只在

目前特非至誠不能知耳即如人身中臟何以五臟何以六肢何以四骸何以百物類中松何以直枳何以曲鵲何以白烏何以玄皆有先天之根元在焉畢雖至於志氣如神有開必先之聖人而此幾猶難徹也故知化育之至誠又在贊化育之上合理與象與數而一一洞徹其根元孔子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正是指着此境而言乃乾元之道岸所在也　又云至誠至知化育亦有所不知不能乎曰贊化育之至誠即有不知不能之聖人也知化育之至誠但有不能而無不知此義見於上

繫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屬乾乾知大始何所不知能屬坤坤作成物則不能違時節因緣而有作耳

又云至誠有此三大功用然皆以誠者自成之天道出之故其心一無所倚蓋後天奉時之聖人尚倚先天弗違之聖人以作則垂範而至誠純乎天何倚之有又云夫焉有所倚世儒輒以目前見解求之或曰不倚名位權勢而贊化育此素王之業賢於堯舜者也斯則泰州派中豪儒之見耳或曰不倚見聞覺知而徹性體此圓頓之宗不歷階級者也斯則五花開後豪禪之見耳子思所謂無倚乃就登道岸之聖人說也義亦在乾坤之二傳中坤元承天故有倚乾天統天則何倚無所倚而經綸天下之大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無所倚而立天下之大本故曰首出庶物無所倚而知天地之化育故曰大明終始是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也不可以初見性之賢人當之亦不可以未登道岸之聖人當之於此可驗聖人知至知終之學〇愚按子思恐人將至誠之三大功用說相了故束之曰夫焉有所倚學者解經當以夫焉有所倚實在三大功用之前方是至誠體段不然則經綸大經盡人物之性之至誠亦能之立大本能養

未發之中之君子亦庶幾焉知化育亦將與贊化育無二矣　又云肫肫節是即無倚之心境而狀之曰肫肫其仁言慈祥之至也曰淵淵其淵言深潛之至也曰浩浩其天言空洞之至也至誠之心境如此豈入聖之未優者所能知之哉知之者亦唯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之至聖耳固者堅實之意天德即自誠明謂之性雖有聰明聖知之質而精光外露猶是人德非天德必斂而固之毫無滲漏如宗家所謂廓然無聖者則心與至誠通而知之不遠矣　袁七澤云既曰夫焉有所倚若將聰明聖知去知他便是倚聰

明聖知若是不聰明聖知又那領得其惟固聰明聖知者乎固者收歛發藏之謂也○愚謂固卽無倚也不必作發藏收歛或云朱子曰猶實也而子曰卽無倚也可謂實乎不知理必實有始還無體苟不至有忘其有亦不可謂之實也故曰其孰能知之明乎至誠至聖非兩人也管云廓然無聖正不相背

訂釋云或疑人至聖極矣乃有至聖出於其上而所謂至誠浩浩其天又似出於至聖之迹何也曰此亦當以天人二道參之由曲致能誠以至於化此人道中之至誠反之之聖人也亦可與制禮作樂贊化育

而參天地矣然天下實有一等聖人德由天縱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以不思不勉得之雖或以先天弗違之心行後天奉時之事而其德卽是乾元此則聖中之聖天道中之至誠也至誠至聖其階級未必有高下而至聖猶以後天奉時之業見故曰配天至誠則以先天弗違之德見故曰浩浩其天先天者能兼後天之功用後天者未必能齊先天之心法不但由之難而察之亦難也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管以子思分別天道人道之後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卽以仲尼之川流敦化結之顯是表仲尼以至誠無息之德行聖人三百三千之道者也人而天者也然不敢謂天下遂無純乎天道不待學而知之之聖人亦不敢謂仲尼從心不踰之上遂無進處又以此二章要仲尼之終故以至聖爲坤元承天之極功至誠爲乾元統天之極果蓋因夫子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言而推測之愚則以此二章皆推尊仲尼而贊之之詞贊其業故曰至聖贊其德故曰至誠非有二也亦非推進一層之詞觀祖述章推揚已極不容復進矣夫子當時無不聞其政萬世無不遵其教卽血氣尊親之象也夫子自

言知我其天後世知其聖而不知其所以聖卽達天德之證也豈更有所未到乎但聖人虛衷自言多如此耳此亦非愚說也耿天臺羅盱江皆然

衣錦章

通章精神在闇然二字而用功則在謹微此正所謂闇然也入德之德卽不睹不聞之本體要全此不睹不聞之本體必從戒愼恐懼來故挑出微字示人工夫當自此下手做下手工夫只自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二節下數節只是人所不見處一套做去不過此內省之心愈精愈妙而化愈神耳謹微之功至人所

不見止矣更無己所不見處但內省節猶有省敬信
則一念惺惺於言動兩寂之先奏假節便渾然敬信
之迹到篤恭則兼忘奏假之意其間感化處直是與
德俱進裏面愈微外面愈顯到此地位方是不顯方
是聲臭俱無與不睹不聞之本體相合而爲德之至
究竟只是完得微體耳 管云首以文著爲戒者亦
本上文固聰明聖知之義說來入德之德卽指上文
所達之天德君子學以闇然爲道則最初發脉便根
無聲無臭中來不專以聰明聖知爲尚矣何德之不
可入哉 子思深見中庸之鮮能者由於隱怪而隱

怪之根在好名故舉闇然的然分別之使下學心曲
中知所趨向其義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章顯相
照而與素隱章隱相發可謂不惜金針度與人矣學
者思之 董云君子亦未嘗惡文却惡那著著的文
是鋪出來正是小人作僞處故可惡若無錦而絅則
亦不貴之矣 疑問云闇然而日章只重闇然二字
不重日章故下淡而不厭三句畫出個闇然君子來
並不及日章 董云日章亦不必外面看惺惺處卽
章也 管云闇以音藏門內爲義其聲若有若無含
章之狀也的則盡露無餘使人見其端的其根全在

近名然實不繼則名必敗此所謂小人之道也又與
前反中庸之小人相照雖有學術而不可法者也
疑問云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闇然者之模樣如此
君子一味篤實其淡自不厭簡自是文溫自是理非
淡簡溫有篤實在故不厭而文且理也至說爲己之
淡爲己之簡爲己之溫更不通蓋此三句是別人形
容君子語非君子要如此淡如此簡如此溫也若要
如此卽非篤實矣 又云知遠之近三句正指所謂
闇然自脩者只是個謹微三句專重下一句止二句
自外說向內挑出個微字來此微字卽莫顯乎微之

微卽不睹不聞之本體知得此個微是天下大根本
戒愼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已此正說君子之闇然自
脩處不是爲己而又知幾之說 董云前云莫顯乎
微夫微之顯總是此微至於無聲無臭因是至無之
體其一念微處却無不得所謂無中之有萬有之宗
以爲微之又微以至於無者猶未識無體也故以下
文二節分人所不見己所不見者非是人所不見正
微也又安有己所不見者哉 卽戒愼不睹恐懼不
聞可謂己所不見矣然戒愼恐懼者是何物故知但
可謂人所不見而必無己所不見也 潛伏二節舊

分愼獨戒懼爲二事者非。卽疑問分克治存養者亦未是。此二節皆是謹微事。豈惟此二節。卽合下二節亦是一套工夫。要知君子直到篤恭田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工夫。未嘗輟手。　疑問云。君子志在篤恭不顯而後已。而其根本則在於微。君子必於此內省。無一疚病。則此志曠然。方可欲而不可惡。此是於人所不見處。實用其功。而作聖工夫全在於此。故曰人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君子之不可及照後篤恭不顯說。不承內省不疚說。　又云。動處方可着敬。言處方可着信。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將於何處着力。心體原惺惺不昧。敬信只是常惺惺。完養此心體耳。　許敬菴云。工夫不至於不動敬不言信。內省猶不能無疚。此與首章戒愼二節同一語脈。無動靜淺深之別也。　又云。謹微之功。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已無可復加了。除是卽外緣以驗其內體之純故說奏格二節。見天下不同。返於微便是微體未盡處。亦便是志之不能無疚處。　講錄云。賞刑亦是不能無者。不賞不怒。亦謂有德以王之所恃不在此也。若說全不要賞刑。則天命天討。聖人何不能無哉。疑問云。恭卽是敬信。卽是心體。曰篤恭曰不顯。只是

致微之極微處　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地位。　聲色亦治道所不可廢。但不可以之化民耳。正如王者亦未嘗廢賞刑。但所重不在此耳。　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王之。則聲色亦不顯也。　至矣是贊詞。至卽中庸其至矣乎之至。　董云。到此田地。雖有喜怒哀樂。却無喜怒哀樂。眞與天命無始眞源。脗合無間。聲聲而無聲。臭臭而無臭。無已可存。無類可對。中庸其至。斯其至矣。　首章自天命說來。詳君子體道之功。此章自下學說進。以合天命之體。自源得流。以流合源。以成一部中庸也。

有說小異存之。　羅旴江云。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道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繭方燖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乎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聞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而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

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不顯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躍然而嘆曰此卽所以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　管解末節云引詩深勉入德之君子一疵尚存卽非至德必通極於天命之初而後爲至也舊注以爲形容不顯篤恭之妙殆不然大意引皇矣之詩言懷明德之君子至聲色不大則庶乎不顯矣然稽諸孔子之言特化民之末務耳但曰不大而已則明德作人之丰采猶有外露者在未有以見其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也進而求之蒸民之詩曰德輶如毛則微於聲色矣然毛猶有倫之物也但

曰如之則聲色雖泯於外而任重道遠之氣槩隱然猶伏於中其所以固聰明聖知者猶未至也必若文王之詩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然後一疵不存萬化俱寂聰明聖知之德不但光彩毫無所露於外而其端倪亦了無所伏於中德至此無以復加矣卽此之謂至聖卽此之謂至誠君子闇然之學終於是焉又云德之所以難於達天非以進道之光芒未盡則以任道之餘勇尚存此成章後達之通患也故子思不但以小人之的然爲戒雖君子闇然之學亦深防其懈焉○小異然有精理存以相訂

卷四終

四書說叢卷之五

論語一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學而章

此章是就見成的說無工夫觀文勢亦自可見凡言不亦乎者疑中含決歎美之詞也歸季思云自得之故言之有味　三節本是開說時習不待言矣時習而說學字眞一言可盡學眞而時習不待言矣時習而悅不待言矣末二節正見學中必然之妙耳　象山云論語中多無頭柄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言所習者何事水西會語云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

故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愚謂聖人言學而時習之默而識之好古敏以求之蓋實有所指但不可以後儒思議耳顏子亦然故曰絕塵而奔又曰顏子死而聖學亡今人但知孔顏之爲聖學而不知其所以聖者安在謂聖無頭柄非也然必強以心字性字道字仁字實之則又非矣然則諸賢如何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凡作意用功必不能習無論終身一日猶難謂之曰時則無時無處無起無滅相安相忘工夫到此無工夫矣卽此便悅非時習之中更有一個說也　近溪云人之心

時時變通亦時時妙運但不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　學至於此自然與天地萬物相通即一人不來亦自有天下歸仁之象豈有不朋來之理然不可謂來者便是知而不來者方是不知大抵學到盡處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語人人亦豈盡解得只是不知者多如孔子之在當時三千七十豈不朋來然欲無言則子貢疑之見南子則子路不說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不慍不尤又何嘗因之而生慍此是學問中必有之理不到此不是眞學問　羅近溪云無慍不是漠然無動于中人有不知必已有未

盡正習之未至也○此是道理但不可此處說君子有終身自反之功亦有毅然獨信之處此君子是就見成的說與工夫手上之君子不同當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不見是而無悶同看

孝弟章

大意欲人認仁於孝弟從來首節看無着落所以上下二節意思說不融貫看來爲人孝弟節正暗說孝弟爲仁之本不好犯上作亂處便是仁不好犯上便見長上能敬不好作亂便處人接物都得其理任是乾父坤母民胞物與都是此心豈不是仁然都由爲人孝弟來豈不是仁之本兩好字要看得精好從心上看不但無犯上作亂之事而且無好犯上作亂之心滿腔子都是至和極順的意思如此方是孝弟如此便是仁君子務本不是凡事都尋個本本一而已只從個本來眞心上務生字對立字看二句稍寬說下二句緊緊點明以足上意耳　本以言此心之根抵處人惟孝弟與生俱來一念包孕千枝萬葉無不攝入故曰爲仁之本此只就當體說方見完足若說施由親始便是枝葉各離反不圓滿矣　羅近溪云人當一念感動時思及父母此心自覺疼痛此心上

疼痛的人便會滿腔惻隱遇物必肯方便更無殘忍刻薄之私孝弟豈不是爲仁之本　程子曰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孝弟是仁中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程子恐後人顚倒性體故詳言之孟子曰親親仁也親親與仁亦未嘗分作兩截程子以先天之仁言之故曰仁爲孝弟之本有子以後天之仁言之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巧言章

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鮮仁矣巧令

與別處巧令不同只是違心而發便是巧令 講錄云此處論仁極細密極嚴切除却大奸大惡恐心害理利己損人的都不論只巧言令色便不是仁了正孟子說以言餂不餂亦是穿窬之意 慈湖云大抵精神外濕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況于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為事親為從兄為萬善為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為昏迷為機巧詐妄

三省章

義府云三省乃是當下便照隨照便化着不得攷勉二字曰身者與物接也曰三似寡日日則遠矣 朱子云一日看集註亦有病如省察已作底事了曾子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云云 近思錄云邢七一日三檢點明道云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朱子云人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病猶是輕惟是不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個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個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裡去但其端甚微直

是要省 李孟誠云令人將三省認作隨事精察已前一段事一貫作眞積力久已後一段事殊未然聖人之學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三省不是有間斷的工夫亦不是無主腦的學問一日之間除却三者更有何事是無時不脩省也故曰不是有間斷的工夫忠是誰忠信是誰信習是誰習故三省只是一省九思只是一思三省吾身總歸一本故曰不是無主腦的學問

道千乘章

此章若作五件分看使民以時分明是愛人中一節

似未安只疊疊說去言道千乘者既須如此又須如此耳 不曰敬而曰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也若一本之敬則脩己以敬堯舜其猶病諸安得復有別項 一說疑問補云雖分五項其實總是為民觀敬事下着個信字節用下着個愛人字又說個使民以時此方是為國的道理

弟子章

疑問云此章以弟子起語全是責成為父兄者 通章俱重力行上文之所指雖廣要不過孝弟言行之

散見者耳學文正以擴發其知能培養其根本非沾沾口耳之學已也此數者終身由之而不盡安得有餘力曰行有餘力云正見其不可一息不力行耳要知總是接續他最初一念　義府云則以學文者謂以此數者而學之於文也行則求之於行學文則求之於文所求者惟此一事更無餘事有味乎以之一字也謂以文行本末分先後者謬也　以數者謂以數者之意學之自然與徒學文者理會自別

賢賢章

盡倫之外別無學是確然深信之詞詮較未是　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語氣同是反復抑揚之詞　蔡虛齋云尹氏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亦子夏之意義、　王宇泰云人只有一個心而今好德恰似將那好色的心換過了更無纖毫掛帶先恭簡云今人賢人之庶未嘗易其好利之心賢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賢賢易色其好賢始誠　易色極形容賢賢之詞　致其身朱子云如送這身與他憑他將來如何使　章中曰賢賢曰易曰能竭曰能致曰與交曰有信皆實實下手學處

不重章

容貌詞氣莫非學問不重不威便是學之不固處非不重不威學始因之不固也然君子之爲固學計者又不徒在外貌而在中藏故說主忠信下二條是補缺工夫總是爲固學計耳　問主忠信後於不威重者何也朱子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扶竪把捉起來惣觀易言履爲德之基謙爲德之柄而後言復爲德之本亦是此意　忠信人之常心主亦即此忠信之心也非忠信一心而主忠信又一心也但對上節外貌言故說一主字耳亦明

告人使知學問之主不外人人自有之常心不須外求　不如己或以我既友勝己則人將不肯友我爲嫌故謂不如己爲與己不相同調之人非也此處重毋友之心而不重友也人苟不以得少爲足而好上人則所見自然皆勝己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而況同趨向者乎朱子語類亦有此問荅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爲高　二條說在主忠信之後即是極細

慎終章

疑問云厚是民之本性歸云者若久客于外而今反

于家之謂也　凡聖賢言感應處只是盡其在我而人自從之所謂表影形聲之相隨也若有一分作法意思與其間其應也不過驩虞其不應不得不流於法制矣

一說凡事不勤始怠終待人不暱過忘遠是為厚道不專指喪祭喪祭其中之大者耳

子禽章

聖人盛德飲人如氣動而灰飛候至而物變此其妙感者不知受者不知二三子從旁瞀識而體會之其相商度如此求之與句與抑與之與句子禽亦知夫

子之非求第不知邦君之何以與耳子貢就中拈出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語見與之權邦君不得而揜之亦自夫子操之也故曰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二賢識見差殊者子禽認求與猶二子貢併求與為一耳舊說說壞子禽固非又云非求非與得者正得其與也非求非與將誰告夫子　要之二賢皆擬議之詞究竟所以斷政處說不出亦不容言說

父在章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人子哀痛惻怛寔有不忍死親之心若先行悖逆不可一朝居者自當以幹蠱為孝如周宣之承厲王豈容待得三年不改○此諭不可不知若章旨只須淺淺說無改不消說到有當改不當改處　管登之云繹論多載夫子有感之言而記者失序其由此章必為有家之大夫輕改父道而以幹蠱矜能者發也觀志觀行觀其孝也言無改於父之道則必其道之可以無改者舊註以首二句為泥觀善惡以三年無改為觀行之一節恐非當日語氣　觀稱孟莊子之孝便可見　觀人子者亦專責其意而已若隱忍遷就徒守格套以為不改此又愈

於改之甚者也大非聖人之意矣

禮之用章

禮生于和和不離禮和固不可謂禮離禮亦無處見和故禮之用于天下必其藹然有以相結翕然有以相孚太和洋溢無一毫乖戾之氣乃為可貴言禮之用于天下必如此乃可貴耳若只以人心之自然而無勉強處為和便遺却為貴二字且人順其無勉強以行禮能必其皆合于禮乎亦難以通之愚不肖之徒矣有子見老氏之徒以禮為忠信之薄而偽之首充其說為禍不小故發此論全重知和一邊人　刪

正云、禮之嚴處卽是和處非體嚴而用和也人情有此眞喜然後爲嘉禮以飾之有此眞哀然後爲喪禮以行之若無喜而徒行嘉禮無哀而徒行喪禮則不足貴矣知和是賢智半邊人知禮之眞味在和者才知便覺立不如坐坐不知箕踞而節自亡矣亦不可行是自行不去假如君臣之情通而降階越陛父子之愛洽而反唇誶語它自謂一團眞意却如何使得

離和之禮非禮也離禮之和非和也和禮節是一塊生的 才言禮則自和自節而無不行矣知和者於禮中剔出一和用之不知其和純是一團放縱非先王之和也知和二句作一句讀才知和而和自然不與禮相節矣非如時文所云又不以禮節之也亦不可行自其流弊說世人云一於嚴者固不可行矣一於和者亦豈可行哉尤謬

信近章

朱子云此章大約皆交際也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 慷慨然諾近于意氣執躬卑遜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所易動不知稍不萬全它日又許多難處處 有子曰近曰可曰不失曰亦可道理儘融通廣大正非拘儒曲謹之說但人臨境多鹵莽不肯料理耳稍料理便自無弊

食無章

無求敏愼就正總是收用閒孜孜汲汲一條心腸所以爲好學善讀書者只作一句讀 就正正是敏愼處非是敏愼完日方去就正言與事何日可了 聖賢學問只做一事此章一敏愼盡之矣矯輕儆惰又只是一心不如是不謂之學

無諂章

此章全是機方子貢問時止是論貧富耳夫子者也二字中便有無窮之意故能打動它切磋琢磨之語其斯之謂與恍然見眼前道理無不可以相通此時與論貧富已沒相干全是一團機趣推盪于往來間而已故夫子擊節與之此等書全要看得活註中已言未言不可泥 疑問云、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便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

不患章

不知人是我不能知人若是徹的人人品到前自然燭照是非邪正或不能辨較落一層 刪正云、知人

四書說叢 卷五 十一

較人不已知看人當就好人半邊說蓋彼之學問高吾一尺則身在堂下豈能識測得堂上人此全是自已學問有虧良知未廃病切已身故當患若不反躬自責而欲辨人是非邪正則方人之學聖門不貴也

凡不知賢賢不知聖要到無人不知豈是易事安得不患　朱子曰學到知人地位已甚高

為政章

爲政以德與脩已以敬同以北辰爲喻者只是形容其以靜制動以寡制多之象要知與老子無爲自化淸淨自正別　不曰以德爲政而曰爲政以德可見

未嘗廢政但所重不在此耳　楊慈湖云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獨君天下獨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心同然者謂之德同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緘總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綱則萬目必隨一正君而國定矣選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自舉如水之有源也何患其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慮其無枝葉許敬菴云夫子之得邦家其運用精神必有出於法制禁令作用經綸之外堯之則天難名舜之恭已無爲文之不顯惟德皆有所稟而祖述者故曰爲政以德云云此至德之化也後

人君德不足必古人一段端拱精神是以法令愈繁而天下遂以多事此古今盛衰治亂之所由分歟玩辟如北辰一段見其景象與徒以政爲政者其繁促補綴自不同言下恍然有神農虞夏之思焉

詩三百章

姚承菴云思是人之初發念處思入于正則無不正思入于邪則無不邪故曰聖功之本　問六經皆可爲戒何獨詩也朱子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于正故指詩以示敎焉

一說崔仲鳧云人之行善與惡而已詩之咏美與刺

而已古人於詩朝夕諷咏如琴瑟之御讀美知慕讀刺知懲故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謂讀者以無邪之心求之則去序之失也　袁了凡云詩不獨正者爲無邪凡變風變雅發乎情止乎禮義皆無邪之訓也朱子以衞風等爲淫風故有言惡之說然言惡而能懲創則亦刺邪而非眞邪矣　王陽明云讀詩只從原序卽涉于狎暱者不害爲主文而譎諫亦是性情之正無害於思無邪之旨○按此皆申吕成公之說

道之以政章

重一恥字無耻雖欲不苟免而不可得也有耻雖欲不格而亦不可得也　須知政刑全爲民設德禮不全爲民設有爲無爲分而王伯之治辨於斯矣

吾十有五章

正蒙云常人之學日益而不知仲尼習察異于它人故自十五至七十皆自覺其進也　疑問云玩志字立字不惑字知字順字心字聖人只於心體上如此向往如此持循如此融會如此純熟獨覺自得之趣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非有知行分析之說也　陽明云到知命亦大段着力不得愚謂立後無功不惑以

後是一番熟現出一番境界耳　管東溟云朱子曰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又曰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寔自聖而姑爲是退托也愚謂道可以一朝而聞學不可以一蹴而至自志學以至從心皆聖人實踐之語也特以好學之篤自審甚明有一毫之未滿即不敢謂爲已能耳若分量已足而故爲退託亦僞也聖人無僞　朱子曰志如饑渴之於飲食　陽明云志學即是志不踰矩之學○此語亦有病志學志聖學也不踰矩是所進之境界耳假令兩楹未夢必更有一語夫子豈肯以從心爲足乎管登之謂夫子未到窮神知化一境愚未敢知然聖學無息則斷然矣　學至於立如作室之有基程伯子云志立而學半　湛甘泉云立與不惑同是不蔽于欲然不免有毅然暢然之分至此心體員融明達無間辨邪正別眞妄一切思維擬議渣滓俱忘此天人之界猶禪家所謂慧門關者予每驗立進不惑爲難孟子知言不動心明道存久自明庶幾近之非可想度也　金仁山云不惑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看萬殊　在物爲性在天爲命物物有性則物物

有命譬如草木亘萬古而夭喬鳥禽亘萬古而飛走造物豈一一而雕刻之然豈無至一之理故有物必有則莫不有亭毒之元在焉學不到此而徒曰自然而然烏知其所以不然亦籠統之論耳知非知解之知已也到此便與造化合德若天命爲其所司者然非後儒所能億度也管登之云命者天所授於人之定命理與數合莫之致而至焉者也知之則與時屈伸且知來而藏往矣又云朱子以漢儒吉凶言命爲粗故純主乎理歷觀詩書每言天之明命未嘗語理而遺數也愚謂但言命則數自在其中孟子所謂莫

非命是也更不須說得、 高中玄云、耳順如鑑之至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而吾之本體自如無拒却亦無容留也 朱子云、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於此無所凝滯非天理爛熟不能 陳氏云、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衡齊云、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之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 讀書錄云、耳順非特聞人之言語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于

耳無不悟其故張子聞驢之意亦如此 高中玄云、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權之熟也 規矩皆制器當然之則不曰不踰規而曰不踰矩此大有意大約意員而理方隨其圓而能不失其方所謂如珠走盤而不出於盤者非熟化不能 管云、矩本方而曰從欲此至員之中出至方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是爲精義利用之極過此便是窮神知化境界矣 耳順由外以合內用亦體也不踰矩由內以合外體亦用也 水西答敘云、耳順從心此皆虛中感應若人言入耳有逆于心是意見先橫也若事

務未至先橫意見是從見不從心也縱皆中理亦非入微之功 口義云、耳順從心皆知命中事無漸次亦無淺深耳順者事都是理不知有事也從心者耳目口鼻都是心不知有心也無事則無物無心則無我渾是一個理

孟懿子諸章大義

楊慈湖云、懿子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而夫子所荅各異何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人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懿子蔽處在違禮武伯蔽處在不謹疾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

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孟懿子章

論語訂釋云、懿子之父曰僖子嘗相昭公如楚恥不能相禮將卒遺命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而學禮焉懿子雖師夫子而僭禮如故也夫子嘗以墮三都之命請於定公季孫墮費叔孫墮郈懿子獨惑於公斂處父之謀成不果墮則其歌雍以徹又無足怪矣其如學禮之遺命何此夫子荅無違之隱意也語

及事親始終之際生事死葬已不及追而祭以薦徹
有何難曉然懿子竟怙終以沒世豈非聖門之罪人
哉

孟武伯章

一說漢疏云孝子不妄為非使父母唯憂子疾疾外
無復遺親之憂也亦隱諷之詞　管云武伯在魯以
負氣好勝聞必多貽父母以可憂之事夫子因病以
藥之註疏是也

子游章

或以犬馬比父母為疑朱子曰此設戒之言故特以

尊卑殊絕之甚者明之　祭法曰衆之本教曰孝其
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　紹聞
編云敬者視于無形聽於無聲

一說漢疏云今之所謂孝者不過能養而已矣至於
犬司守馬司乘皆能以其力資人之養但犬馬能養
不能敬也子事父母能養而不能敬則何以異於犬
馬乎甚言孝之不在徒養也

色難章

義府云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為難
蓋必眞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蓄而通滿而
溢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
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此豈可
以聲音咲貌為之哉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
所以事親也嚴恪且不可況暴戾乎可以知其難矣

一說疏云色難言人子承順父母之色為難

回言章

不違不必拈定言語神情之間稍有相持即違也顏
子如大冶之待物撥即化矣　如愚足發是夫子形
容之詞非果有兩境也時時如愚時時足發時時足
發時時如愚退省愚意亦不欲泥看即在如愚中一

眼覰進猶云迫而視之也未知是否　朱子語錄中
有云足發聰而盎背背見之　王宇泰云驗人者打
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他骨髓故兆率悟後其師
遠望見迎而謂之曰且喜大事了畢蓋開口不在舌
頭上此可以想見顏子之發矣曰審爾則受教之時
已見其眉宇矣如之何待退而省耶曰或問高新鄭
曰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知歟曰非也其喜之也深
故其稱之也婉　朱子云顏子於聖人所爭只一蠶
故夫子指點它便與它相湊所以嘿識心融不消再
問也融消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

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　胡雲峯云不曰行而曰發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鄒峰山云發如草木生意謂之非造化之力則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

視以章

此是統論觀人之法耳不必泥定善惡說　以由安是因一件非三件一事之間一人之身同時都具

安是心意所安托處是習情也不就是性若性則無不善者　朱子云安是它平日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它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它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踞傲了心方安

溫故章

續筆乘云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可以為人師曰可以為人師非教人為師也　解醒云溫如火之溫虐熖便是助灰滅便是忘　范氏云溫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日知其所無　陽明云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如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此亦言記問之不如心得　王宇泰云註云舊所聞不易之說也而說者以德性固有易之豈舊聞在德性之外乎豈性與知性可分新舊乎夫子見世之學者一件工夫未透覺無滋味又做一件如炊飯者列數十鍋於前燒得後鍋熱時前鍋已冷了縱燒千百年豈有飯熟之理故教它只將前日做過工夫一線做出不到徹不住徹了便是知新工夫只在溫故上溫即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是也但行住坐臥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賓客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的時節若一處放寬便冷了也如此做工夫去忽然一日如大寐之得覺大醉之得醒向時黑漆漆地霍然霧散渙然冰釋從來羲文周孔一切聖人難明之旨不着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這便是知新這便是物格而后知至可以為師者立則俱立成不獨成之心也故曰可以為師

不器章

文中子云變通之謂道執方之謂器 註云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是尚謂君子爲器特不局于一器耳是謂通器非不器也惟虛中無物故能應萬物而不疲超方無局故能出常局而不礙與君子多乎哉二句意同 楊慈湖云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管登之云學有方體便是器才藝何足言也

先行章

玩夫子語氣眞無如當世之重言輕行何也歐陽子

曰脩諸身矣不見諸言可也深得夫子之意矣 許云後從者婉詞也語曰不言而躬行最妙

周比章

外貌絕無不肖只是從出之地不同 王宇泰云只是這個人若子親之則爲周小人親之則爲比以普愛衆人專昵一人分周比誤矣 慈湖云君子心如天地太虛然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孰爲反我者孰爲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爾天地太虛安知哉惟其若此故周而無可比也小人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順則喜反則怒比此則遺彼比彼則遺此安能周哉又云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害其爲周非如墨氏兼愛而二本也小人以利合爾女愛昵相煦以沫胡越可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爲害如此

學思章

王陽明云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個道理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學而不思只空習個硬

套子不見趣思而不學只空見個景象有何捉據罔殆二字光景略殊總之俱是無實學而兼思則有眞實見解精明而非罔矣思而兼學則有眞實體驗居安而非殆矣罔昏昧也殆摇杌不定也無定物可依據也罔是不得義理眞滋味殆是不得義理寔受享思與學原是合一之功 玩二則字可見病由分思與學而生非學思之有二也

異端章

夏雲渠云孔子時楊墨與佛氏俱未興只有一老子孔子亦未嘗斷然攻擊之異端二字所指甚廣 陸

象山云、異與同對。雖同學堯舜。而端緒稍不同。便是
異端。或問如何是異。曰子先理會得一端。則凡異此
者卽是異端　陽明云、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
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羅念菴云、必有見於
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　景行館論云、
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些。便是異端　講錄云、謂
之端。端者緒也。端緒之所在。至爲微渺。毫釐千里。辨
之不精。未有不爲所害者也。　大慧云、寧可破戒如
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
如油入麪。永不可出。　曹𤩽云、異謂之端。雖有禍天
下之勢。而勢未暢。惟有攻之者。窮極其異中之趣。而
大暢其精神。則人心之蠱惑。不可勝言矣。故曰斯害
也已。〇此非末減創異之罪。正以沮絕攻異之人耳

知之章

人人有是心。卽有是知。學者多不肯認此平實之心
卽是知。而更以知求知。於知不知。就此平平實實一
點虛靈處。便是通乎晝夜。擴四海。貫古今。莫不在是。
豈更有他　人有心知。有意知。意知隨氣機爲通塞。
心知卽本體爲光明。人能常提此知。炯然萬物之上。
便是易所謂通乎晝夜而知。孟子所謂求其放心。象

山所謂百世之上下東西南北之海之聖人此心此
理同也　愚甫與聖賢同此知體。但愚甫日用不知。
聖賢日著日察耳。時時提醒。是謂賢人。了了常知。是
謂聖人

干祿章

多聞多見。是子張所長。只重闕與愼上。　了凡云、祿
在其中與耕也餒在其中一樣看。耕者何嘗有求餒
之心。然有餒的時節。是謂餒在耕之中。學者于祿亦
如耕者于餒。並不曾想念。却有得祿的道理。便是祿
在學之中。若說我脩德而祿自至。則是祿自外來。非
在其中也。亦顯然是不干之干矣。　凡言在中者。皆
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詞。正是抹殺其干祿之心處

民服章

疑問云、哀公看服字淺。夫子直說到服其心處。　慈
湖云、直者民心之所同然。枉者非民心之所同然。聖
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舉之於上。而天下之同然者應
矣。是之謂要道。　紹聞編云、朱子論宋事。謂捄其根
本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
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
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

炳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于根本而手足耳目利矣
定公之世直不舉而枉不錯亦甚矣故舉其最急
者以告之

敬忠章

講錄云則字是破它使字自然之效不待使而然也
義府云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
與聲耳又云上下此掣則彼動血氣不斷故也　朱
子云莊孝慈等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自家工
夫則自有不期然而然者

爲政章

疑問云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其于倫
紀何如夫子引書之言孝友者意已特至矣　宋史
李璠傳云人不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
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　慈湖云學者隨文釋義皆
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後世學者其能
于平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界二而無二
乎於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變化云爲日用萬
殊而道心常一矣

按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隤秋七月始葬于墓道南不與先君同兆孔子爲司寇始溝而合諸墓故曰昭公不得正其終公之在乾侯也二子務人公衍及母弟宋從喪至二子不得入宋於季孫無忌于家鴨所謂貌而出者也得先入是爲定公意如欲抑之立威後五日始得卽位非禮也故曰定公不得正其始

無信章

蘇子由云我與物判然二也車與牛馬判然二也將
何以行之惟有輗軏以交之而後車得藉于牛馬也
輗軏者相交之物也車與牛馬得輗軏而交我與物
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
吾然後知信之爲輗軏也

十世章

所因所損益總是此禮禮包大小非是兩件損益正

是因中事　了凡云大抵萬年之事皆起於目前其
行有漸其變有徵殷之禮因夏之禮而制其所損夏
之所有餘也其所益夏之所不足也故卽夏之禮而
殷禮所損所益可知已周禮亦然則自周以後雖百
世有不可知者乎如周末文勝之極秦之興必有焚
書坑儒之事秦慘酷已極漢之興必有豁達疏漏之
事故遞遞相因皆可豫見人顧不詧耳故聖人酌一
事必懷千萬世之隱憂立一法必慮千百世之流弊
誠愼之矣　又云因字不與損益對謂因其禮而損
益之耳因字不重重損益字益將來之不可知者以

世變之無常故子張以十世爲難而夫子謂百世可知者以窮則變變則通通生於變變生於窮窮生於常則無常而未始不有常也世之變者莫如秦之代周漢之代秦皇明之代元然一切名物制度不能不仍其故而就其中損益之無不可知其故者況三代乎故昔之極重而不返者即爲將來所裁減之端而其所頹廢而不振者便爲新王所增修之處試思今日之所餘者何在不足者何在則後世之所損益可知而損之不已以至于頹廢而不振益之不已以至于極重而不返則後爲後世所損益之端又可知已

如秦之廢封建而郡縣此損益之至大而後世之所恨者然亦窮而變變而通勢之所趨而不得不然也漢激秦之無尺土封則不得不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及七國之亂則不得不分裂以弱其勢而權歸於外臣王莽篡而仗節死義之臣少則不得不重節義而任宮闈宦者重而節義之士與之爲仇則党禍興而十常侍之難作不得不假外兵以除之而漢祚移矣此以意卜度之眞是百世如見而況聖人窮靈極數坐照千萬世無前後際者乎

一說管登之云夫子所謂百世可知寔知繼周以後損益之事即其以秦晉繼周書以春秋大一統之義待後世可想已其本則從知天命中來固不煩後世術士之緯學亦豈如談道家之泛然論理而已哉果若朱子註中知來之說則記誦詞章家孰不能知百世子張可以無問夫子可以無荅矣○愚謂子張好窮高遠其所問益實指歷數之所傳也故夫子與之言理而不與言數然理在而數亦思過半矣曰聖人其知繼周之爲秦乎曰不知不足以爲聖人何以不言曰子不語怪

非其鬼章

講錄云此章只是教人不惑於鬼神而專用力於人道意它日又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是此意

管云此二節必係有激之言豈爲季氏旅泰山傷冉有不能救而發歟

八佾二章章

了凡云按廟制室外爲宮宮外爲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曰舞于庭則廟制亦僭矣　原旨云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襲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先儒嘗辨之，卽有之亦賜周公耳，非賜群公也。季氏卽祖桓公，安得僭而用。楊用脩曰，魯用天子禮樂，末世之失也。明堂位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罪周公伯禽。然則魯之僭何始也。曰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與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龍旂承祀云云。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至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唯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皆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作明堂位以諂之，甚矣其無忌憚也。

不仁章

樂書云，仁者禮樂之寔。禮樂者仁之文。人若不仁，空有那許多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擾，當不得那禮樂。

林放章

玩二與其字二寧字，有無限感慨世變深情。本字畢竟不曾說出，然已宛然，不須饒舌。　初問云與其二句是文章華美上約到近裏着已處，步步收入進來。便可尋出禮之本，其本安在人心一念之忠信，未可名之為文質，而文質緣以從生處是也。夫子非不能直指言之，但捄當時之弊，得寧儉寧戚，是亦可矣。

義府云，問寧儉二句，明明卽是本。如何又說近本。如此則本在何處。曰本是句囫圇說話，今却零碎看了，如障住眼睛。你看古人制字，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一是何物，木得之而為木，人得之而為人，以至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萬物得之而為萬物，皆此一也。從儉入奢，是從根到枝葉，是一在木上，如何不是末。從奢入儉，是從枝葉到根，是一在木下，如何不是本。

一說管登之云，放問禮之本，為三家僭禮發也。凡禮必本於人情之所安，三家之僭，歌雍詩，舞八佾，旅泰山，失禮之本意甚矣。故問夫子以僭禮之端，恒起於奢易，故本儉戚以矯之，獨揭喪禮，必有為之言。○愚按照不如林放句看殊有理。

夷狄章

此是借夷狄以甚痛中國，非貶中國而尊夷狄也。噫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

一說漢疏云，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云云。

旅泰山章

是可忍也，以心動之。奚取于三家之堂，以義止之。女

弗能捄與。以規諷望之。至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則計窮而嘆息于虛無之神其詞愈緩而意愈切矣
管云按禮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魯公得主
泰山之祭此即所謂禮之本也舉國視爲故事而林
放獨懷不平故夫子大其問而後借以警季氏云。

無爭章

無爭就君子見謂之君子則如太虛然任萬物入其
中而皆化矣不聞太虛與萬物爭也故不徒曰無爭
而曰無所爭獨舉射者即有所爭之處以見其無於
此無爭則眞無爭矣故曰君子無所爭。

素絢章

逸詩之旨大意言笑之巧也目之美也出於天者也。
而倩焉盼焉是天下莫絢於天然而粉澤爲下也果
爾則天地間一素足矣詩人又何必並言絢乎豈有
素則不可無絢乎子夏之疑正在於此非疑其以素
爲絢也夫子曰素絢之不能相無者勢也但繪事不
得不後於素耳。繪事句夫子只淺淺解素絢大意
其寔道理便見有質不能無文但文生于質不得不
居於後此便是彬彬先進之意　子夏滿腔是論文
質借詩以探之其疑詩也是激於當時之虛禮思獨
存一質以挽之其意美而論猶偏一聞繪事之言便
悟得質文不容偏廢即今日之彤繪滿眼亦必有爲
之先者在焉便是文質之大中至正矣如此讀詩眞
是敲骨取髓直得作者所以立言之意夫子安得不
稱之。

一說義府云笑與盼皆素也巧與美即絢也巧與美
不出於粉飾而即出於笑與盼則全素是絢全絢是
素也子夏之見及此而問詞不露夫子以其平日在
文學之科欲挽而歸之質故曰繪事後素子夏即繼
之曰禮後乎夫仁之在禮猶春之在草木使春在前

草木在後則血脈斷春不能榮草木而草木不能顯
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三千三百無
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乎者不然之詞蓋言禮之不可爲
後而非悟禮之爲後也宅日駁子游之不當以先後
分本末即是此意此正夫子受用處然其答問時念
不到此而子夏及之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此本楊慈湖說而暢之。

夏禮章

此夫子慨周末之時故思二代之禮夫子與禹湯精

神心術眞有會通處故曰吾能言之但無所徵雖言之世亦不信所以嘆杞宋之無徵向使杞宋之文獻猶在則夫子之言足徵二代之禮與周初斟酌之制不爕然在人耳目何得凌夷蕩滅至此恩二代正是從周非有二也　文獻不足不獨是子孫凋謝亦緣汩沒於文勝之習曰亡曰去耳　疑問禘云有謂周禮在魯夫子恐魯如杞宋之不能守故以此言致儆云〇亦小有意不如前說大

禘自章

是夫子不足行禘微意蓋灌之後便禮行九獻樂舞

八佾所以不欲觀說吾不欲觀之矣詞婉而神傷要得渾融似不吐不咽話頭方佳懈怠是朱子臆說豈有灌而便懈怠者乎　灌是一獻二獻之禮於此不欲觀是開首便不要觀也　孔氏註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按禘禮無列尊卑序昭穆之文朱子言懈怠亦是剩說斷以前說爲正

按周禘以后稷爲始祖而禘嚳魯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也春秋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以莊公配也追文王而配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莊公爲慶父也又僖八年秋八月禘于太廟致用夫人又荀瑩辭荀偃士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矣以禘而致夫人饗賓客失禮甚矣楊升庵云禘之僭自閔始也又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安知禘不起于惠公之時但必不賜于成王耳　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與瑞共灌獻之珪瓚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寔彝而陳之灌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寔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問禘章

不知也雖有不欲觀之意在內却實話此等處真是知淺而不知深之於天下不必添出治字　朱子云

此等處極難理會可見先王制禘之心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舉而措之天下横衡直撞無非此心無所不透此豈可以言語形容得此豈可以意見窺測得故曰不知也不知取親切今人全爲知字誤了一生即如禘禮須有先王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之心方知得禘之說只在文字上盤桓儀節上考索而曰予既已知之矣則既灌而往何以不足觀也

祭如在章

慈湖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寔在也不止于如在何以明鬼

神之寔在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自知我故亦不知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於以明人卽鬼神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神也神無形無形故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庸言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可見天下萬世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心神無方無體無所不在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以為鬼神寔在非意之也

媚奧章

原旨云、夫子只說一天字便壓倒了奧與竈朱註天

卽理也反覺氣緩了　管登之有辨文多不載

一說、孔云、奧喻近臣竈喻執政管登之云所謂奧必指彌子瑕侍人瘠環之屬其時孔文子執衛政而賈與祝鮀頂焉是所謂竈也蓋有激於衛人之舍執政而結靈公之近臣者故發此傷時之問朱子謂諷孔子之附已未必然

周監章

了凡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乃漢儒附會之詞耳天下日質而日趨于文唐虞視結繩已為文夏商視唐虞則又文至武周制作時天下日趨于文不得不

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郁郁乎文哉是贊其經制大備非贊其文勝也猶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云耳從周正從先進之意豈從周末之文哉　郁郁乎文哉上緊着周監於二代一句可見世趨於文而文武猶以二代之朴留之使不至於盡洩寧如末流之氾濫而盡失其故乎故曰吾從周

太廟章

陽明云、聖人之心只有個天理便有許多節文出來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節文所在故曰是禮也若自以為敬謹之至則是聖人亦去不得個矜字矣　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遇一事則一事之節文生焉宗廟生欽墟墓生哀常人猶然況聖人乎入廟每事問是有所不能已於衷故問此便是節文之所在也但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因或人之譏始自回想亦覺不錯故曰是禮也猶師冕章節節是道然亦不覺因子張拈出便見是道耳舊說千番回護不免有抵對或人意大失聖人心事

按太廟周公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僭甚非周公所定侯國之禮制矣每事問豈無意哉

射不章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不說今人之所無而但嘆古人之所有有無限感慨　射是禮射若武射者自須貫革　爲力不同科不須添出德字　古不專指周初說　較射性情發越之際也而卽以不尚力爲閑情止性之方古人作一事便寓一深意夫子所以嘆想之

告朔章

舊說以去羊爲憤激爲覈名實皆非也羊之去留君相事也誅野之聖賢安得與之總是痛惜古禮之亡

而閒居歎息如此子貢曰禮已亡矣不如去之夫子曰禮雖亡矣何忍去之兩人相對凄然滿目蓋有無窮之感焉　只是一羊子貢見之是羊夫子見之是禮聖賢之見地不同頓爾差別○此亦後人評定之詞耳當日情事同是一腔絕無排擊子貢意　只羊存便是禮存不必說可藉以復禮猶愛人者喜空谷之足音也　按告朔王宇泰云古者每月之政皆載于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蓋以萬機之煩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昔其節敬其視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群吏而計之事敬而禮成何可廢也　訂釋云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脩月令之政重民事也文公忽此三重于是政權旁落於大夫而魯事日非矣夫子之愛豈淺焉而已哉

事君章

了凡云夫子固不說我事君盡禮亦不說宅人不能反以爲諂當時之人不是恥巳之不能而誣君子爲諂其心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泯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夫子此言非爲自巳分析所以提醒人心而挽回世道也

定公章

刪正云此非各欲自盡之說君使臣以禮非禮則速改之臣事君以忠不忠則勿任之方是告君本旨　一說續筆乘云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敎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敎以忠

關雎章

李卓吾云關雎之詩未得則展轉反側寤寐思求其神傷也既得則鐘鼓琴瑟樂之不厭其樂淫也夫子反曰不傷不淫何哉曰此卽有慟乎之說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慟然則關雎樂之淫也而自不得謂之

涅哀之傷也而自不得謂之傷矣
一說此賛樂也非賛詩也　漢䟽亦然

問社章

此書究竟難解姑以㴤於季氏之事脅而諷哀公以攬權之説

管仲章

器小是管仲之定評未嘗有所指或人不知而以下兩項疑之夫子隨問隨答非用以解器小也雖然若是大器人定不如是　李見羅云管仲春秋亦算它是個人物惜其不明于學最初發心只爲富強之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爲之本領故成功之後不免驕氣之生又云因憶堯舜若非知學則當地平天成之後生了多少驕慢而方且兢兢方且業業看得天來大的事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也如此後謂之器大　袁七澤云人在天地中天地在空虛中空虛在道中若一泡之在大海耳然人能包羅空虛位育天地者非人之能乃道之能耳故不明夫道卽極掀揭之業特一泡中出生之微塵小泡耳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藉令仲能源頭上清徹一番卽無一匡九合之功其器何嘗不大孟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

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焉又曰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況幺麽伯業乎○愚按二條析器之所以小精矣夫子似渾淪說它器小

魯太師章

李卓吾云夫子語魯太師之知樂全在聲容節奏之間此亦何難知者而夫子故語之耶曰此正樂之可知者也夫始作而翕如從之而純如皦如繹如則樂成矣此則太師之所知也至於所不可知者則出於聲容節奏之外可以和神人而協上下可以儀鳳凰而舞百獸如季札所謂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夫子所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聞之三月不知肉味也則太師當自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語也所謂樂之不可知者也

儀封人章

木鐸乃徇於道路之物作周流四方以行其敎爲長且以得位望夫子不若以萬世屬夫子爲大　羅近溪云將是將無之將　封人巳窺見飛龍之統當禪於見龍矣故有此言　三代盛王皆兼有君師之統故曰作之君作之師至孔子而君師之統始分委是乾坤一大變局但封人於當日言之儘高

子謂韶章

此章只空空說樂爲是禪伐性反是朱子推原說話。以功屬美以德屬善尤支離　張伯起云未盡善夫子未嘗貶武也樂由心生武之心卽舜之心而武之時非舜之時從時而大逆其心斯以其心之戚然不安悵然不怡者被諸樂而音聲節奏升降屈伸皆以發其歉然不自安之意而比諸古風有不侔者矣夫子對韶而嘆之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假令武王生唐虞之際安知不爲韶哉

一說管登之云此非評韶武之優劣也乃惜傳武樂

者不能如傳韶樂之盡善也他日與賓牟賈論武王之樂至于聲淫及商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此是左證

居上章

了凡云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它又不是不足觀但他本領已失更把甚麼去觀它重在以字上

四書說叢卷之五終

四書說叢卷之六

論語四之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里仁章

舊說知而弗去之謂知擇而不處豈得爲知〇玩本文無巳擇仁而不處意擇字只輕輕說爲長

一說不專爲擇里而發蓋云居里且以仁爲美況於宅心而可不以仁乎卽孟子廣居安宅之意

不仁章

人心之約不能移樂不能淫者卽仁也仁者所安安此知者所利利此非境之外別有一仁亦非以仁去

御境也合不處不去章看自得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安利就仁智上見得其實同是一仁　疏意云仁者脫得見盡則一切都是平常事智者見得分明則治生產業皆與實理不相違背此件工夫眞是便宜逓逓推之其利無盡

唯仁章

仁者如鏡照物各以物付之而無容心焉是好卽無好惡卽無惡也好卽無好故曰能好惡卽無惡故曰

能惡自其太虛之心而言之不但無所好所惡之人亦無能好能惡之我以無好惡爲好惡則衆人之所難而仁人之所獨也故曰能

一說謂之仁者則萬物一體好固是愛惡亦是愛惻隱之心益然貫徹唯人能之他人不與也

志仁章

了凡云苟字是起頭說話猶云誠能志仁云耳此處要說得輕方見人心之妙　辟如行路纔舉步向南定然不到北方又辟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盡除　無惡註雖以事言要不能外此心不可以二句分心與事看　我欲仁斯仁至矣

富與貴章

此章是渾成說個君子之不去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句盡之矣前邊自富貴貧賤說來後邊說到造次顛沛皆是外邊之境界有此幾等君子只是一不違仁而已矣通章說無工夫是說君子之人如此的　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做豈便是仁直是念念在仁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者揆之本然之權度自有是不處不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不費纖毫之力　慈湖云學者觀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竊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是却行求前也不知舉題施策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人心也人心淸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好仁章

李宗謙云此章不是夫子歎其難得而見聖人豈肯難以沮人之進首節只是歎爲仁者鮮下二節說爲仁甚易是鼓舞激勸人甚言無力不足之人也二節

總是一意深明仁所易爲而人莫爲之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要之只是一人故下文只言仁字用力便是無以尚不使加身非用力乃能至於無以尚不使加身也一日間如此用力則一日而仁矣何不足之有　朱子云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此言最是無以尚之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正用力於仁處故下面緊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一句正教人於此處下手蓋有之矣是設爲疑詞非世間眞有此一等人也　無以尚之不使加身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

位難到也若說難便非激引世人意矣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儘說得容易 朱子云惡不仁的眞是壁立萬仞點水滴凍 了凡云用力力足常時具備不稍假借如壯士伸臂豈假他力

觀過章

楊貞復云此章不重觀人重識仁於微處 黨者意之所向也人在世間險夷成敗好醜是非百千萬變總只合得自家眞種子種子不淨縱萬裝萬當只成得個鄉愿若果有淨種便目天下後世之不避其中

自有不相掩處 朱子云君子之過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絕 蘇長公云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論語之義疏也古人有言曰放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國斯其觀過知仁也與 夫子惡鄉愿爲德之賊而曰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與其爲無瑕石寧爲有瑕玉

士志章

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道則世之救衣蔬食者便足與議道乎學者當思一恥字恥不用之於衣食便當用之於道若徒不恥衣服又不恥聞道非游散人則頑冥人耳亦何足與議道 李見羅云孔子勘學者只就毫髮幾微間便瞥見你全體腎腸跟脚食稍求精衣稍求飾緼袍之恥稍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大來的罪案故曰未足與議也直斷以爲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 志字正當就重看彼自以爲實實志道而方寸中隱隱沾帶處尚有衣食一念之恥則心胸已爲所據如何足與議道 龍溪云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見掃除不淨如留汚濁於淨器中雖投以甘露亦化而爲惡水

朝聞道章

曰可矣見死猶可有何不可乎語自平實今人說玄說妙則夫子一老瞿曇矣 聞道可以死彼未聞道者其可死乎古今之可以死者蓋亦寡矣

適莫章

孫淮海云此是君子精義之學若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是無舵之舟無星之秤與禪家水上葫蘆何異 又云比義自不適莫適莫自不比義 原旨云無適也三句文勢接得甚緊是一連的若分爲兩截則所謂無適莫者未免出於有意而所謂義與比者亦爲屋上架屋矣 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亦自有

意若說君子比義則亦是適莫矣　許敬菴云或曰適莫既忘義將安在比義之心亦疑適莫則奈何曰虛中無我天理森然義原不自外來義之所在當止而止當行而行大公順應磊落光明與適莫之私霄壤矣曰無所住而生其心視此如何曰彼謂不住聲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與此自別且生其心者信心義之與比者信理程伯淳言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此千古卓見也若夫猖狂自恣漫無主張此又學禪之流弊可不待辨者也

懷德章

口義云所懷不同只是他平日念頭用得熟了不知不覺又到那邊去　管登之云懷者含藏之意（）較註思念更精　經子臆解云究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為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姦貪必曰懷惠然欲免為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　義府云刑所以防小人君子豈必以是為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以降豈不假於外以自儆哉

放利章

義府云恒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

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　故利只是事事要占便宜多怨不是受害之人放利之人自與天下之怨氣合

一說放利之人中常不足所以多怨

禮讓章

左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讀二條可想見禮讓為國之意　疑問補云禮讓二字分不得有此讓方成個禮故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才說禮讓固已摯人情之會通而吸治術之精髓矣為國不消更說耳故曰何有若說以禮讓去為國禮讓之後可以為國都非語氣

無位章

了凡云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於政事而起於一心所當深慮也不曰可知而曰為可知蓋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吾所以為之是所當汲汲而求也　所以立非豫講位之事也隱居以求其志自然行義以達其道

一說管東溟云求為可知求己之立心制行無一不

可與人知也即是愼獨之學

一貫章

一雖不死殺指何物却實是說一件非六虛說個一也曾子以平日素用力之忠恕合之故曰唯曰忠恕而已矣崔子鍾曰夫子曰吾道有其綱而無其目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指其實別無玄妙此說是也試看一言而終身行絜矩而天下平則忠恕能貫自是實理忠恕是解一非解貫也既已一矣安有不貫貫正不在一之外也今人尚玄說一貫忠恕皆借以形道而非道則道畢竟在何處又說一唯之後綱目是道

個拈忠恕以證之此又德山之棒臨濟之喝禪家剩慧殘機豈是聖賢實學　或曰何以見曾子平日用力忠恕曰觀三省章與大學一書可見聖門學者用功亦各有欛柄如後儒或主敬或主靜或主致知所主既透自然能貫古今無二理也唯是唯忠恕之即一非唯在一而以忠恕證之也若云唯在一則既落於數一便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不得不曰一亦強名推到玄虛太始之鄉矣　董云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功在一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則貫矣又云曾子非聆說而今始得元來向日之忠恕便是今日之一貫今日之一貫只是向日之忠恕隨他名孝名弟名仁名義名禮名智名多學只是此一改頭換面別無伎倆商量故曰而已矣悟全在此三字中此至是而始悟忠恕非借忠恕而影一貫也若說有忠恕有一貫有夫子忠恕有學者忠恕已不勝零星破碎矣何一之有　李孟誠云夫子之告曾子者是就大旨上提而工夫在其中曾子之答門人者是就工夫上說而一貫在其中　管云朱子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不然也曾子平日專用心於内即未聞一貫亦不向夫子用上求也

考其侍函丈時正在夫子知天命之後見夫子能約能博變化無方以爲約可宗而博不必務也豈知萬貫於一之不勞哉貫處只一忠恕則言下沛然矣故應之既甚速而發之又甚簡非昔見其用今見其體乃昔見其高妙今見其平常耳子貢之以多學入一貫又在先此於從游可考

喩義章

君子而無所喩不得爲君子小人而無所喩不得爲小人　疑問補云喩字凡三見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喩孟子四體不言而喩皆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

而默與之俱之謂註訓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意矣　朱子云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見得是義小人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　大慧云好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磁石遇鐵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　朱子與人書云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思齊章

要知未見之先無時不在那裡摸索所以一見便收爲我用不然何人不見何以見不皆益　見羅云所謂夫我則不暇眞夫子自道也

幾諫章

勞字作舊解自好親之猶有違與勞者正幾之道有未盡耳到底只是個幾諫　幾諫所重不在言亦不必不以言也但知通章總是幾諫便無所不可

父母在章

不遠遊者不無事而遠遊也即有正事而遠遊亦必有方

知年章

了凡云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數年不見偶一見之頓覺大異於昔日而家中之人日逐相見全然不覺人子於此用心密察則精神血氣必覺有潛移默換而不同者方謂之知若只以記憶爲知苟非大不孝豈有不能記憶親年者耶　喜懼只是一念才喜自不得不懼此處眞是危惻不可告人

古者章

古人言者口也而精神則滿注於躬自然不得輕出

耻字只作怕字看

以約章

約字淺淺說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簡緣省事其失自少此是實理若依陽明作求放心說則是徹首徹尾工夫豈止鮮失乎　朱子云老子之學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

欲訥章

袁了凡云訥者遲鈍之意敏者疾速之意訥敏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諸口而行自然不敢懈矣重欲字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路便難下手矯輕之心即警惰之心並

非兩概而字宜玩。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作一句讀。

德不孤章

二句一正一反上句決其理下句決其勢也。不孤直是天下歸仁景象非止聲應氣求已也。

事君數章

大凡處君臣朋友與父子兄弟不同禮有不得不拘嫌有不得不避情有可用而不可深事有可知而不可與若一味見得臣當忠友當直只管盡情施將去不顧我不當與人不可堪此便是數不止言語而已

也記曰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歡以全交也正是此意疏辱不必說到君友上至於數則彼已之間已無一毫餘味徑路逼窄已且無站脚處安能使人回轉其勢亦不得不出於疏辱矣

公冶長章

有言擇壻驚奇又有言擇壻尋常者皆以已見窺聖人者也聖人舉事只就當體故先儒云不保其往也聖人非獨以之處人亦以之處已聖人非不愛已女與猶女亦只就其眼前可托室家則與之初不計其將來成敗禍福也縲絏二句似分疏往事之無辜邪

有道二句似逆料後來之無禍其實只是述其生平以見其可妻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如謂有預計禍福之心假令聖人而妻關龍逢比干將遂悔之乎

子賤章

此全是喜子賤之成德末二句是反覆歎之猶今言假令不如此安能如此也要知子賤平日是在取友上用功的人觀其治单父而父事者三人兄弟者五人友者十二人可見不然夫子何爲扯魯來 疑是夫子就其单父之治有成而稱之方於魯字更有情

女器章

朱子云子貢雖非不器却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以退處亦子貢之偏處

慈湖云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於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問如何是不器曰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雍也章

當時輕仁重佞其關於世道不少或人發言主意重在佞上故夫子末節唯從佞不佞發出焉用意思不知其仁輕特帶言之耳或人所重在佞夫子所重在不佞不可把仁字佞字並看仁是此心本體佞則壞

了心體。或人所謂仁亦非仁也不使如何便當得仁。

漆雕開章

只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學術事功都已包藏盡了信不信仕不仕皆可勿論故夫子悅之故曰漆雕開已見大意不知者謂夫子使開以仕而悅開以不仕恐其相礙不知開亦只言未信未嘗言不仕併夫子使仕之意亦包在未信一語中了但悅之心較使仕之心更深遠耳　斯字有指理者有指心者又有懸虛無指如今人言道個東西者顧仲恭云斯字即指仕字言我於仕尚信不過耳何必說玄說妙　筆塵云李廓菴言趙浚谷先生有子雋才不令習舉子業曹惟問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故不欲令見曹為之予曰某謂近年日盛先生乃曰敝何也浚谷曰予試舉其盛予偶揭昆湖子使漆雕開文呈上浚谷看訖曰子所取佳處何在予指其講子悅處云即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即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所謂敝正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亦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苟

卿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終未信流為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為漆雕氏所賣矣云云

文多不載。

道不行章

刪正云子路見南子則不悅往公山則不悅而此獨喜者喜夫子之避世也若說喜夫子與己則陋矣但不思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思故夫子曰無所取材

疑問云勇字作急流勇退之勇看　春秋這等世界全靠得夫子一兩個人支持若果然去浮海了便是不識時勢故曰無所取裁

孟武伯章

義府云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

又云由求輩為邦豈不是愛亦自不敢為不仁者而夫子不許其仁若謂發見在事功而非萬物一體上流行耳

孰愈章

夫子提喚子貢多在勃然突然之際所以者何子貢一向於多識上用功若與習熟商量畢竟歸熟境唯冷然一下不落思惟本地靈明忽然自認故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便討得個然非與曰女與

回也孰愈便討得個賜也何敢望回若使落二念便不可知此便是子貢日用不知處故夫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便是代他著察此等俱就他當念如電光駒影處識取學者當作一段機鋒看過略略拘文牽字便死機下　王宇泰云虛明之中何所不有今既自知弗如則其退步處即是進步處　楊石樓云知十知二之知多識之知也知知二之不如知知十本體之知也夫子所以與之　又一人云所以知殊也而所知不殊　陸象山論子貢知十知二二語時一人在坐曰為是尚嫌少在象山

稱之又張子韶云豈是於回果不如只緣聞道尚多疎若還真個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愚按後儒推敲子貢者以一二十三字耳不知此亦是擬議之詞子貢到此亦難着形容曰十者全體之象也曰二者對待之象也原非實語子貢是如何人後儒看得他恁地底

晝寢章

一說初問云夫子之意以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墻方不可汚宰予未便至此何乃自棄不足責矣是喚醒他不是以予為朽木糞土　次節須看得極活夫子始者亦何嘗受人欺今者亦未便盡疑天下之人特抑揚其詞以警予耳　朽木糞土總是其形容頹惰廢弛之象正不必如初問說首節其詞切使之警次節又引咎自身來使之愧恨皆是夫子化工宰予處　子曰二字非衍文更端之詞息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故着此二字正記者大得精神處

未見剛章

淮海近語云慾是不剛的病根惟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以申棖為

剛是就氣質上看夫子以申棖有慾不得為剛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人一生不得成大丈夫真男子只被一慾字埋沒結果了　廉直狷介是剛之一端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若東漢之節義止可謂氣不可謂剛　剛是心之本體有慾便為壓倒了失其常伸之體便非剛矣何待說到發出來不免牽戀沮縮乃為非剛

我不欲章

了凡云本文原不分仁恕且恕亦非易能者行之終身而無盡推之平天下而無難夫子恐其能言而不

能行。故曰非爾所及也。是喜其然而未必然之詞。勉
而進之非抑而限之也。且因一無字。便疑自然。則向
所謂無諂無驕者亦豈自然耶。 疑問補云。人固有
見及此而行不及此者。夫子言非爾所及。正砭其所
不及者以期進之耳。

文章章

楊龜山云。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
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此始悟得。 張無垢云。既是
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
把文章兩處分 疑問云。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正是點化文章性道之合一處。 焦弱
侯云。世知性不可得而聞。焉知文章不可得而聞乎。
知文章不可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文章只王
言辭說與威儀不相干。故曰可聞不可聞。言字只當
文章字看。庶幾不礙。 中玄亦主此說。○愚按。此是
子貢悟後之言。正不必如此說。古人言語亦儘有如
此不拘拘者。正不當過泥也。且文章只就言語上說。
亦儘不圓。

有聞章

唯恐有聞。是狀其急行之心。唯恐有聞。則唯恐不聞
矣。兩念正非相反。 尤西川云。子路之學在事。故唯
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惰。子路在萬上見。
顏子在一上見。 疑問補云。吾與回言節。畫出個顏
子之神。悟此一節。畫出個子路之急行。

孔文子章

勤學好問。原無此謚法。夫子就其生平一節而與之。
講是以謂之文也。與可以為文矣須不同。 下問與
好學不平。即是好學中事。

子產章

聚岡云。四句泛說。正是君子之道。但子產在逐事逐

件上討道理。未能會通其全體耳。

晏平仲章

日久不獨狎以昵生。亦兼有炎凉遷換之意在內。
鍾會云。凡人結交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疎。斯何
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財勢既
蓋疏薄由生。 大意云。此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只
敬了便諸弊不投。諸疑不作。友朋嫌鬪之端。雖云多
有其弊。總自不敬生來。

臧文仲章

文仲是為國藏守龜。不曾是僭。若是僭。豈止是不知

令尹子文章

高中玄云、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仁乃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卽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子張未識仁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非謂以忠清之小而信仁之大也仁無大小苟純乎理更小可以爲仁不純乎理更大不足以言仁焉得仁者未知其心果何如焉得爲之仁也若果理正而心安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自在也子張以事跡信二子之仁而朱子以事跡證二子之不仁其未識仁體均也曰仁體如何曰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矣噫微矣哉

季文子章

張伯起云、三思而行想當時有是稱許夫子亦無貶詞如云三思自是致愼然再思亦已可矣未嘗言三思必不可也詎添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則又何以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乎且認三字爲眞三遍尤可笑

朱子云、思之未得須着仔細思到則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

又云、彼三思者亦思而未得紛紛於游散之途者耳故曰私意起而反惑〇朱說原自無病　管云、再思之評亦就文子而論其可耳非以之槩天下之思道也此意却好

甯武子章

陳錫玄云、春秋世卿父死子繼成公初年甯莊子會盟於向三年武子始盟於宛濮是武子未嘗得事文公也有道無道只就成公失國復國說爲長　初問云、凡豪傑擔當大事須用愚小巧俱不濟事愚也者大智無智也處亂世之寶也藏巧於拙養辯於訥皆是愚此等豪傑在亂時關係最大老子知雄守雌知

白守黑亦愚也但不免有算計趨避意又涉智上却與夫子所取稍不同　中玄云、知也者明用其知者也愚也者晦用其知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艱險非有超然獨運之才何以調酌機宜蓋艱貞沈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君患而必圖其免於所難處則密致其忠而不稍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同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潛消國家安定而人皆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能爲之也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

多事之時尤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淮海近語云武子之知與愚原非兩截自其顯於外而發舒自見之謂知自其藏於中而深沈不露之謂愚若所以神明變通之存乎其人甯武存衛張良復韓狄仁傑返周率用是道　全身保君是武子拿定做的其不可及却不在此只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處若以全身保君爲不可及是以成敗論人矣豈夫子語意

歸與章

歸與之歎非欲歸也不得已而走末後一着之詞也紹聞編云孔子凡三至陳最後有絕糧之厄明年自

衛反魯自是不復出歎其在此時乎　狂簡之簡非略於事世味淡泊於事自簡若略於事是廢事也孔子何以取之既略於事又何謂斐然成章　成章已自成一個片段了故可裁可裁即在成章之中彼但不知耳　狂簡故成章狂簡故不知裁瑕瑜俱在狂簡中　紹聞編云、成章要就狂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則慕個甚麼不屑細小是其大者安在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方圓彼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　或疑子在陳顏閔諸賢見在從遊何以反思魯之狂士曰不然吾黨者寬詞也從遊亦在其中非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洙泗未嘗無事業也管云商偃由賜皆共再教易世之事業者道不行而思遯世故屬意於狂是又不然聖門所指狂狷甚廣且聖門諸弟大抵多狂不獨琴張曾晳牧皮也差等之尚可想見

伯夷章

人之怨皆從我念而起清者無念如止水明鏡形至則見形過則消故穢形不怨水嫫母不怨鏡無情故也若有與人同清之心則亦不能無怨矣何以謂

之清聖二程語類云問伯夷之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不念舊惡氣象甚容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　紹聞編云、二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繫之私故朱子謂要見他胸中都是義理

微生高章

答問云只他多着此一點要周旋人處便是不直掠美市恩太說刻了　王宇泰云、乞醯細事耳微生固未必有掠美市恩之念也但其於大節處已滴水不漏而細微處不知不覺露出委曲相來却被孔子覷

破所謂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朱子誅斥雖太過而世以委曲爲善事有傷於名教多矣

巧言章

世間有一等不率性之人好爲諂媚深藏之態究其胸中絕無所爲故夫子曰可恥若云希無望之禍懷叵測之心此則天地間大姦人不止可恥矣　王宇泰云君子與人交際所以不得自在者只爲多加了一分周旋意思能息得此心便自無此病痛○較前說又更覺寬大　獨言左丘明丘者舉世不知恥而獨我兩人恥之也細玩語氣慨世意深而慨二流人

之意較淺　此章懸謂春秋世衰氣薄漸喜軟熟而惡剛方故人每於人情物態上加一分周旋料理此便是鄉愿之起根發脉處夫子譏微生高之不直附左丘明之同恥皆以防人心之徵漸也

顏淵章

聖賢即大小有殊只是一個無我　聖賢言志亦各自言其分量耳子路極高明故志在大公顏子極純粹故志在消化夫子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故曰老安少懷　究竟二子有待夫子無待二子可滿夫子不可滿筆乘云夫子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至遠之所順者反近至高之所會反下也曾點異乎三子亦以此　車裘共敝而無憾不可看麤了不到人我一體地位酬千金出萬死只叫到意氣不是個大公子路全是向裏工夫無伐無施直是若亡若虛氣象若在伐施上打練何以爲顏子　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老安少懷堯舜之有病而天地之有憾也但夫子發言時則唯見其充滿無憾耳

巳矣乎章

只此一段眞精神過巳消化了即此是改不須說能改必矣故曰巳矣乎　許敬菴云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同年語矣故夫子歎之

十室章

龍谿云孔門之學唯在主忠信好學是保任忠信工夫若忠信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　了凡云聖人不離忠信門頭便能七通八透縱橫自在亦無分毫加於忠信之上但人認了忠信是美質而更不好學即念念存實心事事以實行而於理纖毫有疑究竟與本來性命有何干涉譬之衣錦夜行與衣

裼夜行同赴坑穽錦裼有異夫命同也故不可不好學。

雍也章

了凡云南面凡臨民之位皆南面向豈有聖人而遽許弟子以人君之位者乎　夏雲渠云可也謂他亦可南面也簡是他可處在簡上看來仲弓承夫子之許更不問別人而獨以伯子爲問是其人必有與弓頫者下文因一簡字發出一段議論來全不干伯子事了註較未是若如註說伯子是個全沒用底人了仲弓何意而問之況他病痛正在簡上夫子又何爲

就他偏處取之即曰僅可然中無主而自治疎尚何僅可之有　薛方山考出居敬二節題諸生依未諭可字立說方山大怒秀才無見識仲弓賢者豈有一可字也不識且均一可也使南面之可則認以爲優可也簡之可則認以爲劣一字而兩解之此何說也章三可字皆一樣看不亦可乎與可也簡二字正相應　朱子云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爲不簡又云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好人極至誠只是頫擾就是請客也須臨時換兩三番食次又有不居敬而行簡者如曹參爲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壁小吏呼歌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　紹聞編云程子謂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爲方有事於治人脩己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猶煩苛使人難事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即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眞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

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蓋作一件滚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

哀公章

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其好學處不是好學之符驗

朱子云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此楊慈湖說管澄之云不遷怒怒不着於根而隨發隨空不貳過不顯於迹而潛萌潛化此顏子幾先之學也　王龍溪云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不遷猶

無怒也心常一過卽旋改故不貳猶無過也　不貳過顏子欲罷不能如元氣流行無一息停才有絲毫破綻後面運上便補過總在此一軸之中連頃刻也說不得豈不是一豈不是不貳不遷如鏡子物至而影生終不聞遷影而就物豈不是常止
一說獨言怒與過就是其心之動處觀顏子動處猶定故可見其好學

子華章

聖人用財其不當用分毫不舍其當用千駟萬鍾慨然與之卽處子華原思一節便是樣子世人聞其嬌

吝矯貪無此意也　義無定則隨時妙用子華富而不必憂其母義也有冉子之請則與釜亦義也有冉子之請益則與庾亦義也與之五秉而始略明與之大意焉不過責也亦義也思爲宰而受祿義也思不安而爲之與鄰里鄉黨亦義也夫鄰里鄉黨亦豈盡人而與之哉必有斟酌之義在矣聖人用義之熟如此故曰無可無不可胡休仲云聖人一用財而師弟君臣之義曲盡亦是此意

仲弓章

管登之云此章以人側畜似非其倫必爲當時有欲以父之故廢仲弓者故發此不平之言

回也章

不違仁直是眞見心不與仁二卽心卽仁故曰不違原無有合安得有違原無不至安得有至諸子不免以心求仁不能當念直取故日至由此觀之顏子學脉的與諸人不同　袁七澤云不成三月以後便違了夫世固未有一人違仁者譬如迷人認東方爲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但迷則若違而悟則不違顏子旣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理哉如鑛旣成金豈復爲鑛三月云者直美其終無違時耳　訂釋

云或問三月不違仁仁耶聖耶曰聖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正入聖域之始也歸仁至於三月則至誠無息境界矣日至之仁賢於月至然不可謂之天下歸仁也閔冉參賜之仁以之

季康子章

胡氏云由求爲季氏宰舊矣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則家事大夫始與聞國政耳　按季桓子遺命召孔子而康子之臣沮之卒召冉求此問或其時歟

閔子騫章

答問云始終俱是決詞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耳非婉詞於始決詞於終也　聖賢詞氣極平固無諂媚權勢之語亦無箝制姦雄之心善爲我辭中不必下不可激怒大夫語汝上句亦不必下命不出境語只平平說士固有志丘壑吾志也如其復我即去父母之邦有不惜耳如此說氣象自好

刪正云當時卿大夫皆公族世官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即孔子之爲魯司寇亦由季桓子能任之說者謂聖門不仕於大夫唯曾閔二人殆未之考也又家語載閔子爲季氏宰問政其說甚

長此之不仕或別有故非不仕私家之謂也

伯子章

朱子如何知伯牛遷於南牖下以見夫子大是千古可笑事　包氏以牛以惡疾故不敢進尊長於戶內故自牖執其手或曰執手驗其脉之存亡也知其不起故曰亡之命矣夫　孟子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夷餓顏夭皆命也重言命正見牛非非命所致

賢哉章

要知他自有樂在特不因之而改耳與夫子樂在其中矣同　譚苑醍醐云有問不改其樂所樂何事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下一轉語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正叔曰且問他所樂何事侁曰樂道而已正叔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　師門求正牘云耿先生曰周子不言尋樂而言尋樂處樂處即是憂處知得樂處亦可於憂處尋之噫微矣　又云孔顏曾點之樂無乃與乎曰樂處本同而體段則異也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體也仁必合智而成聖智或掩仁而爲狂體仁而樂用行舍藏無所不可體智而樂憂世之

心薄矣其幾辨於毫釐而聖狂之判乃在於此

非不悅章

力不足者半塗而廢非實語若曰人無不足之力假令有力不足者亦必半塗而廢者耳女則未行而先限之且未至於半塗故曰畫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不以夫子之道爲二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是顯然悅夫子之道也即此是錯安得不畫不待其言力之不足而後曰畫也

君子儒章

陸象山云子夏聖門之高弟夫子曰無為小人儒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又安得謂之儒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之謂也　兼文類稿云子夏之學聖人以百物四時觀天地者也務其小而遺其大不篤於自信而篤於信聖人安得不為小人儒之歸乎夫子之言蓋以悟大通者望之也　王龍溪云子夏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個硜硜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為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

自由類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又云學者須與物同體小人儒便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　管登之云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愚謂君子不以一己為己而以天地萬物為己則為己之訓亦是也然儒中有顧名義重行檢而無萬物一體之真念者亦近於為己但只謂之小人儒而已夫子不得不防其漸焉

武城章

須就此二事想見其為人勿拘拘在此二者上看不可以此二事作細行士風治道皆由此出　不知天下之人不足以宰天下不知一邑之人不足以宰一邑夫子問女得人焉爾乎煞是問得緊要子游應聲而對便舉出滅明之事來可想見聖賢留心處

孟之反章

中玄云汪云故以此言自掩其功本自有功而故掩之是不情也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乞醯聖人以為不直而乃取不情之之反必不然矣當則何如曰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為功矣乃不以為功而道其實焉曰非敢後也馬

不進也或當時當衆人屬目之際而姑以此言應之亦未可知但不可謂以此言自掩其功耳〇愚謂聖人之言隨方立案安有定則夫子見當時爭功矜能者多故表之反而出之即如汪說亦何害　按莊子載孟之反與琴張子桑戶為友蓋宗老氏守雌處後之學者也不伐有自來矣夫子節取之為當世發也

祝鮀章

一說重世人好佞說

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是勢不能不由不由此便沮塞何從

而出不是人皆知由能由的說話本文並無入字添
入字蛇足矣要知夫子以由戶提醒人見不由戶便
不可出徃若不由道何可一步行得天下無不由戶
之人如何有不由道之人道之當由正由戶也　道
只在尋常日用中舉足便有到處不離故曰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世人只不信只個便是道當面蹉過
故夫子發此歎　由戶亦即是由道人但不知耳孟
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者是也然口氣中不可說
知字　慈湖云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
省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

聲音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
清濁未分以至於旣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
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妙不可言曰天曰
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耳何者不妙學者唯毋
動於意
一說孫奝齋云何莫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二字同是
勸而勉之之詞非惟而歎之之詞

質勝章

疑問云抑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
爲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說故以偏勝者爲
野史而彬彬者之爲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慤文訓
做藻績華飾誠信忠慤正是極好處豈同於野而不
得爲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質文之用自
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此說殊長　疏意云野字
對君子看當時之人類以質勝者爲野人以文勝者
爲君子故夫子言質勝者誠野人矣其文勝者亦未
得爲君子也乃蹈史氏之浮而决不可爲者也必文
質彬彬然後得爲君子耳然後二字重看

人之生章

了凡云生理本直非正訓也在前一層本文只說人

之生也直不說天之生人也直人之生與罔之生正
相應不宜作兩樣說

知之章

好不在知之外樂不在好之外其間生熟之等恰自
如此　張子韶云把樂商量樂便麤孔顏相見都
盧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　慈湖云自
古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以
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
謂知及之好如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
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若

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為之不厭亦好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 海蠡云夫知好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安得直恁鹵莽已也

中人章

近來說語上語下處都要說得渾融謂語上即在語下之意只是要人會悟會悟得則語即上不悟得則上亦下說豈不精其實上下雖一貫到語時不無上下之別如克復語顏一貫語曾其他隨問隨答便不及此豈不是語上語下分別處講此題要會可語不可語之故 論道原無本末論教不無精麤語意似亟不可語遂見教者不可以精玄誤人意若論道則凡有語莫非上也天下豈有二道乎 疏意云學者且理會上字是甚麽道理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則凡屬脩持凡假學識者皆非上也又曰知之次也從聞見入者為次則不由聞見者上也是何道理而可盡人而語之哉

問知章

鬼神是民義中之一節因其易惑故拈出言之 朱子云先難只是心在這裏更不向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於此處着一念便是求獲 了凡云如心體難開只管實落上做開的工夫並不計他幾時開得若先有一個開的心則現前便被此心遮蔽永永不得開矣故須是後獲後者置而不用之詞也

樂水章

此夫子想像形容恍然拈出知者有如此如此之妙仁者有如此如此之妙其實山水動靜樂壽未嘗不相通夫子特言其大意耳不可以執求解也 管云此蓋論仁智之大約也若聖人動靜合德又不可以此例論

齊一變章

當時齊強而魯弱不知其變之漸乃如此則魯勝齊遠矣欲為東周直一振舉間耳正夢見周公之旨至魯非至魯之頹廢言其至道之漸僅可等今日之魯耳 陳潛室云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猶得中醫元氣却未壞醫齊者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若魯只須

調理起來便自本來一個人。可見伯圖雖盛，適足以覆之亡；王道雖微，猶足以扶國。其後齊亡而魯未亡，可見夫子此論正尊王賤伯之意。

一說，管登之云：此以齊魯開國之初論也。道即大道為公之道，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齊之初以舉賢尚功為治，有近於伯；魯之初以尊尊親親為治，則純乎王。然尚文則漸遠於質，與先進之風有間矣，故云云。此即覩蜡而思大道之意，亦惜二公之未竟厥施歟。

又云：愚考是時魯有三桓，不下於齊之有田氏，縱一變之，亦不過挽大權以歸公室，至於僖公之魯而已，豈能遂至於道？故知夫子斯言論二國之初政也。

觚不觚章

楊升菴云：古人置器必尚象。一觚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井有仁章

宰予設理勢之窮，以覩仁人之用心，非憂為仁之陷害也。夫子言仁道至廣至大至精至微，捐生未必是，保生未必非，但心安理合處便是耳。可逝四句亦不須推原說。　通義云：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唯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唯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

博學章

物物討其性靈，即禮也，即道也。能約即是弗畔，非約之以禮而後弗畔於道也。　王文成云：禮即是理，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禮。如欲此心存乎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此正知行合一之旨。

南子章

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悅，非不說亦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矢，陳也。子路方盛氣，夫子只平平說若此事不是者，天厭之！天厭之！令之自思。　小君求見，夫子順以應之，亦庸行中之一端耳。宋儒每於此等處看得驚天動地，故訓矢為誓。

中庸章

慈湖云：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謂中庸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既曰中庸，中言其不必求之過。

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

博施章

仁聖原是二境。仁者由脩而底於純。聖者由悟而造其極。仁體精聖量大。雖一以貫之。然歷仁境。方可望聖境。夫子亦曰若聖與仁。堯舜句是必也聖乎下轉語。正見勢有所不及。雖聖亦無如之何也。　疑問補云。立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見之行事矣。但只是隨吾力量所及。不必其博且濟耳。　口義云。大抵欲立欲達之心。人人同有。但而立而達處。便不能以其爲私意所間。物我處不能融通。故能近取

譬。在這所在用功。蓋就眞心上擴而充之。則私意無所隱伏。而吾心之理。始得流通。爲仁方法。莫近於此。舍此不求。而從事於博濟。末稍上尋仁。有何紀極。一說子貢以君道之廣遐擬仁。故取諸遠。夫子言仁者。不必博濟。但有是俱立俱達之心而已。然立達之心。又不必遠取。譬於天下。但從於近所交接者取而喻之。知其立達之心。不異於我。即與之俱立俱達。了無間隔。是可謂仁之法也已。　近多從者。

四書說叢卷之六　終

四書說叢卷之七

論語七之十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述而章

此非謙詞。亦無警醒當世的意。是眞實話。人唯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詞。故夫子贊修刪定。只是有減竝沒有增。無容增也。　張子云。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愚按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湊合處。慈湖云。古人有道。我與之

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默識章

張南軒云。默識非意言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湛甘泉云。識非有物。默識非有時。大公順應。與會而已。不是息心除妄念。只緣無事可商量。庶幾近之。　顏子不違如愚。是此境。　楊慈湖云。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曰無知也。易曰神而明之。　近溪云。人果於默識中得妙趣。如知酒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之意者。自然喜人共下。安得有厭。安得有倦。　李宗謙云。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既

自任云爾此處又云何有於我何也直是加一默識在上地位自別以默識而學其不厭處乃無言之學以默識而誨其不倦處乃無言之誨分明是聖與仁地位分明是與天道同體爲於穆不已之純與天道同化爲時行物生之妙無些毫口耳意思故曰何有於我

德之章

總是一條孜孜汲汲唯日不足的肚腸若說待不能而後憂則淺矣　一說纔動便見德又不脩學又不講義又不徙過又不改若論道理則講學所以脩德而徙義改過正講學之實事也

燕居章

夭夭即在申申之中形容不盡所以爲妙圓外程子註是

甚矣章

尋孔云夫子一生無日不思量相天下所以不夢見他人而獨夢周公至末年見世不用方說出心事

一說龍溪云夫子欲行周公之事成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爲放不下的好擔子及至晚年始全體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矩也　張無

垢云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寐中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此意殊妙然亦後人規模聖學之詞若夫子則實實嘆精神之衰耳不自知之也

志於道章

筆乘云志於道猶有二也據於德則得矣猶有迹也依於仁則化矣夫何爲哉是麤皆精是象皆神藝即道也道即藝也特游之而已是依仁之熟境也　李卓吾云此是漸入佳境意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同李有時義甚微　陳氏云據如執杖依如着衣　朱子云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不舍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　莊生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只一志不斷滅自然有此等境界

束脩章

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言外便有人不須疑畏意束脩甚不重正不須從別說

不憤章

承上章說來言雖未嘗無誨亦須顧人之可施與否耳　袁了凡云三段開說憤悱在未教之先反復在

巳教之後三隅借言推類不是曉得道之全體如曉得全體何容再復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

子食章

慈湖云此與鄉黨一篇所載皆明聖人之自然耳天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敬懼當舒徐而舒徐當微哀而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無窮之義皆從性中出也　宇泰云聖人萬物一體瘝

痌疾痛無不相關無慘舒哀樂以天下之慘舒哀樂爲慘舒哀樂而哀慘之心爲尤勝故內典言佛之所緣緣苦衆生而又讚佛爲大悲者此也

用行章

紹聞編云用行二句當就兩個則字看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兩個則字如霽則行潦則止兩句合看方見其妙一用則精神聚之於用方是行一舍則精神聚之於舍方是藏如春秋一用孔子便幹出許大事業來顏子居陋巷將他生平學問盡數藏了到今只知他是個聖人求其言語文字之麤了不可得必如是乃謂之行藏鄧文絜先生如此說要知轍環周流未嘗不藏簞瓢陋巷未嘗不行方是素位之學夫子與點正同此意　會得此意無處不是道理行三軍更不須說　李孟誠云誰人不是用之則行必無不用而行之之理誰人不是舍之則藏必無有舍而不藏之理只是幾微毫髮視用舍不能如寒暑之去來視行藏不能如晝夜之夢覺則於用處必有快其順者快即是加於舍處必有見其怫者怫即是損　朱子曰本須全在無所係累處

富而章

知新錄云好字不可作色相不可說所好何物　大意只是破人求富之念引人從好意輕

子之所慎章

此記者旁觀夫子覺得三件如此其實夫子戒慎恐懼無念不慎無事不慎若必於此三者而獨慎之亦何以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乎　聖人無所不慎然大處現大小處現小故記者於此三者尤見得一說解醒云齊戰疾是形容孔子戒慎之象非謂唯此三者加慎也　張元長云豈其齊耶豈其戰耶豈其疾耶抑何戰兢惕厲之至也若不以心而以事將

聖人亦有不愼之事乎哉。

聞韶章

大凡形容不得者形容則淺夫子贊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記者記夫子之聞韶而曰三月不知肉味皆形容不得語後人曰夫子如何贊韶之妙夫子如何好韶而至於忘味便是癡人爭夢矣　口義云夫子聞韶如聖人見聖人便曉得他心事若大賢以下便不能如此季札亦只是想像個意思而已還落第二層　東坡論語解云孔子之於學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

其高遠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衛君章

與因之云冉有子貢之疑絕非嫡孫當立之說既拒親父何論嫡孫此三尺豎子知其不可與也然則爲何當時蒯聵以殺母得罪於父晉雖納之衛人孰肯君之衛人既不以聵爲君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輒又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爲重或者父子爲輕頓悟如子貢而不能決衛事者以此然必以夷齊爲問何也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之所係當時夷齊既

去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絕矣然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時一爲父子一爲兄弟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久之後徐思前日之讓幾成亡國大幾能無咎悔不知先人世守之土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今伯夷求尊父命父命尊矣叔齊求重天倫天倫重矣其事已畢其心已安彼中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視求仁其小者耳當日固無逆計後日又何悔恨由是觀之然則君臣父子之間非通權之地土地人民與父子兄弟無較輕重之理衛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

其通天之罪故曰夫子不爲也　通章精神只在然乎二字上　姚承菴云子貢資識極明敏輒之不可爲已略見之矣特求夫子亦照勘耳觀其舉夷齊爲問自見得。

飯疏食章

亦字最活曰在則有不在矣曰亦在斯無不在矣曰不義而富且貴可見義的其樂便與疏水無二此便是用行舍藏無可無不可處　樂不因疏水富貴而有却非先有一個樂在如此方是吾儒之學　管登之云此必夫子周流列國値此困境與門人相慰勉

之詞不義富貴必有所指今不可考矣論其世則多爲彌子瑕之徒而發

學易章

楊貞復云易道唯虛與易合則心虛一情之消長進退無不自覺所以能無大過　易之作以前民用也無大過全是幾先之學

雅言章

夫子渾身是思無邪執中毋不敬故隨日用間拈起便是非夫子有意雅言也經自不離於夫子之言也記者從旁窺之而以爲雅言耳　其實謂夫子雅言

易雅言春秋亦可也此是記者見得亦終是記者說話　記者記夫子之言多矣如子以四教子罕言子不語皆列其目而止而此獨多着皆雅言也一句何也此是述詩書執禮而又尋味之詞蓋恍然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不然多着此語幾於贅矣

許敬菴云記者因夫子學易之語而記其雅言若曰易雖未易輕語而詩書禮則夫子之所常言者耳

葉公章

疑問云分明說一生是學却不露出學字　朱子云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延平云元晦謂發憤是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卽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也此三句只好渾渾作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慈湖云孔子唯言憤不言所憤而爲之者何事唯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若有事可知有意可言則無以爲孔子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人心卽道是謂道　祝子小言云知解自通神理自塞常人漫以通處爲通不知求其塞處故不憤聖人直以塞處爲塞不肯妄認爲通故憤　云爾說得尋常平易此等

處俱聖人自不知覺發洩出來不知愈平易愈不可及

生知章

兩之字分明有所指但聖學後人不可思議耳嘗先生謂聖人所志必乾元無極之學亦億之也曰求之者也語氣原未歇手　朱子云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設言以勉人也　此生而知之蓋指先天不違之聖人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是也夫子述而不作故自好古敏以求之

不語章

高中玄云子之不語何意曰恠懼人之惑也力與亂懼人之逞也自不可語神非人之所能知故亦不語也曰不語而已記之謂何曰正唯聖人能不語也如伊川先生每遇恠異之事必力破其無意豈不善然無證之辨人必不信故知不如不語之爲妙也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何謂不語神曰此易理之精微故於繫辭一二言之耳平日言語何嘗及此然平生止此一二言則其不語又可知矣陸象山云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恠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恠矣苟不明道一身之間無非恠但玩而不察耳

三人行章

衆三人以槩交接舉行以槩日用舉善不善以槩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天生章

中玄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何又微服過宋曰天命當安人事不可不盡不然立於巖墻之下豈是正命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也此等是聖人自信處出口自不覺耳

夫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是何等抱負是何等決裂

二三子章

孔子行處如只草草看過着衣喫飯早起夜眠默坐譚論與凡人無二有何奇特二三子豈不解着衣喫飯早起夜眠默坐譚論孔子又何必與二三子二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故知文章之卽性道方識孔子之與悟性道之卽文章方能得孔子之與　隱字不就言說是對顯說　是丘也三字是喚醒語直令二三子於此識取　無行不與照天何言哉看自得

晦堂問黃山谷無隱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寶印云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模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　管登之云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

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愚按程子斯言亦屬影響孔子年踰知命而門人從之周流豈無性與天道之含藏而不盡露者門人之疑其有隱非過也但教必當機故有顏子子貢之所得聞而諸子不得與聞者則非隱也迎其機耳悟到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處則隱不隱又不在於言不言此惟顏子默識之非可槩責之二三子者故但提身教曰無行不與斯其徹上徹下語也先儒慣以道無精粗之影見顢頇聖學大率推敲禪語而方圓之不無臨深為高之過愚亦不敢承焉

四教章

一說四者有由博漸約之意○既云四教是實是四事如此說似於四字未合耳

聖人章

今以見聖之思歸之有恒者聖人亦不過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足接于聖之脉非由善人由君子而漸至於聖也末節非無恒之弊正歎有恒併不得見意

君子是中行善人近狂有恒近狷此即思狂狷意

子釣章

這章道理似近而遠似淺而深直是記者見得聖人心裡天理渾然如天空海濶鳶飛魚躍得趣上下了無拘着牽係各任生成分明與天地同流氣象故把此釣弋二事言之其實妙理全在聖心無物上世儒不察謂聖人為貧祭故不得已動殺機其取物之中却有不盡取之仁噫欲此其論聖心亦淺矣 聖心渾然仁體發皆中節與衆同釣自不綱與衆同弋弋自不宿謂聖人有一念不得不傷戕心不是謂聖人有一念曲加覆育心亦不是自然而然方得無意無必的道理 觀此可見聖人心事明白坦夷遇民自仁遇物自愛存於心便自施恩之序發於政便是

撙節愛養之仁覺外教紛紛戒殺放生俱屬多事孟子所謂愛無差等者也

蓋有章

夫子嘗語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而此復居於知之次者何也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也聞見而至於擇識則由粗見精由博歸約聞見之知已莫非德性之知矣此正一以貫之及其成功一之境界也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間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孰為上孰為次也陽明說似有偏主

不如舊說之長。

一說。陽明云、此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聞見之末而已落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上知亦不廢見聞擇識。但從心體上起知者。見聞擇識皆其故物。與從見聞入者由來不同耳。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此章疏。

互鄉章

次節文理自順。似無罅錯。　王宇泰云、於此見聖人心體。如鑑之空。如水之明。物來即照。物去則化。不億不逆。雖有見在一念。令人紛紛計過去未來。所以動念成妄。

仁遠章

衡齋云、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在其中矣。豈覺之外。別有痛癢別有仁哉。論其機之捷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論其體之微。則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　張南軒云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我固有之也。　筆乘云、此孔門頓門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即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管云、欲仁仁至。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熟仁不如夫子。欲之而亦即至乎。曰仁者只是無我。但不為軀殼起念。將身寘在天地萬物之中。了無間隔。便是仁體。何遠哉。

陳司敗章

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是據大槩而答。是兩不相照者。及司敗明明說出昭公。果是不知禮。夫子果是失言。故慶然以過自任。此正聖人明白坦易處與諱君失意不相干。若使司敗問昭公娶吳為知禮乎。夫子必不曰知禮。　亰芹漫語云、聖人聞過自以為幸。更無掩飾。後之訓詁者便替孔子尋出路。此正是黨此等景象。不可不思。

人歌章

註中樂善最好。歌而反。反而和。不知善之在彼。不知善之在我。亦不可謂彼之善。不可不謂我之善。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便是同此氣象。

文莫章

文莫吾猶人也。言我無不可以及人。此正賤文之意。

註中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得。躬行郎是文之根於心處。

若聖章

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爲學者事從爲與誨上說分明謂仁聖的人無爲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猶爲與誨特不厭不倦云耳若謂此喫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仁聖者事從不厭不倦上說有此貫徹始終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除非仁聖不能所以能不厭不倦處是仁聖公西華識破其所以然。管登之云爲聖爲仁何别曰爲聖尚乎思。

爲仁尚乎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此爲聖之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爲仁之事也其本則一以貫之。今人將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得眞不厭不倦也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請禱章

夫子不言無禱之事而曰有諸令其思禱之理也曰丘之禱久矣是自按之詞所謂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中玄疑其自負以抗神明過矣。

奢則章

此章不是平較奢儉的利害。全是夫子惡奢之深。郎儉形奢極言奢之爲害。以維持世道故發爲此言若曰與其至於如此無寧如彼耳說個不孫便是最緊策人心處儉已是弊固又是弊中之弊了夫子豈取之

坦蕩章

淮海近語云去了長戚之心便是坦然之境。

子溫章

義府云各句不是兩様相濟溫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厲正見溫之妙不猛正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妙　初問云溫

而厲處便是威威而不猛便是溫溫與威處便是恭不加一毫意思便是安　横渠嘗言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愚按病在學上知非學之所能成則知夫子之恭而安矣

泰伯章

泰伯之說論者紛紛皆誤於實始翦商之一言。不知此魯頌之夸詞非當時之實錄也考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二十六祀繼値武丁中興五十九年歷祖庚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又歷廩辛庚丁武乙大丁

帝乙以至終而商始亡當太王之時周雖强大不過一侯國耳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猶事商而况當全盛之日乎翦商之事太王不但不出之口亦必不萌之於心太伯雖智亦安能逆知二百六年以後之事而輒以未必然之事爲讓哉太王之欲傳季歷不過以子賢孫聖望其國祚之綿洪耳太伯承父志於幾先之者忘以弟先兄之跡彼自在父子兄弟間獨苦其心耳與商家無與也若曰明却侯封陰辭大業則是太伯取他人非據之物與夫渺茫不可知之事以爲

巳自處於忠孝而登父與弟於叛人此迂險之妄人耳何以稱至德或曰夫子何云以天下讓曰此後人覘巳成之勢而追論當日之情事假使太伯不行則不以身王猶當追王是太伯當日之國固今日之天下也謂太伯之讓國即讓天下可也此後人之詞非眞以天下讓也曰民無德而稱者何也曰凡讓者我推彼受之名也有推有受則有可稱太伯託採藥而行人直謂之採藥耳即太王王季之授受亦自以爲長子不返嫡兄他適若不得已而傳之少子主其宗祧者其去時一段委曲周旋之意人誰知之善乎范睢之言曰太伯以天下而達周未如有其讓也若太伯有其讓則必有其稱如夷齊季札千古知其爲讓人矣亦豈可當至德也哉　三讓猶言著實讓也著實讓而卒無得而稱所以爲至德論衡赴喪三讓之說未可信

夫子稱文至爲至德而不及武王稱太伯爲至德而不及王季且曰未盡善也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若有刺焉蓋孔子殷人也而又周之臣子也亦知天命有在商不得不代而爲周而時勢故國之感其稱文王若惜武王之不幸而不得爲文王其稱泰伯若致憾

於王季之不能爲泰伯言外之微意猶可得而想見焉

恭而章

義府云張子合二節爲一章人道知所先後者以禮節之也恭愼勇直不可過而仁厚之道雖過不過焉不可過者當以禮節之雖過不過者乃所以爲禮也凡六句皆以則字爲轉上四則字其弊也下二則字其效也弊即效之不善者也　又云當恭而恭當愼而愼當勇而勇當直而直皆生心之所不能巳也此即吾心之天則也天則曰禮無天則非心之所不能

已者矣故不復名爲恭愼勇直。

啓予足章

李九我云、曾子非徒以手足之不毀傷爲言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大者能立、小者不奪、踐形盡性、一毫無所虧欠、方纔了得父母所生的事。曾子一生只是這一個念頭。人若有此心、便是逢干之身首分裂、與曾子之啓手足一般。不然、便老死牖下、亦與刀鋸僇辱無異。故覩此章者可以醒。　李漸菴云、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故啓手足之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但化爲心哉。論語大意云、與孔子曳杖逍遥、彷彿一

段氣象、豈在生死岸頭臨時處置者乎。　眞西山云、曾子啓手足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假令終於大夫之簀、猶未爲正也。歸全之難如此。○愚謂易簀非曾子緊要事、因仲子提大夫之簀華而睆、故易之、亦見其臨終不亂如此。即使不易、亦不足以累曾子也。使其有累、則當日不寢之矣。宋儒每於聖賢小節上驚天動地。

一說管登之云、使弟子開衾而啓手足者、永訣之時、以身顯道也。道在人形、即形即性、自手至足、全體宛然、何所隱、亦何所缺也。曾子是時蓋已了徹一貫之道、故其發於門人者如此。又云、曾子早歲雖聞一貫、然不廢三省之功、至是則已廓然大徹於無悟無修境界、殆呈夫子無行不與之身教示人矣。保身何足言耶。免從戰兢說、不從毀傷說、無疑也。獨怪先儒認當年之唯一貫何太深、而訓啓手足之免毀傷何太淺耶。蓋悟境難言矣。○說雖可喜、的是禪宗。

孟敬子章

吳因之云、曾子篤實的人、蓋棺言語、如何只向容貌詞氣上理會。三斯字是他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這裡。斯者、如响之應聲、如影之隨形、如吾身呼吸感召、

斷斷不離者也。道全靠中心有主、平時心上做得個把柄在、故能如此、不言而喻。若臨時襲取、救得一邊、須倒了一邊、縱修飾十分好、只是個堂堂乎張也。仔細看有多少暴慢鄙倍根本。　管云、註云道雖無所不至、然君子所重此三事而已。愚謂道即一以貫之之道。其言所貴乎道者三、謂得其一而三善自從之也、非拘拘於容貌詞氣之間求道。玩三斯字自見。

或疑既謂之道、則本末一以貫之、如何只教之重本。愚謂此必因其短而窺之、然亦教其重本以該末、非教其舉本而遺末也。果能體驗乎道、而三善從之矣。

又豈有不治之籩豆哉無是理也　朱子云李先生曰曾子臨死空洞中只餘此念○愚謂正所謂一以貫之

以能章

合五句看方見得渾融虛靜之妙不可過爲分析總是形容之詞　聶氏云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言之有如此而顏子則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而已　口義云人若血氣未盡則有能有不能有多有寡有有有實有人有我若天理中皆無之顏子克己功至胸中更無一物爲礙都是天理用事故曰幾

於無我　又云犯而不校只是此心虛明之極故外物動他不得人心愈有則愈無愈實則愈虛蓋道理原是如此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爲老莊矣　叅元稽山承語云或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何以不同曰有意無意耳又曰設使人有九分九釐不是我有一釐不是亦是我犯非人犯我也聖門之教只是自反自責故曰不校必是我全無不是人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校愛敬調停之心不倦不厭方是好學　義府云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　曾

子平日學問極是用心於內却猶有門戶可入途轍可循此章境界實未易到爭如顏子當下直取便與太虛同量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曾子至此亦恍若有所見而發此歎想在聞一貫之後耶

託孤章

三句總一直讀下歸重節上非以才並言程子分曉　朱子文集云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托可以寄爾

弘毅章

王宇泰云謂之士是聖賢路上人與凡民不同若弘

毅便是擔上擔子上聖賢路上去做若是些小能耐便塞滿了些小窒礙便歇手了依舊與凡民一般　紹聞編云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弘毅　許敬庵云弘毅得於天者固多係於養者亦大士不可以不弘毅貴養也孔門唯顏曾可稱任仁　李孟誠云人在天地間向何處安立在吾身中向何處識取識得則任仁有分且仁亦有何形聲如何號稱重有何程度如何號稱遠任了仁九竅百骸不曾加了些子如何叫做重行了仁閫域尚未踰如何叫做

遠知得重而後能任重識得遠而後能道遠不然只是空言須讓曾子獨步　刪正云任重而道遠言既任重又道遠故下一而字非兩者截然不相干也証以弘毅分屬之支離矣使弘而不毅則任處必不力使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耶　疑問云弘是心之廣大而無限量毅是心之堅耐而無歇息無限量到無歇息是爲弘毅毅即弘之有終也道遠是任重之殺尾非二事　原旨云仁以爲已任只是說任重死而後已只是說道遠不是做工夫工夫在首句　紹聞編云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纔有志要幹此事者任仁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有個千斤擔子須擔子上了肩纔喚做任重

管登之云身任此仁不至於死不已此曾子之所以體一貫於忠恕免戰兢於臨終也然有個任重意在猶似如毛之輶有個不死不已在猶分生死之界與孔子半途不能已顏子欲從末之由心境終一間然後知孔門之好學難言也

興於詩章

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實益今人動曰人心自有眞詩自有眞禮自有眞樂試思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

而能立無所陶而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幾人假令日與之言詩日與之習禮日與之和樂雖下愚不肖未有不興而立而成者也可見經學步步皆是實境　分明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反說不待詩而興不待禮而立不待學而成不獨開人廢棄經學之漸亦非當日立言語氣矣　今人之說是聖人作經之精意非後日窮經之實學果爾則先王之太史陳詩春官典禮瞽宗合樂俱是贅事此便是清譚禍世之作俑故不可以不辨

民可章

二程云不可使知之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耳　耆舊續聞云使字與孟子不能使人巧義同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可傳授　須知與老子民之難治以其知多不同　朱子云由而不知不害爲循理及其自覺而知之則沛然矣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　初問云聖人只設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知在人心須自致力聖人眞無下手處

好勇章

原旨云兩亂字生於兩疾字　天下之亂未有無所

激而成者好勇之亂內激於不可忍也不仁之亂外激於不能堪也是欲人思亂之所由起

周公章

器不足以居才雖才美如周公且不足觀況未必周公乎其餘不足觀者言渾身都是驕吝耳亦何足以觀之哉漢疏云爲驕吝所掩此語最好

三年學章

三年中不唯時久亦有學成技癢意　三年是活詞如言三月不違仁也　至字不必另解言念慮未嘗到穀上也　了凡云心下見得不眞卽自認以爲學

境而渾身全入利鄉凡念頭默默打此經過卽是至也

篤信章

通章一好學盡之矣人縱天資篤信而不好學則生死之關治亂出處之際必不能一一討個分曉而得其宜唯好學則雖當可以死而亦必能盡其道不區區以一死爲高此善道全從好善中來與下文不入不居則見則隱一樣看皆學中事也人泥其文而以學守並言之豈學之外別有守乎末節亦非十分不好的人世固有一味頭的人知窮之當固而不知有道之不可貧賤知道之當行而不知無道之不可富貴此正是篤信而不好學者故恥之恥者恥其不好學也

夫子儘有自見得高處如曰危邦不入而終日入危邦曰亂邦不居而終日居亂邦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一生欲以有道易無道至序次逸民則又曰無可無不可蓋顯然將身跳出在外而見非區區立身行己之常格所得拘者故曰聖達節

在位章

疑問補云謀計謀也計其善否因革而見諸行也故

唯在位而後可若孔之答丘賦閔子之論長府是議也卽不在位亦使得

師摯章

訂釋云此必師摯適齊之後而夫子追歎之詞　答問云言師摯在官之始且莫說所奏篇篇皆美只奏關雎一篇至卒章也洋洋乎盈耳矣曰關雎者舉首篇以例其餘也世以關雎爲衆樂之亂非也

一說管云關雎風始卽以爲樂之首章而以至於亂皆洋洋盈耳也

狂而章

與三疾章同意

學如章

二句總是狀爲學之心不必作兩樣看如不及是趕上前唯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

巍巍乎章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人心原無一物一塵不染舜禹之巍巍得其心體也不但戀他是與即解之使去亦是與憂勤要保守他是爲己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是爲天下亦是與蓋皆有一個天下在胸中便爲天下動了舜禹之心清虛空洞無一物矣故

把天下看得與己絕無相干無之可有之亦可辭之若棄屣受之若固有隨其所居盡吾固然聖人之心有所不能自己也非知有天下也　經子臆解云王摩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即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太虛如此乃可言不與乃可言巍巍矣　象山云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有知識之病則此心炯然此心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豈曰小補之哉

大哉章

姚承庵云此通贊堯之爲君本文原無一德字　經子臆解云大哉堯之爲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容其大曰巍巍則天曰蕩蕩無名曰巍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不容分斷亦無二義而朱子將上下段抑揚分說若以文章爲不足道者失詞氣矣　海蠡云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眞天者見其狀若蒼蒼耳世亦未有眞見堯者見其成功文章巍然煥然耳故曰唯天爲大

唯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唯世人莫能見即聖如孔子亦不能見孔子豈唯不能見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爲眞見得此眞見者山河大地墻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羹墻○見與名不同可見而不可名朱註自妙

五人章

疑問云此章非竝美周家才德之盛夫子原是論才於周而因及於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於文蓋曰揖遜遠矣周之德無媿焉而濟濟多士不得輔治平僅以戡禍亂則其所遭不幸耳其意致特深　首二

係亦夫子之言也一治字一亂字便有感慨先敘後斷文法如是耳　舊解末節云周之才皆周之德培養之以待武王之用如此則文王雖無翦商之事而實有翦商之心矣大意只云周之才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非不足於揖孫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　三分有二特就大勢言之耳後儒遂以九州分之大可笑　夫子常常以舜武並論眞有可惜武王意

閒然章

夫子贊堯舜不容口而於禹獨曰無間然何也當此

之時帝降而王德降而功世道升降之會議論易生故云　宇泰云豐儉適宜豈足以言無間之妙其無間者乃菲處致孝處惡處致美處卑處盡力處血脈耳斯須不仁不孝便是漏逗矣　管登之云禹傷父殛故不知有南面之榮而衣食宮室過自損抑情之至也至於祀神治民盡心盡力又所以祗承舜禪而不負神人之托也然父雖受殛而九年治水之績自在其何嫌於配天此麗於孝鬼神美黼冕祀典中而以元后盡力溝洫則所以幹九年績用弗成之蠱亦至矣在堯舜本垂裳之餘事而在禹則仁孝之大德

故夫子表之若但言豐儉適宜則亦君道之常耳何足爲禹多而夫子聞之如是　夫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其湯武之微詞乎

罕言章

王逸季云罕言是記者之詞不得說所以罕言之故其所以罕言處眞不可解

達巷章

張南軒云黨人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者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偶居其最卑者以見道之無不在　學至於聖道與藝不得分之

爲兩黨人譏夫子之博而不知博之未始不約也人知夫子之執御而不知御之未始非道也吾執御矣一以貫之者也

麻冕章

此章是聖人愼禮之防周末文勝競趨靡麗麻冕一事駸乎有反朴之意聖人從衆者宗禮之儉也臣拜乎上尊卑之分紊矣違衆從下者維禮之分也俱是大關係處　漢疏訓恭儉

一說歸重下節上　卩義云聖人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也從

不得。

絶四章

初問云意必固我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只完全此心體。曾不知有四者。動亦定。靜亦定。約言之只一虛而已。 心體不可名狀故記者就其所無者以名狀之。

龍谿云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固必我盡從意成。毋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爲。虛靈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象有形。皆在

吾無體無際之中。隨感而應。而實不離本心自然之用。或以無意爲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毋意未嘗有動何有於滅。或以爲無惡意又非也。善與惡對。心本無惡。有何善。意有善可爲。是爲義襲。非慊於心。誠僞之所由分也。或以爲非初學所及又非也。初學與聖人只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其成功一也。袁七澤云吾人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爲有。聖凡之辨微矣。

畏匡章

文者道之所寄。言文即言道也。茲是自任之詞。却不得當我字看。猶今人說在這裏一般。將喪未喪。都活說。乃未定之詞。蓋以斯文之興喪決此生之存亡。非矜天以爲重也。註添一轉便說殺了。非聖人口氣。管登之云愚味文不在茲乎及天未喪斯文等語。夫子必有默與天通處。如夢周公。夢兩楹等兆。斷不如後儒懸空以天自處。而漫言聖人無死地。蓋是時過知命之齡已久矣。特難浪洩。此幾於門人耳。然對回

賜二子必無諱。

太宰章

焦弱侯云昧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之所及也。故夫子微示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外見以多求道。非其數也。其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何多之有。

有知章

敬軒云凡物虛則有神。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疑問云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愚曰由叩乃有聲。卒亦無

聲由問乃有知卒亦無知　空空不必說自狀其心之本體卽就鄙夫說亦好蓋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一也

一說疑問補云才問一事此一事之理洞然懸於吾前空空如也叩者叩此空空而竭之也○融通正與前說不礙　慈湖云無知者聖人之眞知而聖人之知實無知也故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眞無知也聖人之眞無知非知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

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眞無心不得此心而求無知愈無知愈多知又云子思曰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卽目視耳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　義府云聖人非有知而故辭之實無知也則何以能無所不知乎曰如目焉見一處則不可見餘處唯無見乃無所不見如手焉執一物則不可執他物唯無執乃無所不執故聖人之無不知乃由於無知也

鳳鳥章

高中玄云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圖以寓伏羲舜文之意意不在鳳圖也

一說管云此夫子慨道之不行而起贊易續文之想也易作於伏羲演於文王文王之時鳳鳴岐山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皆文明之瑞也故不但以易道經世而亦以易垂世聖王出則名世從而應之今無此瑞則世無作者之聖而吾道亦莫之宗矣故歎曰吾已矣夫然道雖莫宗而斯文未喪則羲文二聖之作有不容於述者此夫子言外之意也

子見章

此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期然而然處　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喟然章

楊子謂顏苦孔之卓非也此是顏子有得之後恍然狀出個道體來正樂也非苦也仰之四句卽是卓爾三句非前未得而後始得也朱儒謂顏子未達一間又非也道虛圓活潑無在而無不在原可遇而不可

從可從卽非道也非顏子眞見道不能狀出個未由也已 仰之四句與卓爾三句俱囫圇看 想顏子至此不特文禮是荃蹄卽夫子平日教示亦都是假故下個誘字 鄧文絜亦同予輩說又云宋儒謂未達一間謂之一間猶云隔壁之言回於夫子工夫生熟不同略差毫末耳 如有所立卓爾是顏子口中轉語若以卓爲顏子得力境界便死煞非顏子之學矣 管云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夫子自道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去處乃乾元統天之學也夫子所以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惜

子疾病章

末節語氣言縱不得家臣治喪以行大喪之禮便至死於道路而不楚乎深言不必如此 管登之云夫子嘗從大夫之後則以臣禮治其喪亦非無辭但春秋之作全在誅僭竊以正名分而影用大夫之喪禮乃身自犯之則何以矯三家之僭而討陳恒也故切責由如此 又云是時子路必現臣季氏家故其力能使門人爲臣故云然〇理或然歟

美玉章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便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曰求善價則心已先動矣 聖人無一日不思用世子貢豈不見得美玉之論非諷其沽也是商量如何應用之詞但不免微動於意夫子則用行舍藏無一日忘天下而未嘗先與一天下用我之心故曰聖之時者也 沽之哉三句一句讀意實重沽但沽亦須價至耳今人不解此意待字看得鄭重將夫子一片易世之熱腸寫作傲世之冷眼試檢夫子一生行事語言曾有一日不沽否

九夷章

居夷浮海皆甚痛中國之詞也或人之疑陋與子路之喜同妄認爲眞耳夫子豈眞能居九夷哉又何必計及於陋不陋也君子居之二句就其言而反之不與明言亦不堪深論若着一死煞語便是癡人爭夢矣 於子路曰無所取裁於或人曰何陋之有同是一意而待門弟子與他人各極人情之至

自衛章

古者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篇章不相淆亂使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春秋紊亂其制卽不得詳考然其太不倫者亦不敢當如甯武子不拜湛露穆叔不拜肆夏是也當此之時三家以雍徹郊

牲特日大夫之奉肆夏自趙文子始也雍頌之不得所甚矣夫子正之豈徒如樂書所云已哉信如樂書所云乃是正詩非正樂也按樂書云南陔白華黍華由庚崇丘由儀有義無詞孔子序之於六月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史孔子列其六篇於周魯之後其詞如此雅頌得所正樂正也此以樂之被於聲歌者言耳日自衛反魯然後正字字有意見道不行而始退而刪述也亦見前此未正而今始正也

出則章

高中玄云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沈酣顛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

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非謙已誨人之謂也　字泰云常人求其說而不得則曰謙已誨人恐自有精義孟子說徐行後長可以為堯舜衆人亦未必個個傲慢也有徐行後長的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衆人卻不為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堯舜性之也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夫子事父兄公卿決不至失禮惟是當下一念至誠為難如允恭克讓安安根於欽明文思中來溫恭根於文明中來乃是盛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今人體面亦多不失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於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

川上章

聖人觸目是道偶在川上而歎之假令夫子而在山安知不以山歎道哉若云道體流行川流最肖則失之矣　本文只一句讀下　此等話與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一樣說是歎川卻不止歎川說不是歎川只是歎川知其解者謂歎川可也謂不歎川可也

好德章

便作有感而發亦無不可然閒說亦自佳

為山章

重一簣上不重由已由人意不要把本文兩吾字粘着言　總見成敗只由於一念

語之章

語時精神醒發流暢活動勃勃乎不能自已處是不惰蓋描出妙解的形狀不可說行時不惰若謂奮然欲行之意亦未是與不解的人語如水沃石一味昏鈍無醒發便是惰了　朱子云顏子聽得夫子說話

自然任不得若他人聽了半疑半信若在若亡安得不惰口義云諸弟子得之於口耳口耳之學與身無干故惰得之於心者自動於身有所不能已　顏子常自解云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惜乎章

義府云御史大夫李肅敏公嘗問余曰此義公何如看余曰惜他尚涉程途未得到家耳公欣然曰正與鄙見合今人皆爲止吾止也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又云學道與行路同而不同行路須是行而到家學道則處處是路處處是家迷則是路悟則是家

苗而章

學未至於成時時莫可自必今人知苗之必秀而不知亦有不秀之苗知秀之必實而不知亦有不實之秀觀二有以夫說得煞是警醒

後生章

四十五十而無聞即依聲聞說亦無妨古人原不分名實爲二也不如今註云我之今日似不必粘我字只云安知不如今日之可畏指後生言爲是

法語章

亦從亦悅只是不改不繹全是個頑皮心性如何着手

三軍章

匹夫對三軍說不可奪是志可奪不是志

衣敝章

人心忘則進有則執至於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即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矣夫子一則曰何用不臧再則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前念爲臧後念非臧正忘與執之間耳老子曰人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學問無窮尚在語外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立而不

恥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肯次之詞非實有是事也終身誦之亦非自足是據而恐失之意然才有是念則方寸亦滯而不靈矣

歲寒章

疑問云然後知三字應發揮平居無事無以知君子直至時勢波蕩人皆改節易行然後君子可得而知也後凋者不凋也　李九我云只就松柏說多少含蓄聖人在川歎川見松柏說松柏

知者章

各就其心體之無累者言之非序之說也　重知者

仁者勇者上

共學章

高中玄云權稱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苟有一毫弗類稱錘者卽非權也曰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然乎曰詎止漢宋人亦未識得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故其立言且合且離而不得其理也然則何如曰經者權之衡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也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變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變無

大小常相爲用而不得以相離若謂常則守經變則用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經則是大綱大法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曰未也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孰爲專立其大孰爲獨盡其細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乎曰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曰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如何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分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爲正也　共學至權始終只是一事有可與未可與者只是淺深生熟之候耳非二事也　學以權爲準學者學此也適道者適此也立者立此也使不至於權則所謂共學者適者立者亦徒然而已也

唐棣章

一說象山云上節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反詩語而掃之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〇此卽非正意亦自好

鄉黨通義

王元美云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疑問云學而章是孔子自摹的小像志學章是孔子自序的年譜葉公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知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此一篇是孔子彷彿模擬的行狀先儒云鄉黨一篇分明畫出個聖人鄭東廓云只是精神命脉不曾畫出愚曰容貌詞氣卽精神命脉之所發也

大凡居鄉居家立朝出使接寮采處朋友受賜受餽飲食衣服起居動止至微至可忽處各有個恰好的天則在夫子不待稱量不待安排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恰好與天則合着耳　篇中所稱件件有心去做今之道學先生亦能之只是自然而然所以不可及

慈湖云鄉黨皆夫子之變化如四行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人惟覩其變色屏氣勃如躩然禮節紛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自鄉黨至升車敘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折周盡矣然終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於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初無一毫意必固我於其間也鄉黨得此一節便都活不然只是死板此記者之點化處也　讀鄉黨者知記者不能不記文不能記不得已而強爲形容以記之則思過半矣　篇中有實字形容之不得而虛字以形容之者曰如曰似曰者曰爾之類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復一句以形容之者如恂恂如也二句君在踧踖如也二句入公門鞠恭如也二句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列數句以形容之者如使擯色勃二句過位色勃三句升堂鞠恭二句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層疊數語以形容之者如執圭首節是也曰不見人之未必不而夫子不也曰必見人之未必必而夫子必也皆指其精神之所在也通其意知其爲傳神手不通其意子瞻所謂印板水也　夫子在鄉黨在朝廟及日用衣食起居雖累紙書之不盡記者各舉其影子言之令人觸類以長耳豈謂夫子盡於是乎

鄉黨義無深解今取其與舊傳小異者記之

與上大夫言與下大夫言世人遂謂夫子時爲中大夫非也侯國之制只有上大夫下大夫無中大夫也夫子時或爲上大夫下大夫皆不可知

左右手傳命以出傳命以入亦失考之過此時賓主俱在門外立不可謂之入也

緇衣羔裘三句禮曰表裘不入公門則此必裘在內衣在外也若云裘在衣上便是表裘而豈可用之視朝聘享大蜡乎

褻裘長短右袂以爲右便作事非也褻裘對上用於公事之裘說宜以褻裘長短作句右一說作有於理爲通

寢衣長一身有半取其半以覆足非也疑是度其身

而半之如今之着小衣以便寢者亦非必齊衣也似無錯簡

齊必變食朱子註不飲酒不茹葷乃莊子之說也胡明仲論梁武帝曰祭祀齊必變食者食爲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其朱子又曰致齊有酒非也則禮有飲不至醉之說何耶或曰葷是五辛之屬非牲也

不厭精不厭細一說雖精與細不厭飫而食之即食無求飽之意

割不正割乃宰割之割而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非所割而割之即不正也如以爲切肉不方正陋矣

醬非今醬也內則中有數般醬用之不得其宜則能傷人而以爲失備小矣

食不語寢不言特不自言語也若有人問來亦未嘗不答

君祭先飯了凡云凡食以飯爲主不敢以他物先之故侍食於君君祭已當供饌不敢供他饌而先供飯焉亦不敢以黍雪桃之意也若君未食而先飯恐無此禮

瓜作必字非也蔬食菜羹瓜作句禮云瓜祭尚環是其證也

席不正不坐非正方也謂其向與己之分不相當也

未達不敢嘗蓋叩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

傷人乎不問馬唐李涪云不音否絕句問馬言先問人而後問馬

君賜食有親者先問親時夫子已孤故先嘗之非餕餘之說也

東首禮臣接君必於阼階病不能而東首亦阼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爲然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先進章

高中玄云先進四句分明是子曰如何爲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爲此說疑問補云首四句是時人之意未必是時人之論○大意儘好第當世或果有此論亦未可知　如用之謂設用禮樂以經世蓋禮樂非藉有權位不能用也如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就當境說則夫子何嘗一日從後進又何必曰如用之乎　從先進正是從周周監於二代郁

郁乎文哉而當時猶以爲野則文之弊甚矣聖人所以傷也

陳蔡章

此夫子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姓名籍之無甚深意所以知之爲一時感觸之言者嘗考孔子歸魯後唯顏淵伯牛季路先卒閔子不仕子貢嘗孔子時亦未仕冉求雖仕季氏退朝每入師門游夏於孔子沒尚欲事有若必無同時分散之理其言皆不及門者或一時小小出往夫子顧盻目前感觸舊事而有是言耳　管登之亦疑在此謂夫子以女樂去魯中更陳蔡之厄弟子從之凡數年未有辭師抵家者其忘家殉道之雋如此故夫子感而思之○此於及字最有情然今人所笑　次節本重與難之人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材即小小聚會亦無不備況杏壇洙泗之間乎

非助章

總是深喜之詞一套說下非上句若有憾而下句喜之也　傳習錄云或問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因人一難發揮得愈加精

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删正云重無所不三字　無不悅如大冶之投物入即化矣

閔子騫章

管登之云孔門弟子自孟孫外必呼名此以字稱蓋當時有此言而夫子述之也言孝哉閔子騫父母昆弟有此稱而國人亦無間然也閔子事難事之繼母而能以孝友之實德化之故夫子亦以爲難而卬通國之稱非過云

南容章

講錄云南容初以富得罪於哀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聞老聃曰照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辨博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

顏淵死四章

空同子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冰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寘之王側夫聖門王佐止顏子一人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删正云聖人以道爲存亡道無傳即天喪予不得添若字

鬼神章

呂伯恭云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意蓋以人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於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知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是提耳而誨之無非眞實話世儒乃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知之矣　傳習錄云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乎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麽死生

一說訂釋云此章問答之幾微矣季路時事康子而問事鬼神必有傷於泰山之旅也夫子答之若曰未能事魯君焉能事泰山也刺季氏以儆由也由乃辭季以適衛矣衛名不正而輒之將寘死生於度外故問死此遺生而問死何所適也然生理實難言矣君子守死善道必先立於無死無生之地而後可生可死厥後子路竟以身許孔悝可謂視死如歸而生將之幾先迷矣迷生豈不迷死夫子已先炤之故寓警於斯答抑以聖學必至於朝聞夕死而後可謂之知生子路學雖升堂而猶未入斯室故砥之歟

侍側章

一說此章皆是記者之言蓋子路死後語也追論當

時師弟一堂氣象如此後來惟由也不得其死然言外有惜其不能自保與三子善終意章中原無子曰字不必强作夫子說若以末句爲夫子說則既知由之不得其死矣何樂之有哉○只依舊說作夫子轉語亦自與樂不礙然字亦與氣象相應　張元長云子樂只就目前相聚一堂誾誾者行行者侃侃者便自可樂初不着意念其間也萬實成而天心豫子孫衆而祖父寧羣才滙而聖人喜若夫他日足以傳道雖聖心之所不忘而此時則未嘗念及也如必待此而後樂則聖人亦有不樂時矣

長府章

改長府便是崇利聚斂之萌閔子夫子口中却不說出　凡斂政之典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太銳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有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危矣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由之瑟章

堂室二字由門字逗出來重升堂句方得解門人意　邢昺疏云升堂二句言子路學識淺深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爲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陳錫玄云一由外入一由内得此四路正脉漢詁已先濂洛標心鏡已

師商章

此章分明一中字却不曾說出　講錄云過猶不及是泥論其理末纔以師不愈於商來繳

季氏章

古言云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

周公之封國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乘矣非富之而何　即此句便是春秋書法

淮海近語云冉有聚斂非如後世箕斂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卽爲處置調度以爲職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

柴也愚章

人在氣質之中愛惜保護必其偏處得明人一點破轉移變化便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一皆指其偏處示之政所以化工四子也語中記者未嘗直呼羣賢之名當是逸子曰二字

庶乎章

此是言二子忘與不忘之別顏子性情不起與世相忘之人故有庶乎之分量自有屢空之境界子貢好用才識諸事不忘之人故有億則屢中之聰明自有貨殖之事務皆是隨其分量之所至如此爾囘由庶說到屢空自內說出賜由貨殖說到億中自外說入

兩兩評來意則望賜之欽其聰明以如囘之庶也

李卓吾云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而能先覺　尋孔云曰屢中則不中者亦多矣

善人章

原旨云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說他究竟不入室也孔子歷數聖人君子而至於善人孟子於善人而推其造於美大聖神則善人非不能入室也注中雖字然字未妥　跡凡已然之故皆是不必專指古人說　陸象山云不踐迹是已知血脉之人故不拘着形跡

一說疑問補云子張問之道是問善人所當由者夫子言必由成跡而深入之不下學安能上達也又云或曰跡粗跡也入室安事踐爲曰君子聖人之成跡君子聖人之精神所着也不由其跡安得其精神而深入之書云率由允蹈皆踐迹之謂也踐迹正應之道二字〇愚按此說正爲之道二字發耳善人資禀近狂狂者進取進取者不踐迹之謂也不踐者知千古必無踐迹之聖人也但其不踐而若合符節處未能精細貼入耳故夫子思之可思處正以不踐迹也

果如其說則善人一資質之美者耳何以遽望其挨聖脉也且事事依傍亦非聖學

論篤章

一說是與似不必作以是爲與看二字作疑詞說與下二者乎相應語氣較活與平聲

聞斯行章

聖門之教止一力行但怯者過退則不及行勇者過銳其究亦有不能行者故夫子以微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　凡行自有時中之妙用二子各以氣質之成見障之故不得見耳夫子一進之

一退之成見去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　義府云聖人造化諸翁子如醫目者然但能去翳不能與之以光明由之翳在衆人求之翳在退一退之一進之而二子之眞心固自在也是即所以與之光明也

畏匡章

疑問補云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人之手子在回何敢死顏子知夫子必不死於匡人可見聖賢自信處又云死生道理聖賢見得極分明故顏子雖在後能叅得夫子不死之心　徐倣弦云

子在回何敢死可見聖賢不以死爲重而以處死爲重也不然夫子在前淵在後何從知夫子之尚在乎反近相欺矣夫子他日許其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此其一驗也　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而夫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非顏子能知夫子夫子反不能知顏子也夫子喜極之詞顏子確信之對　王陽明云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

季子然章

舊說子然意如之子意如逐耶公者也其發問直是無君之心故以得臣二子自多其實不然玩下文然則從之者與亦似不義季氏之所爲者又說通章大義全是逆折季氏之亂萌聖人雖有維公室抑私家之心豈有其人甫一發問不就事論事而先橫一意於其先意必孰甚焉今人嘗苦求之大過并聖人心體亦無由見　所謂大臣者節亦紛紛多說只照注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何等正大嚴重曰以道事君則未仕而格其非當事而糾其謬皆道中事也曰不可則止直是以身殉道豈漫然一去而不關君心之迷悟國是之重輕者試差等二子學術力量豈能辨此　孫文融云具臣如今察典中所謂稱職者也

汪備臣數太忽

子羔章

夫子病子路之賊子羔者非不欲其仕季氏也費私邑也爲宰者欲上不負魯君下不負季氏最難柴也愚其非應變之才可知矣其究不足以賊魯君賊季氏直自賊其身耳故曰賊夫人之子子路聞言曾不深會却引寬套道理以應之夫子豈不知人民社稷之即學哉與發言之意左矣然其意不可明言又不可深論故第曰是故惡夫佞者　管登之云治民治神即是實學此至理也然豈子羔所能及而子路以

此言飾使宰之非則近於佞矣故夫子緣此而申乎日惡佞之說　又云朱子曰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愚謂子路忠信人也絕無佞意此言何必讀書爲學亦率爾之對而非佞也獨不察夫子所謂賊子羔之隱意而輕出近理之言以禦之其辭有似於佞也者夫子原言惡佞恐其亂義故證及之雖示警由之意而非直指爲佞也子羔旋亦不受宰費之使而仕衛安知非子路之悔前非而復挈之衛也歟　疑問補云要味是故二字

侍坐章

淮海近語云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則舉平居眼前的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即此順應之耳曾點只是素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願乎位外之事三子必要人知方得行曾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格局死曾點機括活三子取必於人點取必於已三子待他日做點即今日做三子擇地方做點即在此地做夫子所以獨與點也　又云夫子與點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

則莫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春服樂也夏葛冬裘玄端章甫皆樂也童冠樂也遇可事之君可使之民亦樂也浴舞於魯地樂也優游於宗廟朝廷之上亦樂也咏歸樂也治兵足食用禮用樂亦樂也不可將曾點之事只看作窮居之事又不可將點之樂看作逍遙物外之樂　焦弱侯云曾晳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缺矣曾晳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即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即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晳之實也曰夫子云或知爾則何以哉曾點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者不知學術即經綸也不知學術即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古言云曾點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說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袷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在沂水旁舞雩在右故云然乃所遇在此即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點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

妄想點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得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講錄云舊說夫子志不得行方在寂寞之濱忽聞點也之志有以觸其樂天之誠故深許之此說大謬蓋點之志雖不說爲邦而却不止於爲邦未爲邦時則與人吟風弄月若鳳凰之翔千仞爲邦時則老安少懷若太和元氣之在宇宙夫子安得而不深許也若說他不志於爲邦則先何以有知爾之問後何以又許三子之爲邦乎後儒不識聖人與點宗旨乃至好高談虛遺落世事借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而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 王龍溪云儒者之學

務於經世然經世略有二端有王於事者有王於道者王於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王於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又云昔有求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一人獨解衣盤礴此眞工畫者也知此則知與點之意矣又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爲用也世儒未免溺於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於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家法也 看來夫子與點與唯我與爾老安少懷等無差別曾點只是聰明偶然說着未是徑踐實地若是果見素位不加不損則春風沂水與富強禮樂等不相礙何爲又問三子之言志何如由其又問知其未踐

實地白沙有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又云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地一似說夢此理包上下貫古今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其分殊處更有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〇其說最可味

克己章

袁七澤云既曰克己何以又曰由己蓋仙家舍七情無還丹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若更於視聽言動之外日貿貿焉覓所謂禮者而復之是棄冰覓水舍瓶盤釵釧覓金烏乎可哉故

曰爲人由己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從人覓矣

疑問云禮字不必說到天理之節文卽心之本體也此心之本體原自有恰好天則故謂之禮觀赤子之心湛然無欲而發見皆一團天理可見

耿子庸云克己便自復禮非二起工夫如下文非禮勿視是克己視之以禮便是復禮猶所謂不作惡事便是善事也如翳既去則眼自明塵既去則鏡自淸瓦礫既除則室自淨

袁七澤云天下歸仁不作效驗說孔子意謂有己作礙卽不能歸天下爲一己今已克己復禮則盡乾坤渾是一個禮故以一性入一切性而無欠以一切性入一性而無餘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殆妙得歸仁之極趣也

初問云夫子告顏回四勿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重勿字上顏子看夫子瀰高瀰堅原看得忒遠大故夫子謂仁只視聽言動開工夫至近至簡皆眼前事此正是約之以禮非是下牢實教他勿視勿聽如村師誨頑童呼號而丁寧若看得勿字重則顏子全是粗人於淫聲亂色不成都去視聽耶

袁七澤云顏子天資高邁一聞克己復禮之訓卽領得己與禮原是一個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的故不更絮叨直問

其目夫子知之故但曰己卽是視聽言動克己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耳顏淵至此遂豁然大悟直任承當此正是聖門第一高弟傳心密語不可草草看過

疑問云四勿總是一勿一勿總是此心做主張

管登之云朱子云勿者禁止之詞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愚謂人心之主不在勿而在禮克義則在勿字中禮常爲主自能炤非幾之萌而克之不然雖欲禁止非禮而無及矣顏子不遠復其主全在幾先蓋勿從禮出禮不從勿出

視聽言動之非禮這便是未克之己視聽言動一稟於禮這便是由己之己結則成襍釋則是水正非二件

才知己之當克卽非己矣不是己卽是禮而非禮之至於前自然不視聽言動矣夫子云云特教顏子當下認取耳顏子曰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已已克矣禮已復矣豈待退而徐議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禁哉

仲弓章

或問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二句是效朱子曰不然此六句須作一片看始得

疑問補云六句一氣語必如此方是個仁

湛甘泉云敬恕二字是朱子提

出示人夫子當日語意只教伻子完此心體　初問云主敬是要他此心根本處常竦一下勿令昏昧放逸行恕是將此心體貼人己之間恐私意隔絶此是漸漸消磨的方法與合下便拔去病根者不同○作下工夫亦得不如作指仁之體段意更徹上下耳○又云在邦無怨二句要此心無時無處不然天理全時自然通人心而爲一何怨之有　陽明云無怨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邦家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者不在此與天下歸仁一般聖門皆爲巳之學必不說效驗○即說效驗亦未嘗不是本

體

管云朱子曰顏子克復乾道也仲弓敬恕坤道也愚按顏冉之所造有淺深而克復敬恕則皆徹上徹下之道也朱子別爲乾坤二道亦言其似爾○顏子當下識取即克即復原無等待仲弓於出門等語終不成曉得便是仁必須下手去做此乾道坤道之所以分也

訒言章

仁者其言也訒是指見成的仁者說夫子不是教牛從言上做工夫正教他於所以訒言處着力因其不

解故明言之　總是一個存心得無二字最有味

注中多言而躁是剩意　朱子云人心不在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

邢疏云爲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乙未有主此說者其實不如況說者大

憂懼章

疑問補云內省二語是舉見成者說夫子令司馬牛自巳去想若要到內省不疚地位不知當盡何等樣工夫所以能盡得君子非是教他去如何用工夫到內省不疚處乃無憂無懼也要善體會　淮海近語

云不憂不懼不在內省不疚之外亦不在內省不疚之後孟子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

兄弟章

問敬而無失朱子曰把捉不定便是失　袁了凡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子夏是論道理原與兼愛無親疎差等者不同注中苦苦替他分解者何也　刪正云子夏不是教他聯疎爲戚而置自家兄弟於不足慮也謂到此田地四海之內將攺暴易亂而爲我之兄弟矣況其親者乎非不得已之詞

問明章

遠是就其明而嘆之說不止於明者固不是說明之遠者猶屬兩層遠是其所以明處謂之明未有不遠者不遠之明止可言察不可言明 答問云不行就譖者愬者說非就聽者說蓋聽者不信則彼計不行耳其所以不行全是本體空明之盡若在譖愬上料理其不行處或正是行無有是處

足食章

夫子開口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顯然已見信不在兵食之外矣子貢不察而二之而三之大是鹵莽故

夫子就其問答之而復作危語以足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正見信之不可與兵食並論也 曰足則上教民信意已具故下即承之矣二字使外信而兵食可以議足便是齊桓之內政商君之阡陌耳此末世之富强豈聖人之所謂兵食乎

文質章

棘子成認文質是兩件故欲去文存質不知文質同體而異名文待質而立質待文而顯生來合着更不可亦去文之質不可謂質去質之文不可謂文故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此二句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 虎豹之所以為虎豹者正以毛與皮相附也世豈有謂之虎豹而可以徒鞹當之者乎此與犬羊何異

盍徹乎章

有若非不知是時取二而猶不足但欲發出根本之計故意將盍徹乎去挑動他非正對他年饑用不足之問也不然二猶不足反教他什一聖門議論不若是之迂 不行徹而議足國之方是無本而補綴即議生議聚議節議省俱不濟事

崇德辨惑章

人心之不變不化者是忠信義即此心之萬變萬化者也能主與徙便是崇崇只是不卑非能增之也既欲其生申上二句非兩層知惑便不惑故不更說辨惑

君君臣臣章

胸留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政不可言政由此而立此雖因景公所不足而言之却是千古至理 景公四者中有責成君父意玩信如二字是繹思語

公此時所謂危葉易風驚禽易落時也故聞夫子之言感慨咨嗟幾與牛山之淚同其酸梗

片言章

子路無宿諾句最好無宿諾與折獄有何相干須於此句中想出一個活子路方知片言可以折獄之妙

聽訟章

玩必也乎三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所在　使字大着精神　漢疏云使無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張子韶云故知欲使人無訟莫使情於聽處留

無倦章

義府云居是家裏坐行是走路無倦是常常提醒在這裏無頃刻放倒忠是事事實心做去　朱子云若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個無倦逼截他

成美章

成美不成惡只就一人一念亦自有可見處小人反是亦只如此者　謂君子成就人小人妬忌人尚是第二念君子小人各自見其本性自然如此不同故有同處一事同接一人而君子之此小人之彼連他也自覺不得

政者章

正也人已盡攝其中下二句方歸重倡率上

患盜章

疑問補云盜生於欲季氏有欲而竊國是國之盜康子有欲而奪嫡是家之盜如何能止民之盜　曰雖賞之不竊則雖罰之豈能禁乎

殺無道章

刪正云子欲善而民善矣而字全無間隔注易則字便有等待

問達章

聞達之外貌不差分毫但其所從來一是由中推出一是從外張起迥乎不同所以不可不辨大凡周比和同聞達外面都是一般而中藏懸絕聖人所以屢

辨　淮海近語云聞之篤實處便是達達之近利處便是聞　總想質直三句全是一團實意總想色取二句全是一團虛張疑問云質直者必好義必察言觀色必慮以下人色取仁者必行違必居之不疑此是一套事又云質直無色色取非質迥乎不同　口義云慮以下人是馴擾血氣的工夫恐怕自巳血氣張大便遮瞞了故又細心檢察如此　刪正云色字廣凡飾於外而人所可見者皆色也行違不是不能行仁亦不是行悖其所取之仁居之不疑亦不是無

所忌憚若行悖其取而又無忌憚則一人之耳目尚不能掩况家邦乎行違是行與心違明知如此之非仁而世人方以此爲仁則違吾之心而務行其事以悅人之耳目又儼然自信而全無愧怍所以邦家必聞也

管登之云子張之學病在不務實故夫子告之皆爲實之事愚考子張質最近仁夫子稱之曰自吾得師前有輝後有光蓋有善與人同之度而不以猜介爲高者其干祿其求聞皆欲公其身於天下也使在今日則皆目爲萬物一體之聖學矣夫子所以嚴爲之

檢者爲其仁度近於誠而辟習亦易入於僞也好義下人正子張之能事特分量爲難滿耳唯質直稍有未足而亦必無色取行違之過則以其疑似而防之此聖門愼獨之教也後儒不察而蔽之徇外爲人過矣

舞雩章

大全云凡人爲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爲些小利害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先事後得所以是崇德　刪正云一朝之忿亦是心學忘其身以及其親須說得與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不同

此是論是非不是論利害

仁知章

朱子云知人愛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也一例愛他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個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子夏所言不出此兩句意　尋孔云仁如蠶繭智如繭中抽出絲來

忠告章

朋友只一忠告便了善道所以善其忠告也不可則止不是棄之是徐以觀其後亦是善道中之一件不可只是意言不相入之謂　程子云責善之道要

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毋自辱矣

文會章

上句是工夫下句是主意要知文與仁非二物則知其文會處即其所爲輔仁處　凡日用之不可廢者皆是文正是仁之昭著處

先勞章

說先勞則無倦已在其中因子路請益故又拈出示之　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　無倦二字夫

子因其請益而始有。蓋請益之心卽倦心也。

先有過章

紹聞編云、首三句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非正意也蘇氏云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已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串言雖非本意其言亦有味也、一末節雖是單解賢才、執簡御煩、太臣之體段、卽先有司赦小過亦是此道理、

正名章

管云、必也者難辭玩夫子語意蓋謂衛之政不可爲如欲爲政則必正名而後可蓋隱然不爲仕衛之意也。名不正節甚言不正名之不可爲政也。又云、或問夫子果爲衛政則以何道而正名曰天下亦有必不可爲之事。仕衛而欲正衛之名。雖聖人不能也。胡氏謂必將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此眞迂說也。豈有食輒之食而可廢輒者宋儒之固類如此。王文成謂使輒迎瞶復使瞶讓輒而退處於離宮。如後世太上皇之例亦非所以論瞶輒之世也。然則何施而可曰立郢去輒乃天王方伯之事非夫子事也夫子則有不仕而已矣。故曰必也正名乎言必

正名而後可以爲政則不爲衛政之意也　講錄云、言卽所稱之名名不正言不順是一氣事。纔名不正。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事不成至無所措手足。承言不順疊疊說去不可把言與事等平看。觀章末獨說無所苟於言可見　又云、事不成是不成個事體。若說幹不成便不消說禮樂不興　疑問云、末節承上一氣說來緊要正在於此。故下而已矣三字。見爲衛之政必須正名也。　苟者明知其不是而姑爲之詞一苟則無所不苟苟字正對正字。

學稼章

有說遲之問如許行之學。有說意在於不仕。看來未必有此二意聖人之學有本有末大本旣立而徐及其餘便是游藝若學問尚未穩貼一起講求其所不必講求便是倒行逆施故曰小人如謂聖人鄙薄稼圃是道中猶所未備必非聖學　胸窞云、躬耕畎畝。聖人常爲之矣。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於道。初非屑屑於細事而必欲爲之也。樊遲之請。專在稼圃。其視樂道於畎畝而游心於小物者不同矣。故夫子斥而教之。　上好禮節只重好禮好義好信、民應處不甚重。此是論理不論窮達皆所當務、但論其感應之必

然有如是耳　口義云敬服用情即是民心之禮義
信

誦詩章

達與專對非是誦詩時便要思量如此誦詩而有得
則左右逢源自無所不可

其身正章

行有默馳於無形意從有强制於有象意

魯衛章

許白雲云魯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乃與淫亂
之衛同夫子所以歎也　語意渾厚作者不可傷其

神　昔伯禽三年而報政猶不欲與尊賢尚功之齊
同其治始而乃與桑間濮上之衛同其亂終夫子能
無歎乎
訂釋云此以魯衛之初政言也魯祖周公衛祖康叔
本兄弟之國康叔純宗周公之奬王室而遵其禮樂
以治衛三監之叛又與周公共討之故其政亦兄弟
之政也今皆失其初矣故夫子傷之而有是言　東
坡論語解云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
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
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

如此

公子荆章

子荆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苟即今俗語將就胡
亂歇也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非其胸中識
得破見得淡安能若此昔人云若要了時何時了若
肯休時便好休二語最可味　疑問補云始有時誰
肯說個合少有時誰肯說個完富有時誰肯說個美
況三字上又俱着個苟字眞是難得　夫子稱他善
居室亦只是世情上窺得破非眞有見於道也當時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枯出言之

子適衛章

庶矣哉三字夫子即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備
於中特因冉求之問而發也　想夫子出口時眞是
經綸滿宇宙　曰富之則當日之不富可知曰教之
則當日之不教可知

用我章

可與有成不得說如何可如何有成蓋列國規模不
同聖人作用亦非後人所能臆度但其自信得過至
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想他說時眞是如指其掌
或疑孔子仕魯六年不聞治功有成何也曰用之不

專故也果如桓公之用管仲則可以計時取效矣稱相三月魯國大治則朞月三年之績可推　王汝止云孔子謂朞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聖賢用世眞實步步皆有成筭定應毫髮不差

善人章

王宇泰云聖人見春秋時殺機已大動不勝同體之悲故有善人之思而又以一善人不足以去殺思得數善人相繼而爲之故有百年之語思之眞一字一淚言外却有大感慨

必世章

原旨云人身手足痿痺便謂之不仁以生氣之不流貫也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大化浹洽至治熏蒸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融如盎如更無不徹方謂之仁　此章疑與前章一時之言不然如有二字無着落　或疑三十年爲一世過泥愚謂亦對上百年言耳

苟正其身章

管云此必有感於三家而發也

退朝章

當時季氏恬然不知政之不當議於私門冉有亦恬然不知議於私門者當是事不當是政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悟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此便是作春秋心事

一言章

疑問云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如字與幾字正相應若曰如此不幾乎興乎不如此未有不至於喪者如此不幾乎喪乎不如此未有不至於興者凡言幾便有介乎彼此之意　公問一言可以興邦

直戲耳夫子曰言不可若是其幾也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興亡之關紐決焉兩人之言曰猶孟子曰人有恆言也

近悅章

只開闊說如此方是政所以悅之來之者在言外欲令葉公自反也意更深遠

欲速章

聖門之學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夫子直教他無欲速無見小利而已非豫計其不達不成也下二句不過指出其弊以見其不可耳如謂不欲達而不

可欲速將達則欲速乎如謂大事不成而不可見小將成則見小乎欲達之心與欲速之心奚以異欲成之心與見小之心奚以異豈所以言王道

直躬章

淮海近語云夫子謂直在其中最有味不是就以隱爲直也言有直以成其隱也　中玄云夫子不以無所不言爲直而以父子相隱爲直乃徑指其精蘊所在而形蘊不足言也

居處章

刪正云此全是教之以管束此心心在則仁矣　朱

子語類亞夫問此章曰道個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譬如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　焦氏云孔子於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即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即仁則無之而不仁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即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不可棄是操存之熟不可得而棄非戒之使不可棄也

行已章

通章只重行已更不論才斗筲之人豈是無才只是不識行已爲何物便不足算　不辱君命是行已有耻的作用之一節孝弟信果亦是行已有耻中事

刪正云不曰行已有義及敬等而日有耻最有精義耻者不爲不欲之眞心也　証疑子貢之問每下子貢蓋抱傷時之見而問也觀其問及今之從政意可想見

狂狷章

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二者皆是私欲分數上寡少之人故皆可以傳道若論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

範圍之內　丁酉福建程策論進取二字義云昔人謂取天下與守天下異非識通天下者固不能取至於吾道則湯取堯於商文取湯於周孔子取文於東遷皆所謂取也世之取物於人非眞竊其室物無由得即力有至不至而其意想神馳已不在堂階戶席之間狂者之進取蓋已洞見古今之一心從心而取固無堂室但虛願多實功少故不得至耳　又云道有通塗狷介之人迫狹精隘功在壘守亦說得好

荆川云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爲不善大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

鬼小拘拘謭謭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巳謹愿者彼乎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為狷亦學問不明之過　夫子言狷者有所不為也則其所為者可知矣今人以謹愿自守當之豈夫子以狂狷次中行之意乎有所二字最有味

管云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狂狷然不聞狂狷傳聖人之道何也曰孔門唯顏子一人為中行之資閔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稱而閔子曾子子貢之屬亦起於狷者也特緣夫子

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故顏子而下得聞一貫之道者狂狷也何以知賜之狂賜也達達者必負豪志豈非狂然夫子嘗裁其瀆人而不受金亦抱狷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隅豈非狷然子貢常揭其驕人常以浩浩亦帶狂者之風然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故得聖人之道為獨深

南人章

荆川云恒本人心常理古今凡聖不增不減惟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别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人能得其常理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為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為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如古神農重黎之徒皆以聖賢精微之學為醫巫師所謂因源而得委也若能知無恒之不可反而求之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工夫亦可以因委而泝源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揲蓍布卦乃為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為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占也不占則神

明失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事之可為乎

子曰非是别易詞亦擊節更端歎人意

和同章

朱子云二者外相似而内實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　和則决然不同同則决然不和二者如蒼素之不可雜　若説相濟為和則小人亦有參商時節若説雷同為和則君子亦有倡和時節惟外貌無一毫不肖而中情背馳所以不可不辨　何晏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〇可謂簡要　蔡虛齋云和雖

與物無忤而自有節制斟量之意此一字便是君子與人之道正當無弊其曰不同者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同二字方能足和之意也

鄉人章

子貢鄉人皆好之一問已隱失足入鄉愿窠臼中矣皆好而不可求之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答之鄉愿便無立脚處　鄉人之善不善不如子貢所言鄉人之多即一二人亦可見

易事章

易事而難悅君子自見其本體難事而易悅小人亦自見其本體　不悅是人自不能悅淮南云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正是此意　理解云器使處亦是他萬物一體之愛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苟可以共成吾事則已矣豈必責備此皆是至公處恕不足以盡之　愚謂器之謂因材造就尚是第二念君子之心萬理咸備隨其所投物各付物不違其則所謂明於庶物盡人倫之至　君子之心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人之心如山谿必使人困頓顛躓而後已

泰驕章

泰從道德生來驕從意氣使出　問泰何以似驕曰古人之貌必莊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莊以蒞之但莊得自然故曰泰耳與小人之意滿加人作色凌物者易混故夫子辨之今人所謂泰乃是大學驕泰之泰

剛毅章

程子云只爲輕浮巧利的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仁在氣質之上而不能不落於氣質之中就氣質中論仁覺四者於仁較近耳其實仁人心也豈可以近不近論乎

切偲章

饒氏云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一句是狀一個士之氣象　此士是養成之士非草草者　朋友二句是隨境自然之應非有心調劑如汪不混所施之說也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意但又拈出言之耳

即戎章

疑問云善人教民全是躬行化導不爲即戎訓而禮義既明人心自奮故夫子說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見得善人培植之功不惟可以養元氣亦可以壯神氣其功用裨益不小也　合下章看則教字似宜專

指即戎說。

不教章

教字所指亦廣。

四書說叢卷之八終

四書說叢卷之九　　論語十四之十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問恥章

口義云原憲狷者他見世間之穀皆不可食夫子逆知其意故說穀不是恥不管有道無道而但穀乃可恥耳此正勉之以有為不重知進而不知退意　疑問補云二句一氣下夫子之意若曰士君子身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為以建立於當世若不論有道無道只一個穀而漫無建立平日期待之謂何是可恥也有所不為是狷者好處然有不為者又貴能有為故夫子進之

克伐章

宛陵切琢云克伐怨欲不行不是只不行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在原憲是何等篤實好學肯做包瞞本心遮飾於外的事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然所以不得為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為心之累苦苦在四者上剝落不知提這良知做主腦若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方是求仁工夫如顏子心常止故怒不遷心常一故過不二他不在遷與二上求只求常止常一便是它有頭腦處他亦非從

體處加勿的工夫但其心安於禮時時是本心條理非禮則勿之而已隨勿隨復故曰不遠復紅爐點雪不見勞攘吾輩今日只做得原憲功夫做不得顏子工夫終日去欲滅於東而生於西愈做愈難而仁則不知也　袁七澤云今之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閑目默坐念起卽擬放下少得片時片念不生便以爲快不知正是昏沉耳無異將雪填井運石壓草正所謂二乘糞除之道也易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見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欲更教誰不行耶

懷居章

病全在一懷字　居不獨衣食名利之事卽心意間遷善改過處不能一刀兩斷亦就是〇居字還從不好邊說

一說管登之云懷居卽懷土謂私其身於一家而無天下國家之志也

危言章

疑問云危言危行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不是加意氣所謂危者自庸人小人形之見之爲危耳非有意于危也　管云道以中庸爲至何取於危曰此論中古以後之世也大道隱而天下家雖稱治朝亦有滔滔日下之勢君子欲以先進易後進言行安得而不危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危行也非意氣激昂之謂　言孫只是孫于理而不直遂耳此正善行其危行處若亦以危言行之往往取禍而國家事分毫無補此正見君子經權之妙

有德章

疑問云要味必字不必字夫子說此一段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在內

南宮适章

謂适黙以禹稷比孔子恐未必然但适以三桓之世

喬而能慨然於千古之典亡知在窮約赫奕之外正自不易故夫子贊之　夫子不荅其論已是無容再荅也舊說以爲不敢當潛推之意又以爲恐以成敗論人爲奸雄藉口故寧以黙應之不知聖人最爲平易當問荅時安得有許多周折　或曰夫子何以出而稱之曰夫子稱未及荅徐而玩味轉見深長故反覆嘆之絕無它意

君子不仁章

君子不仁要說得細小人不仁要說得粗　有矣夫是想像億度之詞不得着實說如何不仁　此是論

仁不是論君子小人

愛之章

能勿二字最宜玩愛則不能不勞忠則不能不誨皆其心之自然不可遏處　疑問云忠愛所包者廣五倫之間在在有之恐當時未必專主君臣父子間發也　濮詁亦寬說

爲命章

此章當想見四子和衷之美有說重子產能用三子之長者亦是

一說管登之云夫子蓋借鄭事以爲脩辭命者之法

言草創得如裨諶則善矣下放此

惠人章

三段隨問隨荅之詞原無關紐後人立主意摶𢭃爲作時文計耳書中放此者多不可不知

無怨章

此夫子就人情事勢而權其難易若此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之異則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　疑問補云無怨與無諂異無諂只是無卑屈之意無怨則幾微不平之意悉泯幾於貧而樂者所以爲難

孟公綽章

中玄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趙魏者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不可爲滕薛大夫況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因其能而併責其不能亦不可因其不能而併棄其能用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器使之道也　諷魯意在言外

成人章

首節全是進子路以禮樂不重四子上舉四子者是指個影像使之自反耳玩若字可見　管先生云才藝何必多兼即欲兼之亦不必以卞莊之勇益子路也　不曰禮樂以文之而曰文之以禮樂是渾將四

子推入禮樂中去不復見有四子在故曰可以成人

知廉勇藝出于德性便是禮樂不謂之知廉勇藝了　張子部云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可謂妙得禮樂之義矣　見得二句亦非必不取必死只是每見得見危便將義命爲主而徐以觀理之可否亦未必不取未必不生也久要不忘亦不是尾生之信獨其零星理會不能融成一片如文禮樂者之渾然故曰今之成人若是一味不取一味死信其所不當信究竟與貪生苟取食言者有何差別夫子何以取之　曰生平之言非止約信已也是平生期待

之言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久之時
移勢變事不從心往往退步此便是無骨幹久要不
志則一生之操履可知　首節是中行次節是狷

公叔文子章

公叔文子之為人不可知夫子亦到底不曾定它然
既不是不言不咲不取又不是時言樂咲義取就中
想文子亦自可見

臧武仲章

荅問云武仲不敢在他國求而歸防以求跡遜而詞
甘當時皆不以為要君故夫子說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此是誅意處　首句是案下二句是斷　以防
二字是書法

晉文公章

此是論二公行事若心術則皆是不正的　行事亦
各就其生平大局看來如此不堪細論亦不當拈定
一二事論　訂釋云按孟子敘春秋之作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蓋周以君弱臣強而衰非若桀紂之利用
放伐也故春秋不用湯武之事而用桓文之事較二
公之行事又獨有取於齊桓以其正而不譎也二公
正譎何以辨當以下文仁管仲之旨參之蓋夫子意

在尊周不重兵車而重冠裳之會也鄭氏以召狩河
陽責貢包茅二事為正譎之辨近之而朱子則以伐
楚一事為提綱愚謂晉文伐衛致楚猶可言也以臣
召君不可言也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專在責楚一節
如定世子於首止明五禁於葵丘皆是然齊桓內行
多不正而晉文頗稱謹飭夫子為春秋明大義故畧
其小而重其大此尚論者所當知也

管仲二章

疑問云子路責管仲在不死夫子不論其死與否但
舉九合之功以稱其仁若曰其生也建功若此即不

死糾可罷勿論也子貢責管仲在又相夫子亦不論
其相之是與否但舉一匡之績以仁其賜若曰其相
也建功如此是天下後世所不可無者亦不可以從
死也然則仲宜死乎不宜死乎宜相乎不宜相乎曰
是有二說以人臣之義責仲則仲當死不當相以當
時之倚賴論仲則在子糾可以無管仲之死在春秋
不可無一匡九合之功庶幾管仲之定論云　如其
仁猶言這個是仁亦非全許之詞　匹夫匹婦之為
諒節是說仲之可以無死非對召忽說　管登之云
或曰管仲器小天下豈有器小之仁人哉夫子再三

仁之何也曰道濟天下之謂仁欲匡春秋之天下舍管仲尊周攘夷之事更無可爲者即使夫子而用於世其事亦如是而已安得以器小而掩其仁然伯者以力假仁亦可謂之仁乎曰仲本非假者不得已而過假仁之主乃遷就以爲功此器之所以小也觀夫子於子路則重賛其仁於子貢則大其功而隱其仁亦與稱三仁之仁有間焉其不死則深原之矣傳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然亦不可薄召忽之死爲小諒跡伯夷太公之事殆不妨於並行云

公叔文子之臣章

按文子卒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爲其升僎也夫子於旣謚之後聞有此事故稱而歎之耳 夫子若曰無論衛人議謚之義如何即此一事即可以爲文矣

衛靈公章

疑問云觀衛靈之宜喪而不喪此以知用人之亟也夫子對康子說煞有深意

不作章

爲之也難只就當時看便見

陳恒章

管東溟云或疑田氏得民久矣齊強魯弱討恒能必濟乎曰傳引夫子告君之言曰恒弒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度德量力之言非誣也獨疑三家之不肯討恒一恒人知之夫子何不量機而輕告曰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此正志之所在也告而從可以匡齊告而不從亦可以警魯請討之功不小矣 焚書云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

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弒君與魯何與也而况于家居之孔子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然總之出於義之有所激也能使亂臣賊子懼也是當日一大部春秋也明知做不得說不得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 春秋之世弒君三十六討賊之義泯滅於人心久矣夫子以告老之大夫提揭於天下而萬世之下知陳恒爲漏網之大

逆三家爲未露之陳恒當麟經絶筆之後而後續出此二段春秋夫子之功豈不偉歟

勿欺章

勿欺須就犯字中看始見得若只說勿欺便去犯則自恃其無它趣君市直勢所必至即此便是欺了須知本心上無一毫信不過方是勿欺須知無一言不與本心相應方可犯　饒氏云勿欺甚難須是平日寔落下慎獨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

上達章

爲善如登爲惡如崩理欲皆有不能自已之勢是之謂達　說君子小人已有上下之意達則自不容已

爲己章

饒氏云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個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心在於己今之學此者心在於人如三年學而志於穀便是爲人而非爲己矣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與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　居業錄云爲己只把自己事爲其所當爲久之只見一個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蘧伯玉章

蔡虛齋云春秋大夫如伯玉是有裏面工夫的人使者一言道破所造亦儘高　荊正云夫子問夫子何爲使者乃不說其所爲而直指其用心處以對是之謂知言是之謂專對

思不出位章

艮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象曰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楊簡云人精神盡在

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教之以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寔不見其人矣是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有所而欲無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無所無止無止之止真止矣　又云或曰思何以言止曰心之官則思安能廢其職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所謂止也若欲息慮以求止則二氏之止也非聖學之止也蘇子瞻云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以有思

而能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可以得思不出位之意矣 王龍溪云思不出位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體黜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萬思默云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龍溪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未起云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思慮非不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即未

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爲妄鬼神便可測非先天之學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

恥其言章

此句作一氣看恥字方得力

道者三章

聖至夫子其自視直與匹夫匹婦無兩體我無能焉是真話非謙詞也夫子自道也亦儘窺見夫子若虛若亡體段

方人章

夫我不暇非謙語是實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 李見羅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暇方人 朱子云學者須思量不暇做甚麽

不患章

能字所指者廣

不逆詐章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作一句讀 逆億之不能覺易知此即不逆億矣豈便能先覺世之忘機而受人欺者非一人矣須是平日養到心體精瑩處方能先覺陽明云夫子是教人致良知非教人以是

存心而專欲覺人之詐與不信也 先覺如鑑在懸影過必見隨應而覺而所以覺者常在應先故曰先覺若說覺于事未起之先則與逆億何異 賢是活字猶俗語說道個方好語意似爲世之以億逆爲賢而不由先覺者發

微生畝章

疑問云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全是明自已心事非疾畝之固也 王宇泰云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以天下得所爲極致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生物爲心故疾固 無可無不可只是不固

驥不章

驥未嘗無力但所稱不在此耳。

報怨章

中玄云以直報怨非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之說怨亦有不容不報者如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是也所謂直者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遷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解狐之薦祁伯惟其才也彎弓送之曰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惟其罪也既斬而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而已若曰

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則無怨無德者又何以處之。

莫我知章

中玄云此聖人自述其爲己之學如此他人學問便有邀福求知之心有不得便自怨尤此便有形迹表著而人可知夫子孜孜下學只是了自己事無與于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以知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或曰反己自脩之說何如曰謂之反己還是與天人有計較處聖人只是自脩而已非有所計較于天人之間也曰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是否曰夫子是說潛脩之事無所與於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也曰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何如曰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天也故人但言人不知者便說惟天知之聖人亦但言人不知而已未嘗說已與天爲一也曰天下皆知夫子爲至聖何以無人知曰人止知其爲至聖而已至其所以下學上達真境定際處至今誰人知得

楊慈湖云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猶不能自知而况於它人乎

袁七澤云夫子隨緣任運着衣喫飯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學耳不

知即是上達也所謂神功並妙用運水及搬柴此義愈淺愈深。 不怨天不尤人與下學不作兩層看好。

陽明云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下學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更無有上達工夫

公伯寮章

與是大槩話。

辟世章

愬玩詞意當是轍環不遇將反魯而自哀傷之詞夫子平日不滿辟世之士至此翻覺其是而尊之曰賢

者若曰當今之世亦不容使人不辟耶如其次皆非有意於辟者也然周流於魯衛陳蔡之郊可謂用乎只可謂之辟地而已矣去就於蜚鴻群婢之故又可謂用乎亦只可謂之辟色辟言而已矣究竟出不得一個辟字栖栖皇皇何為何如辟世之為勇決哉始猶欲接言通情以回辟世之轍至此轉從而賢之嘆之無聊甚矣與叙逸民而以巳殿之同意

作者章

蒙引云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恁多怎生好歟

管云愚玩此言似傷魯事豈在師摯適齊之際

晨門章

義府云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為譏為稱固不可知然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盡夫聖人之於天下猶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也子與親疾不可為矣猶皇皇求醫藥而療之以望萬一之或生不忍束手而待其斃也故不知春秋之不可為文武是無天也知春秋之不可為文武而漠然付之於春秋是無人也不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不智也知其不可而不為是不仁也聖人即天即人即仁即智故知其不可而為之

味其言雖不比荷蕢丈人之倨却是含諷刺的語

擊磬章

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而不反耳故驟聞磬聲不覺打動忽然嘆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既之鄙則真荷蕢之心也夫子曰果哉亦儘有知荷蕢處果哉與由也好勇過我相似末之難矣亦是果哉轉語作一句讀便無味

諒陰章

管云周公當成王諒陰之日負扆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亦禍本也是以康王塟畢即位而漢文遂起以日易月之制焉蓋亦時勢之所必至者今不可反矣窃謂服制奪于世變哀戚本乎至情但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衰服御外朝而以縞服居內殿其猶諒陰之遺意歟

按天子七月而塟諸侯五月而塟故春秋未塟而與盟會者不稱君譏之也塟則無譏塟而即位自康王始也

上好禮章

義府云好全在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一體如身使臂臂使指故曰易使

脩己章

朱子云只一個脩己以敬其事便了安人安百姓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復以此荅之　質言云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以字最好是即以脩己者安之云耳葢人能修己則其精神志慮自與人情不相間隔而其舉動情欲自無拂民從欲之處何事處不得當何人處不得妥真是就以此脩己者安了人安了百姓不主感化言　朱子云只心存便是敬心存便不

昏今人有昏牖者週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葢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　堯舜其猶病諸正堯舜脩己以敬處

原壤章

原壤是老莊之流夷俟正禮豈爲我設之意彼方視父子兄弟少長生死皆若浮萍之相值而不關情者故夫子以立身之道儆動之　刪正云是爲賊總承上三句言老而不死謂以不孫無述者而永延於世也

闕黨章

初問云客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所以洒掃應對爲小學之事不特使之事長習禮其意在培養純厚之本性不令客氣暗長也夫子教童子將命正此意

問陳章

蘇子由云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犂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儆之以所不知故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

之事可也　疑問云子路慍見之問即不悅見南子公山佛肸之意未免於此動氣只是於性命中見得未分曉故夫子曉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二語見得君子所可自必者自家有主張不爲窮通所搖奪耳一爲所搖奪即溢於本分之外此便是濫不是放逸爲非子路亦聖門人品要看得好

多學章

管登之云多學謂多聞多見識知也即知其理之一也但曰識則知尚存而非一以貫之之空體矣夫子文無不博理無不照亦若多學而識之者然不以識

用而以空空如用此從一貫中來也子貢貨殖爲學义而將反於一矣故以此機迎之又云非也予一以貫之此夫子直指性體以決子貢之機而子貢亦嘿然領受不復有所疑問也悟意入於忘言故無曾子之唯　淮海近語云人若得所謂一便多學而識原非逐外獨居靜坐原非滯內只是這一所貫通若不知這個一多學多識既是逐外不學不識又是泥空所謂迷則處處生顛倒悟則頭頭合自然也一貫即是曾子一貫世間原無兩一貫也　理解云多學之爲病者由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即一也一即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訂釋云或疑多學而識之亦以萬殊歸一本也則與一貫何殊曰此從性地之徹與不徹而分也徹則識不用事而一以貫之未徹則猶有擬議安排之意在雖反諸一而猶未離乎識也學者苟非上智之資必無有不由多學而入一貫者孔門唯顏子有空體故從一以貫之直入而達於不違仁之地其獨稱好學以此子貢子與雖悟一貫而氣習猶難頓盡然而見地真矣

由知德章

正註原無感遇意不能知其意味之寔意味之寔四字最好　荅問云夫子藥子路往往在知上故曰誨女知曰六言六蔽

無爲章

路史云爲者敗矣而無爲之說爲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爲無爲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爲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權柄綱維一切委而不理而天下大亂矣虞帝之無爲豈如是耶夫天地以生物爲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而已一於有爲者商賈之事也一於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其人天下之事皆其事豈可以商賈佛老治之哉用商賈與佛老治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爲喪其兩肘　疑問云恭己正南面正所謂居敬而行簡篤恭而天下平者舍恭己而言無爲後世之所謂萬事不理也　許敬菴云恭己正南面乃是聖王一段真精神默運於上而不動聲色之象所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

之者也王者代天理物因時立政兢兢業業豈盡無所作為而為出於無為故無為而無乎不為後世之君有為則擾無為則廢非其本矣 又云聖王盛治者必本無為其獨稱舜者以其上紹堯下得人益泯其有為之迹耳 狀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其躬做予袗衣鼓琴而不可謂之與也狀舜之治則曰無為雖封山濬川誅兇舉愷而不可謂之為也

問行章

首節行不行是論其理次節是熟後境界下手工夫全在虛處令其自悟夫然後行夫然行三字宜玩必

如此然後行則未至於此便不可行此正教它下工夫處立則二句是化境不是工夫熟妙之後滚滚不離常在目前若說把一忠信篤敬服服覷着此與司馬公常念一中者何異 管云其字虛指性體蓋忠信篤敬之歸着處也非以忠信篤敬為意象而想見之參前倚衡即指當下之境而使之察也○驟看似較傳說深一層試思忠信篤敬豈可執以為見之物所見者忠信篤敬之理耳既謂之理非性體而何且忠信篤敬亦因言行而有究竟行之關通處一性體之自攝耳 書紳是病不可便與參前倚衡一様看

張子韶云表裏分明都見了區區何必又書紳

史魚章

二子皆衛扶亂之臣也重無道邊立論為長 衛自獻公至靈公大抵皆無道之世伯玉周旋四朝未聞其懷卷故夫子曰則可卷而懷之見非能進而不能退者也言外更有不忍懷卷之意在 紹聞編云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有意味若邦無道而退則易易爾不必伯玉也

可與言章

初問云不失人不失言不是應荅兩等人只在一言

之間淺深語嘿自有妙處 又云知者胸中自有藻鑑人之可否一見自知故其用言有妙處皆乘機而投之如對症用藥 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物如良醫施鍼鍼鍼入竅

志士章

夫子言志士仁人平日無求生以害仁之心一旦遇大利害實見得是有殺身以成仁者程子所謂成就一個是而已曰有殺身亦非取必於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與其間則貪生妄死俱不足以言仁也袁鮻陽先生如此說

管云程子外註提人醒矣學者又須知遇此機會須先有朝聞夕死根基然後能當斯境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夫子並言志士仁人正安利之别也然利之未能而勉強以行之亦不失爲志士　志士仁人夫子就已成者說蓋從容就義重於泰山非有養者不能也

善事章

爲仁由已而夫子曰事賢友仁似乎舍本而務末說者求其解而不得遂以爲子貢悅不若已而藥之不知夫子言利器而不言所以利器之方是從子貢既

識仁體之後言也除却自已身分上事已不須說但須隨地廣收以充仁之量耳子貢平日親夫子而遜顏淵亦非悅不若已者　止曰利其器則巧在心運在手不必言矣夫子語自斟酌　居是邦也四字亦不草草是教它隨處取人不擇地意

爲邦章

陽明云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大本大原都已完備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須要如此方盡善又云他是個克已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畧故就他不足處幇補說若告他人終不然只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〇陽明之說亦是但學問至孔顏天德王道更不容分假令夫子得邦家亦只是將見成物事將出來行如堯命羲和治曆明時此行夏時之始也然六府三事允治庶績咸熙卒不外此何嘗分作兩様故朱子曰堯舜禹却只就事上理會紹聞編曰當時數者見在而孔顏之德之學又足以舉而行之故說起便是眼前事二說儘妙盡地位到顏子孰爲治道孰爲治法夫子就手拈來告之若與它人言便只是格套非因其不足而補之也

遠慮章

慮與憂本是一塗遠與近亦無定象

竊位章

當時上有魯君下有季氏獨罪臧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竊位猶言據非其任云耳世之論者以賢否相忌名位相軋爲說治穿鑿以斬闢之罪人其肯服乎

躬自厚章

君子非有心于避怨也人之有怨於我必我有不釋於人者焉即此便是人已之心不能相通處故必至

于寡怨而後見自脩之至耳夫子告仲弓以忠恕而
必以邦家無怨驗之亦是此意　此章只重躬自厚
薄責於人卽在躬自厚內金臺商訂云只緣自不用
功所以常見人非若自反誠切用功績客見人非處
自漸少又宋人云學至于不責人則幾矣正是此意
若洒然分作兩事則看人做落亦豈君子成巳成物
之心乎便說不去　朱子中庸解云凡人責人常明
責巳常暗求人常急求巳常緩但一挍轉頭來便是
天理流行　天理之中安得有怨

不曰如之何章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有兩等人一等是躁妄不肯如
之何的人一等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人兩等人俱
是聖人所難處
一說續筆乘云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
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卽善啟發如聖人亦無如
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
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紛紛其可覩鬼神
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于思者孰知其
味哉此說較細只在事境上說語氣更近

羣居章

好行小慧卽是行其所言者耳今人創造新奇隨姑
試之嚬嚬之黨情狀如此

義質章

楊貞復云此君子就養成的說學至於君子則資深
逢原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瀨或湍或
淵或流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旁人觀之
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不知也一心以應事而衆妙
畢呈于前矣末句是贊詞　三之字指義說禮行孫
出信成是一時事無次第　李卓吾云单言義則四
德皆具故義爲總名如乾之有四德是也今各舉言

之正所以盡義之用耳又云如伯夷泰伯宜有國者
也此二子之義也然太王有欲立季歷之心孤竹有
立叔齊之意二子若執嫡長以爲義則太王孤竹之
心不遂而二子欲順太王孤竹之心拂矣故決之於
禮則泰伯決不宜承宗廟之統若顯然推之於季歷
恐太王或未安此委曲以從禮尤人子所難者故披
髮羊狂逃竄荊蠻使季歷有得國之寔太王無欲傳
之名而泰伯又無讓國之迹此義之盡而禮之精委
曲遜讓天下不識古今不識此方是遜若只是讓非
遜也須是連讓亦讓方是遜然此只就讓國一事言

之耳凡事皆然如子房借漢以爲韓義也而卒竭謀以成漢祖之業則禮之行也符於義終焉辟穀不食而辟萬戶之封則遜之出也協於禮終始一心誠信無僞故漢祖獨深心信之而不疑嗚呼此非君子處世之大法哉

病無能章

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倒一下便見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爲病與以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詞者自別

疾沒世章

君子非疾無名也疾無寔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　古人原不將名寔分作兩事後世乗寔騖名故名之一字有許多迴避

求諸己章

質言云求諸己即孟子自反之說凡行有不得者皆求諸己耳小人反是切不可以爲人爲己看　這求諸己亦不是到有不得方求只是念念求己不涉應感上

矜爭章

須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平之養非矜羣分屬之說也亦非矜羣互交之說也君子之矜自然不爭君子之羣自然不黨不如是不可以爲君子

言舉章

疑問云專在聽言邊說正見君子虛心以受天下之言也

一言章

恕者如心之謂也時時如吾心則痾痒疾痛而藩籬撤矣豈不終身可行　管云恕之一言即一以貫之之道但曰勿施則猶強恕之事而非聖人之一貫也此亦子貢從多學中有反約之心故發此問夫子遂

迎其機以導之子貢它日自道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自許雖稍過而一貫之悟端可想矣

毀譽章

刪正云誰者對人之詞與無字不同不可混看有所試謂已有徵驗非謂知其將來也若說知其將來又是譽了○如此說誰字正與斯民也關情　管云直道是非之公也行行於民也言三代之王皆以是非之公行於此民我又安敢謂民心之不古而以毀譽之私行之哉所以二字有深意蓋推三王導民之深

心無非欲率天下之不直以歸於直也夫子以直道附盛王即竊比老彭之意而共欲易無道之思隱然見於言外矣又云玩夫子斯言實有執古御今之意蓋將以三代之是非易流俗之毀譽也若謂今此之民依然三代直道之民則下章何以悼史官之闕文示衆好惡之自察

史闕文章

蘇長公云二者雖不足以損益於世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故聖人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旅次湧語云史闕文不忍盡書也爲尊諱爲親諱爲

賢諱故有闕忠厚之道也必欲詳書史職雖盡而仁恕遠矣○如此解深遠即如舊說亦自好孔子書夏五便是闕文樣子

巧言章

爲巧言所亂只是入德不深爲小不忍所亂只是識見不徹此雖非章中正意不可不知

衆好章

可疑正在一衆字好惡至於合衆不至大奸人便是大奸人所以不可不察

弘道章

責成人意只重人能二字不重弘字　究而言之人未生以前道之名亦不立連道之得名亦是人能故曰人能弘道此人字即匹夫匹婦亦是若說道能弘人何不能弘愚不肖爲賢智又何不能弘賢知爲聖人道真着力不得　訂釋云言人能弘道可矣又言非道弘人者蓋君子之大大於道則人亦以道而弘究竟乃人弘之耳此言豈爲藐視形骸而高譚性命者發歟

過而章

大意只是誘人改過

終日章

思不如學夫子對徒思說耳所謂學者正是思學並進若舍思而徒學亦自有病在　羅近溪云學之巧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管云玩無益兩言似猶是四十不惑以前事至知命後則言忘食於學不言廢食於思矣又云朱子曰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武進唐中丞曰此必聖人志學以後自覺心體流行尚有未純一處故發此猛心耳愚謂二說皆有味然皆以仁學蔽聖學也夫子兼仁聖之

學仁學至於無我之盡而止矣聖則窮神知化不可致思而思實聖功之本也故工夫至於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前後任其天機所觸窮心路於無脩無證之處以觀究竟之若何此作聖之學而亦仁體流行至此固非理有未明而勞心以求通亦非欲有未盡而凝神以求净也然自知命以上大段着力不得則仍學以俟之而已此章正合仁聖合一之宗愈窮則愈無盡非顏子卓爾末由不能透此消息也

謀道章

疑問云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打從謀道不謀食

說起 耕也句見謀食者未必得食學也句見不謀者未必不得得失皆非關於謀正見食之不當謀也

知及章

水西答啟云只一知及亦未易承當是已見道了仁守工夫不在知及之外只靈明處不息便是仁守莊禮工夫不在仁守之外只是仁守之充實光輝處

無垢語錄云或問所見與所守孰難曰所見難或曰今人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所見而失之曰不然只是見不到耳今人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見之審也設陷穽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多矣彼見画虎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真則喪膽失志終身不敢入山林其理可見 龍谿云問知及仁守而猶有不莊以禮之疵何也此是古人精一無畫之學知字甚重譬之一室身心都到在此方是知及之仁守之則當常住在此誠住在此些子滲漏處都照管得完全要之一知字盡之矣仁守以下只是知到熟處非有二也 管云動之以禮正從心不踰之事未可謂氣稟學問之小疵也重智仁不重莊禮正近儒宗禪之敝習 章中數之字所指安在真不可解時說以爲道爲理爲至善之所止處合之於莊涖句幾不通矣

一說之字俱指民說最爲有理今却難從

小知章

中玄云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蓋不能不足以爲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爲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豈以君子必但務其大者而細事便不可觀乎

民仁章

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卽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爲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卽以利害論而仁又獨有利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語 論語

測云何以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水能溺人火能焚人也所以能焚人溺人者何也與我二也何以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存則人心生也生生而不息也所以能生而不息者何也與我一者也　民字卽天生蒸民民字

當仁章

不讓于師只是形容一當字　許敬菴云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起詩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爲已任曾子當之顏曾遊于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遜夫子也

貞諒章

淮海云貞者允執厥中也諒者執中無權也貞者固守其禮義也諒者死守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貞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也諒者言必信行必果也貞者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一歸於正也諒者拘經泥權而不知其正也貞者以天下之理爲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已之見爲主有私者也貞則不諒不諒然後見其貞諒則不貞矣貞與諒所差只毫釐諒非有出于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雖謂之諒卽是貞但有我但任已雖謂之貞亦是諒

敬事章

後直是絶是念而不存于胸中觀注云後獲之後可見

有教章

論語測云教者爲類而設也猶醫者爲病而設也教也者變其二而復諸一也一則無類矣　王宇泰云有無二字相爲呼應人之有類以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

道不同章

不同謂道術不同也如尚同尚異貴先貴後之類若

善惡邪正之不相謀又何須說

辭達章

塞者通之隱者著之達之謂也未達不可無辭既達何必多辭達者辭之則也故曰而已矣

師冕章

義府云冕之來冕自有相者但彼來見夫子哀矜之心自不能已故不因彼之有相而遂止必歷歷告之此卽文王不侮鰥寡帝堯不虐無告之心也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聖人一言一動皆此心天理之流行本末精粗一以貫之方告時亦安知此是

道因子張拈出是道故見是道　袁七澤云子張疑此小事未必是道殊不知共由之謂道有能有不能者不得謂之道今哀瞽者而告之不獨聖人能爲即闒閭之愚夫未有不能者豈非古今共由之道也哉故夫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知乎此則知聖凢十二時中行住坐卧無一毛頭不是道矣

顓臾章

疑問補云季氏將伐顓臾只是個欲字欲便無厭無先王故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　又云夫子欲之是一篇大主意冉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夫子却

深惡之又從此個欲字直究竟到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　又云夫顓臾三句不可分三項說是叠叠說來之詞總是反覆明其不可伐　又云始夫子責求之過冉求就說夫子欲之及夫子說到虎兕出柙處冉求并季氏之欲亦爲之掩飾故夫子責之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又云固負固也故下文有遠人不服之說　又云上下各適其分曰均均則嫌隙不生而和和則國家世守而安矣均安中著一和字最妙　又云夫如是者如是其安分而無欲也安分而無欲將無冀於國中而況遠人乎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而不事於兵既來之則安之而不利其有非内治脩遠人服之說　又一說遠人不指顓臾說東坡論語解云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疑問補云冉求說不取顓臾是季氏子孫之憂夫子說季孫如此行事即是及身之憂而且在蕭墻之内

禮樂章

此因當時天下無道而發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

可想見其感慨之深　獨言政不在大夫者明是目擊時弊而發刪正作兼天子諸侯說牽強　曰庶人不議隱然有自傷作春秋之意使天下有道我庶人也亦何爲冒知我罪我之嫌而輕議天子之事乎

祿去章

此即以上章五世之理斷之定公五年陽貨已囚桓子子孫微當作已然看故者既事之詞

三友章

夫子只淺淺說友之益者三損者三如此如此而友之則益矣如此如此而友之則損矣只如此說而人

之當趨益而不趨損，已在其中矣。今人必重看友字。謂不友如何得益，不友如何得損，非不有意，却非當日語氣。三樂亦然。　直諒等句不與下三段作對，下章放此。

三樂章

疑問云：禮樂主心上說，節者心一于正，反而必中其節之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是禮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節。

三愆章

舊說以此章爲時然後言，以時說後言，說上二句亦可。未見顏色句未盡，未見顏色，不專在時，已可言時說。凡人之言須與受言者之色相當，其間剛柔揚抑，真有不可預先打點者，於此不見，則所言必不能中肯。如孟子論卿王變色，便曰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亦是見色發言之妙之一節。

三戒章

只時時心志爲主，而不隨血氣轉移，便是君子之戒。要知三戒只是一戒。　輔氏云：夫子教人以志氣之常馭血氣之變。　管云：戒亦有要乎？曰：克己復禮至矣。其次持其志，毋暴其氣。

三畏章

或疑三畏不足以盡君子，假令君子堤守三物於胸中，不幾於執着乎？曰：此人論君子之詞耳，君子則戒慎恐懼，無時不畏，無事不畏。人於天命、大人、聖言，視之而若見其有三耳，其實三畏總是一心，非以一心貫三畏，而以三畏貫萬事也。　疑問云：畏不是空畏，存敬畏之心，便自實心體會，以求無愧於三者，方於身心學問有大裨益。　又云：三畏不必俱，頂天命俱頂天命，則是一畏，非三畏矣。　朱子云：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知雖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

生知章

疑問云：此非氣質不同，有此四等之說，夫子只重一學字。人心莫不有知，不待學而知者，惟生知耳。其次皆要學，學則皆可以至於知。唯困而不學，斯爲人品之最下者耳。苟知學焉，豈遽爲下哉。　答問云：玩末句斯字，則二次字非是言相遠，乃是言相近，謂皆可與生知同歸也。　象山云：生知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九思章

許云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道理豈不如此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反求而得其理也假如視不亂視一舉目則便思明聽不亂聽一傾耳則便思聰思明思聰收視返聽始不爲亂色所蔽姦言所惑以至色貌言事疑忿見得莫不皆然凝精斂神常依天則無輕動於血氣無汩亂於嗜慾此正所謂近思之學也思者九而所以思者未嘗非一也先儒謂養之未發之前持之方發之際當知聖人之意工夫自不得不然而或者以無事而思則妄想臨事而思則

無及者此皆未嘗寔用其力而徒爲影響之見難以言學矣　心之官則思方其未感不能先設於中而原非槁滅及其有觸自然應用於外而非費矜持故曰何思也何慮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固非妄想於未事之前而臨境絕不提醒亦非檢束于應事之際而支離有碍虛明此思體也然則何以獨言九九者就天下與我相交觸而我與天下相應用者不過是九件故思亦若與之爲九耳若論思之體且不可言一而況於九若其感通之故雖百千萬億而無思之體自若也況於九乎

見善章

疑問補云此章論人品不以自潔爲高而以濟世爲大蓋天之生人要使有用於世不使自潔其身而已者世有一項人揀擇善惡煞極分明真知趨避此比同流合汚的高出百倍豈不足尚然只結果得一個自身未必能擔當世道夫子說我也常見這樣人與我所聞合殊不爲難也等而上之有一種經世的大人方其窮居砥礪名節尋求所志必欲爲天下第一等人及到行義時又務達吾平日所志之道以大涵養爲大設施不求一善以成名不止一身之自潔此

聖賢豪傑其人而世不多見者故夫子說聞有是言未見有是人以深致期望之意焉俯仰古今權衡人物夫子煞大有感慨在　志與道總是一件但當其隱居不得不謂之志當其行義不得不謂之道耳若人者只是素位而行初不增一念於其間也若窮居而預擬設施大行而動心掀揭這便不是求志便不是達道　刪正云窮則念念不漏達則念念不差思疑此章亦慨潔身之不難而扶世之不多見蓋有感於沮溺丈人之流而發也

齊景公章

王直云崔杼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為
政景公莫之問也覩其於牛山於路寢一再與晏子
感慨之言直欲無死以長有之不知其隨死而泯也
孰與讓國之夷齊千古猶生也哉故夫子並舉而嘆
之○此亦小有意然只閒閒說亦自雋永

陳亢章

有意於遠其子則不能無意于與其子矣遠與與一
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曾明白

邦君之妻章

張南軒云春秋之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有以

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者矣記者記此正其名所以
責其實也　余意此等必夫子平日所言而門人記
之無疑亦見當日已無此稱謂故夫子言之門人記
之猶詩人陳古義以見今之不然也

四書說叢卷之九終

四書說叢卷之十　　論語十七之二十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陽貨章

講錄云陽貨之問都着在夫子身上夫子之答却不
認在自已身上說吾將仕矣亦只閑閑說不頂懷寶
失時來　陽貨無數機關到夫子身上一些用不着

性相近章

陽明云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
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
則同耳　刪正云儒者學孔而憚於異孟故以此性

兼氣質而言性只一個何曾有兩個天命之外別無
性矣惟其出於天命故其初皆相近二者皆繼之者
善不大懸絕也習相遠只就惡一邊說善者雖造到
堯舜於本性無纖毫加益惟惡者日趨而日遠耳
孔子雖不說善却其所以相近者何物　孟子救世
之言也不曰善不足以破當世之言不善者故其詞
寔夫子開論性也只言相近而理已足矣

惟上智章

既曰性近矣使又有此不移之兩人所謂相近者安
在此論習也非論性也性無智愚智愚者習也智習

而上愚習而下則習之極而疑於性矣不知正是習遠之極處而性之近者自若也夫子恐人執其上下已成之跡而遂疑性有善有不善故覆周帀言之必如此說方無病○此楊貞復先生說

武城章

徐岩泉云或者見弦歌二字將道泥定在禮樂上禮樂豈不是道但道自該得大豈止禮樂 管云聖人無誑語既是子游學道之言則前言之戲何當也蓋莞爾之中夫子含有微意焉舉國不與禮樂而獨用於武城何異於一葦障狂瀾故戲謂若不必用者然

此傷時之感也夫子爲中都宰不用弦歌蓋聖人之欲試而不輕試者多矣使子游之弦歌用於周公未衰三家未僭之先夫子此戲亦無着落

公山章

聖人之用公山自有妙處非庸人之所能臆度吾其爲東周乎說得宛然在目却不說如何下手令人代爲作用恐未是聖人手段

一說丹鉛總錄云程子之意曰夫子作春秋始於平王定王風於黍離錄西歸於鄶風采美人於簡兮蓋未嘗一日而忘西周也故曰吾其東周乎言如有用我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意不至于文武成康之盛不止也

問仁章

觀子張問行問達論交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學問者也患不在枯守一心正患不以本體寔勘之宇宙故夫子告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恭寬信敏惠豈是知了便是的須是平日有一段篤實工夫方能發皆中節有感必應若是故又說下五句見未至於此猶未可謂能行也總是鞭子張以近裏與論行論達亦同意

佛肸章

疑問云其可以自試于磨涅處全自其心之神明變通來此聖人自信得過者故下文緊頂吾豈匏瓜也哉二句見得天生聖賢將使見用於世安可置其身於無用之地哉 玩匏瓜二句想見夫子乘機遘會便爲人之所不能爲爲人之所不敢爲處 疑問補云游立軒云不爲匏瓜見可爲則爲如其不可則操縱之權固在我矣非止言吾當爲世用而已此語何等員融

一說熊谿云有形有色故不免于汚壞所謂器也夫

子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得而淄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

六言章

口義云蔽是為意見遮隔了一層此理便通透不去隨分你外邊做得近似只是氣質之偏不是達德好學而好仁等此便是學不好學而徒好便是蔽一則心體為主以觀六者之變一則六者為主而以吾心從之　袁七澤云正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　漢儒云學者心之白日

一說義府云六言只是羨慕六個話頭好而好之原未嘗實有諸己故不曰六德而曰六言

學詩章

疑問云小子何莫學夫詩學字重全是要它于諷詠中深加體會工夫故下文下可以遠之邇之多識等字若只說詩有許多好處於吾人身心何益學之何幹　蔡氏云愚按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怨群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有可得矣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乎且可以興可以觀亦隨讀者之有觸而能自得之非必指定其可以興其可以觀也

周南章

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為二南豈教其求之於二南正教它邇入本原來果於此通透則家國天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阻間故曰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禮云章

淮海云玩四云字兩乎哉不說出和敬字而詠嘆滛泆使人深思自得有無窮意味

色厲章

刪正云此必指當時在位之人說故曰譬諸小人世之真能為小人者必其具小人之才者也此大盜也惟此一流人既無其才而好作曖昧其寔無時不慌無人不畏即譬之於盜亦是穿窬之盜耳鄙之之甚也

鄉愿章

孫奕云注原與愿同非也所謂鄉愿即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依僞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

原人是爲德之賊也 中玄云鄉者鄙俗之稱非是若鄙俗之人則人方鄙棄之何以能亂德 饒雙峯云一鄉有君子小人鄉愿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汚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 周汪云所至之鄉輙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故曰鄉原 王龍谿云鄉原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所以爲德之賊

道聽章

管云道與塗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道聽者聞言而未反于已塗說者影響而輕述于人此鹵莽滅

裂之徒豈能潛心入道故曰德之棄

鄙夫章

謂之鄙人則識見庸陋志趣卑汚非夫世之大奸大惡也故人多鄙之亦忽之唯鄙且忽之故以爲不可與事君然亦不必其不與事君孰知未得患得旣得患失而充其患失之心遂至於無所不至始之所謂鄙夫者眞天下之大奸也眞天下之大惡也蘇子瞻告神宗曰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于患失其禍乃至于喪邦可爲此章注疏 王遜季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已至於不可形容矣今人以形容形容之反淺

三疾章

陳用之云人身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戾性之有疾卽身之有疾也 原旨云曰肆曰廉曰直猶是本證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爲別候故曰亡此卽氣習以驗風俗

惡紫章

初問云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爲邪眩遂有

正不勝邪時節紫眩而朱奪矣鄭奏而雅亂矣利口信而禍基矣若曰似能惑眞則紫何常似朱鄭何常似雅只爲人情易趨于物欲故不覺爲欲所動邪以勝正流禍無窮故夫子惡之 疑問云此猶詩之興體專重下句○愚按奪朱亂雅亦人心之變非小事且曰奪曰亂曰覆三字一例似只平說爲長 管云孟子佞與利口並稱而此不及佞者葢佞以才稱不專尚口利口則無佞之才而有其僞其害尤速故云云

無言章

朱子語類問予欲無言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又更說個甚底若是言如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原旨云四時行必有所以行之者百物生必有所以生之者於此體會則天理流行之妙不在亭毒而在吾心　餘杭政禪師有問師以禪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暇曲折但日夜傾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　荅問云人若

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夫子不倦處

孺悲章

孺悲不見之故無攷或曰哀公使之來學其意未誠故堅其志亦未必然

短喪章

管云此必宰我居喪至於期月自覺哀心已退不樂於矯情違俗而以真情質夫子也曰安亦其時自反之心而不敢矯言以欺夫子耳　愚謂人所禀眞不能無厚薄觀子夏子張終喪鼓琴有成聲不成聲之別槩可推已先王酌人情之中制為三年使厚者不得任情以毀性薄者亦不得率心以廢禮非謂人子之心至三年而遂盡亦不能必天下萬世之人心皆三年而始盡也宰我天禀原薄自反哀情至期已盡故問短喪正本禮之所自制言之若曰禮生於心者也心既散矣僞禮何為乎故夫子亦不與之論禮而直以心之安不安提之冀其痛也至我真不見其不安而夫子無如之何矣乃于出而復以三年之愛天下之通喪儆之見予即獨有所安而報三年之顧復倚人世之常禮亦自有不可恝然安者舊說痛詆宰

我固不深思即謂有激於世之居喪僞飾者而有此問則聖門弟子亦大不着裏矣　明農漫語云宰我憂禮壞樂崩正是不知禮樂之本食旨不甘等句正是禮樂之本　朱子云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無所用于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一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者故夫子不之荅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二段論理極是但宰我只是敘人事之更變以喻人心耳文氣似不須深論　讀書記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于父母乎此詰問

之詞正打動他處。

飽食章

義府云心是活物無所用便放心放便無所不爲曰難矣哉所包甚廣。 疑問補云難矣哉凡二見一見於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一見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可見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義上

尚勇章

初問云勇是血氣粗處義是鎮壓血氣的精微處存疑云義以爲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乃大

勇也

一說疑問補云義以爲上者以義爲冣上事也與尚字稍別

有惡章

删正云仁者愛人君子宜只有愛無惡故曰君子亦有惡乎 夫子之惡惡其心體之不明子貢之惡惡其心術之不正 下流不專以位人品之流於汙下者亦是觀後篇以紂爲下流可見

女子小人章

所以難養者不在女子小人謂我所以待之者誠難也。近之遠之此便是病善養之法亦不是不近不遠之間正身以率之寬嚴皆是 遠生於近近之不可方有遠。

四十章

夫子曰四十曰五十限年以鼓學者之進也

微子章

殷紀云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箕子乃爲紂所囚或問云論語以事之難易爲先後故與史書事實者不同耳饒氏云當以論語爲正顧涇陽云或去或奴或死總只一副心腸却各分頭去做凡皆多方設法

爲感悟獨夫地也其說甚妙由今思之微子以宗子而奴與死皆不安箕子以父師而去或死亦未安使比干於去奴之後而不死或死於微箕未去未奴之前又皆未安唯其雖總爲獨夫計而較三人時位情事由乎天理而順卽乎人心而安更無有絲毫遺憾故夫子斷之曰三仁 王弇州云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 夫子曰殷有三仁見不獨剖心之比干周不得而有之卽封宋之微子陳疇之箕子亦非周之所能有也夫子殷人也非不知天命有在然爲宗國痛不無興亡之感觀其屢

稱文王太伯而不及武王其意槩可想見。

士師章

玩何必去父母之邦一語則知柳下惠之三黜不去者不忍去魯也不忍去魯而以不必去魯應之讀直道枉道之論和者之氣象溫厚悱惻千載之下猶可想見。

齊景公章

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亦不爲薄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則當年累世之讒入而治心懈矣孔子之行正在於此今人必欲說壞將君故併季孟之間

亦說他不是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孔子豈遂樂而安之乎。

一說管云以季孟之間正指尼谿之封一事指田祿非指禮遇。

女樂章

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己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甲慮無不強魯而弱季者桓子恨之深獨其所持正又進用由己去之苦無策耳齊人窺見是意故敢於行間而不虞不受桓子亦樂於齊之有是間故明明受其餌而不辭外借際于鄰國內分謗于主君而陰以快其強國削家之憾此意夫子窺之深矣即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于魯使郊而膰焉夫子猶行也不然桓子果誤於一時則夫子行矣可以悟矣引躬自責以反優游之駕可也寧待死之日而始悔不用耶記魯論者不圖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楚狂章

楚狂丈人之流皆非無與於治亂者也獨其所見不如孔子之大故潔去就於一身而分治亂於天下耳

夫子以欲傾天下之否先解賢人之跋故下欲與之言使子路反見之即周流轍環之心也楚狂丈人以既絕用世之念於心豈復聞用世之言於耳趨而避之至則行矣猶然斯已而已之心也然絕而唯恐其聞則聞而不能不動可知矣故曰非無與於治亂者也。楊兆開云楚狂以鳳尊夫子鳳治則見亂則隱正其自謂耳若夫子何分於治亂

沮溺章

管東溟云夫子以聖德當亂世每多傷感之言然其平日寂苦心處則見於此章憮然數語蓋當是時上

無可恃之天王下無可倚之方伯宗國旣以女樂而去列國又以伐木削迹而窮憤世者將棄斯人爲無可與而與鳥獸同群焉而已矣夫子則天將以之爲木鐸者易世之責安辭欲易無道之世則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心亦寂苦矣至於易世之志窮而後欲以斯文待後死焉則又以萬世之人羣爲與也然味有道不與易之言則世有皇極之君而推援偶虛夫子自依遯世之中庸而不悔

丈人章

踈云子路曰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

述○按此最近理若謂丈人挈挈以行則子路向誰人空語乎　投淵洗耳隱者之心也乍露倏藏隱者之章也大凡隱者多跡晦而用奇楚狂之歌而過也知孔子之必下也丈人之雞黍見二子也知子路之必反也故設其局以自發舒其崎嶇歷落之態使天下萬世知我爲非常人耳必以爲諷孔子招子路未必然也後世如魯連却帝秦發聊矢蹈東海不復見同是一局

逸民章

逸民非遯世則混世大抵商周之季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夫子棲棲道路楚狂丈人之流猶欲接言通情以廻其泉石之轍而至是自托於逸民之後也雖曰我則異於是而意則滋戚矣　逸民中間有三黜不去及端拱南面以君吳者恐不可曰無位之稱曰逸民者猶言天地間之討便宜人也彼見時不可爲不以其身上擔子但以得行其志爲快若孔子則欲以有道易無道將身與世不分作兩世可不可卽我之可不可也如何逸得故曰我則異於是　疑問云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

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亦尚志絜身之流也所稱逸民者意在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無別行外此亦不足以見二子也　包氏云放言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降志辱身對不降不辱的看隱居放言對言中倫行中慮的看　廢中權謂當是時止有一廢卽廢是道理也故曰中權如信陵君飲醇酒近婦人亦是其善廢處　諸子惟先有可不可之見於胸中故卽可不可得當自是有可有不可夫子不先立可不可於胸中故卽可不可偶與二子合自是無可無不可　許敬菴云虛齋謂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

當有可不可在愚謂事既有可不可卽心有可不可雖有可不可而實無可不可此所以爲聖之時逸民唯寘身宇宙之上所以立品夫子唯委身宇宙之中所以無心　疑問云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妙在唯其時

太師章

說者以夫子正樂而諸工散非也夫子自衛反魯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此則其末年樂衰之事耳　管云夫子嘗言三桓之子孫當微又逆斷季氏有蕭墻之禍及兩楹之奠未久三桓果爲魯君

所逐使諸人不去歌雍舞佾豈無爲所累者哉摯賢太師也亞飯以下亦多同心故先幾遠禍踰河蹈海有由然矣記者記此于逸民之後魯公八士之先傷今懷古之思深哉　陳潛室云記此篇于歸女樂之後不無微意　原吉云曰適避地也曰入則終身焉而已矣

魯公章

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于貽謀之過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刑耳故記者于魯事曰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不然論語非周書也胡爲而記此乎　疑問補云此魯初事也叙於衰周之後煞何等追慕

八士章

原吉云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特記篇之始末以見商周興衰之兆　王宇泰云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室盛時賢人之多所感深矣

士見危章

初問云人能于生死義利關頭實心見得破于幽明始終處實心有所感此是煞有學力能壓倒死生義利融貫到幽明始終矣非本體上極明白精神極透徹者不能其可已矣者深許之之詞

執德章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而曰焉能爲有亡則子張之所學可知矣子張蓋窺見仁體而以萬物一體爲學者非如後儒狥外爲人之說也

問交章

管云有容有拒者君子擇交之常矩有容無拒者聖

人翕受之大德言若相反義寔相成子夏之門人旣以交道問子張則因其不足而進之正愛人以德之道也訓詁家不必又持一說以稽其言之獘

一說君子尊賢二句是引語眞是交道之的子張却添出我之大賢四句其勢便不止容衆人而容不肖不止矜不能而矜濟惡矣反不如子夏拒之之爲自守也故曰過猶不及

小道章

此只就小道上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則執御游藝亦道也　管云夫子常慮子夏爲小人儒今其言如此

則其進於君子之上達可知矣

日知章

疑問云言吾心固有而易亡者日求知之已知者勿令忘之日月二字要看得活若云日日去求總之不要復亡失了此眞是惟日不足猶恐失之故曰好學

補云二語猶言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語意言日月不可虛曠也非必以日月爲計也要看得員融

一說此章論知也人心常知則方寸之中孰爲亡孰爲能息息分明亡消亡也知能合一其知處卽能處也日月勿泥所謂通乎晝夜而知也如此豈不是好學

博學章

學問思辨皆所以攝心而非心也然合所攝之心心更將在故曰仁在其中　朱子云凡言在其中者非在此而自在此之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爲仁然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與祿在其中直在其中同語氣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擇來問是疑後問此意極好吾斯之未能信爲不會疑兩從疑情上問卽是切問從疑情上思卽是近思若不會起疑情而汎汎問之何等不切

漫天漫地思之何等不近故有參話頭一生不透者不曾起疑情故也

百工章

學以致其道只重學字學則自然致于道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

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之者北方之學没者也此說致字殊妙

小人之過章

必字當看

三變章

三變自望之即之聽之見來君子未嘗有變 紹聞編云須逐三句理會又合三句理會方可想見其彷彿

信而後勞章

疑問云信只是自家誠意之懇惻實心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自家信得過則人自信得過故可以勞可以諫若說必待交孚則民信君信非一朝夕之故設有事當勞時當諫亦將曰是未信而始寘之乎

大德章

朱子云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愚謂此是專力於大之詞若是大德不踰小處亦必可觀 尋孔云所以子夏之學其後流而爲莊周 饒雙峰云此是論觀人之法若以之律己則一毫不可放過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如何可出入得

一說龍谿云大意言但得大段頭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于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悟後語也

洒掃章

蔡虛齋云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高于子游 口義云本就在末裡頭精義入神就在洒掃應對裏頭聖人教人都只下學的事其精義入神在學者之自悟耳可以神會不可以言傳也孰謂末之外別有本之可言哉

刪正云譬之天只是一雨而草木得之或培其本

或暢其枝各各不同君子只是一教而學者聞之或得其大或得其小各自不齊在君子焉可誣其未至也君子只謂下學而上達自在裏許須玩它焉可二字 玩子夏之言則知君子之道即聖人一貫之道而門人小子自得之爲洒掃應對進退耳非子夏不教之以本也

仕優章

問子夏之言似爲當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則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

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疑兩句次序顚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紹聞編云、主學而言則仕爲餘用。主仕而言則學爲餘功。互相發也。　子夏之所謂學。亦誦讀之學耳。

喪致章

崔子鍾云、致推而極之也。喪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　哀者喪之本情也。能致乎喪則情文之備不待言矣。而止者不滿其哀之量不止也

吾友章

管云、難能者服其才量之宏大。未仁者病其心德之

未純。未之爲言亦謂在若有若無之間。而非以爲不仁也。諸子皆稱日月至焉。而獨以不仁料子張者。蓋仰其才高而有責備之意。

堂堂章

管云、堂堂者言其光明正大之氣象可爲人表也。然以其才局太高。而深沉未足。故難與切磋而爲仁。又云、子張問仁。夫子進以恭寬信敏惠之德。其論友道。則於人何所不容。質之近仁可知矣。子游獨謂其未仁。曾子又謂其難並爲仁。何也。曰子張有善人之體段。而心欠密。有聖人之光輝而用欠藏。動多於靜。用過其體者也。在夫子則以仁師之。而顏子子貢則以仁友之矣。子游重本。曾子守約。皆謹嚴之學也。而曾子尤爲縝密。與子張之闊大正相反。故不能與之並而爲仁。然子張嘗強曾子事有若。亦豈好高而不可輔者。必有與之並爲仁者焉。特不可與曾子並爲仁耳。觀此言則曾子以友輔仁之學。亦近于子夏之可者與。不可者拒。而其引進門人。不無遜于回賜可知矣。

自致章

胡氏云、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

孟莊子章

或疑莊子之父獻子也。其人與政之不改。何足見稱。蔡氏云、唯善而不改。正見其難。未爲的論。愚意莊子與季武子同朝。武子之父文子亦賢父也。相三君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武子不之遵也。夫子將有感于武子而稱莊子歟。存以再質。

陽膚章

得情須根上失其道來、蓋得其所以致刑之故。將痛之不暇而忍喜乎。　卓吾云、世之能聽者非少也。而

類以得情爲喜者由其不能視民如子也子之訟於父母豈有以得情爲喜者乎隨諸子之曲直而剖判之不得已也而其心則惟欲子之無訟也

紂之章

疑問云此不是爲紂分解是警惕人下流決不可處

君子之過章

君子有偶然之過如顏子之過是也有不得已之過如周公之過是也大較是光明正大在人目前只一無心說它不像

公孫朝章

王宇泰云大是形而上者小是形而下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自賢不賢之分量見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自夫子之分量見也賢不賢自分夫子自合自賢不賢識之有大小自夫子學之無大小

管云宰我稱夫子曰賢于堯舜而子貢第曰夫子焉不學孟子稱孔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聞而知之而子貢則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事張皇而其大自見且藹然爲下不倍之心法可謂論聖者準矣

宮墻章

由地位勘出識見由識見勘出議論大是有根柢之言 不得其門四字子貢雖是淺提叔孫學者不得草草看過試思三十七十豈便人人得其門而入

日月章

一說管云日月非但形容高不可踰已也意與曾子江漢秋陽之狀相同葢日月明出地上夫子之性體澄徹匪夷所思似之也

爲恭章

參疑云天只是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聖德妙入無形故亦同天前註云日月言其高此云化不可爲便可見就神化處言非言高也 疑問云夫

子道德神化不在得邦家不得邦家必若此云者聖心之妙不可形狀且亢庸陋姑論其功業可見云耳正如堯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 管云聖人分量亦別固有具聖人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之至聖故又推及夫子之得邦家以究其用也○此意亦好 又云立之四句想原有是語故下所謂二字四句平非教養淺深之說 生榮死哀是狀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真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真如太

陽一没。天地慘闇。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衰。

堯曰章

説者謂門人纂括夫子之言以立極非也。柳宗元曰。此孔子常常諷道之詞云耳。孔子上無堯舜之遭。下無湯武之勢。日聞生人之勞呼怨咨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耳。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荅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而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或謂通章以中字作貫亦非也。帝王當禪受而禪受。當征誅而征誅。無弗中者。此章大意言其奉天以任天下之重。而

不敢怠遑。此帝王大一統之心法也。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等語可見。見禪受征誅不同。心法則一也。　堯舜言道而不及治。湯武言治而不及道。治即道也。抑性反之殊。時勢之別歟。末節約畧言之。見帝王之承天子民者。總不外此。其本則在兢業之心。　祝子小言云。學者不領會中之所以爲中。以意執之。長作胸中一絲影。大有不洒洒在。夫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古之執中者。如人以手作拳。是一不是二。今之執中者。如人以手持物。是二不是一。是二不是一。不執之彼。自以爲失之。即執之猶以爲失之。　蒙引云。百姓有過二句。人都不想得聖人意思出。蓋武王毅然以天下爲已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不得其所。一人不歸于善也。不然。只任責已何爲。　末節初問云。四者皆是心體。堯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襍。便狹小。便詐僞。便懶散。便有我。愚謂四者固是心體。但人心必有至一者。而四者始應用而形。謂四者爲精一之所必該則可。謂精一正在此處則不可。且本文對得衆人任等字言。明是言治法。非言心法也。治法不在心法之外。然相濫亦不是。

尊五美章

疑問云。擇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可見王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而勞之。　正衣冠尊瞻視。非別有一心在外面用。只從心之無敢慢者。發于威儀之間耳。疑問補云。虐暴賊是急迫之惡也。若有司一事。是悠緩之惡也。　又云。看孟子凶年饑歲至上慢而殘下也一段。便見出納之吝。其惡與虐暴賊等。

不知命章

一說。海鹽云。命即天命之謂性命字。學者所學何事。而不知天命。雖行詣極其完。建立極其偉。亦只是目

用不知之百姓耳。何以爲君子。

四書說叢卷之十終

四書說叢卷之十一　孟子一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孟子大意

韓昌黎謂孟子非軻自著其徒公孫丑萬章附益之非也無論其微言奧旨即對齊梁諸君數章挑發警醒靈變縱橫使聽之者筋絡精神提掇其手欲悲即悲欲喜則喜章丑其孰能贊一詞七篇皆救世而作又所過皆庸君下士桀多有爲之言其大旨則在憫人心之陷於功利而亟提仁義以與回之其使人識取仁義之最喫緊處則在性善二字性善二字千古

未破自孟子發之今讀其書無論見牛不忍諸章是性善宗旨即一言一句莫不自性善發源亦莫不是引人同歸於性善眞是濯熱海之清凉指迷津之覺路非獨障三說之狂瀾已也學者以是求之思過半矣　孟子自言願學孔子今按其事蹟之大者與孔子不合有三孔子出疆執贄必聞其政爲貧而仕委吏乘田孟子不爲臣不見爲卿不受祿一不合也孔子執輿問津鳳衰狗喪蒸豚之外不聞拜何人之餽孟子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七十五十不損滕薛二不合也孔子無日不尊周五世四世三世之論痛見乎

辭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孟子曰勉時君爲湯武而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三不合也是皆有說是以君子論其世也當孔子時諸侯皆周天子封建之苗裔也士雖異國皆有君臣之分焉是時而倡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嘗從華士之誅矣戰國則不然其人多卿大夫竊國爲諸侯者也在彼則君臣之義未正在我則賓友之分可托故欲見則見臣則不見卿之則可祿之則不可若倣古賓臣師臣之禮行之因以重其身而亢其道意若曰彼猶之卿大夫之未受命者云爾是一說也諸侯既

以竊國君國因以長士下士令是時而孟子獨敝車羸馬伐木削跡之事不立至乎莫若就世主之虛禮而急實之因以重士之聲價以漸挽士賤之陋風此亦隨時之權教不得已之苦心也又一說也若夫戰國之周非復春秋之周也卽有管仲其孰能尊之且所謂七國者非篡姜之田氏則分晉之三卿也假令有行湯武之政者起與之爲代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何不可王之有非識時務如孟子不能見到此也是又一說也曰然則與孔子不同歟曰孟子言之矣其趨一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見梁章

王曰兩節反覆言利之害的確指仁義之利人王斷斷當務仁義而不可一向於利　許白雲云王曰節正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止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才出分外則百者望千千者望萬攘奪不已國隨以亡好利之勢必至於此　曰何以是商量謀利之詞　舊說未有仁義二句不可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孟子亦言利矣○愚按此正迂儒之論戰國之君中於利者已深欲以空空之仁義奪之其誰信焉且孟子好勇

好貨好色猶不憚以引君而豈諱言仁義之利故再曰何必曰利正見自有仁義之利在何必沾沾言利爲也孟子引誘時君多此類不可不知　疑問云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句見得盡國之人去利懷仁義以相接　末節足上文之詞此文章法也無深一層意

沼上章

惠王看得樂字小孟子推而進之說得樂字大指出一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所以有此不樂處一篇肯綮在此二字　唯其偕所

以能樂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唯其獨所以雖有此豈能樂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上一節如經下二節如疏

移民移粟章

疑問云移民移粟救荒亦有此策不自有倉廩之可發乎盡心之君當於平時求樽節愛養之方極輔相裁成之道使衣食自足凶荒有備禮義興而天下向往此之不務而臨事支吾可謂盡心乎狗彘人食而不知檢平日之視民猶輕於物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死而專罪歲歲曷故哉

王無罪歲而行王道天下之民至焉豈直與鄰國較多寡已也　補云救荒無奇然發倉廩以賑濟尚救得一半若止移民移粟則轉死者不可勝計矣乃知平日樽節愛養凶荒有備者醫家所謂治其本也臨時發粟賑濟醫家所謂治其標也移民移粟盡心云乎哉狗彘二句是孟子標本之良劑惜乎梁惠之莫知也　王道之始不可說洪荒甫闢政教未興只言王者如此愛養使民生死有資則王道之規模已具又教之以樹畜作之以禮義則政成俗美而王道大備矣二節自是一套事但敘致如此耳　謹以學術言學術之邪正人心風化之所由關謹之者一出於天命人心之正而一切異端如楊墨之類不使些須夾雜其間也就所教之中又舉孝弟申明之孝弟乃孟子仁義大頭腦處於此處得力則仁義沛然性善之本體呈露矣　一說刪正云衣帛食肉必五十七十者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孝弟之義已明矣故欲其申之申者重明也非徒丁寧反復而已○如此說亦不礙但文義申字似根謹字來

承教章

人主之不能行王道由於真心不動真心不動故不知政之可以殺人孟子因王之承教緊承狗彘節一一挑發翻出其病根猶以為未甚切故以為民父母四字感動之尤恐其未必省復以無後二字警懼之人思及於此即八珍在前騶馭在御亦將閣匕而不忍食蹴足而不忍乘者矣動得此不忍之心方可與言王道是孟子善起沈痾手段亦是孟子性善宗旨一部孟子只如此看　為其象人而用之不說到殺人狗彘之漸處須說得甚輕則使民饑而死處方懇切

晉國章

惠王急於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不可性急姑且就省刑薄斂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我整暇收彼疲敝有不戰戰必無敵矣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以沼吳正用此法孟子正教以報怨之長策非是要他救民不報怨也孟子於戰國之君大抵乘其所欲而引道之不似宋人之迂濶　暇日之暇非空閒之暇所謂化國之日多舒是也如世說則孝弟忠信必待耕耨之閒而後脩矣豈通也哉

或問孔子稱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又屢

大管仲之功爲其尊周室也孟子則勸時君行王政以王天下如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仁者無敵不一而足者何也曰學者尚論當論其世春秋時周雖衰微共主之義猶在降而戰國東西周不足當一巖邑卽暴虐不至如夏之桀殷之紂而微巳極矣且所謂七國者非猶夏之楚則篡姜之田氏而分晉之三卿也非復周先王封建之舊矣僅一秦而又方甚肆毒彼曾不知置天王於何地而又何必顧之諸侯王果有起而行仁政爲湯武者非與周爲代也與六國爲代也何不可王天下之有但能行仁政則爲天吏不能行仁政則爲以暴易暴而不可耳故曰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意可想見矣昔有人問陸梭山云孟子說諸侯行王道以代天位如何解後世疑其教篡奪之罪答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稱之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又曰伯夷不見此理武王見得此理故當春秋而不奬王室便是無君當戰國而仍執仁管仲之成案便是不識時務○餘倣此

見梁襄章

孔子刪書以秦誓爲之殿巳知周之繼以秦孟子當七國搶攘之時而曰定于一巳知封建之必變爲郡

縣但秦非不嗜殺人之君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乃定耳　講錄云凡出於心所同最一一故定人各有心而其要卒歸於好生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曰孰能與之猶是以威力論庸知民之望仁君如稿苗之望時雨乎可見戰國時舉世無此等議論人心亦無此機括唯孟子一人發之有功於世教眞大

見牛章

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齊王志向桓文則悖其眞心與兵結怨以戕生民皆不暇顧故孟

子以王道奪其伯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本原所謂保民者不過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如下文推恩制產等事而已是心足以王矣是一篇命脈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撥動他靈機的轉語下文反復辨論皆從此二句生愛與不忍天理人欲出此入彼然總是一念中萌動若解得非愛字出自然識得不忍奈齊王錮蔽已深不能向愛與不忍源頭分處尋思却只將愛字來分疏故孟子難之以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正教他於愛

字中識取不忍齊王却又哲死在愛上纏故以仁術二字解之又設身當日之事而提破之曰見牛未見羊此眞齊王意中之念偶合之而不能自言之者所以不覺大悅而堂下之心戚然再萌然止見得一牛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保民而王與易牛別無二法有何難者故緊緊承以有復於王者一段遂進而詰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語氣至此一頓徐解之曰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用恩則王不用則不王可見是心足以王特不爲耳非不能也用恩如何不過以我之老幼及人之老幼一推恩而四海可保古人可及矣豈眞有難行而不能爲者今王恩及於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是何物以間於中而不能推歟故緊接之曰王請度之語氣至此又一頓抑王以下王不度而代爲之度也本知王之輿甲兵危士臣在求大欲而故嘗之以快心本知王之大欲在闢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而故嘗之口體耳目皆塞其口使不得轉動也於是極論求大欲之極難而無成保

民而王之極易而有效而總教之以自反其不忍之心以爲本說到此處眞極痛快故齊王亦請嘗試之因遂舉保民之最先且前之至急恒產一事以教之下手又丁寧以自反其本心得其本心自然制民之產而禮義可與王業成於方寸矣所謂是心足以王者也桓文之事豈足道哉

講錄云此章初說出一王字究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不忍殺牛之心也是心足以王者如何善推其老幼以及人之老幼也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如何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便是老老幼幼之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云此章大要所語可盡
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
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則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疑問補云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二字最妙所謂
不忍觳觫之心是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得
於開啓而認取爾人常存此二字一草一木必不忍
傷而況於民乎下文快於心正照此戚戚說一牛不
忍其觳觫而萬民忍駈之鋒鏑此心宜何如度者發
政施仁即從此心發來所謂我心有戚戚焉是也
管登之云齊王不忍一牛之觳觫此際不但無一毫

忍心亦無一毫僞心故曰是心足以王天下後章之
點孺子入井亦然蓋孟子眞知性善之宗者也 愛
與不忍所謂理欲同形而異情孟子欲說不忍故將
一愛字以剔發之連百姓以王爲愛亦是假設疑團
當時未必有此語不如此齊王安得戚戚 遠庖廚
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之
便是此意故孟子實之使之自信見此心雖君子亦
不過如此可見得禹湯文武同此血脉耳 初問云
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妙人人皆有力有恩有明
但自不用耳 疑問云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凡二

見是篇中緊要喚醒語前獨何與是詰其何故後獨
何與是詰其必有故而不加諸民也一步緊一步皆
動其反本意反其本矣亦二見是篇中緊要提掇語
本即是不忍之心註中別解未是 口義云善推只
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見
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差無庸一毫調停斟酌於其
間 權度無情心有情權度與長短輕重是二心與
所度之心是一王請度之請度其不善推恩之故在
何處也 疑問補云君有欲民亦有欲看仕者耕者
商賈行旅皆欲來歸又看天下之欲疾其君皆欲赴

愬則其情可知矣此條數欲字正照求吾所大欲欲
字看 上只大槩說反其不忍之心爲本無實下手
處故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故制產以下指掌言
之五畝節又制產之實也此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井田學校不平看觀制
民之產二節語氣自見

好樂章

古今之不相沿者制度聲容也其意思源頭總是宣
暢其和心世主識得此意欣喜歡樂上下交同即此
便是先王雖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放

辟與咸英韶護無異不然雖事事步趨先王只是世俗之樂耳觀下文鐘鼓管籥羽旄干戚豈有兩樣而一以驩呼一以愁恨意可知矣今樂由古樂直是實話非孟子遷就引君語　齊王曰直好世俗之樂耳是樂之文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是由樂之情直窮到作樂之本　由字不須別解觀今王二節可見　疑問補云甚字最難體認嘗驗諸身而得之此心快樂是爲樂然五官百骸一不如意心能快樂乎要快樂須先寧其心然在寧其五官又在寧其百骸而甚則寸膚毫髮必使皆安寧一無牽疾不自在是

爲眞快樂耳卽是推諸家而家無一向隅者家不庶幾乎卽是推諸國而國無一向隅者國不庶幾乎所謂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者蓋如此　今王四句一樣喝起大有意味　原旨云舉疾首蹙頞而相告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不問其爲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大有意思在

問囿章

疑問云齊王在制度上論大小孟子在民情論大小

文囿七十里先儒有辨意當時齊王旣廣其囿左右必有假文王以逢之者孟子因其語意而開誘之其事之有無正不必論　管云朱子表文囿在三分有二之後論世得矣猶未察其地也周都岐豐山林多於原野囿雖七十里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利安得以爲大齊都營丘郊關之內方四十里卽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耕地焉觀蘇秦說齊曰臨淄之地車轂擊人肩摩則營丘之郊可知已民未沾一毫之利而懼禍滋深安得不以爲大然三代之衰國以四時之蒐苗獮狩爲一重事而民俗澆漓日甚無禁則法弛儒者不可執孟子之說而謂齊國可以無囿囿禁可以無設也

交鄰章

仁者見理而忘勢智者明理而識勢故一則樂天而保天下一則畏天而保其國此是實事非直氣象規模而已孟子言仁智則勇在其中勇原與仁智同體者也但人主動於一己之私則爲匹夫之勇若用以除暴安民則勇正所以善行其樂天畏天之心勇何妨於仁智也故舉文武二事證之以文王較密則周大而密小以武王較紂則周小而商大可見古人處大小之間者不必諱勇但要從計安天下之心而發耳仁智不廢勇自是實理非止因齊王之好勇而引

之也 朱子云仁者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撓他不動智者事大直見得道理自合恁地不止利害分明 初問云樂天不知有大小相忘乎天理也畏天猶知有大小謹守乎天理也即下文順天者存意何未京云湯文始字夷葛而事之及終不可化禍及於人又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方吳與獯鬻之強太王句踐卑躬而事之然必自強於政治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耻此知之明也若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太王句踐惟敵之畏而不能自強是無耻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

可見勇輔仁知而行非孟子洞達本原見不到

雪宮章

齊王之問與沼上同意孟子之答即賢者而後樂此之意其所以能樂者在推己之樂與民同而不使非其上耳恐其不信故舉齊之舊事告之 舊以賢者屬孟子說前後不相照應 徐巖泉云樂民四句泛言上下休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爲上的身上說言其憂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下文然而不王處方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註未是 疑問云景公四節只重先王二字景公原志比先王故

晏子備陳先王之觀而旁及今時之獘隨結之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緊承曰惟君所行一句正進之以法先王非以古法今獘令其自擇也註意未是 質言云適諸侯節語意重省耕省斂上巡狩述職是先王遊觀之最大者故統言之耳若云先王遊觀除是巡狩述職各有大事方行未有無事而空行者其餘非春省耕則秋省斂如夏諺所歌未有若今之流連荒亡者也故景公說之而行正舉省耕省斂之典也與巡狩述職絕不相干矣 蘇子由云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

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者不能也 講錄云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大畜曰童牛之牿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復禁則扞格而難勝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矣

明堂章

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泰山之下有明堂孟子不與論王之當毀不當毀而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 講錄云必先施此四者先非先後之先只是留心之意 陳氏云孟子之言有

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時君意正詞辨

王之臣章

人悔則不暇顧慚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不悔不慚而游移他之矣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也 孟子平日引君之法全是挑動其眞心使其線索在手不得不從。如說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如反復論易牛之足王則宜王曰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故一則明

言率獸食人之害一則告以井田學校之利。若王顧左右而言他譬之醫者甫得病證。而復傳別經且牙關緊閉不肯受藥雖有盧扁將何所施。余計其言其在將出晝之日乎

故國章

黃貞父云戰國人主。輕用輕舍。甚且輕殺。日以其身立於仇讐不測之間無親臣矣安得有世臣。又何以能國所以然者只是進時不識耳故下面見賢見不賢見可殺幾見字正對何以識其不才。發藥 又就通章挑取精神指出如不得已四字下數然後字

證其不得已處末句斷然後如不得已之故。 甲蹌尊疏踰戚不必就他日說只就進賢時說便有。 管云、不以左右大夫爲據而以國人爲據者此在齊廷當機之言也。 疑問云、此只論進賢事何以直說到殺之。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傳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誅逐之典。用舍之所不廢也勿分作二事。 黃云、必如此。然後所用所親者真賢而有益百姓。所去所殺者。真有害百姓。民與賢賢與國相維而成故矣 講錄云、如此然後可以稍不如此。將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矣。可畏哉。

獨夫章

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議論關係不小 齊王之問。頗有看樣之心。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者使知桀紂不君。故湯武不臣儻桀紂未至於獨夫則湯武不免爲弑君之賊正逆折其萌芽處

孟子平日勸世主爲湯武。至齊王論放弑。則義正辭嚴不少假借如此。可見世主無湯武之仁。而竊湯武之事。因名教所必誅也。故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巨室章

兩節總是反復諷王不任賢。意無淺深。 管云士幼

學在仁義而戰國之王一時以功利之說求之故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曰教玉人雕琢玉 則何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不必作正意解朱子語類云言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所學從我譬只是申前譬朱解本明後人自誤耳 夏雲渠云舍所學而從我本以比斷而小之然又有委任不專意故又有琢玉之喻是遮邏說來 又云教字着力有把持牽制意

代燕章

疑問云宣王志在於取故妄認五旬而舉之是天意不知天意在民心悅不悅孟子不教他不取只教他審民心極說得圓活稱文王武王亦有意若曰君爲文爲武然後可與誅討之師專征之師耳

取燕章

燕之亂生於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之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着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却又取之直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爲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後去之一着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之策相去千萬矣 燕民之簞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殊至於歸市者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同矣各節俱重下半段 講錄云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端自我啓也 原旨云出令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

鄒與魯章

穆公只咎民之不救有司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眞探本之論 講錄云穆公只在尤民孟子要公自尤出乎爾者反乎爾就不好邊說君無尤焉謂君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不當尤有司只當尤己蓋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愛有司也 行仁政而民親上死長卽是出爾反爾之理 親上死長正應疾視其長上一句

事齊事楚章

以五十里之微介兩强國間苟欲亡之卽金城湯池析骸炊骨如泰山壓卵未有不碎者但立國之道盡其在我故孟子教之以築城鑿池與民死守非謂是

遂足以抗齊楚亦不能保滕之終不碎於齊楚也但自守之常道當如是耳　疑問補云無已與無以異無以者無用此爲也無已者無可奈何也　效死而民弗去不可草草全憑平日固結是則可爲也正教他此處着力下手做　疑問補云鑿池築城與民死守有許多綢繆捍禦意在是卽次章所謂彊爲善者曰効死而民弗去民自弗忍去也是如何氣象

築薛章

截長補短不能五十里卽欲遷遷到何處去孟子非教之以遷正堅其死守之心也若曰遷非易事卽賢

如太王亦不得已而爲之耳君子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興者不在遷不遷也但創業垂統使之可繼此外非我之所能必亦非我之所敢必也君如彼何哉二句正勉之以死守非教之學太王也　爲善凡宗社生靈深遠之計皆是如上章所以能使民効死而弗去者正是爲善處　創業垂統正是爲善非遷延如綫之緒已也　疑問補云、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取必於理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是責成於已若夫成功則天也是聽命於天　又云、彊爲善者今日爲社稷計宜若何者吾爲之今日爲生靈計宜若何者吾爲之一如太王所以居邠受侵之時是其則也而已矣者彊爲善之外別無可以自立之方也

竭力章

古之竭力事狄而不得免者無如太王然必有太王之仁方能雖遷而不失不然則守或人死守之說爲正耳君請擇於斯二者意重死守邊　孟子敘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効死之說直憑斬截意自可見　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勢不得不出於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甚

難故令之自擇　唐荊川云、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不是與民決別之詞乃率民以去之詞祖宗累世之赤子豈忍棄之狄人乎　夏云、何患無君虛虛說是姑慰邠民的說話　或疑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孟子獨不聽滕文事齊楚而教之死守者何也曰太王句踐皆內彊其國而外事人滕文弱而淺謀直倚人爲命非智者之局也故教之死守以立國虛齋云滕文不患不能事人特患不能自立其論良是

魯平公章

疑問云此章與公伯寮愬章同意聖賢於此非以命

自謂吾道之行止原非人力所能主張　夏雲渠云行或使之兩或字有莫之爲而爲意此便指天天字不在非人之所能爲句內　臧倉之讒甚巧而樂正子貧富不同之解正墮其計中卽此便是命也若欲如何分疏欲其再駕便不是安命

四書說叢卷之十一終

四書說叢卷之十二　孟子二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當路章

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目圖伯計功致王以德究之王者之功亦非伯者之所能比功必倍之正照功業如彼其卑看　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　疑問補云以齊王以字照以君伯以君顯二以字來　疑問云武丁節舊說碎分時勢愚謂聖賢肆口成文意趣流走總是言

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爲不易乘耳由湯至久而後失之也皆言世澤尺地二句言世業　史氏云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復明文王何可當一句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之意耳　饒氏云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澤之在下者流風以播被言善政以紀綱言澤之在上者風俗是一件在上爲風在下爲俗　刪正云德行之速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者然也若不

本時勢說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胡其不速與

不動心章通義

知言養氣孟子雖說告子所病而言之實是他一生得力處其所以知養處全在行無不得於心而所以行無不得者功夫全在集義　朱子云浩然一章孔子兩言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又語類云先生問趙丞此章緊要處趙舉集義所生爲對曰然因言養浩然之氣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　又云養氣一章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

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要處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晬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　董云此章叫做養氣實無一字於氣上討力通章只是持志二字而持之妙在必有事焉數句所縮者在此直養者在此知言者知此養氣者養此

加卿相三節

董云丑不是說事功是問心學加齊數語是承上章王業說來乃掀起一极的口氣歸重到心來蓋事功不消說信得過到此處畧有些挂礙便是動心　二谷云知有事功之心卽動也必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乃爲不動耳　高中玄云心有眞主則凡外至之物隨手應過若只是把捉得定便先有一物橫於胸中則所不動者騷然大動而非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神矣　郝云不動心豈是枯木死灰爲卿爲相爲伯爲王素位而行無所滯礙雖掀天揭地何嘗用氣　管云當大任而不動心男子至難事也四十卽養

至此豈不卓然大丈夫哉故丑以勇過孟賁爲問而却掃之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明言養氣雖可以當大任而於存心養性終落第二義也　若曰止言不動告子亦可以先我當自有所以不動處耳　許白雲云心有主則不動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爲主孟舍以無懼爲主曾子以理直爲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告子以冥悍强制爲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五節

管登之云丑問不動心有道而孟子既答之曰有是時何不將知言養氣滿盤托出而又炤得養勇不無

似是而非者故先揭黝舍之似曾子子夏而後及孔子之提曾子自反而縮者以開大勇之源若曰止論養勇吾何取高於黝舍哉幸子襄得曾子之傳其源出於孔子吾得而私淑之其守最約也　孟子之不動心其得力在養氣而世多有以養勇濫浩然者故因丑之駁其過孟賁而先以黝舍別之其幾則攷在下文之集義義襲二訣上　蘇紫溪云人有勝人而不能必膚之不撓目之不逃有威伸於卑而屈於尊耻行於大而忍於小皆不可言必勝逐段翻進皆模寫其必勝意　李九我云不膚撓二句孟子畫出北

宮黝的像言其膚挺然而不撓目凝然而不逃或云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是理又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則又多一層不似孟子語氣　二谷云秦舞陽殺人人莫敢迕視至秦庭則變色猶知有秦王也所以不能無動　丘云視不勝之勝是不可勝　疑問云北宮黝似子夏非篤信聖人之說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夫子論儒論政皆病其悅在外而藥之黝務敵人敵在外者也似之　似是不同道而相比之詞若曰二子俠客之雄耳假令準之吾儒一似曾子一似子夏耳猶論釋曰其似顔

曾其似思孟大槩如此不堪細論　管云勇而曰大隱隱露出浩然之氣來　淮海近語云自反而縮便是直養無害之意千萬人吾往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之意自反便是守約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以縮不縮爲勇怯也　管云當時孔曾之相授受所以不言直而言縮者亦爲世稱直德有以天稟之率爾當之者有以致曲之能誠當之者聖門所貴則不在率爾之直而在致曲之直也下文集義卽自反而縮之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卽千萬人吾往之謂也在克巳之君子卻不難於自反而縮之不畏千萬人

而難不自反縮之不惴褐寛博惴之云者以威勢恐喝之也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非得道者不能　蘇子由云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正受之以爲可受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故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　董云說舍是守氣便是說告子守氣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純是氣上把捉如胥守病人相似不許外面一人響動不知畧有響動則病人輩如矣曾子之勇只照料自家縮否故隨處是勇而今人說往處是勇然縮處更是勇老子勇於不敢之說是也縮字正與直字相應　管云

汪曰孟施舍之守約在氣曾子之守約在理非也孟子蓋分養勇爲三等勇卽氣養卽守也舍之守約於黝曾子之守約於舍皆從氣上論也何嘗有守理之說理者帥氣之物有何方所而守之本文明言舍守氣之約不如曾子而必以理氣岐之謬甚矣　約字只作虛字看與上孟施舍之守約一樣方是　疑問云孟子欲明已之不動心由涵養來故先就告子之强制說起欲形容告子之强制故先以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說起北宮孟施之養勇告子不動心之流亞也曾子告子襄之大勇孟子不動心之淵源也自

反爲王而所守至約則孟子之所以不動心已盡發出而異於告子特甚矣　朱子云曾子一段後面許多意思已該得盡了只因丑問無了期故有許多說話

敢問告子二節

袁七澤云要心不動作硬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時按伏得定其偷心怎肯絕卽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動止更彌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其不生者乎如告子分明自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這兩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

當下動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動心的根本在這不得處所以氣不直壯言不分曉却須知他養他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總是在心上做工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故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顧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則根下着刀者也義卽是心求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

以說到知言處只數句無工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孟子一生學問直接聖傳處不可草草看過大抵人不是作意便是忘懷舍是二途別無措手處才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才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湊泊無門親之如大火聚透之如生鐵壁古人教人曰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一路難哉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於百尺竿頭自然浩然之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

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活潑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爲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處　傳習錄云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力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

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錢緒山云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箇定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我性體淡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内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殊不知先着性體之見將心與言語分作三路遂成内外二截徼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反鑿其原矣孟子功夫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愧

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内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爲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所動矣此所以行萬世而無弊也　貢受軒云告子之學是後世禪定之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境使不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内境使不出不出不入心常定故能先孟子不動心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境　羅近溪云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也曰不得於言勿求於氣又把心

在氣外另覔一箇去處也有箇去處便好尋覔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其與孟子渾融活潑之心渾是兩樣　洪覺山云告子不得於言云云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所失在毫釐間佛氏其變證也　初問云不得於心是理未明而行有不合理處告子到此處雖有心不安却硬撇下勉強排去不思所以補之唯恐動心此是告子從前已欠下一段工夫矣若孟子集義豈有不得於心者乎無不得於心自不消求於氣以補之但告子是強制其氣使定耳以氣定時即爲不動心便是錯認了　鄭申甫云

告子謂不得於心如爲事變得失所撼撞心下怔忡挂礙不得安穩此卽是心動處就氣上把持以求此心之安此卽是求助於氣告子恐把持不得心因以衝動故自心不安亦自心放下全不提起此亦是箇安心捷法蓋心主也氣役也心能降伏得氣氣不能降伏得心心中不得當自心上求空空在氣上求自不濟事故勿求於氣爲可耳蓋所重在心也所重在心則此心最要打得明白靈妙乃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心却昏黑了只做箇無知覺模樣路陌全差所以爲大不可然要之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

也 尤西川云告子勿求之意只是怕一求了心便有些走向去處便衝動不寧殊不知心本活物豈是死殺的如何令他都無活動頑頑在這腔裏只是本原主宰之君不被他動作牽去就是不動非泯然一無所向往之爲不動也志者心之所之此便是心之生活處告子勿求直是欲心死把志念之動一切都制殺了孟子分明謂女不得於心原不是氣上失只是應用持志工夫 心之不得其受病不在氣亦非求氣之所能定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二谷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自可第告子不知所以求之

心耳惟知集義不加正助亦是勿求於氣也 朱子云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則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淮海近語云告子勿求於心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勿求於氣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之學心與氣離內與外判不動心之所以非也孟子所論持志則養氣卽在其中無暴其氣則持志卽在其中心與氣一內與外一不動心之所以妙也曰氣之帥曰體之充曰至曰次曰持曰無暴通是兩舉其詞以見合一之體

段工夫非支離也志一動氣氣一動志見時時持志便時時無暴其氣時時無暴其氣便時時持志自然天君泰然百體順從不至有蹶趨之患若蹶與趨是氣暴而志不持矣志不持而氣暴矣合一之功失而交相害矣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言志只浩然二字便心氣內外一以貫之外却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浩然可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眞不可得而支離者也 羅念菴云持志無暴一章分明是內外併了告子不知義而外之乃極信仁爲內做得主張定處至應用因物付物更不煩安排此與聖學只絲

毫之間耳故告子最近禪以强制其心斷告子似未盡告子試思以先孟子不動心之人而以强制勝恐不足爲孟子道亦覺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兩言不相應也　聶雙江云、自氣之帥以下六句是說自家所以可告子之意以告子知心爲大但不當分志與氣爲二也能持其志便自無暴其氣可見勿求於氣未嘗不可但告子以義爲外則不得集義以求得其心此便是不能持志而徒然勿求其氣無益耳下節因丑不明至次二字之義故又疏其交重非謂持志之外更有無暴一段工夫也　初問云、此志卽是性

靈氣是性靈發見作用處其作用處以性靈爲主卽所謂志也若不出於性靈便純是血氣不免於暴心不在腔子裏則視聽言動一切作用皆從邪處奔走横放四出非所謂暴乎故志爲氣之管攝握樞機出命令有將帥之義氣爲志之役使翕而張之鼓而作之有充體之義二者原相離不得　朱子云、問志與氣如何分别曰且如喜怒有一件事在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當怒若當喜必須喜若當怒也須怒此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粗暴了便是暴氣志反爲其所動如蹶趨者他

心本不動只是喫一跌氣一暴則其心便動了　須知得何以使之有過喜過怒此便是不能持志　董云、充字從帥而言如良帥統師以一當百自然充足無有少欠若無帥則不充矣　疑問補云、至到也次舍也言志一至於此而氣卽隨之以舍也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哀樂總是氣皆隨志而俱到者也次卽春秋師次於某之次蓋志氣之帥也未有帥至而師不至焉者也　楊升菴云、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内至而氣次焉之騐也驚而汗

出哀而汗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騐也　董云、理氣相離不得離理說氣便名血氣所以氣上着力不得從其源頭合一處着力自然生自然大自然剛自然塞故名浩然正如醫家治病心經難藥從肝經治之爲治其母善養氣者養其氣母而已故一持志便無工夫　初問云、持是敬守之也正是戒懼謹獨工夫存養此心也志是心之所之此志常在天理上則一切血氣自消自歇安得暴横只一持志則氣自無暴矣故持志是一了百當工夫　管云、志言持者凝之使勿動氣言無暴者調之使勿動志斯道行

得妙時便是一以貫之若曰相須交養便是二本之學○登之以動氣作不好邊說亦可商有說別見

董云持志足矣不必復言無暴言無暴者對勿求於氣而析言之耳勿求者暴乎勿求以求其助非暴而何若持志則得其母而子自生此不必求也去勿求遠矣志與氣相離不得如人心中愧怍臉便發赤勿求於氣只是須不羞怍耳何如集義原無差怍之事無由發赤乎故行無不得是將自然之生機順以充之勿求於氣是將自然之生機硬以折之此便是暴其氣辟如草將發生硬以石壓之非暴而何　管云

丑之問非止註曰專持其氣可矣又言無暴其氣者何也之謂丑意蓋謂志氣既相次齊到則持志卽是養氣不應有二層工夫也其問意最細而注忽之孟子又從蹶趨上點出氣壹動志之光景出來則細而又細矣或疑蹶趨是不中不和之動曷不舉中和之動曰氣果動於中和則動而無動矣不可謂之氣壹動志　初問云志壹二句亦說得交勝意因丑問而答之也原不曾說無暴如何用功下文直養無害只在心上用功非從氣上加功也　從來說志至氣次都重在無暴動一邊看來孟子藥告子之失重在持志猶云勿求於氣處是併心都不求得則非也持志正是使心之無不得處告子勿求氣正是暴氣氣消沮不充就是暴志壹動氣氣壹動志或欲兼好不好說或欲專以不好邊說看來都未妥志可壹也氣不可壹也氣可動也志不可動也志本是心不動的不一則渙散無其帥氣本是周流的不動則枯槁無其充志壹便是帥爲主卒徒聽命念念都向天理上生便能動氣許多發越充滿得來氣雖動心却不隨之而動氣壹便是帥不能爲主權柄下移只是任氣頑發便至動志向往遂差且心體亦爲之許多不寧據

下文塞天地配道義許多掀揭功用都是氣做來的氣惡可不動告子之勿求於氣正是欲氣無動耳故謂之暴氣把動氣動志二動字俱做不好看似未是且下文云蹶者趨者而反動其心孟子直把此來證氣一動志之不好處則志壹動氣不待言矣　二程語類云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壹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

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氣在則志猶在也　志壹二句語意不平若曰人能持志而志常一則氣受其役使周流而動矣使不持志而以其權倒授之氣則志反爲之動耳正見志之不可不持也試思人果能時時持正手容自恭手容自莊如何得蹶趨有蹶趨者亦只是不能持志耳若告子不能於心勿求於氣便是只守枯坐而手足持行全不料理自然有蹶趨之事非暴氣而何

惡乎長五節

知言養氣是因告子所勿求者而反之若曰告子之

所短即我之所長也孟子得力處全在集義知言養氣是工夫到後之可見者耳假令告子更有一病孟子又將更有一長矣　管云孟子善養之訣全在必有事焉數句耿先生每提人且無言勿忘勿助當先求孟子之所謂事是何事有味其言之也或問豈即中庸之所謂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耶曰果爾則持志之功也然而離却戒懼謹獨工夫別尋抱玄守一之訣又入於玄門之養氣而非孟子之養氣當知孟子養氣之功即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精神之意而已程門敎人靜坐亦是持志之中帶養氣○管說精矣但云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便入二本矣孟子何不只言持志而又曰集義義者心之宜事之制也一義字志氣一以貫之矣其分言志氣者正見氣不在心外徒言勿求不是耳非謂持志外尚須照顧也故知志氣本一則集義即是持志持志即是養氣孟善養程靜坐總是持志工夫若云如何持如何無暴打發不過恐又是相須交養耳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其中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只是血氣然人稟氣强弱特異惟能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　程子

云浩然之氣難識當行無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　淮海近語云浩然之氣即流行宇宙中之太和元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此氣本至剛本至大本塞乎天地本配乎道義惟不能直養無害則不足以配道義無是氣而餒矣欲全此氣惟在集義義根於心氣之主宰在此氣之運用亦在此只集義二字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人得天地之直理正氣謂之義是義也非離內而外也人養此正理正氣而無害謂之集義是集義也非離內以從事於外也集義則行即是心心即是行然後浩然之氣自

生可見氣之生者義之集也非氣自生也故行有不慊於心則氣自然餒義之不可襲取如此義之不可外明矣然則告子之昧乎此者非以其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蓋義生於心之自慊則精義於心可也彼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不知求義於心矣氣本於義之所集則合氣於義可也彼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不知求氣於義矣此正是襲取而爲心與氣分內與外離行之不求慊於心者也非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　葉云剛大節是孟子於難言中模擬其體段也配義節是言氣之作用處集義所生恐丑不知

直養無害故又揭出云云　讀書錄云至大則大而六合細而一塵無非此氣之充周至剛則貫崖石而草木生透金鐵而銹溢出人之氣即天地之正氣也能直養而無害則塞天地貫金石至大至剛者可見矣　鄭申甫云氣者人身之氣耳何以能塞乎天地之間此是實話不是孟子誇張要認得氣從何來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人只認得寸管中出入爲氣則落在軀殼中便小了謂之血氣鼓而用之謂之客氣非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直是乾坤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的氣不以私意害之此氣復了原初本色則吾

之氣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即吾之氣但見舉目間升降飛揚溫凉寒暑熏蒸拍塞充滿無間不知其孰爲吾之氣孰爲天地之氣眞箇是塞乎天地之間未消說到彌綸參贊處此處固能彌綸參贊然彌綸參贊是功用是配義與道節意非氣之本體矣孟子狀出此氣模樣眞見得人身與天地一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孰信得乃所以爲難言也　黃葵峰云蒙引云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付他了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此氣不得理則不能浩然矣蒙引此言似是但載理而行之云則將

氣字認作氣以成形之氣又非矣此氣乃正理自帶來的氣即是那正理之精神力量處也有是正理自有是力量精神無此正理便無此精神力量故此浩然之氣即知仁勇之勇也　初問云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凡有所作爲攙以私意便已枉了非所謂直養也既非直養便是害下文集字之意即在養字內集正所以養之也直養者以義養之也　又云塞乎天地之間只是不虧他本分力量耳非是至大至剛之外又別有層加　輔氏云合而有助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

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的物得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滚出來朱子謂此說得道理好配字原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滚發出來的朱子合此二意說此二句　牛春宇云理氣原不相離配者合也兩者少一箇不得　洪覺山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絪緼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　朱子云道義是公共無形影的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　又云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爲無是氣耳譬如利刃

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刃何爲

疑問云道義在人心本有一種奮迅激昂意能直養此氣於道義適相合奮迅激昂自然愈益百倍此正其塞乎天地之間處若無是氣天下雖有道義當爲事便委靡退縮矣能充塞兩間否　疑問稿云餒也則餒矣二餒字正相照道義無是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氣亦餒正是其相配處　一說董云道者義之所之也氣本與此義同然而來並然而出說配字是一非二不必說有助天下豈有道義而求助於氣之理即是助長也但非道義之氣則爲血氣而餒耳

故曰無是餒也若說無是氣而道義餒則下文應論氣不論集義矣此當融洭看之　朱子云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俯不怍便是浩然之氣今只將自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　錢緒山云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從自反上做工夫心安即是義義襲是事事求合於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違心之行所以謂之襲　朱子云首二句根上來說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集字對取字與生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　又云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的道理

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　講錄云非義襲句只反說以見不可不集義耳行有不慊二句發明非義襲之意　董云集如集合之集義雖百出根於一心若鳩集然無所不輻輳○愚按鳩集猶未安當如來集之集滙義於心也又云義集集處即氣生處也毋盛而子不生乎襲如裼裘之襲從外面加來猶彼長彼白若與我無干涉者聊處以應世緣而不得於心其能慊乎若然者只是看得義本在外另有一箇心在我以至內外壅閉而不通所以始於不得於言終於不得於心且至氣亦不徒暴而害之矣　朱子云告

子之病在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故直外義而不求 又云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如陸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外義

必有事焉節

顧仲恭云正忘助三項人俱是求於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恐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世人強把告子扯入助長內有何相干車若水云先儒被孟子揠苗處說多了遂謂告子助長然告子先不曾集義安論助長觀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見 疑問補云此節語氣一氣下歸重到助長處見氣果非可以襲而取也義果非在外也故養浩然之氣必有事於集義而常惺惺焉是爲直養而無害又云助字正照襲字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正照直養而無害看 楊貞復云必有事是集義之功勿正勿忘勿助長是義襲之害一正一反正教集義者當破除此三者耳有說三者爲有事火候者似多一層 顧仲恭云必有事最難形容當在勿正勿忘勿助長中默想自得 洪覺山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即戒愼恐懼二句別名明道云勿忘勿助之

間無纖毫人力此語最精 董云正上文持字之義 徐云看雞抱卵眞得必有事焉等何之法到時候便生小雞出來時候未到將卵打破便壞了雞子 朱子云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却被下三句撑住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 問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秪是集義合當做的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 陽明云今人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曰忘是忘箇甚麽助是助箇甚麽請問曰學問只是箇必有事焉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却須勿忘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平日工夫原無間斷原不欲速則不必更說勿忘勿助此其工夫何等灑落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未曾下米注水而乃專添柴放火畢竟

煑出箇甚麽來。吾恐火候未及調，而鍋已先破矣。顧仲恭云、必有事三字最重。若只空空說箇勿正勿忘勿助，又似在有事無事之間，有事無事之間。又成一鶻突病矣。　又云、忘不是全然不要集義，他道忘了，纔是集義；助長亦然，忘助正如佛氏所謂任病作病也。　愚謂必字是承上文之詞，言必也如是而後爲集義耳。若有事焉上着一必字，亦覺着手太重。

何謂知言節

董云、知言無他事，即集義中存耳，只玩一句生於其心，則事心外無工夫矣。徐巖泉云、集義是誠，知言是

明，誠則生明，猶二視之也。知是知箇甚麽，非義而何。義者詖淫邪遁之中正途也。又云告子外義，外其生於心者也。孟子知言，即知義；知義，即內義；內義，即集義；集義，即生氣，即浩然；原其下手一着，持志二字足矣。又云此而不知，便是昧義，此而外之，便是外義。告子杞柳湍水，紛紛不一，總是義外病根。　朱子云、詖是偏詖之詖，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淫詞，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詞也。孟子知言，只是知其偏處始。　又云、蔽是一邊話，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　遁是既離後走脚的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之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　四句不作相承說，亦自好。天下原有此四等言。蘇子由以上三句作三平看，末句總承，又是一說。　朱子語類云、問此處先政而後事，闢楊墨先事而後政，何也。曰彼由微而至著，此由大綱而至節目。大全云、詖詞四句，是即用以知其體，漸推則漸深，生於心四句，是因源以知流，愈分則愈細。　俞霑四

子會解云、知言養氣，朱注似以知行作眼目。余謂孟子工夫只是集義；知言不作知解，秪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謂其不知言所由來，我則知言之失不自失也。詖淫邪遁皆由蔽陷離窮，何得任其失而勿之求也。斷不是能知人言與養氣作知行二目。後丑以善言詞贊孟子，豈謂其知人言贊之乎。〇此論驟看極似精確，但謂之知言，正不當尚分人我。行果無不得於心，顯微內外，一以貫之，未有能知人言而於已言反有不知者。但天下自有一種小歇脚之人，內反之心亦無大愧，自家言語亦粗能知，一旦衆言淆

亂禍亂潛藏便不能一一剖斷如覩目前此可謂之知言乎故必如孟子方可謂之知言方可謂之集義故知言斷當以知人言爲深妙俞氏反淺矣

宰我子貢至末節

疑問云學不厭智也二句非是由智仁故學不厭教不倦亦非由教學成其爲智仁卽學不厭見心體之昭明不蔽智也卽教不倦見心之公溥無私仁也

一體猶言一肢汪未融愚意則以聖道圓融無跡而三子者不免各就其所見而守之以爲宗如子夏之誠篤子游之亘本子張之廣大俱不至絕塵而奔無

門戶可見故後儒遂謂聖門之一體耳若具體而微則已無一不肖所爭者神情渺忽之間矣須知亦是公孫丑見地一體亦不可說壞故曰敢問所安

疑問補云前言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此言願學孔子正是語相照應處蓋孟子之不動心全是學問涵養得來是其一生大受用處

講錄云願學孔子中就孔子上致推尊意不可較夷尹優劣不然若是班乎之問說不去自生民以來二句不可以仕止久速貫推開去說已包宰我子貢有若之意在內矣 論同至於事功心術無一不同却又問曰敢問其所以異問亦直恁精微孟子三引言亦直追崇之詞究竟所以異安在曰在智譬則巧一節

洪覺山云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詞使人大着眼目自思得之

史氏云既曰知足以知聖人又曰汙不至阿其所好詞氣之間揚而若抑抑而若揚皆極明其言之可信蓋世間知足以知聖人而未必其言之可信者故反復之以足上句未盡之意

王龍溪云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疏而用意渺況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染

濡精神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疏渺者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概於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孟子歷敘聖統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其祖述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巍巍蕩蕩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源欲以區區刪述掩之蓋淺之乎知言也

講錄云拔乎其萃是形容出乎其類意思不是兩平話此是泛說聖人的盛處末二句又推進說見孔子是異中之異

王霸章

疑問云後節發明前節。非是上論誠僞。下論所以感人者。朱子云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講錄云、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服。獨以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驅人。尤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亦無些勉强。自然服他。且極流離困苦亦不忍去。尤見得心悅誠服之甚。又云、思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正中心悅而誠服之謂。譬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話。

仁則榮章

疑問云、世主皆知喜榮惡辱。而不知其介在仁不仁。其仁不仁之分途。其機關只在及是時三字上。及是時而治其國家。則凡事皆先人一着。雖大國亦我畏而不我侮。詩所云正周公教成王之及是時者。孔子咏而贊之。蓋深有味乎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若及時而般樂怠傲。如今之處閒暇者。則福轉而禍。榮轉而辱矣。故又結以自求。而引詩書之言自者爲證。孟子提策當世人主何等痛快精神。

尊賢章

講錄云、此五節泛言王者之政。末節方勉當世之君。原旨云五悅字與五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經子訂疑云、須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明曉。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田儘勾用了。其餘分毫不欲擾於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些須取而摧抑之。只念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攙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市廛等在先王之世。不過常政。戰國行之。便是創觀。市廛而不征二句。言商賈盛則去本者多。故廛以抑之。廛如今之門攤錢也。若衰則貨不通。故連門攤錢也不取。但司市者治之而已。言廛而不征。則法在內。言法而不廛。則不征在內。

廛無夫里之布。當解曰廛無夫家之征。廛無夫里之布。蓋先王之世。鄉村百姓農夫之外。便作府史胥徒。若無職事。便是游手之民。故令出夫家之征以困之。使不敢游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有不毛者。便是惰民。故令出一里之布以困之。若市廛之民爲他逐末。已是有門攤錢了。如何又要他出夫家之征與夫里之布。布幣名。即今謂之錢。○二句因注不甚明。又疏之。

不忍章

袁七澤云、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之生機。既是一團生機。如何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

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觸物方現隨即昏昧如石火電光倏然便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便用得來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說治天下如運掌便謂先王有許多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人皆有的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人皆有即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知矣謂之曰乍見隨感隨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攙入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個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禪家謂之現量若第二念是比量非現量矣禪家又謂之想元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想元矣此是九轉靈丹

一點則瓦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為雍熙風動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必非人類而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的就是人所驚駭以為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奈何甘自菲薄而謂己不先王若也且如人必有是四體然後成人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己有四

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為奇特事者奈何不信己有四端奈何以有四端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賊身賊君惡名激他若不信四端皆有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鄰失所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至盈坠又當知知即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擴充此時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

比功而竝烈若還不知而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己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為也要知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在一念中時雍風動特粗迹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源頭不明就能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豈得為保

疑問云心一不忍而已何以曰惻隱復曰羞惡辭讓是非蓋心非死物有觸即流而總之為惻隱惻隱者言心之知痛知癢也才知痛癢遇可耻便有羞惡出來遇可却便有辭讓出來遇可辨

便有是非出來自忍不住皆此不忍人之心 袁云仁義禮智其實只是一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問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兎縱烟則知有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見處見得耳故曰端 宛陵切琢云擴充不是推類盡餘之意只是端倪上常保任不息便是充四端只是一個天機但觸處不同因與其名耳如上蔡程子點他玩物喪志他就面赤汗流程子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合云是羞惡之心却道惻隱之心者總是此天機也曰擴充處如何曰一知字要有下落此心常不昧常流行則火然泉達自不可已愛牛一念王道可成知恥一念聖賢可造充非有加也暢達彌滿云耳 刪正云擴充只是時時此乍見之心時時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如火之始然不必外面尋些火來靠助他只莫撲滅之而已水之始達不必外面尋些水來增益他只要不壅塞之而已只因註中一個推字全費安排便不是本來真心矣 管云孟子點人本來面目全在性善兩言而其驗性之必善全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又云孟子點牽牛入井二端亦借此指出良心真切處令人識取如不識取亦便混過即暫識取而不充之旋即埋滅何火然泉達之有如謝上蔡得伊川玩物喪志一針即面赤發汗浹背楊慈湖得象山剖扇訟一撥即省此心無所不通方是真從羞惡是非二端上發露本體且能擴而充之者其詞尚多載從先維俗議中

矢人章

此章爲當時諸侯而發始終勉以強仁之事 矢人豈甘爲不仁者哉止因貪爲矢之利而不暇自顧其心世主亦豈欲爭城盈城爭野盈野者哉止因誤入於富強縱橫之術不得不興兵結怨耳孰知仁則役人不仁則人役其幾決之始乎始之不慎而爲人役矣欲刷其恥亦無別着只是爲仁而已但爲仁之效緩而難見恐世主習於功利不肯從業故又說發而不中不勝怨已一段總是勉其到底強仁耳 曰正己而後發便是應天順人之師曰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便有不貢修德不享修文之意 疑問云尊爵

只說寵綏至重而不可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先統之最大之說

一說尊爵二句不對安宅與美里二字相應尊爵是安宅的源頭

子路章

疑問云由由禹說到舜形容其盡善之分量耳善之源頭原無爾我聖人合得善之源頭故亦無爾我善與人同根大舜有大禹句讀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爲一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爲也安知其取且其

舍也即是取其從也即是爲初非二事詎無繫吝無勉强甚好不必分有善未善耕稼條正見聖人之心一於善而無窮達之殊取之與之皆是自然如此講須渾融無迹乃見聖人之善之大蓋善之分量極覆載民物而無不有而與人爲善舉覆載民物而悉還其所自有者是盡善之分量而毫無歉焉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卓吾云無我相故能舍己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强之也善與人同故也善既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即此取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爲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舜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既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　又云有意舍己即是有己有意從人即是有人故眞舍己者不見有己不見有己則無己可舍故曰舍己眞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　李衷一云舍己二句只是發明一個同字須說到無踪地位方與子

路大禹有別耳　疑問云始說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是善與人同後說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亦是善與人同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淮海近語云大舜有大焉不做在己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家公共的善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忘己忘物者此也成己成物者此也　袁了凡云子路聞過即喜豈不能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即拜取人亦豈不樂然人未告時作何商量善未聞時作何功用舜則不然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一生只是取人竝未嘗一毫自

用即人不告而中常虛善不聞而心常受其祝待告而喜待聞而拜者大有徑庭故曰大舜有大焉　夏云舜一生不曾自用所以為大於子路與禹子路與禹庸有用自已善的時節　章句三個與字做一樣看纔得正旨誆云與猶勸也不但上下文自相矛盾而語意亦隘看來與人同三字分明禹與子路地位所未到

夷惠章

疑問云此章說伯夷以非其君不事起語說柳下惠以不羞汙君起語條末一束以就字一束以去字是

旨歸在論去就非論清和也斷夷惠本文字面曰隘曰不恭端的是隘是不恭非其流之弊之說孟子論夷惠凡數見各有所謂此只論去就而斷其不可由然則君子何由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而已矣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未嘗終三年淹也是其準則與漢儒論出處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珍也體認却勝宋儒　敘伯夷則一節緊一節便可想得一隘字敘下惠則一節寬一節便可想得一不恭字二子受病全在二不屑若時中之聖則天下皆吾一體何忍不屑　講錄云君子不由這君子是時中之君子

孔子是已不由是不由其清和而非不由其隘與不恭也隘與不恭不在清和之外　朱子云既清必有隘處既和必有不恭處二子直是如此非是說末流也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偏處　此章大旨非論夷惠也所以發願學之意也

天時章

講錄云末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之本在於得道蓋章首說要人和處巳含得有道意人豈有無道而能和者觀故曰二字可知矣故曰是承接之

詞不是推原之詞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漢汪云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朝王章

疑問補云故將大有為之君二句極提得醒透齊宣足用為善宜以大有為之君自待以所不召之臣待孟子乃托疾以召見豈禮也孟子以是婉詞而使知聞焉後章云王庶幾改諸又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雖至去齊之日猶惓惓以大有為望之也可通前後章看會孟子所以不應召之意

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是大有爲之君正理亦是
孟子隱情化工齊宣處　李衷一云達尊是無所抗
歷之尊爵至朝廷是爵之無二上者齒至鄉黨之極
高年是齒之無二上者都是更無所抗歷的輔世勿
就用世看長民勿就治民看如此便是得位行道須
靠朝廷之爵方做得去便有朝廷可抗歷他尊便未
足稱達輔世是主持世道的如所云參天地之化關
盛衰之運是也長民是表率民心的如所云立百代
之人極開一世之聾瞶是也這等人乾坤賴以不毀
生民賴以不滅不是爲臣子能做得的事分明是賓

師的事下文不可召之臣正是這個人故曰莫如德
語云當其爲君則弗敵也當其爲師則弗敵也輔世
長民之論直是把師道與君道竝看同是一尊同是
兩大無分毫孫避所至後車千乘與侯王分庭抗禮
作賓王一般此是孟子極快意占地步處千古以來
以匹夫爲天下師獨孔子以匹夫爲侯王師獨孟子
孟子直把此事當孔子杏壇師席一般看故動輒願
學孔子　故將字必字不如是字皆反覆明其必然
意　管登之云古者天子不召師孟子遊事齊宣蓋
以師道自處而亦不敢過執故將朝王而因王之以

托疾召見反辭之以疾而以出弔東郭示無疾其迹
近亢然其心實有大不得已者在日後受祿不受祿
之幾決於此矣蓋就見則眞以不召之臣待之後雖
位以客卿實師也召見則猶以半賓半臣之間待之
後雖假名賓師終臣也君子愼於始進不得不如此
耳然於齊宣未使人之先却欲先朝王者何也不敢
以古之帝師自處也何以不敢曰古之以道師帝王
者多從民間相與如赤松廣成務光之屬其徒雖受
天命爲天子而其師猶堅不事王侯之節天子欲有
問焉安得而不就之德既下衰師臣亦降一等如武

王之師太公成王之師周公先學後臣雖不與羣辟
序爵於北面之班然坐西面以論道而易師生之體
矣孟子道雖足以師諸侯而敢故以帝師之體自居
乎哉然視孔子之歷聘諸侯載贄以求見者則進一
格矣戰國德固衰於春秋而不召師之氣似復振何
也曰此非匹夫之師道尊乃萬乘之僞節昭也七雄
之中以折節下士致萬乘者四其餘亦畏游說之口
慕下士之風而效尤之智者覩未萌便知秦後尊君
卑臣有君無師之漸從此起矣而孟子正當其世欲
存古者師臣之餼羊不得不自處於半師半臣之間

以振洙泗一脉夫處臣道者必以事君盡禮爲恭而翌飛龍之統處師道者或以重道忘勢示節而有亢龍之嫌此非孔子之不幸乃孟子之不幸也

兼金章

嘗疑齊宣百鎰之餽非尋常交際也或者規其有去志而以羈縻之如後章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歟如是而受之則墮其計中矣假令果出於誠心則身爲客卿受其百鎰亦是交以道接以禮視宋薛一過都而受其五十七十者似更有名孟子亦何必峻却之唯其意未欲明言故曰未有處耳然曰不可以貨

取則已隱然言下矣　答問云皆是也須歸重辭齊一邊未有處舊竝說他人未有詞上曰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詞便落小人之計此不可不知　原旨云貨取取字如以網取魚阱取獸被人貨賂籠絡之意

訂測云孟子之游戰國雖不以游說之士重其時國君之待孟子則因說客而轉重之矣蓋說客有欲孟子無欲也卽辭兼金一餽可知然宋薛特過都耳猶有七十五十之餽轉重矣視孔子絕糧陳蔡景況何如哉然諸侯而至於長士則坑士媛士者必相繼而至矣

平陸章

原旨云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罪也又含距心不得爲意若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誠哉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此法了而不了眞有雋永意味在　此亦逼迫人良心使不得不動處所謂性善宗旨也但其人能動而不能知以擴充之故卒至於不足以事父母耳武曰何不遂令知之曰

心可使動不可使知知如冷煖須人自會故孟子於人不動者則挑之使動如見牛王之臣及此章之類不一而足是也其偶自動者則誘之使之常動如好勇好貨好色之類是也奈何能動而不能使之常動則孟子亦無如此庸君下士何也

蚳鼃章

疑問云孟子謂蚳鼃居官守職之事也去就聽命於官其自處行道濟時之事也出處聽命於道所以不同

出弔章

孟子客卿也其受出弔之命不可知或是委曲行道之一節乃其處王驩全是孔子待陽貨家法　講錄云諸事雖有司治之亦不嫌商量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托詞也　張南軒云齊王勞孟子出弔特借以爲重凡弔禮事不敢相煩故使王驩爲輔行夫既或治之言凡事皆驩巳治之矣予何言哉

葬魯章

當時墨氏道與世風趨薄喪禮多不循其制故見孟子治木共駭其美故孟子舉其心之不容巳者示之然後盡於人心句最重先王之不禁人厚盡人心也

吾之用其厚盡巳心也曰恔曰悅盡心之謂也不至於恔且悅則是以天下儉其親而非盡心矣　陳氏云不得爲而僭爲與可爲而不爲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爲悅則不得爲者決不忍誣其親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得爲者決不忍儉其親無非天理　疑問云當參滕定公墨者夷之二章看　管云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充虞猶疑何怪乎臧倉之毀使孟子果受三卿之祿而舉是喪充虞必無木若以美之疑臧倉亦無謗端可執矣孟子論至情於無使土侵膚論至理於不以天下儉其親孰得而議之而挨諸孔子之泫然出涕於防墓亦有纖塵之隔蓋孟子負豪氣矜大節而略於細行者也○孔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也不可以泣防一案遂謂其矜大節而略細行也觀孟子曰不以天下儉其親亦可想見聖賢用財眼界與夫銖視萬鍾而硜硜守一夫之藩籬者異矣

沈同章

疑問云要識聖賢之心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與齊又云沈同是私承王命而問觀以其二字可見

燕人畔

講錄云如日月之食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不自諱與下豈徒順之二句正相對俱是進一層話

致爲臣章

孟子之久留於齊爲行道也道不合而去齊王果欲留之當盡改前日之非而盡尊德樂道之誠孟子未必不止也就見之言詞氣緩懈卽中國矜式亦全是顧恤自家體面賢者豈爲是區區之祿羈縻不去待祿位以籠絡天下士自是戰國時君之陋習故孟子不把義之精處與他說只粗粗說個不欲富使知其志不屑此其所以不可留之故却不說出　管云王

無必留之意曰不識可繼此而得見乎蓋聽其去也又言王言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却言辭十萬而受萬似乎不爲弟子辭而爲己辭曰養弟子是齊宣之隱語辭萬鍾是孟子之直辭也

宿晝章

賢人之去留其權不操於賢者此人不於齊王處調停却只來留孟子縱因你留成何事體　覲子思二段語氣及子爲長者慮等語則爲王留行者必君側之親臣乎比能關說於王前者也七篇孟子自作何以獨隱其名豈有所諱乎復有謂其不當坐者益堪

捧腹矣　有人乎子思之側達其尊賢之心也有人乎繆公之側堅其尊賢之志也二段俱重君上　朱子云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便嬖者何異乎　初問云孟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也非只指留行一事而言也孟子此時已留不住矣若說有王命便可留則前日時子之言非王命乎子思見留於繆公亦不是臨去時事　有人乎子思之側有人乎繆公之側非待子思隆而待泄柳申詳簡也子思師道也泄柳申詳

臣道也事體自是不同孟子在齊以賓師自處故下獨舉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師道臣道本漢疏　按子思先以士處於魯後卒爲繆公臣此云安子思則其未爲臣所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時事也假令此時不能安於魯日後安得其輔政孟子言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雖無此意然孟子果得行道於齊亦必退就子思之局何以知之曰學而後臣之便是王意

尹士章

尹士譏孟子在濡滯一節上二項不過件說故孟子

亦只辨濡滯一節孟子一腔心事全在王由定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數句所以留連顧盼有許多捨不得處　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　管云尹士見孟子平日氣岸之軒昂意其見而不受則去去必窮日之力而不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之君子必以生民之休戚爲重輕不在一身之氣節上也尹士亦君子路上人故聞言即以小人自屈其加人數等矣堪笑世之讀七篇者但知尊孟子一人而於尹士充虞等賢皆若置之不

足齒者眞隨人妍媸之見也。

充虞章

疑問云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姑就充虞所聞見時言之耳五百年二句俱下必有字見自古明良遇合有一定之期以開治平於天下今數已過時已可而不得一王者以開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夫字極有感慨如欲平治天下則當今之名世爲誰吾何爲不豫哉唯其不然所以不免於不豫耳此轉是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意以明已之所以不豫非憂世

樂天之說　憂世樂天非二事聖賢無日不樂天無日不憂世

居休章

一見思去又何出晝之遲遲此學者所當深疑也余窺其意孟子明知齊王之不足有爲而時勢之强無過齊者且王在他國諸君中猶名能下士觀其言曰王猶足用爲善意可見矣學者當知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亦不肯丟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的家法

四書說叢卷之十二終

四書說叢卷之十三

孟子三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道性善章

士翼云孟子曰性善猶曰玉之溫金之堅善卽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爲一節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詞費而支伊川曰性卽理也至言哉前後之聖多矣必稱堯舜者何也堯舜性之之聖隨其運量不假安排全體呈出本來面目以之證性善最爲易見更無可疑若反之之聖微帶學知利行之意不免稍費推測觀孟子察今人之性善必於

乍見嘑蹴時求之可想見必稱堯舜之意　可見做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性善上加得分毫人人此性人人此善人人堯舜矣　世子之疑疑堯舜也觀孟子引言三段可見然未知堯舜之與我不二正是性善之旨未徹處　或言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工夫是矣然是前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　原旨云孟子引若藥二句早已慮到了觀下二章可見欲行喪禮便有父兄百官來沮他欲行井田便有許行來壞他非勇往不顧安能行得所以一則曰是在世子再則曰

子力行之皆是此章末二句之意　此二句正教他勇猛從性上做工夫下章喪禮學校井田皆性善作用處　孟子言性善而卽歸到可以爲善國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不似後儒分作兩截

滕定公章

疑問云世子聞性善之說牢記在心値親之喪眞性發見故有之鄒之問通章緊要全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慊於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於人曰固所自盡見實在獨斷而不可畧爲人搖沮故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見古今貴

賤各求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盡云耳曰不可他求曰是在世子堅其所當自盡也曰是誠在我信其所當自盡也於是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果能自盡其君薨聽於冢宰之禮而不他求矣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果能自盡其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之禮而不他求矣至可謂曰知弔者大悅則又自盡者之所感動也卽此便見人性之本善處魯不行三年之喪後人短之非周公法也志之先祖立法之祖也父兄百官之所謂先祖則以壞法爲祖矣吾有所受之是代爲先祖教後人之詞　或云觀此則三年之喪戰國已不行矣以日易月不起於漢文也曰周公負扆以朝諸侯遭流言之變故成王薨康王既差卽位諒陰制不行自康王始也或其時別有制如人臣墨縗之例而後人不傳歟今亦無考

民事章

通章只重民事不可緩也一句民事之急者莫過於制產而制產在復周初所相沿之助法而行助法莫先於定經界中間前段雖以世祿並言其實世祿與助法相爲表裏世祿行則助法不得不行後段雖以制祿並言其實穀祿亦卽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

祿分田始可制祿亦非二事也設爲庠序一條亦是說恒產既制而恒心可復與後段言井地而說至百姓親睦意同總只重民事上舊說以恭儉作禮下取民根子以禮下取民作制祿分田根子又以君子小人圭田餘夫之田與禮下取民相照應者似於本旨失輕重　疑問云恭儉二字不必太分禮下取民有制亦不必太分只重民事上說　徹者徹也二句是申言助徹之義相通所以更不解貢公劉殷之諸侯也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亦謂助爲徹矣但周家立國之始更申其名以爲一代之制耳其實有增田

而無變法 觀下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自是行周之徹法耳只緣當時徹法盡變爲貢更不知周之所行卽是助法故抑揚貢助以見助之不可不行耳龍子節是說後世行貢之弊若立法之初未嘗不善豈有大禹行法而使民盻盻然者乎說者當有分曉 虛齋云庠序節是言三代教民之法如此非使文公並設四學也若滕只用一鄉學一國學足矣古者國學唯天下之都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在而立鄉里子弟之秀者以次升之於國學而待用其不然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 按通考云學制之見於書者五帝曰成均虞始卽學以藏粢曰庠又曰米廩夏以射造士如行韋暨相之所言曰庠商以樂造士如夔典大司樂所言曰校又曰瞽宗周兼用之內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曰辟雍外則參行之侯國立當代學曰泮宮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其說小與孟子異故載之

大全云曰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曰中國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於什一之外矣 國中地沃饒故不嫌稍重此二句正周之徹法行徹便是行助不必以貢助並用爲疑 朱子云圭田是卿當受田六十邑爲二百四十井之外又與他五十畝也餘夫之田亦在一夫百畝之外又云圭田是以公田之在民者給之古者田祿皆以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爲之屬圭田想亦如此又學殖解云圭田是卿大夫已死而使其子孫奉祀之田也若當卿大夫之身則有田祿可以祭何必更與圭田乎 死徙節是言助法之善而方里節又申言之重在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是畝畝之中而朝廷之法禮教之風未嘗不在助法之善一一至於此若說詳井田之制則野九一而助中已包有方里而井四句何須更說疑問云所以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卽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添出一君子解便不是

朱子云前面記的是個硬局子須要變通得合人情宜土俗方是潤澤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的意思溫潤滑澤方可行得

附錄董日鑄井田解云或問井田可復乎曰奚不可也今古一田也曰宋儒概然井田而卒難其行張橫渠欲置田一丘試之一方不遂而卒將出阡陌既裂此法此於舟陸與曰此宋儒之井田未必三代之井田也井田之說略存乎孟子之書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後儒因以爲井田之制截若棋局動云阡陌非古不可復井

不知自有土以來其田之或短或長或規或方隨水溝洫以賦形象此聖人所必不能矩之使若井字者也何今古之有由是推之井田之制在籍不在田也而求之阡陌毋乃先儒之過乎曰子疑先儒并疑孟子耶曰吾信諸孟子故不敢然先儒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井牧昉於黃帝洪荒之後而夏后濬畎澮川不憚更定宜矣至殷而易五十爲七十至周而易七十爲百畝借令必易井而更界之田不加富而率天下以奔走阡陌之間其暴甚於商君然則奈何曰是所謂在籍不

在田者也籍可以改物而新田不可以代王而改譬之易王更業在司契佃冊之易而田如故也曰忠質文之遞尚也有不得已焉一夫之授何以更爲曰此亦不得已焉田漸而墾事增而煩以一夫之事配一夫之授以天下之夫配天下之田則五十而七十而一百疑亦聖人所無奈何也又肯無故而更置阡陌乎然則曷重乎經界曰經界者籍中之經界而非田中之經界也何以界名語有限也何以井名語畫一也如必九區而爲井則必三流而後可名爲川三峰而後可名爲山也無此理也一里之中而或有餘於

九百之數或不足於數通而計之夫而授之九者在民一者在官環而同養則名之爲井不亦可乎方里之云弟爲之彷彿如學算者之衆例胡可泥也故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惟經界在籍不在田故去籍也否則時無商鞅阡陌固無恙中公外私之制一目可瞭奚必影響想像證諸大田之詩而後知周之亦助也哉然則鞅不裂井田乎曰鞅之所裂者田間廬舍之基與田水蓄洩之道聖人所饒而不取以爲萬世無窮之利者而鞅悉任之爲一時之富則田若闢而實爲磽确之漸其究至於盡爲萑

政如治河者不饒其地以與河而爭河之居是以河患與民終始人以爲水之妨民而不知民之妨水也此其類也此鞅之罪也而以爲井田廢於鞅則當去籍之日廢已久矣鞅於何誅曰欲復之奈何曰惡之去其籍利之舉其籍可也而籍亦不必索之古也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此眞籍也諸侯之所不得去白圭之所不得損新莽之所不得借而何憂乎商君有能師其意不泥其法如董江都之限田丘文莊之配田皆井也即於兩稅之中而不失什一之意亦井田也如必矩而井之官而授之何論今日恐三后不相

沿矣故正經界在籍不在田而復籍者又在美意不在良法不且新之續耳此又寧獨一井田也曰夫授百畝恒數與曰此亦爲之則也田之肥磽也亦古今一也則壤成賦禹貢巳備而欲比而百之當不其然疑必有以百當十以十當百要以不失百畝之入而非以畝計也至若卿以下之有圭田也不及卿與非也卿㮚之矣祿有差而祭田無差孝思一也然則孰爲之耕乎意如天子諸侯之籍田必躬耕之而以在官執事者終其畝非如常祿之但享其入而巳餘田以厚弟乎非也將屬二十五畝於百畝之内乎家有

四弟則無田以給之將屬外乎天下之田供餘夫之不足矣且未室弱弟耳不令服勞父兄之疇而示之異處濶略於同胞之訓而責親睦於同鄉異姓之家抑豈先王寓教於養之旨乎然則孰爲之餘餘夫者閑民也周禮閑民轉移執事是卽庶人在官而因取公田二十五畝之入以爲代耕之祿云爾國中何以賦也貢與非也國中者中於國也古者致民聚貨恒於國中是賦其廛也非田也計其所入稍寛於九一故曰什一先王固以抑末而未始不資飭化貿易故亦寛之其欲緣南畝者則聽其受産故曰使自賦也

如曰田不可井則政恐野之田亦未必可井也是爲井田說以上質先儒後俟君子

許行章

通章作兩大段自首節至亦不用於耕耳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節至不善變矣責陳相之倍師治市段因陳相節外生情爲許子辨且見巳學之之故似亦可原故孟子又闢之　疑問云孟子折並耕則稱堯舜責倍師則稱周孔是其學有根源論有定據處許行亦是個奇人他說神農是個開天闢地治天下的大聖人如何不學却只在帝王脚下盤旋局面便

小其精粗同價亦自有說彼正謂使舉世但爲其粗不爲其精相安太樸巧僞不生焉耳此等議論新奇高妙陳相安得不動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結繩垂裳之治治之也故孟子歷舉堯舜治天下事以破之　原旨云厲陶冶厲農夫二厲字俱本厲民自養句生來治人治於人與天下等字俱本饔飱而治治字生來食人食於人中國可得而食食字俱本並耕而食食字生來當堯節以下幾爲字俱本勞心字生來　只以粟易之一句孟子闢許行之要領巳得因要服屈他故直說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

也以下纔方正說。當堯之時至暇耕乎說不暇耕意已透忽轉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一段見聖人所爲遠過並耕萬萬　叅元浚語云人倫五句五有字重人性本有親義序別信之道因其失而近於禽獸故教之使復其有有對無說教因失立也　刪正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故學問須自得自得即德也振者振作振動之意心得易蔽而難常惺故須振之使天理不昧耳　初問云仁不出於惠忠之外但是惠忠至此無有形迹無可名狀也此三句就廣狹說上二句用人字下一句用天下字人字便有人已相對之

意規模窄小天下則生意無邊矣。　講錄云以天下與人易句輕不直說爲天下得人難而又說個以天下與人易者正以形容其難耳難字亦只在仁字上見得其恩廣大其化無窮不亦難乎堯舜能爲其難眞是大哉君哉矣又何用於並耕哉　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不可說壞了祭法用尸思祖考而不得見則以弟以孫爲之三子事有若之心亦此意也與曾子各見其是江漢二句直指心體上說焦弱侯云曾子云云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泯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　孫奭云江漢以濯之至清而不可汚秋陽以暴之至明而不可掩　口義云許行欲齊物之形而不知齊物之理不知不齊處便是物之理因其不齊而不齊之便是因物付物違物之理而強欲齊之這便是亂天下順其理所以爲聖人逆其理所以爲異端

夷之章

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夷之雖漸於墨教而厚葬其親曰施由親始皆發於一本而不自知者特冒闘愛無差

等之說恢之耳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又以上世埋葬之理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　夷之受病在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則施由親始亦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爲二本若只說施由親始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無異　人之本於父母猶木之生於根荄自根荄至枝葉自有小次第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皆從這本上發出故曰一本墨氏視他人之親無以異於吾親則是愛不從親立而人

人皆可以立愛故曰二本朱子云愛無差等豈惟二本蓋千萬本也此語最妙　天使二字亦重但此使字是自然之使子之於親其眞意相維處蓋天於冥冥之中默相聯屬而不能自已者下節非爲人心中等字可見　虆埋節上世不忍其親而制爲虆埋之禮與夷子從墨教而不忍薄葬其親皆是發生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葬的誰說他不是即此可見仁人孝子之事親道在厚而不在薄矣知厚葬之爲是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　他日過之是已置不忍忘復往徘徊非漫然之過　蓋上世蓋歸反兩

蓋字俱想當如此云云　憮然爲間四字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意

陳代章

陳代是欲孟子迂身以行道不知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觀其末節云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又云枉巳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身與道是分得二件的　前面破他一利字後面指出一道字正見利伸則道詘行道者斷斷不可襍一分利心也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艮之可重正在於此請復彊可權譎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在艮則可在士則不可

儀衍章

戰國游說成風秦衍王縱儀王橫當時天下之勢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方伯而全倒歸縱橫兩途之士故景春艷之其實皆是陰陽捭闔窺伺人主意旨而爲之觀蘇秦初說秦以横不合退而合縱可見故孟子鄙之曰妾婦　李九我云居廣居三句純是德性都就心體上說心無狹小便是居廣居心無偏倚便是立正位心無邪僻便是由大道不必以仁義禮實之　初問云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說受用三者的雄壯處任憑千條萬緒震撼擊

撞都打不倒大丈夫至此眞是乾坤同體大觀在物表靈光遍宇內矣非孔孟其孰當之　管云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得志則獨行之道德也得志與民由之功名也不淫不移不屈氣節也三者不備不得謂之大丈夫功名節氣三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眞丈夫不從道德中來便是僞丈夫

周霄章

管云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而孟子則執不見諸侯之節孔子出疆必載贄而孟子則待君之就見何其不同也彼一時此一時也春秋無窮國之諸侯士

雖異邦猶有君臣之分在戰國多竊國之諸侯士雖欲仕隱然猶以未受王命之禮貌責之得借古師臣賓臣之禮以示亢也周霄未省及此而孟子亦姑就諸侯之失國農夫之出疆男女之不苟合淺言其義耳 周霄全在進取上論孟子拈出一道字便見汲汲皇皇無非為道與答陳代章同意 疑問云男女居室本是人倫事一失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輕賤仕以行義本自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為萬世名教所不容至於成功業不成功業又置別論 刪正云觀士之失位句則知三月無君乃先有君而後無君者一

作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所以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 一說弔只是自家憂戚不樂意非他人弔之也即不以急乎此句可想見

疑問補云士出疆以為仕也農夫出疆為耕也農夫豈為出疆反舍其耒耜哉則可知士之載贄矣

彭更章

疑問補云於此有人焉何極重斯人何人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斯人也曾無事而食者哉 守字待字俱有理會楊墨沸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也此便是繼往開來

管登之云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既平孔孟之矩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泰之為無事而食為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不得已之苦心在何者七雄爭強君以畏士之心下士士以要君之跡傾君大丈夫生於此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如孔子之群十哲駕一車以栖栖乎絕糧伐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為高如不能恝然於世欲乘事半功倍之會拯民塗炭乎則

遊士已作前茅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委身萬乘之主者也故為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點下士之虛意而亟實之又借策士一時傳食之餘餕而徐反之萬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餽金之所以不可盡却也原孟子遊齊梁之心全不異孔子欲易無道入有道之心而其跡則大遠於孔子脫驂與傾蓋問津與執輿之迹此實時勢所驅出於萬不得已耳又云然則何不直露此意而反云云者何也曰更亦貴介公子也使測此幾而倡言於君卿大夫間不惟遊士無所

容身而士價亦日輕矣故孟子微之而第表士之功
在於守道開來亦是天地間之正論伸此可以詘彼
愚按聖賢如此類絶多不知者不可謂讀書

宋小國章

按國策王偃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王大喜欲霸之速成乃射天笞地焚斬社稷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又呂覽載其齊師近而譁言其至殺使者之報至者三此一妄庸人耳卽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果能爲匹夫仇餉如湯之伐葛者乎果有士女

可綏如武之取殘者乎萬章稱其行仁政不知所指當是假仁假義如襄王之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等耳不知無湯武不得已之心而用兵祗自速其禍也君子謂宋之亡不待逃倪侯之館之日而知之也

戴不勝章

此章是教不勝進多賢以輔君也疑薛居州亦不勝所薦故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不見諸侯章

疑問云通章俱重不見意見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及之說段干泄柳古之不見諸侯人也孟子取之而病其甚 孔子不爲已甚者然於陽貨未嘗輕往見之彼以禮來始不得不一見耳曾子子路守孔子之家法者故深鄙媿此兩項人由是觀之推開說始得孟子語意本文原說君子之所養不說二子之所養 段干二子不可說壞他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於千載之下目擊君貴士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正 疑問云欲得權豪之心不知費多少精神打點故云病於夏畦赧赧然是其神明獨覺中自欺不得

處

什一章

夏雲渠云末節只就攘雞者言正意在言外

管云孟子之論正矣論到委曲調停處吾亦未敢盡以盈之之說爲非

好辯章

疑問云不得已三字是一章大旨 原旨云自堯舜以後世變愈趨而愈下一變而爲洪水猶是氣化居多又一變爲夷狄猛獸則人事俱失不止氣化矣然猶上虐下也又一變而弑父弑君則下逆上矣然識

君者止亂臣弑父者止賊子耶又一變而楊朱墨翟則人人亂賊而率獸食人矣不特世變如此聖賢之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洪水雖大是費力然是時只有洪水一件又聖君在上諸賢夾輔故禹行所無事便成永賴之功周公卻稍難謀動干戈又是個以臣伐君多少難處然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做若孔子則匹夫無權徒以空言維世之衰然猶有魯史可因借以警動人孟子只全憑口說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之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俯仰千古孟子最難　講錄云天下之

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亂重在亂一邊　疑問云大抵亂由氣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治則全重人事挽回氣數上　講錄云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天非以警堯堯亦無可警者堯乃不諉於氣化而曰儆予此便是人事挽回氣化處　疑問云承堯之後便說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此邪說暴行當是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故後面說周公兼夷狄周公後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曰微則聖道所存無幾不止於衰曰有作則舉世皆邪說暴行公然肆行不止如向之輔暴虐而僅見者此邪暴當

是權謀詭秘僭竊奸宄之大者故下言弑逆之事又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譬之人身正氣衰弱之甚邪氣乘之而橫發比夏商之末又自不同　唐荊川云吾意當時篡弑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爲是而見君父之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辯別題目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即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遂迷却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於此之時刑戮且不顧又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

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腳都軟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眞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覆如翻掌大易之所挑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針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卻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春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以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爲而非眞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恃恐動人而使

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為害不小善觀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語眞得聖人微旨當知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為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刪正云春秋因魯史以明天子之法猶禹承堯命以治水周公相成王以撥亂所行者莫非天子之事故曰天子之事非如胡氏實擅其權之說也知我易解罪我是誅亂賊而亂賊亦以誅之者為罪也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

有警於人心矣重在都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為亂非一治而何 管登之云春秋亂臣賊子之踵肩皆起於無父無君之一念而人心之有是念非根於為我則根於兼愛從古及今學脈孰有逃於為我兼愛之兩端楊墨特其中之斐然成章而為民表者耳楊氏不以一毛利天下此急洗心而後錫類之傑也其流必先身而後君故曰無君墨子能以摩頂放踵利天下此捐身家以濟蒼生之豪也其流必狥物而遺親故曰無父 小心齋劄記云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聖人之仁楊氏言

義豈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是甚麼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恁麼樣清淨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奪雅豈唯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為我兼愛之能奪吾仁

義亦若是耳 朱子云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眞有此事也曰不然卽他之道便能如此楊子是個退步愛身不會理事的人墨子兼愛又弄得沒合撒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譚遂啓夷狄亂華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他初間也何嘗有啓夷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 初問云閑閑衛也峻其防也使人人瞭然知吾道之是則人心中截然若具城郭而異端曲學自不得以入之距楊墨放淫辭皆閑先聖之道以內事

講錄云。我亦欲正人心四句。須以正人心爲主。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皆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謂正其本以勝之。 疑問云。能言飾詎最好。言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此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徒。此是惓惓屬望於處士橫議之比。正不必看得太深。

陳仲子章

廉者只要無傷於心體。非必絕人逃世而自爲一道也。仲子苦節爲貞。亦異端跛行之當闢者。故孟子以惡能廉一句斷定。充仲子以下。是就仲一偏之行而

推之以見其非人之所能爲耳。居食從來之義不義。廉者本所不計。只因仲子計其母兄室粟之從來。故亦以其所從來者詰之。見其以爲義而食且居之者。那知不出於盜跖以爲不義而不食且居之者。那知不出於伯夷。苟其不可知。則就仲子一身。已自說不通。充不盡矣。兩必蚓而後可。非是責其爲蚓。正見人生世間。自必不可避絕。如蚓者總然如得蚓來。於世何補。不能如蚓而徒廢大倫。眞天地一大蠹也。可稱廉哉。 人必盡人倫而後可以議名節。無論不能如蚓。即使能如蚓不食而死。而辟兄離母。豈便是廉。他日又著論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斯足以定仲子之罪案矣。 吾必仲子爲巨擘。焉非許之也。欲抑之故揚之耳。是未可知也重不義邊。 夏云到底不說他不情而不情意隱然言外。 管云匡章是懷彭更之見。借仲子以諷孟子耳。○此意亦好。

四書說叢卷之十三終

嘉禾沈守正無回甫輯

離婁章

疑問補云此章鄒氏分作三截亦是但聖賢說話是一口氣下何嘗說一段任了又說一段此章總是論爲治者在實行先王之仁政故從仁心仁聞說到惟仁者宜在高位而其臣不可泄泄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掇語總是責成君臣之詞似不必太爲分截　又云堯舜所行自是仁政必若此云者見先王之政不可不遵耳故緊承說不行先王之道徒善不足以爲政隨承說遵先王之法可無愆忘之過仁政謂何聖人既竭心思焉發之爲不忍人之政人人可繼續以行世世可繼續以行而仁覆一時萬世之天下此爲治者所必宜因也　一云仁心仁政非有二也有是心即有是政觀下文既竭心思而即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可見今有仁心仁聞之仁心仁聞不過一時之感觸聲問耳與堯舜之道聖人之心思不同所謂徒善也若是眞有實心自然任手不得○愚按論理誠如此但三代以還亦儘有有仁心而不法先王規模不能盡善不滿其仁覆之量者故孟子說既有仁心又須有不忍人之政此所謂政紀綱制度之類如云周官之法度是也觀孟子發齊王易牛之心而即進之以井田學校可見或問隨時制宜亦可謂法先王不曰此正法先王也方圓之巧萬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事事做先王也　疑問補云惟仁者心思先王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亦先王是以宜在高位然夾輔在臣言先王之道責難陳善方可救天之方蹶彼泄泄者忍賊其君誰效恭敬以匡輔復見先王之治哉孟子見當時之君儘有仁心仁聞可行先王之道者而其臣泄泄不急救正故發此論觀結局到謂之賊一語則其意可知矣　又云繼之二字宜細體聖人心思既竭欲天下萬世皆被其仁然惟此一心耳不立之政安能遍覆於天下惟本此不忍人之心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使後來者皆可繼續而行則政在一時仁覆一時之天下政在萬世仁覆萬世之天下此先王之道不可以不因也　何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仁者之心即聖人之心思也其所行仁必因先王

四書說叢　卷十四　二

之道。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也所以宜在高位耳。補云不仁者播惡於衆天之方蹶矣是何如景象責難陳善全在臣子之匡扶乃其臣無禮無義言非先王之道君上奚賴焉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又云由事君進退說到言非先王之道此一句極重蓋責難於君責以先王之道也陳善閉邪陳說先王之道也謂其君不能者謂其君不能行先王之道也是泄泄其人也是以謂之賊也

規矩章

疑問云中庸云脩身以道修道以仁聖人人倫之至

只是完得此仁體耳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二所以正是仁處 法堯舜是法其所以非規規於事爲之迹也出乎堯舜即入乎幽厲而已矣三字最喫緊

三代章

二以字所以字俱重是得失廢與存亡之關捩處

愛人章

疑問云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責已些小設施便求効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教以反求二字人者對已之稱下云天下則盡乎人矣 行皆反求便是配命之學天下歸正是多福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

恒言章

說一所房子便有個人在說天下國家便有個身在恒言即末之明言而意已躍躍可思矣孟子特剔出言之耳舊說謂恒言不知其序又不知其本之所在似未是

爲政章

疑問云巨室是先朝舊臣其聞見最多最廣且戰國時或多擅權跋扈吾所行少有不合其宜便感動他

不得且生其窺伺之心故惟以道德自處令其心服說不得罪就接一慕字慕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力不得若論勢力有國者豈敵巨室不過國與天下之人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孟子云云只論自近及遠理勢固若是耳德教沛然於四海正是爲政

小德章

管云此章全爲七雄中之不度德量力者發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文王之臣商孫子殷士祼將便是小役於大弱役於强齊景公之涕出女吳便是

當知孟子之天下有道亦只從三代之英說不及大道爲公之世矣故大國之天當順小國之天亦當順有道之天當順無道之天亦當順孟子豈如後世之迂士濶遠於事情者哉　今之諸侯既不能順無道之天如景公之受命於吳又不肯强仁如文王挽無道之天爲有道之天徒欲以弱小而逆强大亦終必亡而已矣　管云師大國而耻受命之小國不指滕薛而言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若滕薛雖師文王只可爲善國爲王者師而已此章正應齊王猶反手之義

不仁章

此必有所目擊感慨而發。登之云。玩不仁者可與言哉起句多是爲齊湣宋偃二君發也　一說淸斯濯纓二句不平歸濁邊見自取之意殊失圓妙語氣不可從

○桀紂章

疑問補云孟子見當時憔悴於虐政故汲汲以仁之一字爲擾既狀民心之所以歸隨說暴君之所以敺既勉好仁之必至於王復儆不志仁者之必陷於亡語語令人心惻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所謂仁也爾也云者足此無他之詞也　一邊下一個歸字一邊下一個敺字二字正相綰結歸則不待敺況有以敺之乎敺則必有歸況歸又其欲乎此二段將得民心得天下竅繫已說極明透了因急換今之欲王者見圖王者不可失此機會又危言以動之見失此機會便必至於死亡如此則王如彼則死亡說得如此可危可懼見不可不猛省下手志於仁耳

自暴章

此爲當世之君而發觀下章即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見巳自絕於仁義而能使人人親長乎

道在章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舉世不失其孩提少長之初而居仁由義矣豈不是平此孟子性善宗旨運天下於掌上之欛柄也

居下位章

疑問補云至誠三句一正一反實重在下句若曰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皆是分內事全在誠能動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不誠却未有能動者思誠之

功其可已哉此思誠之爲人道也 問思誠之功安在曰在明善

伯夷章

講錄云此章不爲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重末節 曰七年曰必見王道非迂濶而難行 一說紂播棄黎老養老之政廢文王以服事殷能修舉商先王之政故二老來歸是歸商也非歸周也不然於伯夷便說不去 愚按此亦後人推原之辭當時商周之勢未分其在周也猶在商也紂虐而文王仁則去彼就此聖人無庸心也如春秋時孔子不仕周而

仕列國亦復何心之有 夏雲渠云孟子論仁政之得民多矣此又提出個二老來說蓋暗以自負 問如何是行文王之政曰就養老一節論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以大槩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管云伯夷太公同就文王之養一以鷹揚之勳業終一以叩馬之高節終何過也其所秉殊也伯夷以遜孤竹之國出其避紂也恐紂以名羅之也一旦遇文而見勳業不但難爲中子之得父國亦難爲叔齊之受父命矣故文王養其志而不命以位太公以達可行之願出其避紂也恐紂以位劫之也一旦被劫而艱去就不但難如膠鬲之歸仁亦難如夷齊之遠慕矣故文王養其身而因顯其身大聖人之曲盡人性如此蓋唯帝堯仁如天而智如神三王之中西伯近之卽待二老一事可推也二老則心莫逆而跡相反當夷齊叩馬之時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說者以爲各行其志亦粗論耳二老者直委身公諸天下萬世而不自有故孟子同仁之

善戰章

富强總非美事此非未滅富國者之罪所以甚善戰

者之律耳 删正云戰國以善戰者爲第一等良臣故孟子痛發之 又云末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爲戰者姑次之通重戰字

愚按自首章至此皆孟子目擊當時之弊有所感切而爲此救病之言其言深切著明試之立効眞如菽粟可以療饑布帛可以禦寒與他篇泛論道理因問辨論者其旨不同

眸子章

不知言無以知人以言觀人自是正法但末世滋僞

亦有言不可憑者故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非謂可全廢聽言也謂以言質之於眸子則法工且密什不失一矣

恭儉章

此章專爲以聲音笑貌竊恭儉之名者發聲音笑貌從唯恐不愼而生則其爲恭儉也正侮奪之深也豈不侮不奪之謂乎　李衷一云恭者決不侮人則有謙卽就是恭就是以幣交也是恭儉者決不奪人則撙節不用是儉卽費出有經也是儉別有一等陽爲恭陰爲侮以虛拘爲折節是也陽爲儉陰爲奪以屯

膏爲惜費是也推其心只是唯恐人之不順孟子誅其隱而斷之曰烏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嫂溺章

聖賢未嘗不行權也權卽道也故程子曰權只是經若舍道行權尚可謂權乎髡原不識道故得孟子一權字便要他援天下孟子將權字歸到道字見權與道非二物頃刻相離不得

教子章

聖賢論教子而曰易子而教論中才而曰養皆曲成人材苦心處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爲不肖子慮也若上智中材則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於邪父亦未嘗不教　疑此亦有感之言

事親章

章首雖四句平起重守身以事親上能守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故下文舉其事以證之　事孰爲大守孰爲大是文章呼起語不必以君長相形孰不爲事孰不爲守亦然有說必以守項事親者過泥　或問曾子守身得力見於臨終臨深履薄數語何以不言而舉飲食細事曰此亦不細鄒東廓云只看數必字

非曾子不能曾子直以己心親心聯貫爲一無一念不在親無一時不在親就是一頓飯一飲一餚亦看做親意所在纔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詞也非一時口頭偶勉强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錫類不匱之孝豈不守身者能得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養志之本不外守身但守猶在我而養則以我通於親養志而守身之理精矣

錢受之云自古豪傑親老家貧失身祿養多有毛義捧檄色喜亦此意也但人子必不失其身而後可論

孝。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如曾子敝裘耕魯。豈有富貴口體之養而孟子獨稱養志。正以其未嘗失身於魯衛閒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可見不能守身如曾子便是不能養志。以之事親。斷不可也。○聖門唯曾閔二子不仕。夫子皆稱其孝。受之此論。從此覷破。但人子失身不獨在仕。守身亦不獨在不仕。理亦有可商者。

耿子庸云、古人論孝。獨舉曾子養曾皙一段。往以爲沒緊要話。今尋思難矣難矣。曾子嘗芸瓜作業。故窶人子也。乃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辦之。殫竭心

力矣。且人家父母質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恂謹守約人也。遐想曾皙之意興襟度。高邁倜儻。與曾子迥然不同。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羣聯類。以爲常。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爲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難哉。蓋曾子惟父意之承而已無意也。無意則無已矣。即此而推之。凡所以守身崇德以承親志者。何弗用耶。

管云、養志養體。學者亦毋太泥其評。先儒有言曾子父子相反。蓋曾皙之學濶略。曾子之學謹嚴。曾元亦有所受於曾子也。曾子敝裘而耕。其貧可知。徹請應餘。正委曲以承父志耳。非力有餘也。其平日以忠恕體一貫。能忠於父。必能恕其子。故曾元之不請。必先有所受而然。其問有無曰亡。則見平日之不問者常。而問者暫也。曾子以直道刑家。亦不與子之飾無曰有。而元遂直遂以應之耳。曾子誠養志之孝子。元亦非養口體而不養志之子也。孟子欲標養志爲萬世法。不得不抑曾元。○二條即非正解。亦不可不知。

格心章

疑問云、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

補云、君仁三句緊頂格君心之非來。君心原自有仁義。原無不正。

只緣有非斯失其故。今非既格。便自無不仁無不義無不正而國定矣。

又云、仁便是仁。莫有不仁。義便是義。莫有不義。正便是正。莫有不正。如一色紋銀。略無毫忽銅鉛夾雜的一般。

人不足三句一氣讀下。首二句便覷着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耳。若無大人手段。人適政閒。自不可少。亦不可不知。

中玄云、問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曰大人者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其顒卭闓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消釋其邪心矣。於是乎引之以大道。養之以中和。感之以至誠。需之以寬裕。積久而化。自能喻諸德

而歸諸道也曰其作用何如曰難言也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格心之功也易之禦冠於蒙牿牛於童皆是義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之乎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開導爲多但貴乎迎其未然之機使之豫止而罔覺潛順而不知爲妙耳曰不以規諫乎曰亦安能無然又自有納約自牖之道孔子曰吾從其諷者記曰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翹之又不急爲也此亦大人之事也但以治其本原爲主不恃此耳曰既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君正莫不正謂

何曰煦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謂仁也孑孑者非不義然不可謂義也能愛人能惡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己心上做

人師章

病在一好字　焚書云孔子以前豈無聖人直至孔子而始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爲人師也東西遨遊既無好與有賢弟子亦足暢懷遂成師弟名目正偶然也亦以逼迫不過如關令尹之遇老子攔住當關不肯放出不得已而授以五千文耳

不虞章

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耳　疑問云見人須是自有主意　本註脩巳觀人二意並重更周匝

一說惟不虞所以有譽惟求全所以召毀可見名之所在可以無心得而不可以有心取此說却好

易言章

此必有爲言之耳矣字亦有感歎氣

一說責任責也不當任責所以易言所謂錢不出家

言與之病不着身言忍之也

樂正子二章

饒氏云樂正子以因便作帶來是沒緊要事不知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倘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〇宋儒一事動輒說到薦用此極可笑處看來孟子無此意只君子小人自不同類觀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則與之同來便自可責不必別有意必也　謂正子有因驩以干進之意非也謂不干進而真有意藉其資糧輿馬之便亦非所以論正子只是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子

亦儘諒得他過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餔啜耳此戒責而兼提醒之辭想正子聞之亦必爽然自失

不孝章

此章與上孟獨夫章皆天理人欲之最精析處儻父未至於必不可告君未至於必不可容而稍有一毫私意與其間便是不忠不孝之尤者　姚承菴云舜之不告而娶也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禹之傳子爲可安天下也君子以爲猶讓也湯武之征誅爲救民也君子以爲猶揖遜也伊尹之放太甲爲祗承湯命也君子以爲猶輔台德也周公之負扆臨諸侯

爲待之長而授之政也君子以爲猶輔也若竊其似而實非其心則爲篡爲逆而已矣

仁之實章

此是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仁義智禮樂性也人驟語人以仁義智禮樂鮮不驚駭不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卽此便是仁之實卽此便是義之實出此而弗去之便是智之實節文之便是禮樂之而生便是樂故各下是也二字指點之詞也實者木根之謂也有實必有華而華非所以語實也　性不可見而見於情與才情與才之切實易見而無疑者無如孝弟故孟子拈出這之當合不學而能章看　答問云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眞時便原自不曾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采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兄而兄亦友其弟和美一團咸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不容於不生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之極也已

知新日錄云樂斯二者一句總包下文樂則生以

下皆是樂之妙處非樂之後纔以漸而生也　初問云樂則生者天性中有眞機吾到心安意肯處自然私意潛消眞機萌動孝弟有個端緒隨事生長出來蓋孝弟是眞性其伏也無盡既得個端緒則已開了門路動了機括眞愛眞敬漸漸流出漸漸滋長所謂生也生也者滅一分人欲增一分天理之謂也　朱子云只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樂處實是難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如何得樂如何得生　東匯會紀云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樂至於忘

始爲眞樂故曰至樂無樂　管登之云味此章當知
古人論道原活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論語曰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分明以孝弟爲性中之故
物而仁統之也此章論仁義之實則以仁屬事親義
屬從兄而知禮樂亦皆以孝弟實之道何定名之有
亦從其不可解於心者實之而已程叔子泥謂性中
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便說得
太煞性中亦安得有仁義禮智四物也一有則百有
孟子所謂禮樂之實正記中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
樂也說到有體有聲上便不可以孝弟囿矣章內形

容樂斯二者之生機眞有活潑無窮之趣非身有之
安能形容親切至此故吾謂孟子之悟機見於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其深造自得見於樂之實樂斯
二者一段○愚按仁義禮智理也卽是性也非性自
爲一物而中含四德也但仁義禮智之名亦因人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始見假令未落於情四者
亦安從而名之只可謂之性而已孝弟則雖出於性
而已入於情卽孩提少長亦不可不謂之情也但是
情之最初者耳叔子謂性中曷嘗有孝弟來固說得
太煞而管先生謂一有則百有亦似以情初混性體

不無幾微之辨

天下大悅章

疑問云得親順親是大舜一生心事觀書詞祇載見
瞽瞍夔夔齊栗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想他當時
只知自盡其敬自治其身以爲感動之地並不曾責
善於親此方是事親之道至瞽瞍底豫舜方遂却心
事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舜皆不之知也
自人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耳此之謂大孝
句不重化天下上要於其忘化處見之如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不重在與善上要於其忘與處見之

天下非當草芥者舜亦非草芥天下者推原其心有
如此耳　順非徒不拂親心而已也必親之心皆順
乎理如下底豫方是順所以尤難　天下化天下之
爲父子者定非瞽瞍頑而天下疑慈歷山號而天下
疑孝之謂人至此人人各反其天事至此事事各歸
其極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定以理之至極處言非
前疑而今定之說也

舜生章

獨言舜文者特舉時地之最不同者以見所以同妙
處舉一二以例其餘耳　舜文得志時位各不同行

乎中國各行其心之所是而合者自在。 先聖二句是言所以合之故揆字屬先聖後聖揆卽道也曰揆者指其心之運量處言也先聖後聖只寬寬就舜文上結而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在其中矣。

子產章

子產乘輿濟人出於一念之不忍亦偶一爲之後世相傳以爲美譚將有竊伯之驩虞而失王政之大體者故借以立訓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是書法曰聽政見舉國之事在手何必以乘輿

濟人此句是案惠而不知爲政句是斷下三節是解惠而不知爲政 子產治鄭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何獨遺於橋梁或曰溱洧合流乎時水及滕春夏暴漲奔騰十餘仞不可作橋理或然也孟子亦非就以此爲王政特就濟涉一事言之見亦自有當舉之政不必藉此乘輿耳

手足章

輔氏云此說特爲齊王發所謂有爲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 陳氏云此是大都說報應如此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的君父 眞西山云孟子爲齊王說則然而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猶幸王之悟而追巳也曷嘗寇讐其君哉 有故而去趙岐註云爲臣之時諫納言聽德加於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巳非與君不合也

無罪章

輔氏云曰可以者言此時爲可也過此將有欲去而不得去者矣 孔子之臨河廻車穆生之去楚元王梅福之挂冠上東門張升之解外黃皆是此意

君仁章

上章莫不仁義就君身說此莫不仁義較說得寬

非禮章

初問云此亦是禮義但是精微處欠分明便失禮義之中正而反有害於禮義耳蓋禮義隨時事爲轉移有今日爲禮義而明日不可爲禮義者孔子去齊去魯是也在此爲禮義而在彼不可爲禮義者柳下惠魯男子是也非平日辨析極清而臨事又有化裁者不能此全從學問中來 此大人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大人正對曲謹之小人說

中才章

此責成賢父兄之詞若子弟又當別論　原旨云樂字從養字來養則悠閒而樂若急迫求之但見其苦而越矣

不爲章

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爲的力量全養在不爲裏蘇子曰惟天下之至勇爲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爲能靜此意深可體會　王弇州云荊卿傳云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言人章

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後患不拈定報復說　一說因人之易言故以利害懼之

仲尼章

張南軒云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汎應曲當而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荅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季桓子受女樂不脫冕而行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弒君沐浴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奸此賊仁義之尤者也　朱公遷云仲尼不爲已甚君子依乎中庸二語互發　李衷一云不爲已甚猶云恰當至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至聖處不是說孔子爲平易的聖人也　汪云非孟子不能以是稱之

大人者章

信果自是好的但必之則傷義大人惟義所在則不

必於信而自常信矣不必於果而自常果矣

赤子章

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未必其看之能辨也然有是明者不患無是能辨者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未必其聽之能別也然有是聰者不患無是能別者赤子之心止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未必其知其事善能其事善也然有是不慮不學者不患無是無不知無不能者人唯不肯認赤子之知能即是大人之無不知無不能故知識日增天眞日減不知大人者亦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非贊歎大人之

驚奇正指大人之平易也　湛甘泉云若說便以赤子之心爲大人更不須學問便是生成的聖人此即是即心即佛之說緊要只在不失二字不失必須學問〇此論未嘗不是但聖賢立言有論本體者有論工夫者論工夫則聖人亦無歇手論本體則庸人亦是現成此是以現成大人論耳不失必須學問是先一層意語氣中即不言而其理未嘗不在

養生章

管云此言必有所爲或破木若以美之疑或解後喪踰前喪之謗俱未可知

深造章

朱註云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語自實地人多有恃其志意堅猛精神壯强而不以道者亦不可以自得如顏之由博文約禮而進末由曾之由三省戰兢而悟一貫方是深造之以道居安六句是自得中一時並現之妙皆出於自然非漸進之謂也

一說管云深造之以道見非造之以識見造之以藝術而所造者在道也道即孔子時中之道其源在於性善自得逢原即逢性善之本源也又云當以後章楊墨子莫之所造反之楊子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可謂深造於義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可謂深造於仁子莫合於仁義以執中可謂深造仁義相須之學而孟子皆不與深造之以道無他只爲其入門悟頭不清了手結果無地也皆於性善一源欠透露而從見地念根上充拓耳故入狂入僞而難於成章

博學章

朱子云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個約某嘗不喜楊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個約去守他　饒氏云未融時一

個是一個纔融了便合做一個約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之類　疑問云欲其自得之也是深造以道的主意將以反說約也是博學而詳說的主意反說說字根上說字來之詞若曰詳說之者非說詳也乃說約也不必以近於口耳疑之

以善章

此章稱王伯心術之精微處服人之善養人之善善未嘗不同而一則未能服人一則可以使天下心服無他有心無心故也　以善養人如湯事葛舜善與人同方是

言無實章

一言僨事凡言之足以致不祥者皆實也曰無實不祥者甚蔽賢者之詞也觀兩實相應可見

水哉章

只原泉二字便是有本之水只雨集二字便是立涸之象　管云學不務本只是名心重而道心輕

幾希章

幾希是所爭不多然已實有所指即人與物同是生而人性與犬牛之性不同處是也正所謂善也管登之指爲仁義之良心總是一樣　君子舜以下諸人

皆是雖舜如下節亦只可謂存之非不止存之之說但反之之聖操存之賢亦不可不謂存之之君子耳

淮海近語云幾希之理在事則爲物理在身則爲人倫在道則爲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由仁義行即以其所明察者由而行之非有二事不得分知行說　張南軒云行仁義猶是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身與理一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

禹惡章

曰惡曰好曰執曰立曰視曰望曰不泄曰不忘曰思皆是指其心之精神處其精神能爲憂勤惕厲而不能爲放便是幾希之存也　禹好惡二字從微危之訓生來曰惡旨酒而好善言舉其一二以見其心耳非謂盡於此也餘倣此　顧朗仲云中即精一執中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親授受於一堂其爲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故揭出言之見湯之得統於三聖也舊作行政用人者非是　楊升菴云立賢無方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左傳八元八凱皆高陽高辛之才子至湯始廣其塗故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再則曰旁招俊乂伊尹

萊朱巫賢傅說皆以賢非以親舊也自後周以親親爲重異姓爲輕至其末年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景屈子孫盤據苗裔禪祚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武蠢濊皆據顯位并部侯景皆憤族姓之下以釀大亂立賢無方眞爲世不易之良法矣　不泄邇不忘遠是即人情之易忽者以見其用心之周密處武王非必專用意於遠邇也老蘇云聖人之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漵一時皆到無有遠邇朱子稱之　有不合之合即若合符節之合是千聖會合的眞源頭於此有不合行事必不能合所

以要思非時異勢殊之說。曰有不合則其不合處亦甚微

王者章

刪正云周制六年天子一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跡不行於天下故曰跡熄非泥指政教號令也天子不巡狩則太史無復陳詩之事而列國之風亡諸侯不述職則天子無宴饗之事而王家之雅頌亦亡故曰詩亡非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之謂也若謂平王之時降雅爲風則正月之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反列於雅何哉○此說本王鳥傷高新鄭說而小異之似

有理又一說詩亡於陳靈故春秋作於魯哀十四年則又以無詩之日爲詩亡非指平王也併記之其事則齊桓晉文句重事盡歸於桓文正見王跡降爲伯功然春秋之名能尊王者實桓文也故孔子不能外桓文之事以取之一管云據胡傳之解春秋以日月爲義例以一字爲褒貶若謂筆者筆仲尼之新文削者削魯史之舊文也何以云其文則史曰孔子雖筆削春秋而未嘗動魯史一字也不削曰筆不筆曰削其文皆仍舊耳蓋褒貶原史中之大義而去取則出自仲尼耳試考春秋中之特筆莫大於天王狩於河陽晉文實召王而孔子爲之解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莫禀於趙盾弒其君夷皐夷皐實趙穿所弒而晉乘誅意以歸盾魯史從原告之文而直書之孔子爲之印曰惜也越境乃免此非史文一字不動之明徵乎是皆述而不作者也曰作固孟子之權詞也又曰竊取者何也曰此見聖人守爲下不倍之爲也非夫子不考文春秋雖不考天子之文亦嫌於考一國之文也雖曰義從魯史中取而取出卽成世訓苟非無忌憚之小人孰敢倍諸苟非不踰距之

聖人孰能援諸此知我罪我者之所以並存此書也安得不謙曰竊　一史官所書桓文之事耳才經宣尼之取是非顯白於天下如讀詩而了然於美刺之際也謂春秋爲逸詩也可謂桓文之事卽王者之跡也亦可春秋其可以不作乎

五世章

刪正云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小人安得有澤澤亦不是流風餘韻卽口澤手澤色澤之類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故孟子得以私淑諸人也若論孔氏之流風餘韻百世猶

新況五世乎（此亦本商說）趙岐云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太
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
世而斬亦自說得好 管云味五世而斬是將斬未
斬時語蕭以去孔子未及五世自幸也孔子没至孟
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知孟子之沾
孔澤不在三世必在四世矣 又云孔子没子思已
二十六歳距孟子生時亦近百年然則史傳受業子
思之門人或係門人之門人未可知若親受子思之
門而乃曰私淑諸人則孟子乃倍師之尤者何以責
陳相哉 私淑中須隱然負得極大

可以取章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爲知有四端而擴
充者言也常人則不能也可以取可以無取者爲常
人之理欲交戰者言也賢人則不必也

一說事有判然可不可者辨別何難乃有理正在渺
忽之間須合下詳審個至當稍不審而冐然行之則
傷矣此是教人精義之學在事上說非自疑自許之
謂 疑問云禮記黔敖爲粥以待餓者節云其嗟也
可去其謝也可食即可以取可以無取等句之義○
其說亦妙

逢蒙章

通章只重取友上是亦羿有罪焉已提出逢蒙在外
下節亦只重孺子逸 孺子庾斯之事孟子只就取
友取之耳未可謂合於義也歸熈甫云自孺子言之
則爲得友自庾公言之則爲欺君矣時則爲庾公者
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於上無敵於下殺其爲冦
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告焉
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赴闕可也

西子章

非則全掩其是是則全掩其非一念之間何等危惕

曰蒙曰齊戒沐浴下字俱有意 須知是說個影
子與人看

言性章

程子云此章專爲智發今且從之首節是欲人由性
發智而先教之識性也 以故言性由利言故是孟
子道性善宗旨如指孩提之愛親少長之敬兄所謂
故也然本之不學不慮來所謂利也利與故合下相
離不得若舍利而言故則過顙在山象頑受惡亦故
矣豈可以言性乎○利字當不得善所以利處則善
也下二節總見用智者苟能順性而動即莫難治如

水而循其利便可以 故莫難測如天之高星辰
之遠而得其故自可以見其利所以者何故與利不
容分故也安用鑿爲哉　苟求其故只言故不言利
者天道之自然不必言也便見故與利不是兩件○
舊說如此愚謂此章爲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
智也智是四端之一非性之外別有智也以故證性
本利言故自然而然性無事也識性者亦行其所無
事而已而乃鑿之以杞柳鑿之以湍水鑿之以仁內
義外性之所以日晦也不知順性之自然雖以庸人
而可同神禹之智雖星官曆家而可以坐測千歲之

遠性之以利而眞智之以不鑿而大如此紛紛亦何
爲哉

公行子章

初問云我欲行朝廷之禮是孟子借個大題目壓倒
他其實遠小人之意

存心章

直到下三自反只是一個存心自反不在存心之後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卽發以驗其存愛人者人
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卽應以驗其施　陽明云
二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覺得未精橫逆之來自謗

訕怒罵以至不道之甚無非我實受用得力處可以
之爲禽獸乎　君子曰此亦妄人句是代君子說的
話如說君子到此而說他是個妄人如此則等之禽
獸矣若是禽獸又何難焉惟其非禽獸是故君子云
云　近溪云先輩說此章難字不讀去聲直接至如
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
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愚謂卽
如舊說妄人三句非眞不校也不忍校也自脩之意
原不任手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
又進一步的工夫無一朝之患卽在有終身之憂內

有憂則自然無患矣若夫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正
引之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　獨言舜者千古之遭
橫逆而能格者無如舜故特舉之
瞀云孟子言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最妙然論到
憂不如舜處不過曰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亦
就希賢希聖之君子論耳若論希天之君子則法令
傳後猶屬名根使從中庸遯世一脉上起因名根終
在名根在則終身之憂固在一朝之患亦在猶爲一
鄉一國之善士非天下萬世之善士也然學者必先
有鄉人之恥而後可與論遯世不悔之學○此論亦

不可不知。

禹稷章

夏雲渠云平世似可無汲汲。禹稷却如彼而賢之。亂世坐視顏子却如此而亦賢之。兩段是設疑端。而議論 聖賢能爲道而不能爲地道者。千古之所同。亦一人之可得而自主。地則隨所遇。以寘之。唐虞寘禹稷於饑溺之地。禹稷即欲不饑溺不得。春秋不寘顏子於饑溺之地。顏子即欲饑溺亦不得。此全在責任上。非順時而出順時而處之謂。 敘禹稷而曰是以如是其急也。繼之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意不重禹稷之能爲顏子而重顏子之能爲禹稷也。孟子隱然以戰國之顏子自負 二可也最爲圓妙便見易地則皆然。

一說夏云此章疑爲楊墨而發。 聖賢之心。至公無我。爲人爲己。隨地而應。未嘗倚着一邊也。被髮纓冠而往救之。非摩頂放踵之謂也。閉門非一毫不拔之謂也。

匡章章

訂測云。章中言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先子而後父。蓋責善起於子也。然則匡章之過亦大矣。而孟子之所以不棄匡章處。亦不專以其無世俗之五不孝。有出妻并子之深悔而已。尚有可原之實在。據史秦假道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章僞與秦交和而即擊之。秦軍大敗。威王謂左右曰。章子之母啓得罪於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及章子全軍而還。勸以更葬。則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高其節而諒其心曰。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及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將五都之兵伐之。遂大勝燕。章子有此實行。孟子安得因通國不孝之稱而絕之也。齊稷下多橫議之士。求全之毀。豈獨一章子哉。

武城章

一說此章亦宜重子思邊。似無謂。余謂孟子以賓師居齊。於齊國之事。未肯屑屑然也。景丑氏之徒。嘗以君命召不俟駕責之。不知爲賓爲臣。道同地異。孔門自有家法。故借此章發之。

儲子章

只重誰何以異於人哉一句。堯舜句輕輕帶說。此語原自是口頭話。

齊人章

由君子觀之一氣直下語由君子體出求而見妻妾之可羞泣直以齊人覩齊人方不工也何羞且泣之有　孟子指出所以二字真醜態畢備矣講錄云朱履之客何施施也而所以求者函谷之雞工部之郎何施施也而所以求者山庄之犬又不止齊人也能不羞且泣乎

四書說叢卷之十四終

四書說叢卷之十五　孟子五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怨慕章

大舜一生心事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怨出於慕如不慕則不怨矣孟子逐段形容雖是解怨字之惑却重重照顧慕字非是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前是說怨人少節是說慕也　管云怨者戚戚然若有所歉慕者皇皇然若有所求蓋舜之不得乎親其心必反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若但說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終疑於怨天怨親矣　正含父母之

不我愛意但須渾融說　我竭力耕田四句言竭力耕田不過子職中之一而已矣孝聚百順其他欠處甚多不識父母之不我愛在那一件徘徊自問引咎負慝此大舜一生怨慕的真心事此處正對不得不怨之意已盡下文又挑剔形容之高中玄云四句正所謂恝也孝子意補在虛處此於而已矣何哉字面非不有會但怨慕正意無歸實處今定從舊說　觀竭力耕田句則知舜往于田是服逐之也服亦國君應有田祿而辱子遠耕入鬻妻傲子之譏耳舜所以號泣也　原旨云帝使其子節是敘事是舜之迹天

下之士悅之是從上節中抽出議論是原舜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二節體製略同　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別無可諉故拈憂以替怨字憂正自慕生也憂之所以難解正以舜之慕非常人隨妻子富貴遞遷之慕而猶是孺子之慕耳人少則慕父母而舜經歷了許多可喜可願之事亦只知有個父母依然孺子故曰大孝　曰五十而慕見他已前可動的境界都歷過了此時不動更無可動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或以帝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爲疑曰此未知大道爲公之世也三代以前天子

多從農中遴出苟得其人在彼猶在此也何人我之有胥天下而遷之遷乎陽乎抑建舜都乎曰非遷都之謂也猶言將舉天下而禪之也書詞四岳揚舜之日瞍巳底豫矣曰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何也曰此以四岳視之舜之心不爾也舜視嚚傲有一分之未格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也此只舜知之他人不知也大抵萬章上第不獨答章蒙多據理不暇推敲之詞卽孟子亦多形容擬議之旨不如是不足以窮事理以極致而見聖賢之用心讀者不可以詞害意也

娶妻章

按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則舜尚二女之時瞽瞍亦允若而象亦化其傲矣微獨焚廩浚井之事無之卽不告而娶亦未必非後人臆度之譚也孟子只欲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如此耳眞西山云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可謂善讀古人書者矣　講錄云堯不難於制瞽瞍而難於處舜告之瞽瞍定有違言瞍一有違言舜決不敢就而堯

亦難於強舜矣故但治之以君法不論舜之告與不告瞍之知與不知也權非聖人不能用亦可見矣舜唯見得廢人倫以懟父母大故告爲輕使無堯之君命臨之則舜亦不敢聽之不告堯知瞍之必不從告又知舜之必不忍違瞍故不明言其所以只以君法行之使瞍與舜皆若非舜之所得主而不得不然者二聖眞所謂人倫之至　正唯未嘗不知其殺而憂喜一聽之弟憂喜一聽之弟而又非僞所以爲聖人之用情使其間稍有一念之萌卽術也卽欲不入於僞不能矣　或問象曰鬱陶思君舜曰惟茲臣庶

汝其于予治只此轉非聖人不能洪覺山云舜未嘗動心更何用轉　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而他日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國使不得暴民聖人之順應曲當如此故曰察於人倫

殺舜章

王元美云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於天下雖弟無赦也得罪於己雖疎無誅也况親其弟乎書曰瞽瞍亦允若象且化之矣謂聖人而修匹夫之怯於弟也　疑問補云舜雖友于之極然於傲弟未嘗無怒無怨也但不藏不宿耳不藏不宿而唯知

親愛此聖人之所謂友于也彼外假怡怡之名而小嫌介意佹結而不可解者不知獨何心也　又云論放象說到豈得暴彼民哉可謂兩全無害矣又雖然一轉說舜欲常常而見原歸到親愛其弟上是謂獨得聖人之心　疑問云天子使吏治其國國固是使象不得暴虐其民亦是愛親之深而慮之遠使得保全終享其茅土也陽明象祠記亦有是論　初問云常來朝者不但是欲展親親之情使之常見政事禮法忠孝誠敬則自有熏陶轉移處耳聖人即是親之愛之中自有許多節文如此

此章亦有二疑焉或疑瞽瞍即惑後妻愛少子何至有聖子而欲殺之金履祥曰史記虞氏自慕以上皆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虞固有土之君也瞍或老悖欲廢嫡立幼而象亦思以弟奪宗故造殺謀理或然也又疑舜都蒲坂有庳今隷湖廣又廣西有象祠皆非中土也欲常常而見之者固如此乎金仁山曰古者萬國各世其地舜欲封弟必不忍奪以與之亦視九州閒田以封之耳雜書載舜葬蒼梧象爲之耕今舜陵亦在道州九疑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政接有庳之事乎

咸丘蒙章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古語本是形容臣子之盛德當世遂倡說臣堯臣父即人心敢於萌此一段意思人口敢於述此一段議論便是無父無君人心之夷狄猛獸矣孟子辨臣堯說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辨臣父說到爲天子父以天下養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義正詞嚴顯是爲戰國人心重闢一宇宙故曰孟子之功不在三聖下　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依舊說孟子亦非正解古語有說作因其誤引之意而反詰之似好蓋大段意重子雖盛德無不得子上不重

感化上卽引書亦重首二句不重末句正破其容有蹙之謬耳

堯以天下章

小心齋劄記云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删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洗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瘵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其他人博個名兒世間

乃有艷慕而依做之如子噲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況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得却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眞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擲之卽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跡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却許多痴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疑問補云以天下與歸之天而天與終歸之民與是議論有根據處彼無德及民而睥奸天位者自不得以堯舜藉口矣

南河陽城之避有意歟無意歟何異莽丕之讓九錫哉楊用脩王元美駁之矣箕山更無謂蘇子由譏其不度德何辭也焦弱侯云舜禹之避嫌於逼堯之子而俟其遷也非輕天下而惟恐其不去已也益非避天下也三年喪畢政歸於啓滿盛而不可居也太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罷宜王賢而共和去類也非不可聽而不快然也或謂三聖皆以避卜人心屬則歸而君之不屬則歸而相之大道爲公之世不必有末世之嫌也理或然歟抑孟子形容與賢與子之天不嫌鋪張其說耶南河陽城箕山何太確然也

安得不欽疑也。

傳子章

原旨云通章以天與賢二句爲主自此說起而結之以天也命也其辨禹非德衰意已明矣匹夫以下四節又歷舉以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實出於天而於禹無與也凡不是人爲處便是天不必紛紛於氣數主宰之說　高中玄云天下與子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爲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爲天下也　王弇州云與子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也　禹之道卽堯舜之道啓能繼禹之道便是堯舜之淵源不亡故可以有天下敬字亦重禹繼堯舜之道全在敬　講錄云天與命是一樣的但自其運於天者謂之天自其命於人者謂之命與舜禹而不與朱均是天也亦舜禹朱均之命也與啓而不與益是天也亦啓益之命也　匹夫四條連絡說見得匹夫而有天下必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又須繼世之君如桀紂之不肖有舜禹之德而無天子之薦不免爲仲尼卽

有其薦矣而繼世不如桀紂亦不免爲伊尹周公三人俱不重特借以發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斷以趙岐說爲正林隨泉有辨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固矣亦當論其世焉三代以前大道爲公田野間有一人德堪爲帝者卽挈天下而歸之非以爲尊崇逸樂之具也故許由善卷之徒去之若將浼焉以天下之不足慕也降至有夏風氣日開卽非若後世之天下而已非復唐虞矣觀夫子贊禹曰卑宮室惡衣服若天下已向於華而禹以儉維之亦異乎茅茨土階相忘於無言之日矣人情無欲不爭有欲則必爭雖聖人亦無如世變何也故官天下必衆聖斯舉家天下則中材可由善乎子由之言曰使有臣如禹者吾知禹必不以天下授之矣以啓足以有天下故也故傳賢之不得不變而傳子也非聖人意也勢也孟子論繼世之君而推至於桀紂見及此矣獨其從天下起念而非從一家起念則所以善承天而非如後世之私天下者耳然則謂繼天下爲德衰則不可謂非世衰亦不可

割烹章

伊尹聖之任者也只一任字伊尹精神已足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一句最重從前是聖之任學問從後是聖之任事功　在畎畝則道在畎畝在君民則道在君民若加一毫意念便不是樂便不是易地則皆然的學問　疑問云非其義也兩段敘得極妙樂堯舜之道認得如此明白決不肯一毫苟且而肯以割烹進身乎　非其義也卽非堯舜之道也是一直說話　由天下千駟說到一介只看做一樣故由耕莘做到伐夏救民亦只是一樁事　一說此節是有所不爲伐夏救民是大有爲如此又是兩截非義非道而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則是義是道者當如何伐

夏救民不過是義是道中之一事耳伊尹原不曾驚天動地　始囂囂既幡然謂試湯之誠意非也又謂涵養既大出處自不可輕此亦非也又一說尹在莘野既度世又度湯又度巳度數巳明知一出便須做出放君易姓的事來故亦徘徊顧惜而不遽忍既而審其責之不容諉也故幡然就之極爲可聽然有一說嘗考尹五就湯五就桀初意原欲以忠湯者忠桀道聞醉人去不善而就善之歌乃輸誠告桀曰亡有日矣桀拒之曰日亡吾亡尹乃復歸於亳桀是時尚能起九夷之師尹猶勸湯貢桀九夷之師不起始從湯伐桀放之南巢由此言之謂尹莘野中卽有放君之意無是理也觀孟子於自任天下之重如此下方接故就湯而說之語自分曉然則如何夏雲渠云囂囂然曰幡然改曰兩曰字皆孟子推伊尹之意而云非實有是語也蓋總是欲形容任天下之意故抑揚其詞耳較諸說長　輔氏云非予覺之而誰也蓋旣明明德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任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不容已者　自耕莘至救民敘述伊尹心事巳盡枉巳二節又抽出議論以證要君之誣要湯句是借他

語反掉之詞末引書見他正天下如此豈辱身要湯如彼

戰國處士橫議其敢於誣聖賢不待言然史載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趙良曰穆公舉奚牛口之下要湯自鬻或出好事之口割烹食牛似果有之孟子一切抹殺以大節目辨其誣其義何居蓋戰國之士節賤極矣鑽穴踰墻無不可爲復藉口迂身行道之案若曰古之聖賢豪傑猶然何況末世章之述人言未必無諷心焉孟子則以世之有大抱負者必不肯爲辱人賤行而始進不以正者未有能建奇績於天下者也

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其能維持人心世道處學者不可不察其微旨所在而併以史傳為不足信也

孔子章

癰疽瘠環權要不及彌子在衛在齊安常無事倉卒不比過宋於衛不主彌子於宋必主貞子則好事者之誣不辨自明　聖人之所知者禮義而已然進禮退義而得不得正未可知則命也於此萌一毫衛命之念而增損吾之禮義以從之便是無義無命也可見聖人禮義之未盡必不先言安命也禮義之已盡又不妄言造命也此是義命合一

南子可見公山佛肸可應召則不主癰疽瘠環似不足為孔子深辨孟子自言孟子不與王驩言的學問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下惠之可也推其旨亦與辨伊尹百里奚同意

百里奚章

虞人也節是敘事下節是議論　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他知幾之智來即此知幾說他知衰知與決知食牛干主之汙又自此智推說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其無自鬻成君之事議論都從虛處起却說得的然有據

伯夷章

上四節是敘五節是斷觀加一孟子曰自見仕止久速是孔子之時處所以時不在焉照三子看自見得初問云此處若不見得聖心至精至融毋意必固我之妙便是絕無張主與世浮沈的人但常人不由事勢上迫而後動是心有所陷溺而然意念迥別耳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得盡其一德之中否朱子云既云偏則不得為中矣問既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　集大成二節是一直意總是聖之時直恁

難說故譬之樂譬之樂不足故又譬之射非上是比喻之全下是比聖之所以全也　疑問云二節只是一意上文只有個聖字不會有智字孟子要說孔子之聖之時全由於智故舉集大成以明之集大成說金聲而玉振之也就重在金聲二字看本文先下金聲二字下說而玉振之也自見因承說金聲也者四句見得有始方有終遂承說始條理者四句事只是一事然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論孔子之聖之時已七八分了而較未爽快因復舉聖智二字譬之射者之巧力射者心目明巧將一個正鵠完

全在胸中。然後可用挽强破的之力。是巧居其先。力居其後。巧可以命中。力不過至之而已。故說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非有始條理者則無終條理者。可見聖由於智。非有巧以運於先。即力能至之。亦不足以中。可見至聖之必由於智。是則孔子之所以為聖之時也。二節總說得聖由於智。○此說論理未嘗不是。但孟子語氣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而逗出聖知。由聖知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若早洩其旨。則末節不得力耳。　口義云。有音可名。故曰小成。

無音可名。故曰大成。　初問云。始條理。終條理。只是一個條理之始終。非兩個條理也。知行原在一處。原是合一。要識得此意。　朱子云。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亦將何所到乎。　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東西高下。不能設中在紅心。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那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不過如此。　陽明云。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　鄒東廓云。樂之一字。必兼金玉。射之一矢。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比諸孔子。有大小偏正之殊。所以可為小成而不可為大成。可以得至而不可得中耳。

管登之云。人有聖於乾元者。此孔子所謂吾不得而見之聖人。孟子則以為聖而不可知之神人也。聖不可知。非聖於乾元而何。人有聖於坤元者。此孔子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之仁人。孟子即以為大而化

之之聖人也。大而能化。非聖於坤元而何。以至譬力。以中譬巧。見得時中之至聖。與天相通。全從智體巧妙中來也。蓋亦窺到神境。即是智境。聖而不可知之處。即是智仁合體。天下一人之歸元處。而竊疑孟子之學未到此。又云。巧力二譬。暗合於乾九三之傳文。傳文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幾非巧乎。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存義非力乎。然而至之終之之間。尚有幾微在。夫子其中乾元之的而力亦至者乎。孟子與夷尹惠三子。其中坤元之的而力各至者乎。曰然則孔子發皆中的乎。曰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寧

有不中之的倘亦有未至時否曰小子不知也乾元之的易中而難至為其立於先天之上不落識田故坤元之的難中而易至為其立於後天之中不離方寸故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時命中之的寧有一矢不向乾元中心者而猶望有窮神知化之聖的在故曰聖則我不能以是知孔子上達乾元之力猶未敢自信其已至也的的皆至乾元必也從心以往乎學至坤元之的則與至乾元思過半矣又云然則夫子上達乾元堂室在何年曰難言哉孔子聖由天縱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智似遜於堯

之如神則生知之量猶未滿故曰好古敏以求之亦可譬善射者之優於力而微慽於巧也當十五志學時則巧機動而力亦隨之是時已全具聖體胸中無分毫染汙天下一人萬古一息是其本來性天也特聖力未充耳一進而立再進而不惑力漸充矣聖力充則智巧愈充至於五十而知天命則運巧而力不運之始也漸到耳順從心上達乾元而巧力俱泯於無用則可以再造坤元矣先生屢伸乾元坤元之說以乾元無首坤元有首也用九之極是曰知化育之至誠用六之極是曰贊化育之至誠故以中庸至誠至聖二案為孔子從心以後境界其文甚多不能載

北宮錡章

通章天子重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己而去籍唯恐有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凜然不可奸也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僭也觀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矣即不能五十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祿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周制之內外相馭大小相維若此則諸侯惡而去之固天子之所必誅也　講錄

云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略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略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制節通言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也　又云天子一位君一位提起看一位字俱重見得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也　又云君一位君字兼天子大國次國小國之君言天子之卿節亦見有尊天子而重王畿意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也侯田三萬二千畝者卿視之亦三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千

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内方千里。六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分地。中士下士不說及者。想亦視附庸耳。　又云。卿以上三國等不同者。以上之祿寢厚。苟不爲之殺。則恐地之所出者不足也。大夫以下三等國皆同者。以下之祿寢薄。苟又爲之殺。則恐臣之所養者不給也。祿足以代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未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又云。耕者之所獲節甚輕。只因上文說同祿。而未說

明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

周家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封建自上制下者也。爵祿之籍廢。而百里五十里七十里之制不遵。有諸侯而擬天子者矣。井田下奉上也。經界之籍廢。而上中下之農之田不給。有履畝而稅什一者矣。上則僭乎君下則剝乎民。以文武強榦弱枝之良法。而漸成脛大於股之陋風。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雖然使天子無失其柄。諸侯卽欲去其籍而不能。故論世者亦交譏焉。　按孟子所言果是略耳。周禮雖後出。而其制獨詳。儒者又以傳自劉歆。且引孟子其詳不可得聞之語以攻之。遂不得等於漢儒之王制。不亦固乎。

問友章

不挾至晉平公。亦可以止矣。孟子何以猶少之。蓋友也者友其德也。友其德必眞有貴德之實而後可。非僅忘已之勢而已也。故由三人之不挾。推而進之。必如堯之友舜。乃爲眞友德者耳。友德從不挾生來。而不挾便當不得友德。　然終於此而已矣。是總一章轉頭話。不專少平公也。　迭爲賓主。只是略上下而交際往來。便是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

賓之說。此初降溈汭未納百揆時事也。

交際章

萬章見孟子不辭宋薛七十五十之餽。於齊雖不受祿。而頻受其賜。竊疑其不當如是。不知孟子全爲事道計。故引孔子以證之。　或疑孟子之遊齊梁的是孔子以有道易無道心事。但辭受取予處。未免稍寬一針。論至事道獵較。亦精析矣。猶疑孔所委蛇者。一時之風俗。孟所委蛇者。一身之藩籬。將無說歟。曰時不同也。孟子之時。竊國之諸侯。爭以下士相高。其下士之意非也。而風則可尚也。孟子急乘其折節之虛

意以顯賓臣師臣之節而寬論其餽問之所自來以
爲挨言通情之階孔以獵較爲兆孟以交際爲兆同
一事道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無處而辭百鎰將行而
辭萬鍾其介未嘗稍貶則事道之意愈明矣　章亦
知孟子是事道者尚疑事道中多此一段委曲耳觀
其問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仕道歟意可想見孟子
則以欲事道則交際自不可却孔子便是左證　管
云章問諸侯之取民猶禦而孟子言比今諸侯或誅
或敎爲詰詞義俱重何爲其然也蓋問者答者皆不
指加賦之小苛上爲戰國諸侯之猶禦如晉楚二大

國則併人國而田之如齊梁韓趙四中國則壤君土
而國之此王法之所當誅者而士君子居其國未免
受其餽故充類而有此辭也　舊說先簿正以下俱
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爲之兆也五句只重示
可行而不爲悻悻意不重決去意愚謂卽說不行而
後決去亦正事道本旨不必拘拘見行可亦只是委
曲之事不可說得太好舊說際可於衛靈公養於衛
孝正是孔子當日之交際挽足前意愚意只閑閑說
孔子委曲事道如此則交際之不當却明矣蓋此章
原借交際以發事道之深情非以仕止明辭受也融

會大意自得之
一說商受十四字非衍也夏云言三代一法並無異
說至今猶爲嚴憲如之何其受之管云殷受夏周受
殷亦以戰伐得之近於殺越唯其當於道義所不辭
也故於今爲烈若貨從禦得則傷義甚矣如之何其
受之

仕非爲貧章

此章專重行道首說仕非爲貧也便見仕以行道也
卽爲貧仕而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至抱關擊柝極矣
然亦未嘗無道可行也如孔子爲委吏則會計當便

是道爲乘田則牛羊茁壯長便是道可見道與仕俱
卽卑貧猶然況高位乎彼位卑而不免於罪者正以
不行道而高言於位外耳若夫立人本朝夫孰得而
罪之而乃尸曠而道不行可恥孰甚焉正應仕非爲
貧句　兩曰字與言高言字相照其不言高處正是
行道處

士之不託章

客卿可爲而祿不可受祿不可受而餽常不却此其
義之精析在毫釐間故不得不問　士不敢比於托
國之諸侯而又不安於爲臣顯是以其身夷於編民

而亢其道於賔師之列故君而氐我也周則受之君而賔師我也函餽則摽之孟子將朝王以召而止即是此理　孟子說悅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養又直說到堯之尊養舜意殊婁婉可想从於齊非我志也的心事　管云余始讀子思之言而疑其無是事既以老萊諷諫事君一事叅之而信其有是理也觴一濫遂爲子夏之徒田子方途遇子擊不爲禮而曰貧賤者驕人○按老萊問子思何以事君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曰子性不可順也又以齒剛舌柔規之子思曰吾不能舌故不能事君即其爲臣之不肯爲舌則未爲臣之不憚爲齒可知也　講錄云卒之一字亦見子思發之不暴處古

者受則延使於內不受則出於外摽使非逐去之謂也此訓詁調停之說還以前論爲正　孟子舉堯之養舜畎畝爲王公尊賢之準亦就戰國之諸侯論也蓋是時七雄之僞節招士氣亦日養而高子思孟子乃得抗賔師體面於其間使其道尊而展布易亦不得已救一時之策也若非竊國之諸侯自當别論後舉而加諸上位即徽五典納百揆之位也若說禪位之位則士以天下爲覬矣

不見諸侯章

前面云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後面云夫義路也禮門也通章以二字作骨即子思之不以友滿繆公虞人之不以皮冠應景公亦只是守此禮義耳

講錄云多聞以下五節總是反覆以明不往召見之意非是上二節言君不以召士虞人三節言士不可以召見也　繆公以友得子思尚加於召一等景公以皮冠招虞人比其本分尚高二級而二子不受况士而可往召乎此文字善挑翻處　原旨云君子非是自高定要國君來求我只原平日認得一個禮義事事皆在上面行耳夫是不往見而往役之義不是別的由吾心而制之便與路一般舍此便一步行

不去是不敢見之禮亦不是别的由吾身而檢之便與門一般舍此便出入無所措人人共由共出入却認曲徑邪竇作門路者多唯君子能由是而不舍出入是而不離耳而肯應非禮非義之召乎　由字出入字從路字門字生來亦却有意禮義之細微曲折最多曰由曰出入有盤旋回蕩於此而不出其腔子意如下文孔子應召亦是由義出入禮處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是禮義孔子當事有官職則以其官召之是禮義禮義是活動的

一鄉章

疑問補云首段語氣雖平照下段看來似本如是其爲志故如是其爲友耳倘不以一鄉自足則必進之一國矣倘不以一國自足則必進之天下矣此以友天下之善爲未足又進而論之古人也須如此看

一說孟子教人見善便取友如貪賈入市見物便收看斯字最妙一鄉之善士等何泛就人之有善者說非我做一鄉之善士方去友一鄉之善士云云也善一而已豈有鄉國天下之分乎　知人論世不在誦讀外然不論世不可謂知人不可謂誦讀論世而我之世卽古人之世矣故曰尚友

問卿章

疑問云段中反覆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懇懇惻惻直到無可用情處此方是反覆有毫髮自欺未盡不可質諸鬼神是吾忠誠之未至也不可便說易位便要去觀微其比干之於紂伊尹之於太甲此是樣子　又云貴戚之卿必待大過方諫者亦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之意　管東溟云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驗其善養浩然之氣王色定然後敢問異姓之卿此可驗其足用爲善

卷十五　終

四書說叢卷之十六　孟子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杞柳章

管子測義云讀告子篇當知生之謂性一句此告子論性之宗旨也杞柳之喻本於此湍水之喻本於此食色仁內義外之論亦本於此未嘗少變其說朱子以荀子性惡之說論杞柳以揚子善惡混之說論湍水此亦充類至義之盡而非告子之性宗也告子之性宗千變萬化不出生之謂性一句不獨告子逃此句不得卽孟子以性善標宗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亦何嘗離得此句但告子之認生處與孟子

之認生處別耳　又云朱註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以天理訓性亦未確理卽義也告子既外義豈不外理直以人心之不資於見聞不鑿於思慮者爲性耳如甘食悅色便是故以性爲杞柳而仁義則同於鑿混沌之七竅矣豈惟桮棬初但以義屬桮棬繼亦兼仁說而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何也告子見得仁上唯愛親之天理與悅色之人欲爲性生至於親親而仁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便出矯揉而非性生之本然矣此亦非孟浪之言

而世附會於朱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視告子太淺矣。

湍水章

杞柳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湍水言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不能自主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說者須知告子總理前說亦與或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自不相濫。 孟子就東西中指出上下二字告子便動不得。

生之章

生之謂生告子亦未嘗不是只是見得統儱了不能拆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牛之性析之便無可解 南軒云告子曰生之謂性程子亦云生之謂性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亦曰口之於味性也蓋其言未嘗不是也所以言非也 淮海近語云生之謂氣生之理爲性生則人物之所同理則人物之所異若知人物之所同人物之所異便指生之謂性亦無不可 管云孟子兩詰而兩然之孟子非不知告子之不肯求諸心也欲引之辨入人獸性之幾希處耳故直指而詰之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可謂中告子食色是性一語之頂門針矣。

管云此章爲告子論性之源頭與孟子論人與禽獸幾希之大致纔入辨端而不合卽止不但孟子之意未盡而告子之意亦未盡也彼此皆若相持而不肯相下者注以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一筆勾之鹵甚矣○按管子以論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故論孟子之性善必原始必反終而以分犬牛人性而二之爲不足以服告子遂以此章爲未了之案不知孟之性善雖可以原始而通之天命之初亦可以反終而極於易惡至中之後但其提性善宗旨則亦是於人物有生之後而印會於兩儀未判之先觀其言曰乃若其情云云可見卽告子所謂生亦指人生之後而言故曰食色性也亦初未嘗說到犬牛與人同有是本來之生性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西來以後語告子時尚未有也又云周元公大程夫子而降罕透此宗亦未必然朱子嘗言之矣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大不同

食色章

從先維俗議云仁義性也食色亦性也孩提之童失乳則啼仁義豈能勝甘食之性知好色則慕少艾仁

義豈能勝悅色之性性介善惡之間似是確論何必歸宗於性善之一案哉義在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及乎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何者食色之端必見於人物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又一靜便是義體也　測義云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倏來之物此論與天命之謂性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夫子性相近之旨但其所謂生者向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

謂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敲推耳然而仁內義外告子亦非浪說蓋性必與生俱生不由外鑠仁愛根心而出正與甘食悅色之性一揆故謂之內如節飲食戒漁色則義也義必從先王之禮法及師友之熏陶得之故謂之外此杞柳桮棬之說所自起也果如此說則物則非性而物欲是性矣故達於有物有則之義孟子直從物則上論性此則隱然通極於天命之初而其說不可易　愚謂告子本以仁義為皆非性之所有故曰食色性也當下即是不待安排所謂生之謂性其本旨也既聞孟子犬牛人性之詰故就其所謂生者而體味之覺食而甘之色而悅之此甘之悅之情亦是愛之根於中而不可已者故曰仁內也非外也若義則斷是外也非內也其所謂仁不獨非仁民愛物統體之仁即所謂親親之愛與食色一揆者亦非告子立言之旨但言食色則親親亦自不能外耳弟其發論似不在是管云義外亦不專以敬長言即仁中許多條件不從孩提之性生來者便屬義此論極是　告子所謂仁亦只說得愛耳愛是情不是性若窮到何以不得不愛處便是中庸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仁既內矣即欲以義為外不能矣　告子認食色是性者故白馬白人即以色折之嗜炙即以食通之

行吾敬章

仁義所謂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因告子分了內外故孟子歷歷辨義之非外然內外之名立而議論愈多矣公都子行吾敬三字儘說得內外合

性有善章

三說總是疑性未必善孟子所謂善直遡之天命之性如何開口故不得不以情與才驗之曰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謂善也曰則可以爲善則不可以爲不善矣曰乃所謂善乃所謂無不善也　質言云孟子言性言情言才俱是就源頭處說來總是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宗旨其實理落於氣亦有品倫不同夫子所謂相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但其源頭處只有個善無不可爲善耳　性情才俱就一時言若稍分漸次便不能不轉展於三說之窠臼矣　疑問云惻隱之心一節承上文說來總是發明情善性善才無不善之意語意一氣不斷不可破裂分碎以照上文　朱子云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

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正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略發動後便遏折了　疑問云物則則字妙極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一物有一物之理本來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此民之所秉以爲常也故下一彝字此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也故下一德字三字總一樣　又云孟子初只以情與才驗性引詩見惟皇降衷厥有恒性併性善源頭亦說明了孟子眞得天命率性嫡傳乃有此論　陽明云性無定體論性亦然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其實皆是性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不善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只因諸儒各執所見如瞽盲之模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決裂全體不能會通不若孟子從源頭上說爲無弊耳從先維俗議云不論性於兩儀未判之先而論性於人物有生之後定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二言立斷案爲染汚之習性能覆本來之眞性故也孟子之性善但可以

論上智而難以論下愚荀子之性惡但可以論下愚而難以齊上智告子之無善無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難以齊已發或人之有善有不善但可以齊已發而不可以齊未發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但可以論中人上下之性而不可以齊上智下愚之性總屬偏詞偏而不失其正者性善之論也　測義云性善固自格言而善源亦須究得的確然後可以奪荀楊諸子之說若只據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孩提知能之良而隨聲附和曰性善性善云爾荀楊必掩耳而笑之唯推極本根而窮性情

之變態則不但孔孟周程諸大聖賢其言有互發處卽公都子所引告子或人之言亦各有個根據在雖各有根據而不能不勾銷於孟子性善之一言則爲人物之性皆從乾元始耳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義然者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由矣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性分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

也匪程伯子不能洞照及此此從識仁定性之學體驗出來見得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於天命成性者成於氣質天命之謂性性一成而氣質合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爲本蓋曰生則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卽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卽下愚亦未見其遠於上智是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爲定論彼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濫眞性言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則直指習以爲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唯孟子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善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也蓋從其不容說者而强說之也故亦但徵諸情之可以爲善而已蓋孔子正爲性體難說故微言相近以露乾元之端倪而未嘗析爲四德析性體爲四德自孟子始也亦於其不可分者而强分之也程叔子亦泥四德之言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愚則謂人性只是一個無極之眞而已曷嘗

有仁義禮智四者來故仁義禮智亦人性之假言而不可執也何者性中既含有仁義禮智之德豈不含有食色之欲德自內生欲豈自外動乎伯子是以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善惡皆可謂之性則皆不可執之以言性然而言性者不曰善必曰惡不曰無善無惡必曰有善有惡故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自掃其善惡皆性之案也豈但自掃其善惡皆性之案亦掃孟子以情言性之案而究竟其性善之案故曰孟子之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則渾是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宗旨也噫微矣　或

疑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雖對意之有善有惡
者言然心之體卽性也不幾與告子之無善無不善
濫乎管子曰告子認識神爲性陽明無善無惡則眞
如也非識神也謂清淨中一物不可着不但惡無所
容而善亦無所容正是性善之本色也今爲添一蛇
足性何以曰善性者太極太極者萬善之母也既曰
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既曰無善
無惡何以又言性爲善惡之統宗太極生兩儀有陰
陽卽有淑慝也善惡既皆性之所統何以獨舍惡而
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盡陽純還性初

何以云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也陰陽同出太極善惡
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爲善性但轉其習不轉其
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煩惱卽菩提之義在儒書則
不斷食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旨奥矣
一說崑山夏雲渠云乃若其情解者率謂性隱而情
顯故觀情可以驗性不思公都子是歷歷舉個顯迹
以相質難非疑性之杳微而難明也孟子安得如此
答他且人之情若籠統許他必善則自堯舜文武而
外皆有所說不通矣況欲以槩桀紂幽厲乎世皆惑
於朱子莫有覺其非者不可以不辨　此情字不是

泛指人情謂只就不善人觀而其情致所向必有可
以爲善者在卽此幾微之天可以窺性之本善也觀
下文緊承之曰若夫爲不善云云意自明白　若夫
節緊覆上意一正一反之辭非兩項語也但上節以
人之意向言故曰情此以人之作爲言自應慱而曰
才俗說因此便謂上以情善證性之善此以才善證
性之善謬甚　四句人皆有之皆就分數少的一邊
說　好是懿德到底是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蓋公
都子所問三說皆舉古人之不善人以證性之有不
善孟子豈容籠統答他亦豈容以强詞壓他其曰可

以爲善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云云者皆就不善而
窺其幾微之善端以驗其天也若漫應之曰人之情
無有不善人之才無有不善則世皆堯舜文武微子
比干乃可其如瞍象桀紂幽厲何欲以折三說而服
其心難矣朱子既欠剖明而後來說者展轉加謬殊
失孟子本意

　　富歲章

疑問云通章根上論性來總是發才之不殊便了麰
麥節不是明性之同麰麥宜於地宜於時自然能生
能熟者皆才也其才同而其致異異於地有肥磽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則多暴之特異於多賴者亦由於陷溺其心而然只明得上一節之意因說人同此類則同此才未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降才之殊聖人與我同類者正說其才同其根於心亦無不同就含下必悅理義之意故龍子以下挑剔出個心之同來見得聖人亦與我同只爭得一個先字耳故理義之悅我心不是說其悅之同是形容個同然的不期然而然之妙見人心本無不同而有不同者誠陷溺使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前說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後說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二獨字二同字相呼應極喫緊首節說降才之殊下文同耆同聽同美同然俱在作用上說重重打照此一句細玩此章明明是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二句的注疏　管云孟子形容心害最警切前日外鑠鑠者以火銷金之名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如此今曰陷溺陷溺者以水沒人之名內汩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玩之玩之　原旨云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句與故凡同類者相應說易牙師曠是影出個聖人來　徐巖泉云心遇理義自然悅不待使心到理義上方悅也□遇芻豢自然悅不待使心到芻豢上方悅也天機之妙不待安排故不曰心之悅理義而曰理義之悅我心

牛山章

陳潛室云孟子說平旦一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通章須識此意　牛羊不又從而牧之萌蘖之生日充日長矣牿之不反覆平旦之氣日清日明矣二節俱重下半段　陽明云夜氣是說常人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朱子云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的隨手耗散了夜間的聚在那裡所以平旦有些子可見又云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羅近溪云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禽獸正照上與人相近之人字看　苟得其養節只空空說此是文章軟處若拘拘以山木人心入講則末節不得力矣　講錄云引孔子之言只是言心得失易而保守難見不可不養非是贊心之妙

朱子云操則存四句狀人心是個難把捉的物事

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存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　又云心是個活物須要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　又云人心緣境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卽便在此這便是出入無時所謂入者非是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　困知記云操舍之爲言猶俗言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撕此心無令放失卽此是操操卽敬也　居業錄云孟子求放心操則存者只是約束收斂不放

縱使內有主而已與禪家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者相似而實不同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着一個光明的心則人倫世事都不管　陽明云出入無時二句學者要知得心之本體原自如此則操存工夫始無間斷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原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此說從程子心本無出入句生來說非不精但常人之心豈能日應萬事而原無出入須是操存得手的方有此境界耳亦與孟子引來警戒凡人意不合故斷以朱說爲長又考大全中有一條云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不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自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的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觀此條則朱子非不知此說但此處論心不當如是精言故

不用耳

不智章

吾見亦罕矣巳不勝寒之者之深矣況又有鴻鵠之馳乎是併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　兩句總是說王之疎君子而親小人是一意　萌卽上章非無萌蘖之生之萌字

魚我所欲章

通章總是反覆挑出人人必有之良心以示人所謂性善也層層翻弄眞一掴一條痕一掌一把血　首節生亦我所欲半段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

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觀也者二字可見　徐云生死在義內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全是義做主張舍生取義較重輕不得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三節是反覆發明良心之必然取義却埋過義字說愈覺警醒　孟子說是心人皆有之恐人不信故又指出簞豆一節與人看與以孺子入井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意　不受嘑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搏稍落第二念則擾擾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的人作一人看孟子亦就陷溺的人說若賢者則時時是禮義豈待嘑蹴之時方見得　萬鍾於我何加焉語氣至此一頓前言為嘑蹴而不受得生失死之簞豆則今日之萬鍾非為生死可知意者求之吾身之外為宮室之美與妻妾之奉與所識窮乏者得我與如此方於鄉為六句有情亦見其受萬鍾真不可解處　此之謂失其本心正與賢者能勿喪耳相應

仁人心章

此章專是教人求心外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個心　朱子云求放心也不是外而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　又云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時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放非專馳騖之謂求非專操存之謂若不識本來面目求即是放若識得時寧獨操存是收即放下亦是收矣張子厚猶有定性不能不動之疑而況後學乎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意圓妙任後人說學問所以求放心說求放心即是學問理未嘗不在

無名之指章

管云此章遊戲言而孟子發之有深意蓋發人一點好勝之我心易而為羞惡之真心也下章同旨　疑問云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為喻　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

桐梓章

所以二字極有味　所以養身即在養桐梓見出日夜之所息所以養桐梓即所以養身且且而伐之非所以養桐梓即所以養身不必作兩層說

兼所愛章

通章是教人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其緊要在所

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爲
二字見養小者爲小人由巳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末
二節反覆甚言養小之必欲害大以見小之必不可
養

鈞是人也章

姚承菴云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是兩開問孟子
一邊就耳目之官說到則引之而巳矣一邊就心之
官則思說到此爲大人而巳矣是兩開答心被耳目
引去豈不是從其小體耳目聽令於心豈不是從其
大體觀起語耳目之官心之官結語二而巳矣自見

物交物先立乎其大者下各接一個則字俱極有力
困知記云心之官則思皆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
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
夫憧憧往來者書曰思曰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
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
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愼思此吾儒入道之
門窮理盡性必由於此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
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
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
有省終有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巳 士翼云先
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强
制則釋氏之悟空 朱子云謂之立者卓然竪起所
謂敬以直內是也 管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
百世心學之源也三教聖人立教之關鍵盡在此矣
孟子沒後覷破此眞消息者甚鮮儒重有思之思禪
玄俱重不思之思而思與不思之間實有竅妙悟則
得不悟則不得也總不逃於孔子咸九四之文言曰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周子
洞明斯旨故曰思者聖功之本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聖人雖無不通不過充滿此

心無思之量耳究竟只是當人本來之心故孟子曰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近儒又染空宗之見曰三界惟
心此心天亦不能無我乃生天生地之本此亦不錯
但在佛口則爲妙覺眞詮在宗徒則爲合頭狂說何
者天下未有不入坤元之乾元亦未有不了坤學之
乾學也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嚴戒於憧憧之
思者心官雖正吾恐貧非絕四函徵孔子不食不寢
之思而早從事於忘食忘憂之學學雖成章後達其
達乾元未穩也巳悟性善源頭者猶然而況今之儒
或沈於義學或染於禪學心猶未得其職而混言先

大平其大得乎

天爵章

三代盛時士濡太學之教鄉舉里選公卿大夫必世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分戰國之世太學雖廢而鄉里之選舉猶存故尚有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降此則雖知人爵而求其要之者亦不可得矣 今人之脩天爵已非古人之脩矣然天爵脩而人爵得天爵棄而人爵亡即爲要人爵者計亦不當一日不脩天爵此孟子不得已喚醒人之詞　講錄云人有要之心即有棄之心方其要人爵之時則天爵

之本固已亡及其棄天爵之時則人爵之本又已亡故曰亦終必亡　一說亦終必亡亦指天爵說若說人爵必亡則後世之不脩天爵而人爵不亡者亦多矣不知此章是孟子委曲爲要人爵一流人計畫之詞正見天爵不可不脩耳

欲貴章

疑問云通章提醒人在弗思耳三字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上加所以二字大有意味　又云吾儒優游仁義中不知其飽而亦不以聞譽爲榮云云者就世之慕膏粱文繡者借以點醒之耳

仁之勝不仁章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二句一趕說　亦終必亡言一杯之仁亦併亡　管云此章若從人心體上說極細然味孟子語意不爲梁惠王移民移粟上發則爲齊宣王一暴十寒上說○大全陳氏蔡虛齋俱主此說

五穀章

刪正云此不是取荑稗甚言五穀之不可不熟耳徒恃其種之美甘爲他道之有成注非本旨　夏雲渠云孟子只說爲仁不熟歸於無用不必添出個他道

以比荑稗也且出於仁便是不仁孰爲他道　孟子不以他物言仁而獨舉五穀蓋於美種中有獨見其眞正者在也學者亦必須先辨種而後可以論熟管子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方是穀種若子襄之傳大勇於曾子雖從弘毅任穀種來而一失便成養勇之士去黜舍不遠矣孟子研幾及此精矣哉

羿之章

此章見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傳其可傳而不可傳者在其中矣　管云亦可想見孟學全守孔矩

任人章

愚謂此章亦是論性何以明之孟子以禮爲四德之一正指人心中天然之規矩言之即性也告子有食色性也之論任人蓋習聞而得其粗者曰不以禮食不親迎則人欲是性而天理非性矣孟子亦不與深論只就其言析之見論物者當從平處察情不當從偏處起論然何以欲食而不敢紾兄之臂何以欲色而不敢摟其處子已直說到民之秉彝有物有則去處　告子之所謂食色直指墮地思乳開眼見光時言此正與親親仁也同時並現者故曰性也曰仁內也或人則以事應之緩急言之落於後天矣告子之指亦不如是然其說却是告子影響來

曹交章

夏雲渠云此章集註大外曹交蓋一時有志者故孟子盡言以勸勉之朱子都認作罪過他的說話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藹然一段歆慕聖人悔吝自家意思又說他以形體求聖人假館受業又謂求道不篤則要他如何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便看做不容他受業不知在曹交則宜請留在孟子則自宜少遜避道理自合如此如朱子解不特看壞了曹交併孟子亦非以道理誨人只發得一場嘔氣耳　原旨人皆可以爲堯舜重在一爲字有無限意思無限工夫下亦爲之而已矣弗爲耳所不爲也與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二求字俱是此爲字　陸象山云聖人教人只是日用上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捷是如此　尹和靖云孝弟之道非堯舜不能盡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直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大聖人不能盡　鄒東廓云子歸而求有餘師此正指點他爲堯

舜之精處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嘷蹴而知羞惡豈待詔告而後知哉心之靈明爲嚴師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粲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教耳遵之可爲堯舜背之不免爲桀跖自欺自慊由己而由人乎哉〇以上諸說俱是論理如此耳其實當日引誘曹交語氣大是直捷警省蓋人果有爲堯舜之心自然有許多精察許多力行如魚入水冷煖自知終不然說我是堯舜便就是堯舜了道雖一以貫之聖賢論當體與論工夫自是兩樣

小弁

人子處親之變。自有必不可怨的。然固不是。有必不可不怨的。不怨亦不是。孟子論到愈疏不可磯處。眞非致曲盡性者不能。　疑問云、愈疏言親方疏我而我復不以爲意故曰愈疏　刪註云、孟子前言舜怨慕而此單言慕。正見小弁之怨從慕生也。註中增出怨字非是。舜至五十。巳無怨矣。

宋牼章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以一服八則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未嘗不言利也但其言自有主腦耳故曰請無問其詳願聞其

指孟子以仁義爲指。指者也。宋牼以利爲指者也。所指如此功效隨之所謂王伯之分。公私之路也。　疑問云、懷字極重懷是懷抱之懷。拳拳於此而不失之意。懷字正是論心術。人心中下此種子一時不見。久之畢竟發出毒來故曰終去仁義。終字下得極妙。

居鄒章

疑問云、孟子引書詞。專重惟不役志於享一句。爲其不成享也。非釋書詞。書詞只好如此明白了。此句正答爲其爲相與一句。觀兩爲其字自見。或問屋盧子在不成享三字。屋盧子以不得之鄒。得之平陸解儲子之不成享。極善發明。○此說亦當第從舊說。於末節氣似不破耳。

先名實章

此章分三段看。一段以進不成爲人。退不成自爲。譏孟子之去齊。孟子說君子惟其心之無愧。不必其跡之同。二段以賢之無益於人國。譏孟子卽不去齊。名實未必有加於上下。孟子說賢者有益。只是其國不能用。三段譏當世無賢故無名實之可見。孟子說賢者常有。只是非庸人所能識耳。前說君子亦仁而巳矣何必同。後說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俱看上

推開說不必粘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講。　講錄云、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不用二字不可忽。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非以不賢之故也。　初問云、膰肉不至便行。孔子似無含蓄矣。此之謂微罪。以膰肉不至而行。遂有名色。是不苟去也。此皆孔子委婉深意存焉。孔子本旨則以道之通塞爲去就也。孟子之仕齊去齊亦然　舊說以不致膰爲君相之微罪。亦不妨微對顯言　夏雲渠云、孟子之去齊。亦必有微意。其事蓋有類於孔子之去魯者。而不可明言。故但於孔

子而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不然但以强詞勝人以口勝而不以道勝何足爲孟子　終不顯出以解兇之三譏亦宛然孔氏家法

五霸章

疑問云此章之旨却爲今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一節　又云首節先立罪案而下文發其罪

講錄云詳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只有天子王得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只有天子王得王法自是如此而五伯犯之故曰三王之罪人也　疑問云王者重民故入疆必察其土田次問高年次問人才

講錄云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不平看顛倒重天子上

蔡虛齋云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摟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　士冀云諸侯亡王而有王桓文尊王而亡王故曰五伯假之也三王之罪人也　原旨云初命由身以及家也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也三命由朝廷以及其國也四命是內以修政事而又恭行乎天討也五命是外以應諸侯而又奉行乎天討也五命皆天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非桓公自制也　長君之惡罪亦不輕特較之逢君之惡者曰小耳語意與善戰者服上刑節同　疑問云犯五禁處即是惡　輔氏云長君之惡者無能而與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慎子章

疑問云此章專重一仁字仁即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爲道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於理上去不得總是一仁字我明告子以下至況殺人而求之乎此俱發明然且不可之意而又

掉應轉殃民來此文章之關鎖照應處也末以君子事君之則言之而說至志於仁而後已又文章之結穀處也　講錄云天下事論個利害尤須論個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　刪正云言周公之封於魯見魯之不可益言太公之封於齊見齊之不可損蘊緊意於慢語中此文字妙處　質言云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處內裏無富强之念外面自無興兵殃民之事所謂當

道志於仁也

今之爲臣者章

通章專罪人臣看我能爲君等語是此輩逞技能口中説話自以爲取天下之秘密全在於此不知如此富强是毒藥猛獸即與天下不能一朝居秦始皇二世可鑒已説由今之道一節極痛快言外見欲安天下須是變今之俗始得耳不然未有能一朝居者也

二十章

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行之不知其流弊且至於去人倫無君子與關許行章同意

治水章

水之道也一句極妙水原以海爲歸禹惟循其道而以四海爲壑耳若不循其道而以鄰國爲壑則與逆行之洚水無異矣洚水禹之所治而白圭以治水成之又自詑以爲愈於禹不亦陋乎

不亮章

此章有四説朱子以亮與諒同作好字面看即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　疑問云亮與諒不同此亮字是明亮之亮心體上見得明白然後可固執而不渝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若作亮字解則匹夫匹婦之爲諒君子貞而不諒非好字面矣　張横渠云惡字去聲讀言君子之爲小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　李湘洲云君子不爲小信又何所固執乎此又能權之意　漢疏云不言信而言亮者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按此説兼有朱子疑問之意解亮字殊精

好善章

袁七澤云好善與强知慮多聞識正相違强知多聞必沾沾自喜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講錄云好善優於天下以下俱是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説　疑問云距字下得極妙非是我去距人人自遠

去而不就也

去就章

陳子云古之君子如何則仕亦傷當時之不可仕而言也故孟子以君子不得已之仕告之　袁了凡云此是泛論君子之去就朱子因與孔子之事相類故引以爲證不可細定孔子身上説　末節不言去者因饑餓不能去耳稍能免死便即去矣玩亦字而已矣字自見

舜發章

原旨云舜曰發傳説以下曰舉君臣之判也發者奮

自巳。舉者拔自人。　疑問云、天將節必先與所以二字相應、天之意只在增益其所不能。而不能之增益。全由動心忍性來。而忍性又始於動心。試以身驗之自見。　羅念菴云、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欽。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料理則爲聖學。由時態中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縝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關頭。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

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隕穫。諸俗於員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刪正云、孟子嘗言不動心。而此言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撼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但食色之性宜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收斂愈密。慮智愈通也。　貢受軒云、昔不能堪者。今能堪之。昔不能耐者。今能耐之。昔不能不動者。今能不動。皆所謂增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二節。只是反復申明增益出於困窮之意。與上節自是一意。似不必指中人說。　末節生死。是論道理如此。其實憂患不皆生。惟知憂患者能生耳。安樂亦不皆死。惟耽安樂者。乃死耳。若泥定說。則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於安樂。無憂患可歷者。豈盡死哉。

多術章

原旨云、言術字便有個經畫區處在內。如我欲教人直從而教之可也。乃不屑教而使之自悟。亦術矣。故日教亦多術。　不屑是多術中之一術。

四書說叢卷之十六終

四書說叢卷之十七　孟子七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輯

盡心章

高中玄云、盡如中庸盡其性之盡謂滿此心之量全盡其理而無遺也性即心之所具之理盡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以能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然天乃性所從出知性即知天即此而在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天也夫盡心固由於知性然豈徒以知之而遂能盡乎必是存其心使無放逸則性體斯在養其性使之長裕則心量可充是即所以事天也蓋心性皆天

存之養之固所以事也至夫存之久而心純養之熟而性定反身而誠樂天知命而不憂是故殀壽不貳惟脩身以俟命而凡世之窮通禍福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命雖在天實自我立於生為順吾自為之順於死為安吾自為之安造化在我天且弗違矣非所以立命而何學至立命纔是盡性盡性纔是盡心而盡則由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即心也天即性也命即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疑問云、盡心由於知性知性即自知天此盡字知字是徹上徹下語初間一一理會是盡心知性用功到盡頭處亦只是盡心知性故愚謂首節是泛論而着實下手處在存養二字存養工夫又須做到盡頭處不可歇手故後二節喫緊俱下個所以二字要知此三節總是一節若說盡之方去存知之方去養知行既分為二事而不貳本於知脩身本於行益支離破碎此合一之理恐非孟子立言之意也　答問云、一章只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眞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古之善言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到得

心思既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已是強為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最後立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歲久浹洽我即是天天即是我不可更覓天人之間天人已是兩忘壽殀又復何有　輔氏云、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識盡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

管子測義云、章內心性天命四字滾作一處學者強

分先後之形猶可強分大小之量斷不可 又云子思盡性而孟子則言盡心者何也曰盡心者盡其渾淪無外之量向大莫能載之道體說盡性者盡其精微無內之量向小莫能破之道用說心若盡到極處便是浩浩其天知化育之至誠以之盡心必起於性學而其弊也爲豁達空之頑禪性若盡到極處便是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贊化育之至聖以之盡性必精於理學而其弊也爲廉纖路之名儒及其歸元則一也然則功有二乎曰功雖無二而盡處則各有所指孟子認得性是至善之物有不善皆起於操存舍亡

之心心常操而不舍務使一疵不存便是盡盡性必從悟性善之本源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子思則以天命爲性天命又從何來天即無極太極之本心也厥初寧有善惡性從心生雖以善繼而惡亦從此起矣故有剛柔善惡中之別必易惡以至中而性乃盡要之亦至於心無一疵而止矣先正格言每有殊塗而同歸者此類是也盡心盡性之幾微判於此

又云此章古今畧有三說朱子主於先知後行故其訓存心養性也在盡心知性之上其訓立命也在事天之上似乎輕視盡心知天境界矣姚江以盡心知性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之事脩身立命爲困知勉行之事其照顧在盡心二字而於立命似輕盱江以盡心知性當頓悟門中事存心養性當漸脩門中事脩身立命當圓悟圓脩門中事其照顧在立命二字而於知天事天似混亦各言其自得也已矣〇先知後行亦後儒推敲朱子之言今照中玄疑問諸說通融之朱說自長

莫非命章

疑問補云此承上文正說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之事曰殀曰壽莫非命也而有正命在是宜脩身以順

有故緊承說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之下必死之地也立乎其下可謂順受其正乎蓋死一也盡道而死者是爲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間辨得明白則終其身但知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曾不得以貳其心是所謂脩身以俟之者也是所以立命也朱子謂發末句未盡之旨極當 疑問云盡其道而死者是何物率性之謂道即存心養性脩身以俟之是也所謂順受所謂立命也 補云看得壽殀二字明吉凶禍福自可例見矣

求則得之章

一說求之有道二句一串說。言求之縱有道矣。而得自有命在。

萬物章

宋儒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萬物皆備之我。渾然天理。即仁體也。但人落後天中。多不識我與仁之原無二體。便是不能實有之故。曰反身。曰反。亦後天之權詞也。若到誠處。仁也。我也。即欲分之而不得矣。人苟知仁與我之不容分。無論反身而樂者。求一合相不得。即强恕而行者。謂求仁莫近焉可也。求我莫近焉可也。即謂之求誠莫近焉。亦可也。　對我而言謂之物。其實我與物不是兩件。當其有我而萬物已備矣。徐仲誠對陸子靜曰。如鏡中觀花。得之矣。

我字與克己由己之己相似。私則格萬物之我。不可有也。誠則備萬物之我。不能無也。然果露萬物皆備面目時。是仁也。不復名之爲我矣。故聖賢皆曰無我。

反身而誠。如以冰注冰盤中。任其凝爲冰。化爲水。總是一物。　反身而誠。猶曰觀我而備。非着一毫力語。　洞學啓蒙云。程子云。孟子言萬物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以此言之。須是此理實有諸己。己不與理爲對方樂。既不是有道可樂。亦不是道外別尋個樂來。今人言樂。却先有個興趣。引自己身心。安頓在樂裏。便覺有快活意。如此却只是一時意氣瀟灑。到臨境依舊發惱。瀟灑不已。增入豪邁。豪邁不已。增入放曠。流弊到無忌憚去。　王心齋云。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七情之樂。自心自解。不可以言語傳也。　答問云。反求諸己。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也。心未能公。則於恕必須强。故强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　洪覺山云。知恕之體。則所强即恕之流行。對反身而誠言。謂之强耳。恕無强也。　管云。孟子止言萬物皆備。猶指坤元承天之身說。若從乾元統天之大身論。可曰萬物皆生於我。亦可曰萬物皆統於我。而孟子不敢言也。亦帶着孔子望道未見之懷在。

行之章

何人不行而暗如故也。若明而行之即著矣。何日不習而理不解也。若習而解之即察矣。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與民同其日用。　行習即是由。

是不能不由非是他能由也若能由卽此是知了。
尤西川云可見知之篤實處方謂之行行之的確處
方謂之知知行自是合一。

無恥章

恥者人羞惡之真心人常常存養此心不使決裂久
之自然恥無可恥故人不可以無恥。

恥之章

人生只此不為不欲之心可以無不可為可以無不
可至故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曾說恥之係於人大矣
亦不必如汪以失之則人於禽獸來配說為機變之

巧者說一為字便是有意反真心而出之說一巧字
正見與有所不為之心相反無所用三字下得極妙
人一失腳機械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為天理人情之
宜然卽有恥心亦無處用得他着了人之恥不如人
正是人用恥處無所用恥則不恥不若人矣何能若
人之有汪中前一說以不恥為無恥似不如後說直
捷。

賢王章

觀何獨不然四字意思倒在賢士邊孟子蓋為戰國
妾婦之徒發也語氣至此一頓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只作逝語以發下文言賢士果能如此則人君且不
可得而臣而況得而賤之乎 言外便見今之人君
不能好善而忘勢者亦由今之士不能樂道而忘人
之勢耳所謂周士之貴士自貴也秦士之賤士自賤
也此與藐大人章同意 言兩古者亦見今之不然
耳。

宋句踐章

德義本是一物而別名在窮則為義在達則為道猶
論語以志屬隱居以道屬行義耳 疑問云古之人
節正古人之所以囂囂處引此見古來自得無欲者

類如此非是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也 困學紀
聞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
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
而吾國未嘗不治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
吾家未嘗不治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
身未嘗不治平者舜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
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見於世如入孝
出弟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之類皆是 鄒東
廓云獨善兼善人當識取善字本體獨時善不曾減
兼時善不曾增故陋巷簞瓢與平水土樹稼穡同道

待文王章

待文王無文王不必以時言即使豪傑生文王之世亦不必師文王何也從人問渡者便是凡民不是豪傑顏淵曰回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如此方是豪傑

附之以章

曰附亦有原非其有而驟來益上之意自視欿然其是猶大平日便是若知有韓魏之家而視欿然則有意薄之與有意艷之究竟亦是一流人耳何過人之有

佚道章

使民殺民出於自爲皆人欲也出於不得已皆天理也上下相與往來於天理之中安得有怨 疑問云播穀乘屋是民事不可云使使民者脩城池葺武備之類是也

伯者章

朱子云自王者之民以下至天地同流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殺之以下總是寫其景象有說以過化節涱一層看者非是 大全朱子云過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之過又云纔霑着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 又云所存者神是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故謂之神 疑問云此神化是虛字眼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所過者化之說也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此所存者神之說也然過化處即是神神存處即是化又非二物不可作德業分解 與天地參還當不得上下與天地同流到此田地剛柔健順風雨露雷莫非是個王者所謂天地山河都成金色世界直是渾作一片故曰同流

朱子云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 一說所過者化以所存者神也論理果是如此但本旨鋪敘之旨不然 管云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固其所矣殺則黃帝斬蚩尤以後事也上古神武不殺即堯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曷貴焉曰王者原無一毫殺心特因生民之殺運至而後起殺猶不殺也上帝豈有殺心哉然雷霆擊物之威不必羲皇之前無有也唯後王殺人而致人怨則以未達天德故耳故語皇風之皞皞者但言生人而人忘其所以生未爲神化必言殺

人而人忘其所以殺方見其神化耳。

仁言章

仁言句不重如詩之與體與善政句耳如作文要縮結止可曰仁聲之所從出者安在政在善政善教耳而政教故自有淺深也如此說方不犯手　善政不可說壞但以善教形之而覺其淺耳

人之所以不學章

仁義性也愛親敬長則性之見於情者所謂則可以爲善矣是也今人語之以仁義輒驚天動地而不敢當不知人人有不學而能之良能人人有不慮而知

之良知孩提稍長無不然者即此孩提無不知愛之親稍長無不知敬之敬長即是驚天動地所不敢當之仁義也無他以孩提之愛達之天下即是合愛以稍長之敬達之天下即是合敬愛敬未嘗減分毫仁義亦未得增毫末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見天下無一人不仁義者而又何疑於性善乎　此達字與達之於所愛達之於所爲達字不同只是充滿其分量便是達舊說作達之天下無不同則二無不意已盡故從今說

深山章

就是狀舜之心境字面不得過泥　疑問補云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能禦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　疑問云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之意　此章語氣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

無爲章

人不當爲不當欲者初念最明白其始爲之欲之者第二念耳若當下掃除不落第二念心體上光潔精明即有克治工夫亦無處用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自信得過故決然言之不必以義強填入內　當知此亦是知善端而能擴充者言若常人之心起念多不清楚如何任他硬做

德慧章

漢疏云疢疾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如孤臣不得於其君孽子不得於其親是疢疾也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爲道德故能顯達也　疑

問云德慧者德性之靈慧術知者心術之智巧皆人所自有者但不磨練則不出耳 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智則可常而不可變離德之慧又小慧而非大慧離術之智又私智而非正智惟德慧術智乃爲聖賢豪傑作用

事君人章

訂釋云大臣之格大約有此四等容悅亦非邪佞小人乃具臣中之急於得君者但不能循大臣以道事君之度耳安社稷正子產甯武之屬天民則伊呂是也大人二字從乾元二五利見中來與天地合其德

者也然曰正巳物正猶從現在事業上見及其至也尚可以正萬世之不正而功用自成於不見不動無爲中 原旨云天民可行而行有所不爲大人巳正物正無所不可 一菴語錄云天民於時勢可能處便可做否則兀守不能施轉移之功只是獨了漢大人正其所大之巳滿宇宙都擔在自巳身上彌綸輔相不論時勢必爲之 輔氏云天民猶有意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的意思在是也大人如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方足以當之 初問云正巳如何便能物正其道

德流注精神風采彪炳發揚能使天下聞見之者動則變變則化上能格君下能易俗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 張南軒云大人正巳正巳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

三樂章

尤西川云王天下不是有天下有天下不過是有位王天下者是位在而道亦在也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大行君子亦樂之者但不在此三樂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 此等書

須識孟子內重則外自輕學問非以王天下爲細而弁髦之也弁髦天下便是巢許矣 開口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末復結此一句慨然體味口角間具有翺翔千仞之意

廣土章

牛春宇云此章緊要只在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 又云此章承上章而言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者何也以王天下之樂無與於性分故也故由廣土衆民推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便是王天下也樂之猶言豈不樂之也所性不存則眞樂不存

矣總是一意非上言不樂而此復言樂之也即說樂之亦不礙文勢如此耳　袁七澤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於大虛也微塵之於五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迹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是見纖雲而不見大虛見微塵而不見五嶽也此莊生謂之井蛙與　又云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蓋性者離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二節總是一節性即分也分即仁義禮智也　朱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

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本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　蕭雙江云根字極有力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臾離故曰根於心　袁七澤云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於心所以曰分定也　曰分即前章有物有則之則也以此章合孟子之言性善的是通極於天命之性之原者

養老章

五畝三段是量言養老之政非實謂文王之政也下承言西伯所謂善養老者亦不過如此此之謂善養老也所謂二字即指伯夷太公所稱來　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曰教曰導曰使正其善養處大意見王道因民而易行

田疇章

戰國之民狙詐殘忍不仁甚矣世主但知歸咎於民而不知上之有以使之此章精神重在使字上　民焉有不仁者乎仁字不由教化來生養既足人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自然之理也教化又後一層

東山章

首二句形容孔子造詣之高正以起下游於聖門者難為言句耳次節即承之曰聖道之高妙如此學聖者欲驟而窺其淵源之自朗徹之神難矣觀其波瀾可以知其源頭之不可竭觀其容光可以知其照體之不可窮此於不可測中設為可測由其可見以探其不可見此權示方便之門亦自述願學之實也末節復體味而言之曰雖然未易言也學者必到一境而後見一境亦必成章於此境而後可望達於彼境若在我未能成章而妄思上達於孔境縱有觀瀾之

術容光之竅亦自見其見而非能見孔子耳始終形容至聖之高妙而隱自露其私淑之意非有見於集大成之所以然者不能精切如此　聖人之道顯微一貫大小一致瀾與容光便是全體所在不是由瀾以見水由容光以見日月也但學聖者不得不由此以體悟之耳　管云章卽斐然成章之章達卽下學上達之達狂有狂之章狷有狷之章中行有中行之章皆須斐然有成而後可進一步士一達則賢賢再達則聖聖又上達則天共有向上一步而必各因其章　愚謂顔子喟然章孟子東山章俱是贊歎聖道之妙而二賢之力量造詣亦自和盤托出

雞鳴章

朱子云間是兩者相並在道裏一條路做道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鄒東廓云間字要體認親切莫作尋常看過只是一念操舍之微中間更無駐足處譬如居庸關進此則爲中華悖此則夷貊矣　疑問云幾與間字少別幾是念頭初發而所發念分作兩開處則間字之說也要認得分曉

楊子章

孟子之闢楊墨者屢矣此獨兼言子莫者楊墨之害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玩此章之旨似闢子莫意居多　袁七澤云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所取則有所捨矣楊子取爲我墨子取兼愛而子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捨有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一者而訶其賊道蓋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賊道卽所執全是道亦賊道也以佛家有我執法執之說昔司馬溫公謂此心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術乃復爲中所繫縛蓋信乎執之爲害大也　疑問云楊子不曾說是爲我墨子不曾說是兼愛子莫不曾說是執中此等字面皆孟子各就其立意名之拔

一毛利天下不爲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要如此孟子亦就其所執推之必至於此耳　劉正云古之學爲己仁者無所不愛爲我兼愛俱是聖人之道取着便差矣　洞學啓蒙云諸家亦俱是聖人學問裏抽出一條做來但提得一邊太重所以有弊　朱子云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曰三

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又曰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至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何狀而可執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已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

子莫執中不是執爲我又加些愛人執愛人又攙

些爲我乃是爲我不如楊氏之爲我愛人時不如墨氏之愛人自以爲中而不偏不知才有執便已不是執中爲近之是將抑故揚語不可便說近道 疑問云譬之葛裘一專裘一專葛一居裘葛之間吾道則夏葛而冬裘也 刪正云舉一廢百不止爲我害仁兼愛害義楊子爲我不但害仁併其所謂義亦不得其宜而凡百所爲皆偏在一邊矣墨子亦然子莫執中亦不但害時中并仁義亦害一處有執處處成非今之闢異端者自以爲衛道而不知執着儒教則儒亦害道愼之

訂釋云學者當知道術除孔子時中外又除素隱行怪外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利詞章之學楊子近於不顯篤恭之學其弊也必至於天下無一捐軀殉國者故無君墨子近於萬物一體之學其弊也必至於輕許人以死而反遺其親故無父此二學者後儒以佛老二氏當之大謬佛氏得乾元之大以爲大性學宗之老氏得坤元之至以爲至命學宗之是孔子一貫之所在也其徒之觴一濫則必至於無父無君耳又云子莫之學如何曰此學堯舜之道而失之者也註謂執爲我兼愛之中

亦無是處人心固各自有中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蓋以惟精惟一之心宰萬化而立極此極亦不出於爲己爲人之間而方所則惡乎執子莫蓋有所窺於一致百慮之地隨所見而走一心宗與吾夫子立己立人之作用亦相近惟精義入神之至詣未得端的故無權耳

甘食章

病只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饑渴自饑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貧賤富貴其大者也凡境之所缺情之所不能忍皆是 人能將心之甘處盡情洗滌便

是境不能轉的人亦不過人

柳下惠章

不念舊惡所以為清之聖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為和之聖

有為章

玩此章人須是有銳然的志意強壯的力量耐久的精神方是真有為漢　棄井猶云廢井無用之井也不是棄其井之說

一說學貴逢源水貴得源泉者水之源也掘井不及泉終是無頭學問究竟何益

堯舜性之章

朱子云性之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云反之是先失差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

又云聖人之心不曾有個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個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　初問云堯舜以冰盤盛水也水即冰冰即水無殼者也湯武以水晶盛水也雖內外一色尚有殼存焉堯舜無迹湯武有迹堯舜無渣滓湯武有渣滓堯舜無包裹湯武有包裹性之身之此可為喻

三之字不可指定一件方妙性則渾身是性身則渾身是身假則渾身是假矣舊說指作仁義有何趣味

伊尹章

疑問云要認志字明白伊尹一生之志只欲堯舜其君汪公天下而不私是心也非志也說不着　味則可二字正見處變不得已之意而非正法也孟子此二語真足寒奸雄之心

素餐章

管云古人不仕即耕故孔門除周流之弟子外多躬耕者戰國之多傳食遊士非古也公孫丑之問意良古　用之是用其道非用其身也　其子弟之孝弟忠信亦當歸其福於君上

士何事章

管云此問與上章相通而意各有在丑正問君子何以異於素餐之遊士墊直認遊說之士為士而疑其何所事事也孟子則反遊士之所尚而答之殺無辜取非其有正遊士之常習孟子反之言遊說中原無士士所尚自有在也　疑問云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不是說士志於仁義仁義正士之志也殺一無罪四何是汎說居惡在四句正說其尚志處大人之事備

矣。不是備他日大人之事。備具備也。即萬物皆備於我之備。裁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士今日日懷抱。即今日之大人。他日經綸。即他日之大人。原無增減。此正孟子自占地步處。　又云。一士耳。何以云殺無罪。處士橫議。率獸食人。一怒而諸侯懼。皆能殺人。孟子說居仁由義。正對此等人言。　殺無罪非有而取之。都在志上說

仲子章

盧未人云。仲子無讓國實事。但以不食不居推之。而知其必能爲此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不重矯名

意。讓國誠非小事。但以下文大倫對之。即爲小耳。使大倫不虧。則與三以天下。讓祿以天下。弗顧何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一句。讀焉字只當一於字。注中多一罪字。

桃應章

此章譏駁孟子者紛紛。不知此特論聖人處變之心。耳。其事之有無。所不論也。衛輒惟無此心。所以做得錯。　朱子云。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有個變通出來。此方是天理人情之至。若合下無如此的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

自范章

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衆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歎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國君無自呼門之理。呼聲未詳。或曰怒也。又未必然。

食而弗愛章

疑問云。上節恭敬。是下節實字。下節恭敬。是上節幣字。　蔡虛齋云。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

拘也。非謂君子不可拘於此也。既是君子。自能去矣。

形色章

疑問云。不是形色有天性在形色。就是天性。　無能子云。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之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體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　朱子云。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若只以聽視等爲色。則與告子生之謂性無異矣。　筆乘云。李彥平云。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盡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

行而謂之踐行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而不過其味鼻欲臭而不過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答問集云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　陳氏云聖人盡性地

位方償得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　曰然後可以聖人非能有加也只不欠耳　測義云踐形亦與盡性相通固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然至於造化乾元之聖人則六根可以互用能目聽而耳視又能視聽不用耳目方是至聖踐形之極致孔子能之而能不爲幾於是矣孟子智不及此

短喪章

齊王無故而欲短天下之通喪真不可解或曰蓋母喪也古者父在爲母服朞年壓於父也齊王無所壓而欲短故孟子非之其說似近但古禮之廢久矣觀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百官父兄爭之力則當日果有是事未可知也

五教章

君子之必以五者教人者何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君子一身天下萬世之責歸焉不如是何以[illegible]成範圍而不遺故曰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人也　玩所以二字則因材而施其機權全在教者　朱子云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此不必

同時隔世亦是

高美章

高美登天之疑似偏指上達孟子言上達不在下學之外學者須知以下學爲下學不是能者若認下學之外別有上達亦不是能者　引而不發非君子不欲發也教有可授者有欲授而不可得者但能引之豈能發之雖欲發之而躍如者已現前矣○妙不容說固是正解但教者斆者亦有以是爲機權處如康節學於李之才請曰願微露其端毋竟其說香巖拜溈[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他當初不與我說破此正所謂能者從

之也。中道而立是躍如中現出光景猶曰宛然在前非非難非易之說也能者從之言無一人不可從也正與丑問意相反

以道章

說一殉字見道與身生死相離不得曰以道殉人則失身可知 管云道權統於天子曰有道之天下身之用舍聽於君故曰以道殉身道紀裂於諸侯曰無道之天下道之行藏决諸身故曰以身殉道

滕更章

疑問云故非故舊之故是故家故國之故 有二只

空說五挾中他有兩件最爲圓妙汪太僖逆矣

不可已章

疑問云人該做的決已不得該厚的決薄不得該從容做的決性急不得此三者皆說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

於物章

舊說精當有言一正一反者非也

知者章

淮海近語云無不知無不愛仁智之全體也急先務急親賢所以善用其仁智也

梁惠王章

仁者發源是愛自然能及其所不愛不仁者發源是不愛自然不暇顧其所愛張南軒云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 疑問云所不愛所愛只以土地對子弟說汪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便不痛切 自此以下四章大抵爲時君好戰而發

春秋章

疑問云一部春秋孟子只以無義戰三字斷之征者上伐下也一句是斷案的律令纔說戰便是敵國相征了將天子放在何處故曰春秋無義戰

盡信書章

戰國殺機方熾恐人主不察其本而執古人之書以爲左券禍益不小故執以爲無以破之此救時之言也其實綏厥士女與血流漂杵俱是實錄 大全問血流漂杵乃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之者皆商人也非周人也而孟不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旨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善陳章

陳法起於軒轅之七十二戰戰法起於太公之三略六韜即湯武之行師何嘗廢五步六步五伐六伐乃止齊焉之法哉第所恃在仁不在此耳戰國全不行仁而君臣徒日講於戰陳故孟子揭其本以曉之若云立國於七雄之世而可以棄戰陳於不事孟子必不如是之迂

梓匠章

巧不在於規矩之外而規矩非巧也能者是巧不能止是規矩而已矣

飯糗章

自旁人見他由極窮至極達故說他如此舜不知也始終一舜而已 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最善形容大舜心事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孟子一生學力自負處此章與論禹稷顏子章俱隱隱欲露

殺人章

人君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難與言此不得已而以禍福之理懼之 詞氣俱已事之詞

爲關章

世之敝也作者借古人之美意而行今人之厲政衰世之法莫不如此不獨一關也

戰國七雄並列此疆彼場關吏借口奸宄之往來以肆其虐其暴當不止征其貨已也故其時以爲厲政而思去之若後世四海一家之天下利不在農而在商不征商何以輕農稅不重農何以固邦本迂儒無泥其言爲俊傑笑

不行道章

朱子語類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

周於利章

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邪世不能亂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方是

好名章

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 須知此人是貪利之尤連好名亦未嘗眞所以檢點不到處便露出來若一味好名的人亦未必如此觀陳仲子可見

仁賢章

三段文雖平而以仁賢爲本信字又仁賢之本有而不信猶之乎無耳

不仁得國章

七國之君如齊之田氏晉之韓魏趙皆以不仁得國而又欲以不仁得天下者孟子因其有欲取天下之志而進之以仁因爲之說曰國或可以不仁得也天下不可以不仁得也此一時之言耳要而論之不仁可以得國亦可以得天下如秦魏晉五代之君是也但以不仁得者亦以不仁失之耳

民爲貴章

大學衍義云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君視

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

疑問云丘民三節是總發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意非各爲分釋若作各一節各釋一句意便散緩不得立言之意矣

百世師章

朱子云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此乃以百世之師歸夷惠而孔子反不與焉何耶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　胡氏云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愚謂二說皆有意然不得孟子言外之旨孟子贊在夷惠意在仲尼也聖之偏者猶爲百世師則進乎此者其爲萬世師無疑矣復曰而況於親炙之者乎猶自恨私淑於五世之內而不得與三千七十之列感歎之旨深且長矣

仁也者章

朱子云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便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　初問云合也者不相離也非分而言之合而言之之謂若把分合來

說則稟受之初此仁已着在人身上了何嘗不合即不相離便是合不必謂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　程子云何謂合而言之道也合言則仁也人也之名泯而道之名見矣

厄於陳蔡章

疑問云孟子此言其在去齊梁之際乎

貉稽章

疑問云有分辨曰理好歹無分辨妄加訾議是謂不理於口士憎茲多口士爲世所憎茲不免多口耳孔子之慍於群小文王之不殄厥慍正見士之爲世憎

處理作賴字解憎作增字解不敢謂是

昭昭章

昭昭使昭昭本躬行也昏昏使昭昭徒有格套而已

山徑章

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字字有意須說得極危慄方是　只在山徑上翻出精神末句一點便破方是題神　管云玩茅塞句則知高子之心亦會識過仁體知有日月至之光景者特緝熙之功不繼近於齊王之一暴十寒耳今學者習於口耳尚未知茅塞之所若之何

禹之聲章

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於一器之末乎高子之問至爲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卽其說以解之　筆乘云追蠡謂禹之樂用之者多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非如洼旋蟲之說亦非獨指鐘也有辨甚詳文多不錄　疑問云城門之軌只應以追蠡一句見禹之追蠡以時久非用多也　此章終有疑義

齊饑章

君子視人饑由已豈恤一笑而不言第言之有益則爲善救言之無益則非善息馮婦後番之攘臂不知果能搏虎否孟子之意正如此　此必將去齊時事蓋久而禮衰矣陳臻詞氣亦未嘗要孟子必請

口味章

從先維俗議云子思卽以天命爲性而孟子分說之於聲色臭味之人欲則曰性也有命焉於仁義禮智之天理則曰命也有性焉二義甚精可謂發子思之未發近儒頗多巧解畢竟當以朱訓爲正但其提點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試剖之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

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也口之於味以及四肢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能奪諸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攙越卽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何以不謂之性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也食色既不謂性則昏明強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以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人能奪諸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

一毫不待安排卽謂之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內也
正是見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以
不謂之命謂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
智於心也天道尚不謂命則壽夭窮通之命君子亦
不謂命可知已二義正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相通必非告子所及　小心齋劄記云孟子性
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
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
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

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爲塊然
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
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
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
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嗚呼微哉○二
條唯命字較涯稍精言之理則一也大全朱子亦有
其說

善信章

原旨云、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
理也終而爲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
神非高虛惟在乎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　删正
云、善卽性善之善自此至聖神皆不離此故張子曰
可欲之謂善聖人之事備焉以此起頭卽以此結果
　袁七澤云、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無可欲也非已
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化
之而後入聖化者若冰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悟
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化在也至於聖而
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
惟人不能知卽已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

一樣方謂之神　大全或問、有諸已是樂正子身上
事可欲却做人欲他說恐未安朱子曰此便是他有
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　朱子云、充實
之謂美謂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有隱微曲
折之間亦皆淸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
也　程子云、以旡鑠積之雖如丘山無由有光輝若
積珠玉小積卽有小光輝大積卽有大光輝今善則
珠玉也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又云、大而未
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
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

便是仲尼也、高中玄云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亦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自有一等神人也若聖神果是一等則孟子亦不該言四之下矣　尤西川云聖如明珠神如明珠却又走盤　如夷惠清和便可知孔子聖之時便不可知又孔子亦言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聖神果是兩等　管云此見孟子之卑以自牧處亦其入孔室之未深處孔子之望窮神知化也但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曰未曰或則但隱示欲從末由之意而非謂全不可知也今直以聖而不可知之為言豈非全退處於可望不可及之地哉此見孟子充無窮希之心一毫不自欺處亦皆自道語耳

逃墨章

孟子曰逃墨二句一串說到歸儒上曰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人如何得不受曰斯者有來即受也曰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末節正是不能歸斯受而已矣者　測義云宋儒每以墨氏近仁楊氏近義為攻具皆影響之窺耳孟子特以無父無君究楊墨之必至非謂墨偏於仁楊偏於義也楊墨皆求仁者而所宗不同墨翟宗禹之胼手胝足以利天下非教人不孝於親而未免以天下儉其親此得仁人之用而荒其體者也何以起歸楊之心蓋自反有不安處彼其從利天下求仁豈淵泉時出之仁哉故逃則必歸楊楊朱宗老氏之無為無欲而民自正非教人不忠於君而未免以治身治心之嚴後其君此得仁人之體而疎其用者也何以起歸儒之念蓋自反有未至處彼其從自檢上務仁亦豈克己復禮之仁哉故逃則必歸儒儒者之體用何在曰天下一人仁者之體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用也大而化之則為聖聖而不可知則為神此孟子之願學孔子以立儒極者

布縷章

可見惠民不必罷征而殃民不必橫斂只一緩急之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慎哉

寶三章

此皆有感之言

盆成括章

才不害事也有之則為害矣況所有者又小才乎故足以殺身　講錄云才不論大小都不可使如東坡亦是個大才的却每每露才取忌非神宗優容則幾

壑諸詩亦幾不免矣郭公甫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吁可畏哉　筆乘云虞君亦嘗規益成括云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括不悟以小有才見殺色衰而愛弛矣

業屨章

或人竊屨之疑到底未釋汪言自悟其失非也　往來只當去來二字看　七篇皆孟子所自作何爲記此疑當時門人中或有中畔而去雖孟子不能保其往者故存館人之言以寓意乎

言近章

原旨云如告子公孫龍輩則言近而指不遠失之淺陋如莊列之徒則指遠而道不存失之荒虛皆非善言也楊朱之爲我則守約而施不[illegible]爲無用墨子之兼愛則施博而守不約是爲無體皆非善道也惟聖賢大學之道其旨遠其詞文其守約其施博則非異端所能及矣　牛春宇云脩其身而天下平即所謂脩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也功夫只在脩身萬事萬化皆由此出俱便都理了故天下自平不是脩身了方可去平天下也

堯舜章

講錄云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泯論性反之善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爲堯舜湯武所以爲湯武亦不外是矣　疑問云此言堯舜湯武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性是人所同有的少有損壞便不是性然却可脩而復之脩而復之亦性也故湯武與堯舜並稱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即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謂性者事行法俟

命法字即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爲的端端正正有個規矩準繩在於此一毫不放過終其身行之而此外絕不計較是所謂順受其正者是所以立命者反之之後亦何以異於性之者哉　朱公遷云前章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乃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　講錄云動容周旋重周旋二字動容的一圓轉處乃至小而易忽者此處且中禮大處便不消說

疑問云正行之正與勿正勿忘之正同

說大人章

今人非是畏大人直是畏其宮室等之巍巍耳孟子

非是藐大人亦是藐其宮室等之巍巍耳。 牛春宇
云古之制制字即如行法法字古來道理便有個當
然之則不可踰越妄為處所謂制也 在我者古之
制也孟子之所挾以藐大人者也若使中無抱負而
故作偃蹇於王公之前者此又孟子之所羞也

養心章

尚友軒臆言云從自性上流便是理不從自性上流
出便是欲孟子所謂寡欲非是不能盡之而姑少之
當好則好當惡則惡日用流行莫非天命之性能此
便是無欲便是聖人不明寡欲之說若為多欲者設

停目中固著一塵不得 寡不是去了七分尚留三
分之謂凡欲念有起則覺有覺即除件件攝情歸性
是之謂寡但不能保其不起故不言無而言寡耳
心做得主是存做不得主是不存 疑問云孟子說
寡欲周子說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將無同乎曰此先
要辨一欲字孟子所謂欲聲色臭味之欲聖賢所不
能無也故只說個寡字周子所謂欲私欲之欲人心
之所不可有也故說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究竟來寡
得聲色臭味之欲道心常主於內不失靈明之本體
即謂之無欲可也

羊棗章

通章重不忍二字

不忍章

人才說仁義便以為難事不知不忍不為人皆有之
患不能達耳由所不忍達之於所忍非仁而何由所
不為達之於所為非義而何此是指出體段以示人
下是教人實下手去做耳 達與充何別自其端緒
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達方可充不充
亦不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 無欲害人穿窬是不
忍不為之最明白者但微而至於受爾女之實又為

而至於言不言與之實非兩體不窮至此則穿窬之
心終是未盡豈曰能充 人爾女所加而赧然其不
欲受者猶爾女之名也就此不欲受之一念而直搜
去其爾女之根使人終不得以爾女加我所謂充無
受爾女之實也若止是一現即過豈是充義之學乎
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此亦尋常易犯之
事耳非有意以餂人也然雖不與餂人者同其精神
而已與餂人者同其象貌此亦機械之未盡默種於
八識田中而不自知者不搜剔至此亦何以為充類
至義之盡故各下是以二字亦非直指其餂人也舊

說作直指則敘在無受爾女之後似反粗矣　曰是
皆亦舉此以槩其凡耳
測義云凡害人者多根於利凡穿窬者多根於名雖
有好仁之士利根未盡難保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之事也雖有好義之士名根未盡難保無素隱行怪
而述後世之事也人心惟危可畏哉
　在陳章
道統之傳止有一中卽章末所謂經也中道之絕續
辨於眞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眞也惡鄉愿惡其似
也孟子拈出反經而已矣可謂得中之嫡派　刪正

云不忘其初不是不能改其舊初是最先第一念狂
者不染世情不鑿本性是是非非一毫不從轉換故
能不忘其初心　曰古之人古之人是形容其嘐嘐
然處也所謂前無古人也若云企慕古人亦何以稱
狂者　刪正云夷考其行夷字從嘐嘐生來言其志
何等高大而平平稽考其行終不能踐其言也　焚
書云不揜者不遮揜以自蓋也非行不揜言之謂也
　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狷狂狷
流俗汚世之所不滿也鄉愿亦從而不滿之孟子正
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　龍谿云鄉愿一生幹當分

明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汚是
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於心惟以求媚於世
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
飾僞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敗缺便得
以非而刺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
合汚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汚染世人
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必
惡之鄉愿之爲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
汚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
　疑問云善斯可矣是鄉愿的肺肝闇然媚於世是

鄉愿的影子　從先議云孔子自言志在春秋蓋以
誅亂賊以定萬古之綱常也然亦不聞顯言誅之獨
於鄉愿有顯誅曰德之賊也何故誅鄉愿正所誅亂
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愿之標則必
有爲鄉愿者輔之田常不以厚施得民豈能簒齊三
晉不以好賢禮士收人望豈能分晉故曰竊國者爲
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鄉愿竊仁義之尤者也其
流不至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愿始至
於亂賊已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
鄉愿則有本成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

教雖衰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二鄉稱愿之人不足動國君大夫此條鄉愿之流所以盛也　又云孟子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則仕途果有若人遂足塞言官之口乎曰天下之耳目廣矣豈盡瞞得古聞有鄉愿不聞有國愿天下愿也以鄉黨中闇然媚世之夫投之以天下之大任手足必露矣　測義云人品惟中行為上格次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為鄉黨自好之士加之以闇然媚世之潤色所謂鄉愿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鄉愿孰賢曰鄉愿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畫

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假時中又似狂而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愿之闇然媚世者鄉愿但曰德之賊似猶不以中庸之名歸之無忌憚之小人被以中庸之名其曰反中庸云者謂其亦自成一中庸但與君子之中庸相反也則亦賊德之別稱也鄉愿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篤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有為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愿有為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　鄉愿之病根在二似字則反經者何反其為眞忠信眞廉潔而已矣　管云反經不發於無父無君之楊墨而發於鄉愿者何也曰孟子之為世教慮遠矣一則為楊墨之反經淺而鄉愿之反經深一為楊墨之歸儒易而鄉愿之歸儒難也此處須用三思

由堯舜章

通章之字指何物即上章所謂中道也經也此孟子終七篇繼往聖開來學之意　此是孟子自任見知話然所望於聞知者實深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此章可見　前三節六若字俱有情所以起末節以自況也　孟子直以其身上接於禹皋伊萊望散

而排倒聖門高賢如顏曾輩皆不得與於見知之列是何胸懷是何眼界但其意任而詞謙講然而無有乎爾勿露自負意於言外見之

一說此非論道統也統歎聖道之有人知而憂後世之無人知也通章重一知字此知亘天地而不滅無其人覩面不解也有其人千古猶知也是以禹皋伊萊望散更數千百年而知湯文孔子更數千百年而知其知也知堯舜之道也而非越知於堯舜諸人也自見自悟即堯舜以來之道也如謂知在見聞是豈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又謂聞知必由於見知則堯舜

2074548
S
Z121·5
16
ZW 21101000542193

諸人之遺經具在何不師數聖人而師見知者學
諸人又何以不能傳朱均桀紂而必待五百年後之
聞知哉彼堯舜以前見聞所不得至者益難通矣曷
如是孟子旣以見知自任矣何以又曰然而無有乎
爾曰此孟子謙詞也若曰居與世如此其近也而知
之者無有也則五百年後其知之者益未可知也慨
然歎息屬望後世有能知之者堯舜孔子至今在也
後儒創爲道統之說謬矣

四書說叢卷之十七終

四書說叢十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有詩經說通已著錄是書彙萃諸家之說分章條列同異兼收每案而不斷以待人之自考亦或偶存已說一二所採書凡二百二十六種雖釋道家言亦頗兼取其中如解子游問孝章則用古說解士而懷居章則用管志道說以爲卽懷土解不動心則用郝敬說以爲非比槁木槁灰解心之官則思則用羅欽順困知記皆頗有所見然所引明人諸說榛楛錯陳不免傷於蕪雜